



这足•个悲伤的故小却让人读后心刖担热起来

这是•个奇妙的故小/竟然能从死神身I:获符活卜.去的叨气  
这是一个美j:死亡的故小/却给人好好活卜去的信念

伊坂幸太郎：我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后能抬起头，哪伯只有一点点。

这样一iTF去，就能达到相当高的高度。

我极少憐过伊坂的小说.那是抿舰回途中成要阳神食粮，甚至某些专辑畛 峻他的小说所所。—五月夭

「死神监察部」一员的千叶，他的任务是来到人间接触特定人类，进行为期七日的贴 身观察，再判定此人的「生」或「死」。这次他被指派观察的对象是一名畅销男作家山野 边辽 .....

一年前，山野边年仅10岁的幼女惨遭杀害，他巳掌握证据并认定凶手正是邻居本城 崇，但因本城崇行凶前做好缜密规划，在法庭上成功推翻山野边手中所有证据，在一审时 脱罪。无法在体制内获得正义的山野边决定不再上诉，决心赌上一切代价，偕同妻子亲手 制裁杀人凶手。

正当山野边夫妇展开谋杀本城崇计划之际，死神千叶被委派到凡间仲裁山野边辽的生 死，并且加入山野边的复仇计划。被死神盯上的复仇者，是否能顺利了结心愿，为爱女报 仇？与此同时，本城崇也被另一名死神盯上，狠心杀害无辜女童的他，是否也将会得到应 有的制裁？

置生死于度外的复仇者、逍遥法外的丧心罪人，为期七日，死神将如何执行这场生死 裁判？而消逝的生命如何能偿还？恨之入骨的仇恨如何能抵销？

伊坂独具一格的写作透明感，以幽默诙谐、亳无沉重厚度的笔调书写死亡、复仇。

prologue

有人按了。虽然对讲机设为静音，还是能察觉有人按下门铃。不过，或许是我的错 觉。这一年来，粗鲁的拜访、失礼的电话及自以为是的善意讯息不断涌入家中，我们变得 非常敏感。

客厅门边的监视荧幕上，肯定映着站在对讲机前的人，八成是记者。

刚刚从二楼寝室旁的窗户往外窥望，大门前聚集几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 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那些人却守在没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备雨衣。一年前，媒体 穷追不舍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一看见人影便会恶心胃痛，如今我习惯许多。胸口 虽然有股遭受挤压的紧张感，但厌恶情绪减轻不少。媒体的关注降温也是原因之一吧。案 发后，我光是碰触窗帘，楼下众人便会一阵骚动，迅速举起摄影机。现在气氛没那么剑拔 弩张，电视台播报员还会跟其他播报员闲聊。原本唯恐遭人抢先一步的记者，像是吱吱喳 喳来参观的游客。

二十三岁时，我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至今执笔超过十多个年头。凭借踏实地描绘活 跃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现下看来也只有「踏实」一个优点），我 拿到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奖，获得许多与岀版业人士合作的机会。不仅如此，我常在电视节 目中亮相，跟电视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这些对把我当成猎物的记者及摄影师发挥不 了作用。他们与我的认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无措。跟我合作过的文艺编辑或电视台员 工，或多或少都对小说抱持兴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记者完全不一样。文艺编辑若是「房 车」，专门追逐案件的周刊杂志记者和播报员便是「跑车」。他们只有一个存在目的，就 是「比其他人更早抵达终点，炒热观众的情绪」，房车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擅长挖掘案 件，引发社会大众的好奇心。

不过，这一年来，我对电视台、报社及周刊杂志记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变，不再像以 往那般深恶痛绝。因为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追逐新闻的 媒体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差异。听起来理所当然，我却是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举例来 说，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些人对「采访失去独生女的双亲」毫无罪恶感，而他们的理由 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于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属伤口撒盐」的信念：有些人 嫉恶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后的意义，只是尽职地 完成工作；有些人满脑子想抢独家报导，为前程铺路；有些人纯粹是好奇心旺盛。这些人 往往无视我哀恸的表情，振振有词道：「山野边先生，您身为作家，又常上电视，相当于 公众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采访的觉悟，毕竟民众有知的权利。何况，您的一句 话，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他们不是刻意为难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初次处理 这样的工作。对于「强迫陷入悲伤的公众人物发表言论」，他们经验丰富。

相较之下，我和妻子美树如同刚入行的菜鸟。我们初次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仿佛连 皮肤内侧都暴露在外，承受丧失感的煎熬。我们夫妇与媒体对抗，简直像刚学相扑的新力 士与身经百战的横纲交手。

面对媒体压倒性的攻势，我们拼命打起精神应付。

有一次，一名长期守在家门外的记者忽然拿东西扔窗户。对方虎背熊腰，我们以为他 扔的是石头，但感觉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几遍时，我决定打开窗户瞧个究竟。记者拍下我 俯身捡拾的动作，我强忍不快，仔细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小糕饼，包装纸上印着「菜摘糕 饼」的字样，我顿时怒火中烧。我女儿的名字正是「菜摘」，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方居然 将印着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户，遇上这种情况谁能保持冷静？于是，我对着窗外破口 大骂。

那记者亳无愧疚之意，反而大声报出杂志名及他的姓名，接着喊道：「请接受采 访！」对方不断打手机骚扰我，由于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这样的手段。我咬紧牙关，压 下想跑出去对他拳打脚踢的冲动。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饼店卖的点心，味道非常棒。经营糕饼店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每 天从早忙到晚。」然后，对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不 晓得是不是糕饼店的宣传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接受采访？我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将他的手机号码设为拒接黑名 单。他是我第一个封锁的对象。

当然，并非所有记者都和他一样。有的记者打从心底表现岀「为何我得将麦克风对着 一个女儿惨遭杀害的父亲」的痛苦矛盾。有的记者在离去前，一脸哀伤地说：「您不是加 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这种对待。」有的记者不仅温言安慰我 妻子，还劝其他同业别再缠着我们不放。

默剧演员卓别林认为，所谓的「媒体」是「名为群众的无头怪物」。其实，他们有着 不同的性格与理念，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曾后悔自己成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 分，我不会遭受如此肆无忌惮的采访攻势。事态演变到这个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职业所 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分在某些时候形成助益。从前合作过的出版社杂志记者， 多少留了情面。

仔细想想，最可怕的或许不是媒体工作者。尽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记者，毕 竟不是全部。而且，确定加害者的身分后，新闻媒体对我的兴趣大大减退。

直到最近，我才晓得他们纠缠不清的理由，原来是怀疑「作家父亲其实是凶手」。真 正的凶手落网后，一名认识的记者告诉我：「坦白讲，我也是身不由己。每当孩童遭到杀 害，我们总会把双亲当成头号嫌犯，社会大众也一样。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为 主的偏见，却难以完全抛开这个疑念。」

「我明白，双亲就是凶手的案例实在太多。」

「或许在您听来，这只是借口。」比我年轻的记者皱起眉，一脸沉痛。

「但..….」我发出不知能传递到何方的话声，感觉像出鞘的刀刺入对方侧腹，补上一 句：「但这次不同，我们夫妇不是凶手。」

「我知道。」对方难过地点点头。

「我们不可能杀害亲生女儿。」

不仅是媒体，我们还受到许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恶意攻击。有时是邮件，有时是电话 骚扰，网路上恐怕也充斥着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虽然凶手落网，社会大众仍不死心，反 复叫嚣「你们夫妇才是真凶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绝大部分是透过出版社转交的实体信件，及一些电子邮 件。刚出道时，由于我写的是类似风景画家传记的枯燥小说，感兴趣的读者不多。我必须 再次强调，那些小说只能以「踏实」形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踏实的风格，不过坦白 讲，就是卖不出去。然而，随着上电视的频率增加，小说卖得愈来愈好，加上改编成影视 作品的效应，读者更是多到我无法掌握的地步。尽管都是读者，感受力与认定的常识却各 不相同。案发后，他们寄给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无法承受的言词。不论鼓励或批判，于 我都太过沉重，看了两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这一年来，我与妻子在家里淋着恶意形成的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汤鸡。雨滴穿透屋 顶，直接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愈来愈深入思考何谓［良心」。

「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备良心。」美树那天对我说。

她跟我一样，承受媒体与一般民众的无情对待，当然也对「良心」这个议题产生兴 趣。

「之前我在有线电视频道上看到的。」她接着解释。

「新闻节目吗？」从一年前起，我们几乎不看新闻节目。

「不，是往昔某个摇滚乐团的纪录片。那个乐团的鼓手在接受采访时咕哝：「听说在 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当回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这种人被称为「精神病态者J (Psychopath) o J我想起早年为了写小说阅读的几 本书籍。「有些书上说，他们拥有冷酷的大脑。」

表面上，这种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他们一样会生儿育女或饲养宠物。不仅如此，他 们多半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们没办法和他人产生共鸣， 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愿极低，毫无「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动会造成多大危害。

「这些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这是书上写的。一般人怕伤害别人或逾越规范，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但『精神病 态者』不受良心钳制，他们是无敌的。世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原来如此。」美树不带情感地低喃。

「这种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么给别人添麻烦？」

「是的，他们不痛不痒。不过，这不代表他们都会犯罪。虽然他们会伤害、利用别 人，却不见得会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这是书上的用语。那书上说，因精神病态遭到逮捕的只是少数特例。」

「好比那些将我们当罪犯看待的记者，也没遭到逮捕？」

「没错。」我点点头。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个 .....」美树若有所思。从她的表情，无法判断是震惊于比例之 高，抑或认为这是合理的数字。

「不过，这类统计数字的可信度颇低。这种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邻 居。他们过着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资聪颖......」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发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皱眉。尽管不是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目 的，一张面孔仍浮现眼前。

那个毫无良知，完全不在乎伤害他人的男人。终结女儿人生的那个年轻男人。

我察觉又有人按铃。

要是打开大门，记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气势汹汹地冲到我身旁，还是战战兢兢地 缓缓靠近？ 「山野边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时候登门打扰。能不能请您针对判决结果 发表一点感想？」他们或许会这样开场。

若是「一点感想」，踏出法院时我早就发表过。

这种判决实在难以置信，我非常错愕。没想到法官会判无罪。

我照本宣科般说出这两句话。

这样大概无法满足记者。或许，此时聚集在家门前的是不同批记者，需要我重复相同 的台词。无数想法在脑海扩散，一层叠着一层，宛如不断推向沙滩的重重波浪。各种念头 互相交错、堆叠。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试着调整呼吸。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双手轻轻交握，闭上双 眼，放空脑袋，让自己处于「除了活着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这一年来，我都是如此缓和 情绪。

脑海响起吉米•罕醉克斯（注：Jimi Hendrix （一九四二-一九七。），美国著名吉他 歌手，其音乐及吉他技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曲子。「我没办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 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乐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无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儿惨遭杀害后，「今天」便不曾造访这个家。

不仅是二楼的女儿房间，家里处处都残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厅的桌前，看着电视，边拿汤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里塞太多小番茄， 连连眨眼，慌得不知所措。当时她五岁。

她曾背书包站在玄关，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却嚷着「爸爸，我要岀征了」。当时她正 要去参加入学典礼。

她曾半夜起床上厕所，太怕黑而故意大声唱歌。当时她就读小学三年级。

她曾失足摔下楼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怀里。当时她才 上幼稚园。

家中的墙壁、柱子、榻榻米、纸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书 架、天花板的花纹，甚至是马桶上的缺角，都残留着关于女儿的记忆。我不禁产生错觉， 仿佛将其中一样切下来，用自己的身体给予温暖，女儿就能重获生命。

关于女儿的回忆，并非仅限重大节庆或特别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过 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她的一颦一笑，生气的神情，认真踩脚踏车的背影，及感冒躺 在棉被里的模样，填满我们的内心。然而，她已不存在这个世界。十岁那年，她的生命消 逝，我们痛切体会到何谓「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树曾说，倘若活着就得承受这种煎熬，她宁愿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实的懊 悔。只是，没人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点，任何人都 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对这样的恐惧，既然死亡迟早会降临，不如一开始便不存在。

「外头那些媒体记者，搞不好今晚就会离开。」我开口。称呼那些人为「媒体记者」 算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我都叫他们「混蛋」。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着桌上的数字游戏。有点类似填字游戏，必须计算数字，填满每个 方格。这一年来，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不断填着数字。进行「计 算」时，脑袋便会屏除不必要的思绪。

「那些媒体记者干嘛缠着我们不放？你不是早就发表过感想？」妻子并未生气，纯粹 提岀内心的疑惑。

「我是在走出法院时说的。」

妻子不想待在宣判现场，我将她留在家中，独自前往法院。

「既然如此，外头那些人到底还想要什么？」

「大概是期待我讲岀不同的感想。不，他们只是担心其他记者抢到独家报导。害怕前 脚一离开，我便发表新的言论，到时就模大了。」

「我们不是在门外贴了张声明？」

「是啊。」那张声明上写着「我们夫妇身心俱疲，恕不接受任何采访」。

「都怪你爱跟媒体作对，才落得这个下场。」美树显然是在取笑我。这几乎成为我们 日常的话题。

数年前，我常上电视新闻节目。针对社会局势、生活琐事、刑事案件或灾害发表评 论，不仅能舒缓写小说的压力，还能达到宣传效果，所以我轻松接下通告。由于太过轻 松，我往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未经深思熟虑，触怒媒体的发言自然不在少数。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粗鲁幼稚的言论在电视台工作者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朋友曾给 我忠告：「他们对你十分不满，碍于你是畅销作家才忍气吞声。要是哪天你过气了，恐怕 会遭到报复。」

没想到，朋友一语成谶。三年前起，我不再发表新作，旧作的销量也逐渐下滑。不 久，女儿的命案发生了。媒体采高压攻势穷追猛打，或许正是对我的报复。有时我不禁暗 自揣测，电视台早视我为眼中钉。

边柜上的电话，不断接到新来电。尽管设为静音，液晶荧幕仍闪个不停。手机也一 样，新讯息一封又一封涌入。世上太多人基于不同的动机想与我们夫妇对话。面对现况， 我甚至不知该心怀感激，还是失控抓狂。

我和妻子有时会接电话，有时不会。原本我们决定不理会任何来电，但最近心境有些 改变。不管是「你女儿遭奸杀而死」之类了无新意的毁谤中伤，或是答录机中充满恶意的 留言，经过一次次伤心与折磨，我们逐渐习惯。

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找到明确的目标，那些看热闹的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围观 起哄时，我和妻子早就踏上只属于我们的另一条道路，不会轻易被恶意的言行击倒。

「老公 .....」美树走到客厅的窗边，搭着窗帘。「我们能度过这一关吗？」

我们夫妇能不能度过这一关？我也想知道。美树并非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答案，她沉默 半晌，忽然轻快地说「嗯，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仿佛想起这是早己解决的问题。

我明白美树话中的含意。跟女儿遇害的愤恨相比，其余根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外头终于下起雨。

美树将窗帘拉开一道缝隙，窥望门前的马路。我坐在沙发上，也瞥向窗外，看见乌云 密布的天空。

「要是下大雨，记者或许会离开。」我开口。

「希望如此。J

「我打开电视喔。」

「好。」美树的语气中有所觉悟。

我拿起遥控器，按下电源。画面一亮，出现烹饪节目的食谱，于是我切换频道。明知 看电视心情会更糟，我还是打开电视。我晓得这是必要的抉择。

画面上岀现傍晚的新闻节目。若是平时，我会立刻转台，但今天状况较特殊。新闻正 在报导我女儿的案子，字幕打出「嫌犯获判无罪」。几个大字经过特殊设计，简直像电影 《无仁义战争》的标题，我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平常心」。这一年来，我的心肌及精神应 该锻练得颇强韧，可是当那男人露面，我依然感到五脏六腑在燃烧。心脏剧烈跳动，胸口 好似压着巨石。我不由得按住腹部，弯下腰。美树表现得比我冷静，但她的愤怒并未消 失，只是强忍着不让怒火冲破皮肤。

美树大概是这么想的。

画面上这个二十八岁的男人，是她最憎恨、最无法原谅的人。然而，见我们任由憎恨 的情绪爆发，是那男人最享受的事。不愿让他称心如意就必须压抑愤怒。美树恐怕不断如 此告诫自己，才能维持冷静。

美树或许记得我以前说的话。谈论「没有良心的人」这个话题，几乎成为我们夫妇间 的一种仪式。

「一般人会试图在人际关系中寻求满足，例如互相帮助，或是互相关爱。即使是优越 感或嫉妒之类负面情感也是生存的原动力之一。然而，在『没有良心的人J眼里，这些情 感毫无意义，他们唯一的乐趣......」

「是什么？」

「在游戏中获得胜利。在控制游戏中成为赢家，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控制游戏？」

「当然，或许连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在进行这样的游戏。总之，根据书上的解释，只 有控制他人并获得胜利，才能成为他们生存的原动力。」

书上写着，这种人长期处于枯燥无聊的状态。为了追求刺激，他们会不择手段赢得游 戏。由于没有良心，任何事都做得出来。

「要是那男人也抱着这种念头 .....」美树微弱却坚毅地说：「我们绝不能输给他。」

此时，我的脑海闪过另一个问题，差点脱口而出。「宽容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是否该 对不宽容的人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这是渡边老师，也就是文学家渡边一夫在著作中抛出 的议题。

可惜，我们夫妇内心的宽容，早蒸发殆尽。

那男人岀现在电视画面。「就算照到脸，我也不在乎。因为我不是凶手。」他淡淡说 着。

我无法看清男人的神情，太过强烈的恨意妨碍视神经的运作。只见他朝麦克风继续 道：「清白获得证实，我松了口气。希望对方不要上诉。」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山野边夫妇说？」一名记者提问，声音有点耳熟。以前参加电视 节目时，或许见过面。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盯着电视，却无法思考。

我忍不住移开视线。

客厅的柱子有一道痕迹，女儿替玩偶量身高画下记号的身影浮现眼前。

空洞的脑袋里，仿佛注入滚烫的岩浆。

「没特别想说的。」那男人故意目不转睛地凝视镜头。「法院证明我是对的，他们是 错的。J

画面逐渐褪色，愈来愈白。视野像罩着一层薄膜，我愈来愈看不清男人的模样，辨识 不出高挺的鼻子，及透着冷漠的双眼皮。可是，不知为何，我清楚瞧见他的嘴角微微上 扬，露出洁白的牙齿。恐怕是心中的种种思绪令我产生幻觉。

外头传来笑声。门前某个嗓音粗犷的记者或播报员喊着「真是杰作」。大概只是闲聊 中冒出的一句话，不是针对我们夫妇，也不是因为听到那男人在电视上的发言。然而，他 的笑声还是激起我心中的波浪。

「下雨了。」美树看着窗外。

我有些晕眩，摇摇晃晃走到她身旁。透过窗帘缝隙窥望，外头下起毛毛细雨，干燥的 路面逐渐改变颜色。

一名记者注意到我们，犹如玩捉迷藏的孩童般，无礼地指着窗户嚷嚷「在那里」，随 即起身，将巨大摄影机对准我们。周围的人跟着喧闹起来，摄影镜头恍若瞄准我们心脏的 枪口。

「拉上窗帘吧。」我说，但美树仍盯着窗外。

「怎么？」我问。

「有个怪人。」美树回答。

我凑近美树，往狭窄的窗帘缝隙望去，一辆脚踏车通过门前。那是俗称「淑女车」的 脚踏车，平凡无奇，可是跨坐在车上的，是年约三十五的西装男子，显得相当冲突。他的 腰杆挺得笔直，宛如教养良好的小孩。骑脚踏车的方式一板一眼，简直像示范教学，令人 不禁怀疑他刚学不久。他在雨中缓缓骑来，停在门口附近，然后蹲下身，慎重为脚踏车上 锁。

「认识的人？」美树看着穿黑西装、打细领带的高瘦男子，但我臺无印象。「他也是 记者？」美树接着问。「大概吧。」我只能这么回应。可是，对方怎么瞧都不像记者。季 节刚入秋，他却戴着黑手套。

一身黑的男子走向守在门口的记者及摄影师，登时遭到包围。记者以为男子是我认识 的人，立刻举起麦克风。

美树的反应非常快。她步向对讲机，按下监视荧幕旁的按钮。如此一来，我们便能掌 握外头的动静。

不晓得美树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或许是很在意男子的来意。事后想想，那真是重要 的瞬间。若不是她按下监视荧幕旁的按钮，我们就不会听见外头的交谈，当然也不会对男 子产生兴趣，甚至允许他进入家中。那么，往后的发展将截然不同。

「能不能请你们让条路？」男子开口,

打算走近装设门铃的柱子。

「您是山野边先生的朋友吗？」某记者问。

「你们呢？你们是山野边先生的朋友吗？」

「我们只是来采访。」

男子数数在场的记者及摄影师，「总共十人？你们准备在这里待多久？」

此时，记者群似乎察觉男子行迹可疑，并非寻常人物。约莫是判断机不可失，期待男 子带来一些意外插曲，口吻颇为兴奋。「这不算什么，一年前这里挤满记者，简直像大名 出巡。」一个记者大剌剌地说。

「大名岀巡？」男子极为不快地咕哝：「啊，是指『参勤交代』（注：江户时代的幕 府对诸大名（藩主）订下的规矩。每隔一年，大名就须率众前往江户居住一段时间，以示 忠诚。）吗？还真是怀念。」

「怀念？」

「我参加过三次，那档事实在麻烦透顶。J

不仅是我，外头的记者也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参勤交代」很麻烦，你在讲哪个时代的事情？少开无聊的玩笑。」一个记者 气冲冲地问。

「我参加过路程最长的一次，是从盛冈出发，连续走五百五十六公里，大概要花十二 天十一夜。不过，我半途就离开了。比起来，在奥入瀨散步两小时还有意义得多。知道 吗？大名坐的轿子其实相当不舒服。」

我从荧幕上移开视线，觑向身旁的美树。听着男子的话，我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脑 袋。

此时，头顶上传来劈里啪啦的剧烈声响。雨突然变大，以惊人的气势击打屋顶。我望 向荧幕，外头的记者全慌了手脚，各自逃散，连早穿妥雨衣的人也露岀不知所措的神情。

门铃响起。我与美树错愕地面面相觑。我按下回应钮，说一声「喂」。若是平常，我 根本不会理睬，但雨声牵动了我的情绪。

滂沱大雨中，响起男子沉稳的话声。「我带来重要的消息，能不能进屋详谈？」

「您是哪位？」美树试探地问。

「敝姓千叶。」对方回答。

第一天

「前阵子，来了个幼稚园的小男孩。」

以前，一名牙医助理跟我聊起这件事。她是我的调査对象，二十五岁，家境颇富裕, 任职牙医诊所。结束调查后，她遭到杀害。凶手亲口告诉我，杀人动机是为了遗产。

不过，这不是重点。总之，她根本不晓得只剩三天寿命，语气相当开朗。

「小男孩问医生：「我会蛀牙是不是你的关系？』他认为先有牙医，人们才会蛀牙。

「跟军火商引发战争是相同的道理吧。」我随口回答。

从前，我负责调查一个将地对空飞弹卖往中东的美国人。交易后，他旋即命丧一场爆 炸攻击。「要是不卖武器，或许根本不会有战争。」他生前经常如此自嘲。「就算没有武 器，人类还是会开战。」听到我这么说，他像是稍稍松了口气。

「军火商引发战争？」牙医助理笑道：「跟牙医是两回事吧。把蛀牙怪在牙医头上， 未免太没道理。」

「是吗？」

「你是认真的吗？」她哈哈大笑。「千叶先生，你果然有点少根筋。」

我没生气。在人类眼中，我的言行举止似乎非常奇特。我早习惯被人类当成怪胎，毕 竟以人类的时间概念计算，我干这行超过上千年。

「你会不会觉得来治疗蛀牙的患者很可怜？」我问。

「唔 .....」她思索片刻，「看到患者的蛀牙，我顶多会感叹『蛀得真严重」，但不会 感到同情。一样的道理，面对严重的蛀牙，我也不会兴奋地认为『可以大显身手」。说穿 了，这纯粹是工作，过程中只需要技术与知识。」

我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人类在眼前死去，我会觉得「真是遗憾」，但不会产生其他感 情。既没有同情，也不会感到寂寞，就像牙医不会对磨掉的蛀牙抱持特殊感情。我仅仅是 调查负责的目标，并就「此人该不该死」进行回报。

为何我要做这种事？

这是我的工作。跟牙医助理的差异在于，我不需要技术与知识。严格来说，我只需要 毅力与耐心。因为和人类相处一个星期，实在无聊得难以忍受。

我造访的那户人家，位在东京世田谷区南方的住宅区。不久前，我才为另一件调查工 作来过附近。当时，这一带还是茂密的森林，栖息着各种昆虫，几乎看不到人类的屋舍。 没想到，短短数十年竟盖起这么宏伟的房子。以「宏伟」形容，并非我真正的感受，而是 站在人类的立场，揣测这屋子应该算是宏伟。总之，此地的房屋外观都极为气派。

「按门铃后，说句『我带来重要的消息」，对方大概就会开门。」情报部下达指示。

「这算哪门子指示？」我忍不住抱怨，「听起来只是抽象的预测或希望。何况我连那 是什么r消息」都不清楚。」

于是，情报部的负责人告诉我「消息」的内容。除非我提出要求，否则情报部不会主 动提供任何情报。面对情报部的老毛病，我颇无奈。

更过分的是，负责人竟然接着问：「这次你打算如何回报？」

我几乎要怀疑自己的耳朵，「调查还没开始，怎么就问结果？」

「心里总有个底吧？」

「你在说哪门子蠢话？我的工作靠的是判断，不是推测。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如果认为调查对象不该死，不用勉强。」

「不用勉强？什么意思？」

「不用勉强让调查对象死亡。」

「这又算哪门子指示？为何我非得让这个人活下去不可？难道他是特殊人物？」问归 问，但我很清楚，根本没有所谓的「特殊人物」。果然，对方回答：「不是的，我这么说 与目标本身毫无关系。只是想告诉你，要是希望他活久一点，不必顾虑太多。」

「希望他活久一点？你是指谁的希望？那个人类，还是我？」

「双方。」

「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由得加重语气。对方一副「早知道就不跟 你扯这些」的表情，放弃似地应道：「没什么，忘掉刚刚的对话吧。千叶，专心做好你的 工作就行。」

「不用吩咐，我也明白。难道就不能给些对工作有帮助的建议？」

「倘若目标产生戒心，反复强调你是他的幼稚园同学就没问题。人类的记性很差，几 乎不会记得以前的事。这样做就不会遭到怀疑，不用担心。」

「千叶？我念幼稚园时，认识姓千叶的同学吗？」山野边辽立刻感到不太对劲。根据 情报部提供的资料，他今年三十五岁。不过，人类的年龄和品质不见得成正比。年纪大不 代表优秀，只代表血管、内脏等肉体器官的使用时间较长。

依过往的经验，人类的本质在五岁后几乎不会改变。

比起我见过的「三十五岁男人」，山野边辽更显苍老。他的眼窝微微泛黑，眉头之间

皱纹不少。

「毕竟是幼稚园的朋友，难怪你不记得。」我应道。

「不，我的记性很好，幼稚园的朋友大都记得。」

「小时候的事，你真的记得？」

「不久前，为了替小说中的角色取名字，我才翻过幼稚园名册。」

怎么跟当初讲的完全不一样？我忍不住吐槽情报部。去他的「不用担心」，最后还是 现场调查人员收烂摊子。

「千叶、千叶 .....」山野边辽歪着头喃喃自语，仿佛想唤醒脑海的回忆。

「请用茶。」身旁传来微弱的话声。山野边的妻子美树在我面前放一杯茶。她穿黑毛 衣搭黑长裤，似乎在哀悼去年过世的女儿。据我所知，人类的生死与衣服颜色并无直接关 联，黑衣没有缓和悲伤的效果，鲜艳衣服亦不会伤害死者，但我不打算探究人类这种习 性。人类重视「科学」与「资讯」，却又放不开「运势」与「迷信」。为了「六辉」

（注：或称「六曜」，是指「先胜」、「友引」、「先负」、「佛灭」、「大安」及「赤 口」，分别表示当天宜行何事，为历法中的吉凶信仰。）信仰，病患不肯轻易岀院，导致 空不出床位，医院乱成一团的情景，我早就见怪不怪。从前的时代还流行过「方违」

（注：自平安时代流传下来的阴阳道方位吉凶信仰。）、「灵验」（注：泛指通灵者或僧 侣借神佛之力为人趋吉避凶、实现愿望的作法仪式。）。

山野边美树露岀袖口的手腕相当纤细。她比山野边辽小一岁，眼白布满血纟纟，不晓得 是睡眠不足、情绪亢奋，或是过敏造成的发炎。

「幼稚园时，我们一起玩过黏土，然后我去过你家一次。」在不引起怀疑的范围内， 我补充一些情报部提供的资讯。「你家的书柜很多，堆满伯父的藏书，还挂着好几张奖 状。」

「啊 .....」山野边辽颇为惊讶。「家父因工作上的表现领过不少奖。他在通讯公司负 责技术研发，几乎全年无休。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公司研究和实验，是彻头彻尾的工作机

「他不是人，而是机器吗？」

山野边辽一愣，应道：「不，他是人。」

「他是人？」

「在我心中，他不是称职的父亲。虽然不会在家里动粗或作威作福，可是他满脑子只 想着工作。」

「工作总是辛苦的。」我当然是联想到自己的工作。看见同事混水摸鱼，我就不禁浮 现「不辛苦的工作没资格称为工作」的想法。

「这一点我当然明白。但父亲简直生来就为了工作。他非常认真地研究，检验新技 术，在商品开发上发挥所长。他亲口说过喜欢工作，相当乐在其中。」

「工作不可能快乐。」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不仅平日，连假日他也老往公司跑。我和父亲难得见一次面，每次遇上他，我都像 跟远亲打招呼一样紧张。面对我时，他总板着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山野边辽扬起 嘴角，「不过，后来我才晓得，事实并非如此。」

「不然呢？」

「父亲是在害怕。」山野边辽的笑容消失。

「害怕什么？」

山野边辽没回答，只说：「他努力摘取每一天。」

「什么意思？」

r『努力摘取每一天』，这是古罗马人的诗句。父亲奉为座右铭。」

「喔 .....」我听不懂，还是随口附和。在我的工作中，这是单调却重要的基本程序之

O

「对了，千叶先生，你带来什么消息？」美树在山野边辽身旁坐下。

「那男人的藏身地点。」

坐在右侧的山野边辽一听，顿时有些紧张。

「山野边，你晓得那男人离开法院后，去了哪里吗？」

山野边辽的脸忽然皱成一团。我十分错愕，无法理解他为何如此痛苦，但稍加思索， 马上恍然大悟。看来，本城崇不必现身就能伤害山野边夫妇。在山野边夫妇眼中，本城崇 如同侵蚀肉体的病毒或恶性肿瘤。

「你应该知道本城的下落吧？」我追问。

「怎么说？」

「你们自认掌握那男人的行踪，可惜，我得告诉你们，他根本不会回到你们想的那个 地方。J

山野边辽的目光游移。原来情报部给的资料也不是臺无用处，刚刚那句话发挥效果 了。

我试着整理发生在山野边夫妇身上的这起案子。以人类的术语来说，应该称为「复 习」。不，称为「预习」更恰当。起初，我默默在脑中爬梳来龙去脉，遇上不明白的部分 便询问山野边夫妇。

这对夫妇显然对我抱持戒心，碍于想知道我的「消息」才没恶言相向，也没将我赶岀 家门。或者，他们只是失去发怒的力气。

去年夏天，山野边夫妇的独生女菜摘身亡。那一天，山野边在家里看书。他家位于世 田谷的僻静住宅区，是独栋建筑。

「隔天我预定参加一个谈论美术史的电视节目，正在临时抱佛脚地将一些相关知识塞 进脑袋。女儿命在旦夕，我却捧着美术入门书不放。」案发后，山野边辽在唯一发表的手 记中写道。

当时，妻子美树不在家，她开车到影音出租店。那天新动画片开放租借，她想借几片 回来给女儿一个惊喜。

小学下课后，菜摘与两名住在附近的同学一起走回家。然而，菜摘没踏进家门。在离 山野边家约一百公尺的路口，菜摘向同学道别。一男一女两名同学挥挥手，和菜摘互道 「明天见」，转往另一条路。

菜摘根本不用转弯，笔直前进就能抵达家门，她却始终没回家。

山野边夫妇担心迟迟未归的女儿，在住宅区内奔走察看，甚至前往学校，几乎找遍每 个角落。

晚上九点，夫妇俩报警。之后，有周刊杂志针对「太晚报警」这一点提岀质疑，山野 边在手记中回应：「一旦报警，等于承认女儿失踪，所以我一直无法下定决心。当时我抱 着一丝期待，希望不必惊动警察。」

我不认为山野边辽的行为有什么不对，毕竟人类原本就不是理性的动物。周刊杂志上 写下「山野边夫妇的行动匪夷所思」的人倘若遭遇相同情况，多半也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举 动。

接获报案后，警方的表现还算称职。至少我听到的评价是如此。他们立刻派员搜索住 家附近，设法安抚山野边夫妇。顾及可能会接到勒索赎金的电话，家里也配置警力。

隔天，山野边菜摘的尸体在郊区河中被发现。从山野边家前往该处，徒步约需三十分 钟。尸体并非自上游漂下，而是直接弃置。

死因是窒息，但脖子上并无勒痕。据报章杂志的推测，菜摘可能遭塑胶袋套住头，或 关进缺乏氧气的空间。

数天后，警方宣称尸体内检测出生物磴毒素。由此推断，菜摘遭注射药物，引发呼吸 困难，终至缺氧身亡。另有报导指出，南美的原住民族会使用类似的毒药制成毒箭，进行 狩猎。看到这则报导，我想起曾受同一种毒箭攻击。当然，这只是毫不相干的回忆。

「我听见你和外头记者的谈话。」山野边辽望着门旁墙上的对讲机荧幕。原来如此， 透过那玩意可得知外头动静。I■之前，我家门口跟大名出巡一样，随时有人轮班看守，简 直像「参勤交代」的落脚歇息时间。」

「差得远了。」我脱口而出。

「差得远了？」

「跟『参动交代」差得远了。」我回想亲身参与「参勤交代」的情景。那项制度在人 类历史上持续约两个半世纪，我曾为工作参与数次。「起先，我认为那非常麻烦又不符合 经济效益......」

「千叶先生，你为何能一脸认真说岀这么怪的话？」山野边辽苦笑。

我早就习惯这样的评价。

「以前学校教过，江户时代的「参勤交代』制度，害各地方大名无法专心在领土内发 展势力。既然能持续两百年以上，可见相当有效。」美树开口。

「没错。」我点头同意。「不过，这也造成江户人满为患，形成另一种负担。为了应 付『参勤交代」的需求，旅店不能擅自歇业。当时，恐怕很多旅店是迫不得已继续营业。 不仅如此，来到江户的人往往喜爱江户更胜故乡。跟现在一样，一旦习惯都市的刺激生 活，就很难再回去乡下过日子。」

「千叶先生，你怎么好像曾亲眼目睹？」

「我确实亲眼目睹。那种簇拥着大名前进的队伍会产生我最讨厌的现象。」

「何种现象？」

「壅塞。」最严重的一次，动员高达数千人，队伍绵延数公里。想到那幕景象，我忍 不住叹气，脱口道：「壅塞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那最好的发明是什么？」美树问。

「当然是音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山野边夫妇面面相觑。

「江户时代有音乐吗？」美树问身旁的丈夫。

「千叶先生，江户时代有音乐吗？」山野边转头问我。

「钢琴在十八世纪初诞生，之前便存在各式各样的乐器。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流 行音乐，江户时期大概是『清元」或『小呗」（注：「清元」与「小呗」皆为江户时代盛 行的三弦琴音乐。）吧。」

「刚开始，消息很多很杂。」山野边江皱着眉回忆当时的混乱。「有人看见魁梧的男 子在街上鬼鬼祟祟徘徊，有人看见外国绑架集团的车子疾驰而过。我们像无头苍蝇般追着 这些消息。」

「那个时候 .....」美树也一脸苦涩，「连菜摘的同学也好意提供各式各样的情报。例 如，案发数天前，有人看见菜摘在回家途中，遇到一名中年大叔......」

「我想起来了，」山野边耸耸肩，「那个男的在路上拦住孩童，提到毒蛇之类的。大 伙联想到菜摘中的毒，都认为他就是凶手。」

「后来发现是误会？」

「嗯，其实是有爬虫类从某户人家逃走，对方四处张贴传单，警告路人。」

「爬虫类？」

「大概是蛇吧。」美树说。「要不然就是鳄鱼。」山野边接着说。

「鳄鱼这么大只，怎么逃走的？」

「搞不好是透过管道弄来的鳄鱼蛋或小鳄鱼。」

「凶手会不会是鳄鱼？」我一脸认真。

山野边夫妇无奈地摇头，「不，约莫三星期后，警察逮到真凶。」

凶手是个二十七岁的男人，名叫本城崇，住在河川另一岸的公寓。

「要是我没记错，这个人没工作？」我回想情报部提供的资料。

「对。」山野边辽压抑着情绪，低喃：「他没工作，却过着富裕的生活。」

本城崇十几岁时，家中发生火灾，担任官员的父亲与经营投资公司的母亲葬身火窟。 本城崇获得双亲的存款、股票及外币等遗产，不必工作便能优雅过活。以上是来自情报部 的资讯。

我原本想问「他有没有庄园」，最后没开口。人类的时间概念和我们不同，这种差异 经常反映在「从前」、「现在」、「古代」、「不久前」之类字眼的定义上。人类的世界 里，恐怕已没有庄园制度。

「本城怎么会遭到逮捕？」我问。

一提及这个名字，山野边夫妇的脸上岀现皱纹，仿佛是剧烈疼痛造成脸部肌肉破损龟 裂。

「岀现了目击证人。住在河边的老奶奶看见那男人和菜摘走在一起。」美树回答。

说出「那男人」时，美树脸上再度出现裂缝。

「老奶奶超过七十五岁，但脑袋还相当清楚，看到电视新闻，便立刻联络警察。」

「那个时候，她脑袋还相当清楚。」

美树双颊一颤，「对，那个时候。」

不料，进入法院审判后，老奶奶居然翻供。

这部分暂且不提。总之，案发不久，老奶奶的证词让搜查有了突破，警方将本城崇列 入嫌犯名单。小学到河边的路上有间便利商店，店内装设的监视器也拍到本城与菜摘的身 影。警察拿本城的照片给山野边夫妇指认，他们立即想起这号人物。

「你们跟本城有交情？」

「称不上交情，只是住得近，多少有些往来。」山野边辽神色痛苦，「第一次遇到他 大约是在两个月前。」

「不必勉强回想，我大概猜得出是怎样的情况。」

我这么说并非出于体谅，也非自认想像力丰富，而是早就掌握相关情报。

一切的开端，源于一场争执。

那天，离山野边家有些距离的大公园后方巷子里，一对年轻男女起了口角。女人想逃 走，男人拉住她。女人用力挣扎，男人又拉得更紧。山野边辽原以为是情侣吵架，不愿蹬 浑水，当没看到从旁绕过。然而，观察之下，两人似乎不认识。于是明知是自找麻烦，山 野边辽还是忍不住问一句：「发生什么事？」男人恼羞成怒，骂道：「不关你的事。」女 方连忙哀求：「救救我。」山野边辽只好随口胡谒：「抱歉，她很像我认识的人。」

「认识的人？你看错了吧。」

「不，真的很像。」

「跟哪个人很像？」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

「你在耍我吗？」

其实山野边辽颇为紧张，并非故意开玩笑。他的手记里写着，没自信能打赢对方，当 时害怕得只想逃走。

最后，男人不甘不愿地离开。不过，他不是畏惧山野边辽，而是瞥见附近有个年轻男 人准备打手机报警。

那个拿着手机的年轻男人，就是本城崇。

女人道谢后离去，留下山野边辽与本城崇。「您是山野边先生吧？我拜读过您的小 说。」本城崇忽然毕恭毕敬地开口。自从上电视后，常有陌生人找山野边辽攀谈，所以他 不太惊讶，也臺无戒心。

「山野边先生，看来您很有正义感。」眉清目秀的本城崇微笑道。这句话虽然不带恶 意，但他的态度不像闲话家常。山野边辽随口敷衍，想尽快抽身，本城崇却自顾自讲个不 停。

根据情报部提供的资料，两人的对话如下。山野边辽的手记里并未提及这段内容，应 该是情报部暗中搜集而来。

「您知道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吧？」本城崇没来由地冒岀一句。

「嗯，我知道。」

「有部黑白电影《扒手》(Pickpocket),是改编自这本书，您听过吗？」

「不，我没听过。」

「那部电影里，男主角对警察说：『怀才不遇的优秀人类，拥有犯罪的自由。」」

「优秀的人犯罪又何妨，这也是《罪与罚》故事的起点。」

「于是，警察反问：『优不优秀，由谁来决定？』」

「我没看过那部电影。」

「男主角回答：「自己。」」

「由自己决定？可是，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

「电影里的警察也认为他的想法太荒谬。然而，男主角接着说：『只有一开始会犯这 种错误，我以后会更谨慎。」」

「你想表达什么？」

「您不认为这句话很棒吗？那是我的理想。」

「理想？你是指哪一点？」

「男主角的冷酷。那位导演拍的电影，尽是荒谬无稽的悲剧。演员个个像木偶般面无 表情，承受着悲惨的遭遇。山野边先生，您晓得其中的用意吗？」

「不清楚，我对那位电影导演所知不深。」

「那位导演肯定明白，世上充满无法避免的不幸，甚至可说是人生的本质。所以，电 影中的人物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山野边先生，您十年前写的短篇小说《植物》里，身为画 家的男主角不也是如此？」

「你怎么知道这篇小说？」

「我非常喜爱这篇小说，里头详述了铃兰的毒性。」

「嗯，铃兰的根部到花瓣都含有剧毒。」

「我对主角的处境感同身受。素描植物的日常工作结束后，从植物中萃取毒素的那段 情节，看得我大呼过瘾。」

「大呼过瘾？这似乎偏离了我的本意。」

「是吗？」

「当初参考的资料还留在家里，女儿读过后，竟然对毒物产生兴趣，真是伤脑筋。」

「意思是，令媛开始接触毒物？」

「怎么可能，毒物没那么轻易弄到手。」

「药局不就能买到？」

「毒和药是两回事。」

「不，没什么不同。」本城崇一脸正经地回道，「服用太多退烧药，体温会大幅降 低，造成虚脱。一般的感冒药一旦产生副作用，全身也会出现类似烫伤的症状，甚至失 明。此外，山野边先生，您在《植物》中提过，某地原住民制作毒箭的材料，可当肌肉松 弛剂。换句话说，毒和药是一体两面。」

「你憧的挺多。」

「其实，我设法从海外偷偷弄到一些毒物。」

「真的吗？」

本城崇的神情丝亳未变，看不出是不是在开玩笑。

当时，山野边辽并未深思，只认为是年轻人爱炫耀、装流氓，于是将话题拉回女儿令 人哭笑不得的举动。

「学校出一项作业，要制作一本简易的图画故事书。」山野边辽说：「菜摘模仿童话 《喀嚓喀嚓山》（注：原文为 *'力、它力、有*山」，是日本民间童话，描述老翁的妻子遭狸猫 杀害，最后老翁借助兔子的智慧成功报仇。「喀嚓喀嚓」是故事中兔子以打火石点燃狸猫 背上木柴时发岀的声响。），稍微修改结局。泥船沉没后，狸猫没溺死，在紧要关头攀住 木板活下来。不仅如此，为了报仇，狸猫竟然打起下毒的鬼主意，简直异想天开。」

「下毒？」

「没错，后来狸猫在东京的水坝里下毒，污染水道，把大伙搞得鸡飞狗跳。过程相当 残酷，但最后兔子打倒了狸猫。」

「她把这作业交了出去？」

「对，她取名《新喀嚓喀嚓山》。书里把中毒挣扎的人画得颇像一回事，引起不小的 回响，算是话题之作。」山野边辽苦笑。「级任导师知道我是作家，不敢随便批评她的作 品，来找我商谈，说「担心菜摘是不是有那样的恐惧』。」

「令媛怎么解释？」

「她若无其事地回答：「爸爸房里有些关于下毒的书，读起来既可怕又有趣。」唉， 或许小孩都是如此。」

本城崇这才喜孜孜地露齿笑开。「不过，就算往水坝下毒，毒素也会在净水场除去， 大概不会成功。」

「这不是重点。」山野边辽再次苦笑。「要是她这么写，事情恐怕会更无法收拾。」

「当时我完全没想到，那男人会做岀这种事。」坐在我面前的山野边辽低语。

「现在呢？」我并未深思，纯粹确认道：「你明白他是怎样的人了吗？」

「或多或少。」山野边辽有气无力地回答。

「哦？」

「那男人没有良心。」

「什么意思？」

「千叶先生，世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山野边辽的语气充满绝望。「我们只能承认真 的有人天生没有良心，而他正是其中之一。」

「他是复制人吗？」我不禁想起一名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我有一个朋友的研 究，是以动物细胞制造出基因相同的复制体。靠这样的技术，不需双亲也能制造岀人类。 你提到的没有双亲的人，也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不，他当然有双亲。我们是指「良善心灵」的良心（注：日文「双亲」与「良心」 的发音相同。）。」美树笑着纠正。

「啊，原来如此。」虽然慌张，但根据经验，我一定要摆出沉稳的态度。若是坐立不 安，情况会变得更棘手。「说他没有良心，是什么意思？」

「造成他人的痛苦，有些人根本不在乎。」美树应道，山野边辽接过话：「这种人称 为「精神病态者』。书上说，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

机率和统计往往不具任何意义，但人类只能依赖机率和统计理解大部分事物。

「这些缺乏良心的人，跟我们生活在相同的社会里，看起来与一般人没太大差别。」

「唔，我的确经常遇上这种人。」

擅于利用别人，撒谎后毫无罪恶感，就算养的狗活活饿死也不会愧疚，我调查过很多 这种人。他们多半身体健朗，拥有极高的智慧及吸引人的魅力。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 犯罪机率不高，生活与常人无异。

「真不明白世上怎会有这种人。」

「一样米养百样人。就像一篮橘子，肯定有的甜，有的酸。」嘴上这么说，我根本尝 不出水果的酸甜滋味，纯粹是随口胡扯。

「你的意思是，这些人只是比较酸的橘子？」

「或是比较甜的橘子。总之，他们不是受损、腐坏的橘子。本城崇也是这样吧？看不 出精神失常，尽管没工作，但手头有钱。他没有良心，而且......」

「而且？」

「他不是复制人。」

「千叶先生，你知道今天的判决结果吗？」

「下午看过电视新闻。」我撒了谎，其实我是看情报部给的资料。「他获判无罪，真 难以置信。」我尽可能表现得义愤填膺。

美树一脸迷惘。那不是愤怒，是纳闷的神情。

「哪里不对吗？」

「千叶先生，你讲起话仿佛情感丰沛，又仿佛不带任何情感。」

「我不太擅于表达。」

「提到这一点 .....」山野边辽突然想起似地开口： 「心理学的书上说，一般人对『我 爱你」或f好难过J之类描述感情的字眼，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哦？」

「然而，在『精神病态者』这种没有良心的人身上，看不到这样的反应。」

「什么意思？」

「不管是『爱』还是『桌子J,他们的反应都一样。或许可说，他们无法理解『情 感」。」

「这句话套用在千叶先生身上似乎也挺合适。」美树说道。不过，她筑起的防备心， 不至于造成我的困扰。

「从机率来看，就算我是没有良心的人也不奇怪。」事实上，我不具备人类定义的 「良心」。不过，这项统计的对象是人类，我不包含在内。

山野边辽不禁苦笑。妻子美树流露的笑意更明显。

「千叶先生，搞不清楚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从审判的过程，我早猜到法官会判无罪。」山野边辽说。

「哦？」

本城崇遭到逮捕不久便承认犯下杀人罪行。但进入审判后，又改口否认检察官的主 张。

他辩称没杀害山野边菜摘，当初承认杀人是因警方用「己掌握证人及证据影片」威 胁，脑袋一时糊涂。

刚开始，媒体及社会大众多半认为本城是死鸭子嘴硬，在做最后的挣扎。

「可是，随着审判的进行，情况有变？」我觉得不回些话不行。

山野边辽深深点头。开庭不久，七十多岁的目击证人竟然冒出一句「之前我说看见 了，其实没什么自信」。

在此之前，老奶奶总是流畅又斩钉截铁地说：「我亲眼看见菜摘和本城走在一起，绝 不会错。要我相信自己老眼昏花，除非我每天看的电视其实是红萝卜。如果有人怀疑我年 纪大，眼睛不中用，就站在离我二十公尺的地方试试，脸上几颗痣我都数给你看。」

不料，一站上法庭，老奶奶竟然心虚地找借口。「坦白讲，我的眼睛很容易疲劳。当 时警察认为我年纪大，不把我的证词当一回事，我才故意赌气。那时看见的是谁，我没太 大把握。」

「那是老奶奶的真心话吗？」我问。

「什么意思？」

「她会不会是受到威胁？」

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重要审判，由于工作所需，我跟在证人身 旁。证人原本指控上司贪污，却受到「不想死就改证词」之类的威胁。于是，他只好屈 服，乖乖改变证词，最后还是被车撞死。理由有两点，一是上司担心他再度翻供，二是我 在调查结束后下了「认可」的判断。

「老奶奶会不会是受到本城或其他人威胁？证人突然改口，极可能是受到威胁。」

「不，那男人在警方手上，没办法威胁证人。J山野边辽摇头。

「是吗？间接威胁证人的方法很多，他不一定要亲自出马。例如，委托别人动手。」

「委托别人……」山野边辽仔细咀嚼这句话。「倒是不无可能。」

「对了，谈到这个 .....」我搬出情报部提供的资料，「到底是谁找到公寓男？」

「公寓男？」山野边辽一愣，美树从旁插嘴：「啊，他指的是詹姆斯•史都华吧？」

「他不是日本人？」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此人明明姓「轰」，是年过四十的男人。

「千叶先生，你没看过簷姆斯•史都华演的《后窗》（注：Rear Window, 一九五四年 希区考克执导的美国电影。）吗？」

「窗户是看过不少，但没注意到还分前后。」

F《后窗》是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断了腿的摄影师，透过窗户看到许多可怕的事 情。J

我终于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情报部提供的资料浮现脑海。轰住在某公寓日照充足的朝南一户。丢掉饭碗后，轰找 不到下一份工作，只好整天关在家中，靠失业救济金过活。领老人年金度日的老母亲，一 手包办轰的饮食及生活所需。倘若没记错，以上就是轰的基本资料。他的兴趣是以数位摄 影机拍摄窗外往来的人车。或许是姓氏里有三个「车」字，他对路上的车子相当感兴趣。

「轰和詹姆斯一样，是在窗边偷拍？」

「没错。」山野边辽点头。「轰先生个性踏实，可惜时运不济。」

「怎么说？」

「他工作十分认真，却遭到裁员，内心大受打击，从此成为茧居族。」

「你似乎很抬举他？」

山野边辽「抬举」一下自己的肩膀，应道：「现实生活中，虽然只是个演员，詹姆斯• 史都华却十分正派，甚至有『美国的良心」的美名。他没传过丑闻，不曾离婚，八成也不 会外遇。」

「提到外遇，公公倒是有经验。」美树插话。

「是啊，我父亲选择的是任意妄为的人生。」山野边江眺望远方，仿佛在回想重要的 记忆。

「他是个花心汉？」我只是试着搭上话题，山野边辽却露岀困惑的表情。原以为他是 觉得父亲受到侮辱，似乎并非如此。「倒也不是。我刚刚提过，他纯粹是努力摘取每一 天。」山野边辽低语。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单纯享受着人生的每一天。」这个回答没比前一句好到哪里去，但山野边辽不像 避重就轻，只是不太愿意详细解释。

「总之，轰录到证据画面？」我拉回话题。

「没错，而且是对那男人有利的证据。」

依情报部提供的资料，命案刚发生时，警方凭三项证据认定本城崇是凶手。

第一，便利商店的监视摄影器拍到山野边菜摘与本城走在一起的画面。

第二，一个老奶奶目击两人在河边。

第三，山野边菜摘的指甲里残留本城的皮肤碎屑。

本城崇爽快承认在路上遇到山野边菜摘，并陪她走了一段距离。

照本城的说法，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一

本城与山野边一家有过交流，认得女儿菜摘的长相。在离山野边家颇远的地方看见菜 摘，他上前关心：「你要去哪里？」但菜摘卖起关子，回答：「不告诉你。」本城心想， 毕竟是认识的人，于是陪菜摘走到下一个路口。

「当时，菜摘拿着可爱的钥匙圈，我故意抢过来，想捉弄她。」这是本城对第三项证 据的解释。「钥匙圈上挂有小狗布偶，约是菜摘的拳头大，我笑她用那么大的钥匙圈一定 很麻烦。她急着想抢回去，在我的手臂上抓了一把。瞧，这就是她留下的伤痕。」本城朝 警察伸出右臂。「菜摘的指甲里残留着我的皮肤，便是这个缘故。」

至于警方在菜摘的衣服及书包上发现本城的指纹及衣物纤维，他也辩称是「抢夺钥匙 圈造成」。

当然，警察并不相信本城的说词，认为成人不会和孩童抢钥匙圈玩。

不久出现了新的证人，也就是轰。

轰在自家房内偷拍外面的景象，偶然录下「抢夺钥匙圈」的过程。

「警方为何没第一时间找到这个证人？」其实我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只是觉得适当 回应有助于山野边辽叙述案情。

「警方在附近搜集证词，但没挨家挨户拜访。」

「何况，轰先生总关在房里，就算警察找上门，也是母亲开门应对。」美树补充。

「找到连警方都没发现的新证据，本城的律师真是太幸运了。」

「那个律师激动地告诉媒体：『我相信被告是冤枉的，绝不会放弃寻找证据。』」山 野边辽的语气不带任何情绪：「或许是这样，才找到轰先生拍摄的画面。」

画面中，全程拍下「成人与孩童抢夺钥匙圈J ,完全符合本城当初的描述。本城与山 野边菜摘走在公寓对面一条绵长的路上，本城仔细打量手中的钥匙圈，菜摘在旁边蹦蹦跳 跳，想拿回钥匙圈。如同本城的描述，钥匙圈上挂着一只颇大的布偶。与其说是「抢夺钥 匙圈」，更像一场成人与孩童的游戏，气氛和平温馨。而且，画面清楚拍下菜摘抓伤本城 手臂的瞬间。菜摘不断道歉，本城好脾气地挥手说「没关系」，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这项证据出现后，审判的气氛起了变化。」山野边辽接着道。

推断本城有罪的证据中，目击证人的老奶奶丧失自信，菜摘指甲里的皮肤碎屑被认定 并非犯案时留下。至于便利商店摄影器的影像，只证实本城与菜摘曾走在一起。

三大证据全落空，加上本城崇改口声称是被迫招供，不难想像检方站不住脚。

「何况，不久前才爆出几件冤狱案，当然会想回归『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山野 边辽继续道。

「谁想回归基本原则？法官吗？」

「除了法官，还有社会大众。」

「既然如此……」我看准时机，推进话题。「山野边，你有何打算？」

「咦？」

「本城获判无罪，就算检察官上诉，在那之前......」

「检察官应该不会上诉。」山野边打断我的话。「除非找到铁证在上诉时逆转颓势， 否则恐怕会认输了事。」

「一旦无罪定诚，不就代表承认本城不是凶手？」

「并非承认本城不是凶手，只是他可能不必背负罪责。」山野边辽的双眸变得黯淡无 光。刚踏进这个家时，他就是这样的眼神。如今恢复原样，像是突然想起一件该做的事。

「这案子不是非常受世人关注吗？」我问。

「关注？」山野边辽咀嚼着这个字眼，若有深意地停顿半晌，才开口： 「或许吧。」

「除了千叶先生之外。」美树接过话。

「什么意思？」

「千叶先生，我看得出你对审判结果亳无兴趣。」

「没那回事。」我心虚地反驳。没错，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不过，两个星期内，检察官可斟酌要不要上诉，不必急着下决定。」

「换句话说，山野边，这代表你也有两个星期的空档。J

「咦？」

「这两个星期相当重要，不是吗？」我以推测的口吻道出早就知道的事实。「期间， 本城不必待在拘留所或法院，而是回到你们生活的社会中。」

「那又怎样？」

「对你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千叶先生，你是不是晓得什么？」

「谁都猜得到，这两个星期是你们为女儿报仇的绝佳机会，不对吗？」

山野边辽没答话。

「你们想报仇吧？」

山野边辽和美树一时毫无动静。他们既不惊讶，也不显得慌张。

半晌，山野边辽开口： 「果真如此，千叶先生，你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坦言。不管山野边辽有何计划，都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只是想告 诉你们，弄错地点了。」

「弄错地点了？」

「那男人不会出现在你们猜想的地方。」

山野边辽愣愣地盯着我，「你怎么知道？」

他的意思可能是「你怎么知道我们査出本城的藏身处」，也可能是「你怎么知道本城 此刻在哪里」。不论哪种，我都说不出「是情报部给的消息」以外的答案。于是，我改变 话题：「你们知道吗？家人是不允许为儿女报仇的。」

「允许报仇？你讲的是哪个时代的事？」美树十分疑惑。

「为双亲、伯叔父、兄长、君主报仇者无罪，为儿女、配偶报仇者，以杀人罪论处。 J

「君主？千叶先生，你是指江户时代的情况？」

「是啊。」

原本担心又吐出不合时宜的话，但山野边夫妇似乎颇感兴趣，于是我继续说。

「我对历史很有兴趣，算是重度历史迷。」这是我经常使用的借口。

「为什么不能替儿女报仇？」美树问。

「为了减少流血冲突吧。」我忆起曾听某君主提过这一点。「尽量减少报仇行为，可 避免许多麻烦。」

「现代也没太大不同。」山野边辽开口： 「法院只是国家及社会为了避免流血冲突而 设立的机构。没有一个受害者家属会自愿将凶手交给法院处置。所谓的审判，根本不是为 了受害者家属而执行。」

我以前负责调査的一名男子，成功报了杀父之仇。在江户时代，申请合法报仇的手续 非常麻烦。首先须取得君主核发的报仇许可状，提交奉行所，登记在名簿上。一旦发现仇 敌，还得前往公所进行核对，获得认可才能动手。那名男子凑巧在旅店遇上仇敌，冲动拔 刀斩杀。根据规定，若是特殊情况，准许在事后核对。不论哪种，手续都极尽繁琐。「搞 得这么麻烦，实在有点想放弃。」他曾如此抱怨。

「不管是江户时代或现代，失去孩子的痛苦是相同的。无论法律怎么规定，双亲总是 会想替儿女报仇。」山野边辽有感而发。

「我想起一个跟大名出巡有关的故事。」

「千叶先生，你似乎满脑子都是大名出巡？」美树笑道。

「某位大名在『参勤交代』途中行经一座村庄，一个三岁孩童从队伍前走过。家臣认 为孩童太无礼，便押进大名住宿的旅店。」

「对方是一个三岁孩童？」

「村民全来恳求大名饶恕孩童。」

「那是当然的。三岁小孩懂什么礼仪？」美树皱眉。

「千叶先生，孩童还是被杀了吧？」山野边辽问。

「你怎么知道？」

「我在书上看过。那位大名是德川将军的亲戚，以残酷无情著称。不过，有人认为是 捏造的，因为这则故事只出现在非正式出版的日记文献中。若是真人真事，应该会留下官 方纪录。」

「任何对掌权者不利的事情，都不会留下官方纪录。」

「是吗？」

「没错。」

我记得那位大名笑嘻嘻地说：I■就算是孩童也照杀不误。」当时，为了调查一个即将 在两天后因大雨丧命的村民，我碰巧待在那位大名的身边。那位大名亳不顾忌我在场，如 数家珍般愉快炫耀各种凌虐孩童的花招。

「那位大名或许是二十五人中的一人。」美树应道。

我并未深入思考，点点头，望着两人。「不过，故事有后续。」

「哦？」

「三岁孩童的父亲是个猎人。他耗费数年等待机会，终于自远处射杀大名。」这是我 从同事口中听来的。「山野边，那猎人就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什么意思？」

「不管法律允不允许，你都要为女儿报仇，绝不会原谅凶手，对吧？」

山野边辽与美树神情不变，愣愣地盯着我。我们默默对看半晌。每次遇到这种场面， 我总会烦恼不知该主动打破沉默，还是等对方开口。其实，即使枯坐七天，我也不在乎。 期间要是有音乐可听，会更加惬意，只是调査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我晓得很多同事假装 认真调查，私底下都在混水摸鱼。或者该说这是常态。但我的观念是，工作就要做到尽善 尽美。

「不过，」山野边辽出声，「江户时代的法律，真的有人遵守吗？」

「真的有人遵守？什么意思？」美树问。

「毕竟当时没有《六法全书》。」

「没有《六法全书》，但有《武家诸法度》，而且改编多次。」我回想道。

「千叶先生，你说得好像亲眼目睹。」美树苦笑，山野边辽接过话：「自从不用上历 史课，就没听过《武家诸法度》，实在怀念。」

「第一次听到《武家诸法度》时，我以为是一顶帽子，你们也是吗？」

「咦？」山野边辽皱起眉。

「你以为那是大礼帽之类的东西？」美树噗哧一笑。

「是啊。」不过，那时代没有大礼帽。

「武家诸帽子（注：日文中，《武家诸法度》的「法度」音同「帽子」。）？」

「是啊。J

两人露出同情的笑容，反正我早就习惯了。

山野边辽起身轻轻拉开窗帘，「雨下个不停。J

「我早就料到了。」只要是我进行调查的期间，天气从来没好过。有时毛毛细雨，有 时连日豪雨。偶尔乌云密布没下雨，但绝不可能晴朗无云、阳光灿烂。I■那些记者还在

吗？」

「没剰几个。」山野边辽应道：「大概都去避雨了。不过，几个穿雨衣的留下。」

「真是阴魂不散。」

「其实我很敬佩这种不屈不挠的执着。」

「是啊,下这么久实在了不起。」

「下这么久？」

「你不是指下雨吗？」

「不，我是指记者。」山野边辽一脸错愕，「下雨跟执着有什么关系？」

「的确没关系。」

「那些记者不是执着，是兴奋。」美树插嘴。

「兴奋？守在外头很兴奋？」

「不，是为狩猎兴奋。好比在森林里发现鸟儿或其他猎物，脑袋会分泌某种物质。」

「分泌某种物质？」我有些疑惑。

「荷尔蒙吗？」山野边辽跟着问。美树点点头，「脑内啡之类。由于脑袋里有这种物 质，他们才会苦苦守在外头。每当做出成绩或超越别人时，大脑就会分泌许多能够带来快 感的脑内啡。他们食髓知味，于是死守不放。」

「有道理。」山野边辽点点头，「人类大部分的行为，都是想获得『成就感」。」

「你们有何打算？ 一走岀去，记者恐怕会全围上来。」我不在乎延到明天出发。

「我们有外出的自由。」山野边辽有气无力地说，「这些人没权力阻挡。」

「但他们会举起麦克风和摄影机包围你们。」

「比起一年前，这还算温和。今天他们大概抱着「采访到最好，采访不到也无所谓』 的心态。」

「千叶先生，那男人到底在哪里？」美树轻描淡写地切入关键话题。

「你们以为本城回家了吧？」本城崇的家距离山野边家约两公里，徒步就能抵达，开 车更是不用花多少时间。两年前，本城崇改建继承自双亲的独栋房子，如今看上去像是两 个巨大方块堆叠成的朴素建筑。

「不，我们不认为他会回家。他家门口的记者恐怕比这里多。」

「也对，那他会去哪里？」

山野边辽沉吟半晌，似乎犹豫着该不该告诉我实话。不过，他不说实话也没关系，我 很清楚他的想法。山野边夫妇打听到，两年前本城崇偷偷买下公寓一户。为了今天，他们 已准备万全。可惜，本城崇不会如他们所料地回那边的公寓。

「箕轮有没有消息？」美树问。

山野边辽拿起手机确认：「没收到任何讯息。」

屋内看不到音响设备，但手机能听音乐。我巴巴望着山野边辽的手机，突然有股恳求 他放音乐的冲动。山野边辽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似乎有所误解：「这支智慧型手机 的号码，只有特定的人知道。」

「特定的人？」

「就是箕轮。」美树笑答：「这支手机就像专门和箕轮联络的无线收发器。」

「箕轮是谁？」

「我刚出道时的责任编辑，现在是周刊记者。」

山野边辽一提，我才想起资料上确实有这条，原以为不重要。

「原来如此。」

「为了采访那男人，箕轮四处寻找他的下落，一有消息会立刻通知我，所以我告诉他 这支手机的号码。」

「除了箕轮，还有谁知道这支手机？」

「没有别人。倘若事态紧急，警方会直接过来。何况，要是有重大进展，电视新闻多 半会报导。」

「原来如此。」

「我平常使用的手机，一天到晚都是烦人的电话。」山野边辽指着客厅矮柜上的手 机，想必己设定静音。「尤其判决刚出炉，想找我聊聊的人一定更多。」

「箕轮值得信赖吗？」

「他小我一岁。我刚当上作家时，他才踏入社会。我们都是无名小卒，手边没有任何 武器，但总并肩作战。没有箕轮，恐怕没有今天的我。」

「这么说，要是没有箕轮，你女儿也不会被杀？」我随口讲岀内心想法，山野边辽的 目光瞬间变得犀利。我察觉这句话惹恼他，却不明白他到底对哪一点不快。

「千叶先生，要是没有箕轮，我老公肯定当不成优秀的作家，也不会跟我结婚，自然 就不会生下女儿。」一旁的美树出声。她的语气轻快，像在开玩笑。

我望着美树，「你们何时认识的？山野边辽还没成为作家前？」

「当时他是无名小卒。」

「他是个小兵？」我问。

「不是那个意思。」美树苦笑。「我刚认识他时，根本没料到他会成为作家。」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一件羽绒外套。」山野边辽扬起嘴角。

「羽绒外套？」

「那时我是学生，在东京某条小巷里的餐厅打工，负责清洁。有一天，我走出经常光 顾的咖啡厅，看见她站在路上，不停拉扯外套拉链。」

「我的拉链咬死了。」美树解释。

「拉链会咬死人？」脑海浮现外套拉链撕咬血肉的画面，下一瞬间，我想起人类口中 的「拉链咬死」，是指拉链夹住旁边的布。

「拉链咬死确实麻烦。」我赶紧补上一句。

「是啊，真是烦死人。我努力想修好拉链 .....」美树低下头，双手在腹部比画。

「山野边辽忽然出现，帮你修好拉链？」

「通常我不会随便跟陌生人交谈。擦身而过时，我瞥见她拼命扯外套拉链，虽然有点 同情，但我没理她，赶着去打工。」

「嗯，那天他没理我。」美树附和。

「那天？」

「两天后，我在同一条路上，又看见她站在那里扯拉链。我吓一跳，心想怎会有人为 了拉链在路上站两天。」

「怎么可能。」美树笑道。

「不可能吗？」我问。

「我只是碰巧在相同地方，遇上拉链咬死的状况，大概是拉得太急。不过，我早就忘 记两天前也在那里扯拉链。」

「在我看来，她就像在那里站了两天。」

「两天前才遇上拉链咬死的状况，为什么没有警惕自己放慢动作？」

听到我的疑惑，山野边辽笑道：「千叶先生，这句话说得真好。没错，人类具有学习 能力。我根本没料到这个人会在相同的地方陷入相同窘境。」

「我就是记性不好，总等拉链咬死才想起。明明下定决心要慢慢拉，依然重蹈覆辙。 」美树辩解。

「所以，我忍不住上前关切：『你弄了两天拉链，还没弄好？』」

「原来如此。」

「我一头雾水，不明白这个人在讲什么。」

「一头雾水的是我。」

以此为契机，山野边夫妇认识彼此。说起来，人类真是单纯，居然因拉链夹住布这种 小事跟不认识的人交往，甚至结婚。

「对了，千叶先生，你不觉得他早期在箕轮协助下写的小说都非常棒吗？」美树突然 冒出一句。「啊，我忘了先问，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小说？」

「当然，毕竟是幼稚园就认识的熟人。」我撒了谎。「不过，并非每一本都读过。」

「早期的作品里，描绘画家生涯的出道作不赖，后来那篇关于栽培咖啡豆的小说也很 不错。J

「嗯，早期作品相当优秀。」我跟着附和，为了增加说服力又补一句：「可惜，后来 渐渐没了当初的新鲜感。」随时间流逝，新的事物自然变得不再稀奇，其实适用任何情 况。

「大家都这么说。」山野边辽有些尴尬，似乎想找台阶下。「作家刚开始的风格通常 都是大胆狂放，掌握要领后才能写得精准细腻，这并不奇怪。」

「从你早期的作品感受得到诚恳与朴实吧？所以，我决定嫁给你。」

「之后，创作风格便逐渐改变。」实际上，我根本不清楚有没有改变，纯粹顺着他们 的话说。

「岀名后，他的书卖得愈来愈好，开始上电视、买昂贵的皮衣、举办签名会，作品风 格起了变化，连箕轮也弃他而去。」

「箕轮只是调到别的单位。何况，我没买过昂贵的皮衣。至于签名会，每个作家都在 办,不算坏事。」

「我猜箕轮一定放弃你了。你愈来愈高傲，尽写些不痛不痒的作品，他肯定对你相当 *失望。*J

「你真是不留情面。」山野边辽皱眉，「不过，箕轮确实说过类似的话。」

「哦？」

「他问我：「看太多偷懒作品导致视力恶化，能不能申请职灾补助？』」

「没想到箕轮也会说这种话。」美树眯起眼。

「大概是忍无可忍了。」

「搞不好就是这样，他才主动请调到小说部门以外的单位。」美树忽然转头问我：

「对了，千叶先生，你参加过他的签名会吗？」

「签名会 .....」我略一思索，想起这名词的意义。我以前参加过类似的活动。「虽然 想去，可是山野边辽太受欢迎 .....」我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排队要签名的人太多了，对吧？据说多半是看到电视节目，但死忠读者也不少。」

「其中有人极力主张早期作品比较好。」山野边辽苦笑。

「我怀疑那些人都是箕轮雇来撑场面的临时演员。」

「真的吗？」

「甚至有人说，从山野边辽的小说领悟人生的意义，你不觉得太假了吗？」

「不，你搞错了。对方不是说『人生的意义」，而是「词汇的意义J。他告诉我，在 我的书里第一次读到『破釜沉舟」这个成语。接着，他坦承只读到一半，还问『后面会不 会有趣一点」。」山野边辽苦笑。

「你怎么回答？」

「我老实告诉他『前半段比较有趣」。那个读者靠打工维生，兴趣是拍摄业余电影， 我反倒能向他学习编故事的诀窍。」山野边辽虚弱地叹口气，「真怀念那些日子，现在的 生活完全不同。」

「是啊。」美树也咬着嘴唇叹气。

「总之，」我拉回话题，「如今箕轮成为记者，答应帮你揪出本城的狐狸尾巴，然后 打手机通知你，对吧？」

「没到『揪出狐狸尾巴」那般夸张，不过一年前他确实帮我很多忙。」

「但我说了很过分的话。」美树皱起眉，一脸后悔。「他好意关心，我却对他大吼大 叫。J

「当时我们根本无法保持冷静。」

「我把箕轮跟那个丢糕饼的记者当成同一伙人。」

「不晓得那个丢糕饼的记者抱着什么心态，真可怕。」

「你们是指「糕饼好可怕J （注：饅頭是「落语」（类似单口相声的日本传 统艺能）中的著名桥段。）吗？」

「不，之前有个记者朝我家丢掷糕饼，上面印着我女儿的名字。」

「担心你们肚子饿？」

「谁晓得。」山野边辽耸耸肩，露岀苦笑。此时，他的手机响起悠扬的旋律。「啊， 刚提到。箕轮，箕轮就打来了。」

山野边辽离开沙发，对着手机低语。

我集中精神聆听。不管音量压得多低，只要是透过电波传递，都逃不过我的耳朵。

「山野边，我认为本城暂时不会回来。」另一头传来模糊的男声，应该就是箕轮。

「我在你们查到的那栋公寓附近，一个记者都没瞧见。我刚刚打给守在本城家前的记者朋 友，他说那里挤满记者。山野边，你家的状况如何？」

「在下雨，虽然几个记者还留着，但守得不算太紧。」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箕轮，这不是你的错。」

「不，要是上头下令，我恐怕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守在你家门口。」

「当年你向我催稿时，可没这么热心。」

「就算我不催，你也会主动把稿子寄给我。」箕轮应道：「不过，我猜那些人不怎么 积极。山野边，你有没有在门口贴公告？」

「有，写明『恕不接受釆访』。只是我怀疑没太大成效。」

「聊胜于无嘛。他们抱持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赌一把的心态。等到晚上你都不出门， 他们就会放弃。」

「只要我不出门 .....」山野边辽别有深意地喃喃自语。

「没错，或者突然发生更有话题性的案件，吸引社会大众的目光。」

「那是最好。」山野边辽苦笑，大概察觉自己有些失言。

「近来的热门新闻只有『一艘从北美出发的豪华客轮，因厕所故障造成骚动」及「俄 罗斯军机下落不明J。」

「没有国内的消息吗？」

「国内的话，就是群马县镀金工厂的氣化钾遭窃。」

「氤化钾？」

「共有二十瓶遭窃，每瓶一百公克。」

「听起来挺严重的，不是吗？」

「不过，偷这种剧毒多半是想转手图利，极少用在恐怖活动上。倒是某个社论节目的 主持人说岀『镀金工厂再也没办法帮自己的名声镀金』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想，引起不少风 波。」

「这种小事也能引起风波？」山野边辽再度苦笑。

「我也摸不着头绪，或许是认为他在暗指镀金工厂有内贼吧。这年头，喜欢落井下石 的人比比皆是。」

「最好我们的案子也有人失言，帮忙转移大众焦点。」

「别开玩笑了。」

「总之，箕轮，你还没掌握到那男人的行踪吗？」

「啊，不 .....」箕轮语气一变，仿佛要发表郑重声明，只差没装模作样轻咳两声。 「关于本城的下落，我收到另一个消息。」

「哦？」山野边辽望向我，耳朵依然紧贴着手机。「他在哪里？」

「藤泽金刚町的皇家大饭店。」箕轮压低话声。「不是国道旁那栋，是车站前那栋新

开的。」

「以前我们曾在那里讨论工作？」

「嗯，就是那间饭店。至于理由，刚刚有记者告诉我一个谣言。」

「怎样的谣言？」

「某周刊杂志社提供饭店房间给本城当蔵身处，换取独家采访的机会。」箕轮报岀杂 志名称，「不晓得几号房。」

「是豪华套房吗？」

「换成是我，绝不会准备豪华套房，那会让对方得意忘形。」

「也对，谢谢。」

「山野边，你要过去吗？」

「过去？」

「你要去饭店找他？虽然告诉你这个消息，但希望你别乱来。」

山野边辽淡淡一笑，带着些许困惑与无奈。「那么，你为何告诉我？」

箕轮沉默片刻，答道：「我也不清楚。」

「法院判他无罪，我不会乱来的。」

「可是，你不认为他是清白的。我之前也问过，你是不是有什么证据, 确实是凶手？」

足以证明本城

美树瞥我一

「有。」山野边辽不假思索地承认。我有点惊讶，不小心「哦」一声。 眼，并未特别在意。

「你真的有证据？」

「他亲口告诉我的。」山野边辽神情紧绷，眉头挤出极深的皱纹，微微上扬的嘴角不 断抽搐，握紧拳头。「他故意让我看杀害菜摘的证据。」

「他让你看证据？假如有证据，法院怎会判他无罪？」

「我们一看完，证据就消失了。」

「他怎么办到的？山野边，这是真的吗？你告诉过警方吗？」箕轮相当诧异，不自觉 提高声调。

「没证据，告诉警方也没用。」

「要是你愿意透露详情，我可以......」

「即使你写成报导，社会大众也只会当我是疯子。或许能博取同情，但没任何帮助。 况且，就算握有扭转舆论的铁证，我也不会说出来。」

「为什么？」

「你还记得吗？刚当上父亲时，我们聊过万一儿女受到欺负会如何处理。」

箕轮沉默不语，大概在努力回想，或是往事让他无言以对。

「总之，谢谢你的好意。」山野边辽挂断电话。

「箕轮怎么说？」美树问。

「一样。」我出声。

山野边夫妇望向我，『一样？」

「跟我想说的一样。现下本城崇在藤泽金刚町的皇家大饭店，箕轮是这么告诉你的 吧？」

「咦？」山野边辽睁大双眼，瞪着我。「你怎么晓得我们的通话内容？」

山野边辽看来不知道我听见了刚才的电话。这种情况下，乱编借口反倒会引起疑心。 「我耳力不错，听见你们的对话。」

「我什么都没听见。」美树说。

「箕轮是个大嗓门，我听得很清楚。」我斩钉截铁道。

「这不可能吧 .....」山野边辽疑惑地偏着头。

「我的听力是一流的。」

「简直能参加奥运的听力比赛了。」

我刚要回「确实考虑过参加」时，山野边辽吐出一句：「可惜没这个项目。」

「总之，根据我得到的消息，确实是那间饭店。」

「那男人就在那里？」美树问。

「周刊杂志社为了取得独家专访，协助他藏匿行踪。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目前不清 楚。」山野边辽转述刚刚的通话。

「三五。五房。」我补充道。这也是情报部的资料。

两人注视着我，眼神不像起疑，仿佛在看一场不可思议的魔术。真麻烦，接下来怎么 办？我思索着，环顾屋内。客厅虽大，摆设却相当朴素。我望着墙边的柜子，上头摆满不 知去哪里旅行买回来的小木偶及座钟。仔细一瞧，后头塞着一台迷你音响，我顿时心花怒 放。但我压抑住情绪，工作中不该表现岀私人情感。「那么，你们有什么打算？」我问， 「马上岀发？我认为不必太急，反正本城短时间内不会离开饭店。不如睡一晚，养足精神 再行动。」

其实，我只是想赶快听音乐。

「要是睡得着 .....」美树耸耸肩，「倒也不坏。」

「恐怕是睡不着。」山野边辽双目通红。得知本城的下落，他一定巴不得冲岀家门前 往本城的藏身处。「干脆立刻出发。」

「不，我不认为这是好主意。今天本城肯定有所提防，何况记者守在外头，要是你们 夫妇外出的消息传开，可能会传入本城耳中。不如等到明天，记者都离开再出门。」我绞 尽脑汁挤出各种理由。「而且，天黑后不该在外头游荡，太危险了。」

山野边辽一脸不以为然，但没反驳。

「明天岀发。」我擅自决定，然后指着柜子。「要是睡不着就起床。瞧，那边不是有 台迷你音响？拿出来听听音乐，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箕轮，万一孩子将来受到欺负，你会怎么办？」那天谈完工作，我和箕轮聊起育儿 经。即将满两岁的女儿太淘气，搞得我每天筋疲力竭。我抱怨一通后，问箕轮这个问题。

回想起来，那是九年前的事。

箕轮有个儿子，比菜摘大一岁。箕轮小我一岁，但论起当父亲的资历，他是我的前 辈。

「啊，霸凌问题吗？」箕轮皱起眉。他身材矮小，戴着眼镜，外表像脑筋死板的万年 高中生。「这恐怕没有从世上消失的一天。」

「或许，孩童永远会在意与朋友的差异，想在竞争中赢过他人，差别只在程度的不 同。个性愈温和、不憧反抗的孩童，愈容易成为霸凌的目标。」

「可是，认定受到欺负的原因是不懂反抗，似乎有些武断。」

「你不认为，受到欺负的都是温柔乖巧的孩童吗？」

「话虽如此，但以牙还牙不见得是好方法。举个例子，学习防身术确实有示警作用， 不过，要是被认为『这家伙最近太嚣张」，反倒会引起围攻。太过招摇只会造成反效果。 J

「嗯，不无可能。」我感觉胸口一阵如针扎般的疼痛。「难道没有万无一失的方 法？」

「当上父亲后，对霸凌问题比自己是孩子时更敏感。」

我深深点头。十几岁的孩童，各自在有限的人际圈进行残酷的求生战斗。他们在学校 生活中，一面得耕耘友谊，避免太出锋头而遭同学排挤，一面又得设法满足自身的表现 欲。由于正值与双亲产生隔阂的年纪，根本开不了口求助。

「不过，我们也是这么长大。」

「没错，到头来孩子只能靠自己，双亲能帮的忙实在有限。只是......」

「一旦成为父亲......」

「还是无法视而不见。」我不禁苦笑，「美树最近常说，以后谁敢欺负我家女儿，她 绝不会轻易放过。」

「我也是这样想，但怎么付诸行动？」

「假使霸凌的情况严重，有时投降撤退也是一种选择。例如，搬家或转学，反正就是 逃得远远的。J

「倘若这是菜摘的希望，对吧？」

「嗯。可是，美树说，即使逃走也绝不会忘记这个仇恨。」

「原来如此。」

「首要之务，就是锁定敌人的身分。找岀带头霸凌的主谋，及恶意起哄的帮凶。」

「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做。」箕轮点点头。

「不管使出什么手段，都要找到敌人。」我不禁思索起究竟该采取怎样的手段。雇用 侦探？或私下缠着同学盘问？

箕轮笑道：「接下来呢？他们怎么欺负菜摘，就怎么欺负回去吗？山野边，你不是常 常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挂在嘴上？」

「不，美树的计划更具体，绝不让那些参与霸凌的孩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听起来挺吓人。」

「没错，只要欺负我们家的菜摘，就别想再过正常生活。等那些孩童长大，开始谈恋 爱，甚至升学或就业时......」

「你们会如何报复？」

「设法从中破坏，下手要又狠又准。」语毕，我忍不住笑出来。

「怎么破坏？」

「比方，一旦发现目标与特定的异性产生感情......」

「然后？」

「就轮到我们上场。」

「像是发传单，将那家伙霸凌同学的事迹昭告天下？」

「这也是好方法。光是散播他的恶行便能影响恋人对他的观感，而且要想办法站在 『提供重要资讯J的立场才不会触法。其实，仅仅是知道两个大人千方百计要陷害自己， 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不是吗？」

「如此一来，你们不就得一直当跟踪狂？」

「耗尽下半辈子也无所谓。」我笑道。由于是天马行空的幻想，我一派轻松。不过， 倘若女儿真的受到伤害，我确实认为对加害者进行这种程度的报复，才能发泄心中的愤 恨。

「万一霸凌的手法太过恶劣，毁了女儿的人生 .....」当时，我想像的是女儿受到严重 欺负而自杀，或死于残酷的暴力行为。即使是假设，我也不愿说出「女儿死亡」这种字 句。

「若是这种情况，你们会提升报复的层级？」

「当然。」我振振有词，「再怎么宽容，也有无法饶恕的时候。」

「听你刚刚那番话，我不认为你是宽容的人。」

「不，我是个宽容的人。只是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不会表现岀宽容的一面。」

「怎么说？」

「我不指望国家的司法体制为我们伸张正义。」

「不过，山野边，对方一旦落入警察手中，我们就没辙了。尤其，要是对方未成年， 我们只能自认倒霉。」箕轮的反驳，并不是在安抚我的情绪。由于我只是在假设一个状 况，箕轮也和平常讨论工作一样，针对我的点子提出看法，合力让作品更完善。「身为加 害者的少年只会受到轻微处分，我们甚至无法得知详细情报，想报仇更是难上加难。」

箕轮的话中使用「我们」这个字眼，显然与我们夫妇站在同一阵线，为我增添不少勇 气。

r『审不审判都无所谓，就算判无罪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对方肯定会获判无罪，干 脆放他回到社会上。」」

「山野边，你在说什么啊？」

「这是美树的见解。一旦遇到那种状况，她绝不会想将凶手交由司法处置，反而会主 动提出要求，让凶手赶紧回归正常社会。」

「这样好吗？」

「这样就好。」我点点头，以美树的话回答：r『之后，我们下手就方便多了。」」

箕轮神色僵硬，摇摇头。「唉，我不是不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这么说有点怪，不过，既然孩子不在世上，我们就能亳无顾忌地进行报复。」

我当时脑海浮现的画面，是将对方绑在床上，在不危及性命的前提下，一点一点拔掉 指甲，缓缓折磨，毫不理会对方的哀求，持续增加肉体的痛楚。由于是凭空想像，模模糊 糊融合不少电影里的拷问场景。

「对了，山野边，你在写短篇《植物》时，不是查到一种毒药？那玩意或许能派上用 场。」

「啊，你是指箭毒？」

那是南美及非洲原住民族用来制作毒箭的物质，成分包含DTC生物磴，一旦进入血液 会产生麻痹效果，最后窒息身亡。一般被归为毒药，但有时会用在手术上，确保病患不会 胡乱移动身体。「借这种毒让对手动弹不得，随心所欲地报仇。听说中毒后，虽然身体发 麻，依旧保有痛觉。」

我故意夸张地狞笑。

「哇，好恐怖。」箕轮说，「你听过『伸冤在我」吗？」

「我不讨厌那部电影（注：应是指改编自佐木隆三小说的电影《伸冤在我》（復讐寸

9 ） o ） o J

「不是电影，我谈的是这句话本身。要是我没记错，这是《圣经》的句子。」

「是吗？」

「意思是『不要自己报仇，应由神来替你报仇』（注：语出《圣经》罗马书第十二 章。）o这句话里的『我』，指的就是神。」

当时，我莫名感动。「等待敌人遭受天谴吗？若能拥有这么宽宏大量的心，不知该有 多好。这和渡边老师的主张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宽容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是否该对不宽 容的人采取不宽容的态度？」

「渡边老师是谁？」

「文学家渡边一夫。这段话写在父亲常看的那本书里。」其实，父亲病入商肓时，我 才晓得这件事。换句话说，我们父子关系疏远，我连父亲爱看什么书都不清楚。父亲尊称 渡边一夫为「渡边老师」，非常看重那本书。不仅如此，父亲借着那本书摆脱对生命的不 安，将之奉为圭臬，简直当成金科玉律。

在「渡边老师」的那本书中，一篇文章探讨的议题是「宽容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是否 该对不宽容的人釆取不宽容的态度」。

「简单地讲，就是好人面对坏人时，是否该保持善良的心？」

「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山野边，这种议题找得出答案吗？」

「文章的开头，『渡边老师」便下了结论。」

「结论是什么？」

「宽容的人『不该」为了保护自己，对不宽容的人釆取不宽容的态度。」

「喔 .....」箕轮显得有些失望，大概认为这只是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吧。「意思是， 不管遭受何种对待，都必须忍气吞声？」

「暂且不谈「渡边老师」的主张，纵观人类的历史，可找到许多宽容的人对不宽容的 人采取不宽容态度的例子，也就是好人对坏人展开反击的例子。「渡边老师』认为这样的 结果无可厚非，但必须极力避免。」

「加油吧，宽容的人！ J箕轮说道：「这让我想起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甘地。」

「没错。」父亲逝世后，我反复读那本书。并非因为是父亲的遗物，而是内容相当发 人深省。虽然写的尽是悲观的事，却有蕴含微小希望的成分，读着颇受鼓舞。

「箕轮，我最近常常想，小说若以皆大欢喜的天真结局收尾，读起来很没意思。但同 样的剧情发生在现实中，往往能带来极大的感动，不是吗？」

「怎么说？」

「例如，小说里描写『交战各国的首脑握手言和」之类的剧情，读者肯定嗤之以鼻， 可是换成现实，反倒会跌破众人眼镜。敌对的国家突然缔结友好协定，还有什么比这更振 奋人心的消息？」

「要是现实中发生这种情况，八成会有人跳出来嚷嚷『背后一定有鬼」。」

「千叶先生，我一直感到疑惑。」我开口。此时虽是清晨，但拉开窗帘一看，雨依然 下个不停，天空一片昏暗。车子通过门前道路，激起哗啦啦的水声。

「什么疑惑？」

「那些儿女遭到霸凌，或失去儿女的父母，为何不想报仇？」

「昨晚我不是举过一个报仇的例子吗？」

「那毕竟是少数。我总认为，每一对父母都想报仇才合理。」

「或许吧。」

「但亲身经历过后，我终于找到答案。」

「你解开疑惑了？」

「父母肯定浑身充满憎恨与愤怒。光想到仇人，恐怕就会气得脑血管崩裂，体内水分 蒸发殆尽。然而，大部份的父母都缺乏付诸行动的能量。」

「这就是所谓的能源危机？」

千叶一脸严肃，我无法判断他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失去儿女的痛苦，实在难以 言喻。」说着，我忽然有股想深呼吸的冲动。稍不留神，关于菜摘的回忆就会灌入脑海， 迫使我不得不再次体认到菜摘不在世上。一旦身陷其中，全身就会充满某种说不上来的情 感。

听完我的描述，千叶问：「某种说不上来的感情，指的是什么？」

「若要勉强找出近似的词汇，或许可称为『空虚感』或『绝望感」。不过，假如有人 自以为是断定『此刻你心里充满空虚感」，我又会觉得那根本完全不同。」我非常清楚要 说明自己的情感是多么困难，就像以言语诠释抽象画。「因而，我只能形容为「某种说不 上来的可怕情感』。这种情感占据内心，便很难采取行动。一般人无法承受这样的煎熬。 J

何况，整个社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受害者家属。警察与记者轮番疲劳轰炸，把我们搞 得筋疲力竭。突如其来的惊吓、愤怒、悲伤，与混乱的环境变化，持续凌虐受害者家属的 精神。对累得气喘吁吁的受害者家属而言，恢复平静生活是唯一的奢求。

渴望平静度日，渴望不受打扰，渴望不必和任何人打交道。至于报仇，早抛到九霄云 外。

别说报仇，甚至连哀悼女儿惨死的余力也没有。

「光在心中辟出一处避风港，就耗尽所有能量。」如今我深切体悟，为何那些遭到霸 凌的孩童只会懦弱逃避，不会产生报复的念头。因为单单维持平静的生活就费尽千辛万 苦，根本没有余力思考其他事情。「况且，要主动攻击他人并不容易。」

「原来如此。」

「即使杀害儿女的凶手毫无防备地出现在眼前，自己手上又握有刀子或枪械，大部分 的人依然狠不下心。不管再怎么憎恨，再怎么愤怒，就是办不到。」

「因为罪恶感？还是害怕对方反击？」千叶的表情统亳未变。

「都有，此外还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

「昨天你提到每二十五人里，就有一人天生没有良心。若是那种人，就会下手吗？」

「没错。」嘴上这么回答，但我不认为那些缺乏良心的人会有跟自己站在相同立场的 一天。他们不会为伤害别人而难过，更不会活在悔恨与悲伤中。

「山野边先生，人类会自然地往邪恶靠拢。」那男人的话掠过脑海，我胸口涌起一阵 不快。

初次见面后隔了约半个月，我带家人到住处附近的连锁式家庭餐厅，不巧又遇上那男 人。

当然，那时我臺无警戒，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为再次重逢而开心，甚至向美树和菜 摘简单介绍：『他是爸爸的朋友。」见菜摘坐在桌边玩花绳，那男人问「你会这个吗？」 表演高难度的复杂花样。

「好棒。」菜摘兴奋大喊。毕竟年纪小，碰上如愿以偿或值得兴奋的事，她就会这么 喊。我和美树最喜欢听她说这句话。

如果没去那家餐厅就好了。如果菜摘那天没玩花绳就好了。如果我没邀那男人同桌用 餐就好了。

然而，我试着说服自己，就算当时做了不同的决定，结局还是不会改变。设想一个无 法挽回的状况没有任何意义。何况，追根究底，或许只能后悔「自己为何要出生在世 上」。

总之，当天趁美树带菜摘去厕所时，那男人对我说：「山野边先生，人类会自然地往 邪恶靠拢。」记不得怎么扯到这个话题，多半是从我的著作聊起，最后愈扯愈远吧。我没 特别惊讶，随口应道：「是吗？」

「这是康德（注：Immanuel Kant （-七二四-一八。四），著名哲学家，德国古典哲 学创始人。）的名言。」那男人解释。

「什么？康德？」想到有趣的双关语（注：日文中「康德」（力｝卜）与「什么」 SE）的发音相近。），我暗自窃喜。

「人类原本处于具道德感、平等且朴实的状态，但随着时间流逝，会逐渐往邪恶靠 拢，出现任性妄为、损人利己类型的人类，而这正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往邪恶靠拢，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待在和平、恬适，宛如天国的环境是不会有进步的。」

「真是可怕的想法。」

「所谓的可怕，也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是吗？」

「什么意思？」

「伤害他人的行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合乎进化的过程。」

那时，我以为本城太年轻才出现如此偏激极端的想法，应一句「真令人难以回答」便 没继续深究。

「不论世界如何进化，不论多少人类遭到淘汰，我希望自己永远是存活下来的强者。 J他说。

我脸色僵硬，勉强半开玩笑地应道：「届时还请高抬贵手。」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连这小小的恳求也遭到拒绝。

楼梯响起脚步声，美树走下楼。她穿黑牛仔裤，披黑针织外套。这一年来，她的打扮 几乎没有变过。刚开始，她是怀着哀思才穿黑色衣服。但如今的她仿佛想以黑色笼罩全 身，让自己完全消失在暗夜中。她想告诉世人，自己的未来不再需要任何色彩。

「原以为会失眠，没想到还是睡着了。」她开口。

「我也是。」

或许是昨天到法院聆听判决带给我的疲劳远远超过想像。

对那个男人的愤恨，及「这一天终于到来」的亢奋，充塞我的心中。原以为无法入 眠，却不知不觉沉沉睡着。前一秒看着用迷你音响听音乐的千叶，后一秒就失去意识。

「千叶先生，你睡得好吗？」我忽然想起没为他准备棉被及床垫。

「我没睡。」

「你一直醒着？」

「是啊。」千叶意兴阑珊地回答。「我一直在听这个。」他指向迷你音响。

「我连放了哪些专辑都记不得。」

「非常棒的音乐。」千叶的表情第一次岀现变化。

「你一直在听音乐？」

「你们有什么打算？天亮了，是不是就要出发？」千叶板着脸问，「假如不赶着岀 门，我能继续坐在这里听音乐吗？」

大概是想缓和我们的紧张与戒心，千叶才故意开玩笑。

瞥向时钟，现在是七点半。我望着美树，她缓缓点头，神色冰冷得仿佛不带体温。我 明白她在努力压抑情绪。

「我们要出门了。」我看着千叶。

「能不能让我跟你们一起行动？」准备妥当时，千叶突然问道。

「不行。」我摇摇头，「这是我们的私事。J

「我明白，但是......」

「感谢你带来关于饭店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自行处理就好。」

「可是 .....」千叶仍一副扑克脸，却不肯轻易放弃。我十分意外，因为从千叶身上， 完全感受不到纠缠我们的记者散发出的激昂热情。甚至，我怀疑他根本对整件事毫无兴 趣。他到底有何目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昨晚，千叶在客厅听音乐。我上完厕所岀来，发现美树等在门口。

「这个千叶真的是你的幼稚园同学吗？」她问。

「我也不知道。」我老实回答。虽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但幼稚园同学突然登门拜 访，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你说记得幼稚园同学的名字，是真的吗？」

「骗他的。」我摇摇头，幼稚园名册早就不晓得扔到哪里去了。

「我就知道。不过，这个千叶挺古怪的，又不像是记者。」

「是啊。J

「会不会是你的狂热书迷？」

「你见过这么冷淡的狂热书迷吗？我猜，他根本没读过我的小说。」

「我有同感。」

我们都怀疑千叶的身分。为何愿意继续跟他相处？我也说不岀个所以然。仔细想想， 光是让突然上门的陌生人留宿就是不合常理的决定。搞不好这个人是狡猾的记者，找借口 进入我家装窃听器。不然，就是把胡闹滋事当乐趣的危险人物，打算趁我们入睡之际对我 们不利。不论他的企图是什么，至少带来那男人藏身地点的消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带我同行比较好。不管你们有何计划，多个帮手总是好事。」千叶沉稳道。

「千叶先生，你不像坏人，但我们无法完全信任你。何况，将你卷入麻烦，我们会过 意不去。」

「我绝不是坏人。」千叶振振有词，尤其是「人」说得特别用力。

如同美树所说，这是我们的事，没必要拖别人下水。况且，没弄清千叶的来历与目 的，我们难以心安。我向千叶坦言，而他苦苦哀求「拜托你们」，但表情一点也没有苦苦 哀求的意思。

「老实讲......」

「老实讲？」

「我弟弟也是本城恶行的受害者。」

没料到，他最后竟采取正面突破的战术。

「不开这辆车吗？」走岀门口时，千叶望着停在院子的奥迪问道。那是两年前，透过 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介绍买下的。

「不，我们不开这辆车。」

我撑着雨伞，迅速钻出门外，四周不见一个记者。白白守一整天，八成放弃了。他们 大概认为再缠着我采访也没好处。

附近可能躲着警察，我有些担心。杀害女儿的男人获判无罪，受害者双亲不知会做岀 什么举动，警方或许早提防到这一点。为了避免遭判定『形迹可疑」，我竭力隐藏愤怒与 怨恨，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模样。

附近卖酒小店的老板经过，我们四目相交，他吃惊地握紧雨伞，匆忙移开视线。我晓 得他没恶意，并未感到不快。要是立场对调，我也会手足无措。没人知道该对承受丧女之 痛的夫妇说什么话，加上原本视为凶手的男人刚获判无罪，也难怪他没跟我打招呼。

「你口袋里放什么？」千叶忽然问我。我一时不明就里，往外套内袋一摸，才想起他 所指为何。我还没拿出来，千叶继续道：「是保湿喷雾罐吧？你喉咙不好？」

「不，这是防身喷雾，成分是辣椒之类的，效果相当不错。」

「你试过？」

「试过几次，眼泪鼻涕流满面，好一会儿动弹不得。」

「那真是可怕的经验。」美树笑道：「为了演练，实在吃足苦头。」

当时，那液体一喷出，我立刻大声惨叫，奔进浴室。连衣服都来不及脱，直接抓起莲 蓬头往脸上冲。即便冲了水，眼睛依然发疼，鼻炎症状也没有减缓的迹象，但我并不感到 痛苦。想到总有一天，那男人会尝到同样的滋味，我反而无比喜悦。

我拦下一辆计程车，与美树一起坐上后座，千叶也理所当然地挤进来。虽然有些拥 挤，但看见千叶冷漠、粗线条又厚脸皮的态度，竟发不出一点怒火。

「千叶先生，你不能辜负我们的信任啊。」美树故意加重语气，简直像在强施恩惠。

根据千叶的说词，他弟弟十几岁时，遭到本城崇欺凌，最后承受不住，自杀身亡。由 于没有遗书，警方和学校都不承认是校园霸凌，但千叶确信本城是始作俑者。为了向本城 报仇，千叶才暗中查探本城的行踪。当然，我和美树并未单纯到全盘接收。这一年来，我 们遇过太多不怀好意、居心叵测的人。不过，我们决定相信千叶。不，其实不是相不相信 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同行。有他在一旁，心情轻松不少。从昨天到今天，周遭仿佛 有风流动，不再像过去一样充塞着封闭感，显然得归功于千叶的出现。

何况，纵然千叶是大骗徒，也没什么大不了。一年前，我们的心早彻底碎裂，人生跌 落谷底。跟悲惨的往事相比，天大的灾难都微不足道。就像一条骨折的腿，即使有只蚊子 叮一口，也不会痛得呼天抢地。

「放心，你们大可信任我。」

「听到你这句话，我反倒不放心。」我坦言。

「别担心。」千叶又强调一次，忽然转头问司机：「能不能放点音乐？」

计程车通过两个大马路口后，我们都下了车。

「在这里换车。」我向千叶解释。

我撑开雨伞，通过斑马线走到对面。那里有座月租制的平面停车场。我步向停在最角 落的小箱形车，边说：「开奥迪太醒目，我们开这辆。」

「这是你们的车？」

「半年前买的。我租了个位置，一直将车子放在这里。不过，持有人不是我的名字。

「不然是谁的？」

「住在老家附近的家母朋友。他来参加家母的葬礼，我告诉他媒体逼得太紧，连买车 都有困难。他看我可怜，帮我这个忙。」

「你撒了谎？」

「千叶先生，你讨厌撒谎吗？」

「没想过喜不喜欢。不过，借用别人的名义买车，与其说是撒谎，更像是小戏法或小 过错。」

「什么意思？」

「从前有人这么形容。」

「尽量避免开自家的车子，比较不会引起注意。」

「目的呢？」千叶问。

「为了今天。 美树走到车旁，打开车门，里面空间颇宽。「千叶先生，上车吧。我 们现在就去饭店。

我坐上驾驶座，趁美树系安全带时，将饭店资讯输入导航系统。接着，我透过后照镜 观察后座。只见千叶左右张望，神情不带一丝感触或迷惘。不一会儿，他突然开口： 「放 点音乐吧。」

「车里没有音乐CDo J

「唔 .....」

「千叶先生，你好像不听音乐就会死？」美树调侃道。

「没有这种死因。」千叶一脸认真，我只能苦笑。

「既然如此，就放这张吧。」千叶戴黑手套的手突然伸到驾驶座旁。我转头一瞧，他 手里抓着数张CD。『我早料到会有这种状况，从你家客厅带了几张岀来。」

我没为千叶擅自带岀家里的CD动怒，只是对他如此执著于音乐大感错愕。坐在副驾驶 座的美树接过CD,我发动车子。

我踩着油门，开了一会儿车子。突然间，伴随一阵轻快的旋律，响起高亢的假音歌 声，吓得我差点跳起。

原来是音响播起CD。欢乐的嘟哇音乐(doo-wop),配上高昂的男假音歌声，仿佛能 撕裂空气。那歌词唱着FSherrybaby ..... J ,是四季合唱团(The Four Seasons)的成名 曲〈雪莉〉。

刚开始，我只觉得脑袋一片空白。这首歌的氛围太过阳光，与怀抱阴暗思绪与紧张感 的我们有天壤之别。我望向后照镜，千叶脸上没流露一丝笑意，只是陶醉地享受音乐，眺 望窗外景色。

「千叶先生，你喜欢这首歌？」我问道。客厅柜子上的迷你音响旁，确实放有这张 CDo不过，千叶会选择这张，想必有他的理由。

「不，我只是随手挑了几张。」

「只要是音乐都好？」美树取笑道。

旋律不断钻入我的脑海。

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能松懈心防。

但这旋律依然撼动我的记忆，撬开深锁的箱子。不，与其说是箱子，更像一座深邃阴 森的洞窟。眨眼间，洞门开启，无数回忆倾泻而出。

菜摘还是婴儿时，晚上总不睡觉，扯着喉咙放声大哭。我和美树只得轮流抱起她，唱 〈雪莉〉给她听。我们期盼她早点入睡的心情，与法兰基•维里那强而有力的男高音交融， 听起来简直是哀嚎，好似叫喊着「拜托快睡吧」。

菜摘上小学后，我偶尔会在客厅放这张CD,告诉她：「你还是婴儿时，我们常常唱这 首歌给你听。」菜摘总是装出小大人的模样，回答：「那么久以前的事，我哪会记得。」 接着，她会露出笑容说：「好可爱的歌。」

歌声在车内回荡，与菜摘的回忆融为一体。

我望向美树的侧脸，发现她泪流满面。我有些惊讶，最近我们几乎忘了哭泣的感觉。 为情绪穿戴铠甲，为思绪筑起高墙，把愤怒与悲伤当成身外之物，强迫自己相信情感早己 枯竭。

「眼泪 .....」美树察觉我的视线，不禁发出惊呼。「我知道，一定是这首歌的关系。 有没有手帕？」我希望美树拭去脸上的泪水，没想到美树从提包掏出手帕，往我的脸颊 擦，我吃了一惊。

原来我也在流泪。察觉的瞬间，更是泪如雨下，滑过脸颊，濡湿脖颈。

从小辛苦拉拔长大的菜摘，现下己不在人世，我心如刀割。女儿永远只能孤独地待在 黑暗中，默默承受死亡，甚至无法向我们求助。一想到此，我忍不住无声呐喊。明明没震 动喉咙，惊天动地的咆哮却吞没所有声响。

「不要紧吧？边哭边开车相当危险。」千叶的话声忽然在我耳畔响起。原来他凑过 来，一张脸离我极近。他瞧瞧我，又瞧瞧美树，仿佛在观察有趣的事物。「你们怎么哭 啦？这么讨厌听音乐吗？」

「不是的。」我颤声勉强回道：「只是听到这首歌，想起一些往事。」

「流泪的双眼没办法看清路，最好先停车，等流完泪再继续开。」千叶例行公事般建 议道。我不禁莞尔，想到过去充满悲伤与绝望的一年，心头一惊。「如果眼泪一直不停， 又该如何是好？」

刚失去女儿不久，我与美树确实经历过一段以泪洗面的日子，只能努力想些其他事 情，勉强让日常生活重新运转。我们不断玩着数字游戏，投注全部精神，将情感压抑在心 底。若是漫无目标地等心情恢复平静，恐怕永远没有恢复正常作息的一天。

「原来如此，跟下雨一样。不管等多久，也等不到晴天。非得雨停才出门，恐怕哪里 都没办法去。」千叶说。

「我们不能特意停车等眼泪止住。J

「不过，边哭边开车很危险。虽然死不了，还是可能会发生事故。」

「你怎么知道死不了？」

「因为有我在。」

千叶的语气信心十足，我不禁笑道：「那我就放心了。」

「千叶先生，你有消灾解厄的能力？像护身符或祈愿牌一样？」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 转头高声问道。

「这个嘛 .....目前我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

「什么话？」

「山野边，你总有一天会死。」

听起来真是骇人，我一阵心惊胆跳。然而，仔细想想，这句话并非新学说或大发现。 我总有一天会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可说是人类世界的第一法则。

不过，我想起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父亲每天往返于住家与公司，几乎所有时间都耗 费在公事上。虽然鲜少陪伴家人，但他努力工作赚取我们的生活费，母亲也不好多说。我 相信母亲一定对父亲怀有不满，只是，她或许早习惯父亲不在的日子。即使如此，母亲有 时还是会抱怨「这种事应该由父亲教」，例如运动会前的心态调适、和朋友相处的技巧等 等，大概是认为父亲的经验较丰富，能给予更有效的意见或教诲。实际上，这也是我非常 不满的一点。双亲比孩子早出生，就像早一步体验名为「人生」的电玩游戏，不是该告诉 孩子「这么做才能过关」或「这样才能得高分」吗？

每逢放假，父亲总是独自一人四处旅行。在我的眼中，父亲只有「自由」的印象。因 此，察觉父亲瞒着母亲与其他女人交往，我十分震惊。那时我的青春期己过，刚搬出去 住，母亲找我商量，于是我委托朋友介绍的征信社进行调查。之后，我拿到数张父亲外遇 的证据照片，却没告诉母亲真相。尽管惊讶，我并未对父亲彻底绝望，反倒有些敬佩。这 不是讽刺，他的一生大半奉献给公司，居然挤得岀时间与女人交往。

后来，父亲检查出癌症，不得不住院。到医院探病时，我问了一句：「你这一生想做 什么就做什么，一定活得很快乐吧？」听着像在嘲讽，但我纯粹是好奇父亲会怎么回答。

「我只是怕死而己。」父亲命在旦夕，说岀「怕死」这种话也是理所当然。奇怪的 是，他的神情仿佛在倾诉一件往事，而且带着几分惭愧。

「千叶先生，我当然晓得，万物都有死亡的一天。」

「哦，你知道？」千叶像是听到难以置信的回答。「真正明白自己终将会死的人，其 实不多。」

「不难理解。」我不假思索地应道：「「我们总是在想办法挡住自身的视线，才能安 心朝着悬崖迈进。』」

「什么意思？」

「这是帕斯卡（注：Blaise Pascal （一六二三-一六六二），法国神学家、哲学家、 数学家、物理学家。其理论对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等领域皆有杰出贡献。）的名言， 收录在《思想录》。意思是，人类要是认真思考死亡，精神根本无法负荷。」

「那句『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就是帕斯卡说的吗？」美树问。

「没错，他是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宗教家 .....头衔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三 十九岁就离世了。」

「人类终会死亡。」千叶淡淡重复一遍。这句重要却陈腐的话，他说得洋洋得意，我 不禁有些不快。真不晓得他是如何看待我女儿的死亡。

F『人类没有排除死亡、不幸与无知的能力。为了幸福的生活，只好学会遗忘。」」 我也回以帕斯卡的名言，但并非刻意与千叶对抗，只是一时兴起。「要获得幸福，就不能 思索何谓死亡。」

「真是一针见血。」千叶难得露岀佩服的神情。

「世上所有一针见血的名言，搞不好都是出自帕斯卡之口。」美树擦拭眼角，颤声 道。

「不晓得是谁的名言，推给帕斯卡的《思想录》多半不会有错。」我说。

美树一听，笑意更浓。

「如何？眼泪停了吗？」千叶一问，我往脸颊一抹。「还有一点，不过不要紧。」

「应该替眼睛装个雨刷。」千叶说得煞有其事。我和美树不由得面面相觑。多亏千叶 种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发言，我们才没陷入阴郁的悲伤情绪中。

「听说，婴儿想睡时也会哭泣。那只是在传达想睡的心情。」

「想睡就睡，何必哭泣？」

「是啊。」我深深点头，美树也不禁微笑。「这是所有父母的心声。想睡就睡，何必 给父母添麻烦？」

脑海浮现菜摘幼时因无法入眠而哭泣的模样，我拼命压抑激动的情绪。

好想在眼睛上装雨刷。

呼唤「雪利」的歌声回响在车内，我愣愣听着可爱的男假音。

抵达饭店后，我将车子开下一条平缓的斜坡，进入地下停车场。「我们来用餐。」我 这么告诉穿制服的服务生，他丝亳没有起疑，立刻引导我们停车。当然，他没对我们进行 搜身。我们登上楼梯，来到大厅。此时还不到中午，柜台前站着不少等待办退房手续的客 人。

「你没再流泪了。」千叶注视着我，一脸正经。

看不出一点心虚。

此时，女人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装傻到底，第二是向我们摊牌。她选择后者。「我偶 然看到山野边先生，不由自主地跟上来，算是职业病吧。」接着，她低头鞠躬，报上所属 杂志社名。见她想取出名片，我抢先开口： 「不必了。」

遇到这种只把我当釆访对象的记者，虽早己习惯，仍感到腹部仿佛压着一块重石，全 身血液沸腾。他们成天追着新闻人物跑，或许不当一回事，站在被追逐者的立场，却是痛 苦得有如脑神经遭践踏。此刻，我的心情就像遇上猎人的动物。没有一头成为狩猎目标的 动物，会想得到猎人的名片。

「只是偶然待在这间饭店，你怎么会认得我？」

「山野边先生是有名的作家，经常岀现在电视节目上。」

「我可是大众脸。你该不会早就知道我会出现吧？」

女记者没回答，反问：「山野边先生，您来做什么？」

「你只负责提问，不负责回答？」美树的口吻冰冷，甚至感受不到愤怒与讥讽。

「我们是来赴约。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要我们到这间饭店。」我并非临时胡诺，而 是预先打好底稿。当初在构思如何制造与本城崇面对面的机会时，我们早就想到可能会遭 人质问来意。

「打电话给你们的是谁？」

「我不清楚。」

「你们岀现在这里，只因为接到一通电话？」

「我们厚着脸皮来此，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没那个意思......」

「电话里的人叫我们到三五。五房，你知道谁在等我们吗？」我反问，就算她认为我 在装傻也无所谓。我冷静观察内心的情绪起伏，告诉自己「不要紧」。

「几位来到这里，却连房内有谁都不清楚？」女记者语带责备。

人类是一种重视沟通的动物，一般都会有「听到问题要回答」的先入为主观念。但这 一年来，我学会一件事。那就是遇上「有何看法」或「心情如何」之类模糊暧昧的问题， 没必要勉强挤出答案。

「我不会打扰你的工作，也不会让你限制我们的行动。大家各自努力吧。」我特别注 意自己的语气，避免听起来像是豁出一切。

「咦？」

电梯抵达二十一楼，电梯门缓缓开启。这是女记者进电梯时按的楼层。我压着「开」 钮，等待女记者的回应。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面朝前方站着。女记者好一会儿没动 静。

「你不出去吗？」千叶问。

「恕我直言，建议你们不要上去。」女记者拖着行李箱朝我们鞠躬。

我凝视着她，不明白她为何冒出这句话。片刻之后，我恍然大悟。此时，女记者多半 抱持着罪恶感。基于职责，她必须伺机采访我，却相当厌恶强迫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接受 采访。她左右为难，陷入矛盾的窘境。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冷静想想，过去一年追着我们跑的新闻记者中，半数都是这种 人。

「不要上去？你指的是上去哪里？」

「那个人的房间。他正在接受敝社的采访。」

「他还没走？」我问，美树也脱口道：「采访还没结束？」

女记者点点头，又摇摇头，同时给出肯定与否定的答案。

「还没走，主管跟他在一起。采访大概得花几天的时间。」女记者哀伤地皱起眉， 「山野边先生，他们在等您出现。」

「等我岀现？」

「详情我也不清楚，只晓得主管算准您会来饭店。我猜是那个人安排好的计谋。」

「那个人？」

「呃，本城 .....」女记者应道。她没在本城的姓氏后面加上「先生」，或许是想讨好 我们，也或许是鄙视本城的为人。要不然，就是认为本城接受采访，就算是自己人，按照 社会习俗，跟外人说话时不能对自己人使用敬称。

「那个人在等我们？他料到我们会来？」

「似乎是 .....」女记者点头。

「他故意放出自己躲在这间饭店的消息？」

「细节我不知道 .....」

我凝视着女记者。「可是，他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 .....」女记者吞吞吐吐，「只要山野边先生闯进房间 .....」

「原来如此，我憧了，他想制造话题。」

由于太过愤怒与悲伤，作家发狂冲进获判无罪的嫌犯住处。消息一传开，肯定会激发 世人的好奇心，引起社会关注。他们不但刻意安排冲突场面，搞不好连新闻标题也想了好 几个备案。

「全是那个人提议的？」我问。

女记者没回答，反而是千叶开口： 「山野边，这样本城有什么好处？审判好不容易结 束，终于获得解脱，何必在隔天故意引你上门？」

「千叶先生，他想必乐在其中。」一个没有良心的男人，会将在控制游戏中获胜当成 人生目标。眼前是最典型的例子。

「再见。」我作势送女记者到走廊。

「我诚心建议你们不要进去。」女记者打心底感到担忧。大概是看出我不可能退缩， 于是改口： 「就算进到房间，也千万不要动粗。」

「我不会动粗的。」我回答。

「就算没那种念头，还是可能一时激动 .....」女记者逐渐变得饶舌。

「不用担心。」美树淡淡出声，沉着的口吻中流露一股自信。

「法院己判他无罪 .....」女记者开始为本城讲话，像在绞尽脑汁阻止争端扩大的教 师。

「我们非去不可。」我不是在逞强，纯粹是阐述事实。

女记者一脸无奈，乖乖退出电梯。我无法判断她接下来会采取何种行动。或许是回到 一楼待命，或许是打电话给在本城房里的主管。

电梯抵达三十五楼，我们来到三五。五房前。我轻轻吸口气，抚摸口袋里的智慧型手 机。美树跟在我身后，千叶则站在我旁边。

「现在该怎么办？原以为能岀奇制胜，但看来对方早就在等我们，要得手恐怕不容 易。」美树开口。

「你们到底打算做什么？」

「千叶先生，你可别惊讶，我们打算强行带走那男人。」一切如同我们的复仇计划。 虽然本城没按预期回公寓，但变动的部分，只是将下手的地点换成这间饭店。接下来的行 动，完全能照事先排练好的步骤进行。

「原来如此。」

「你不惊讶？」

「不惊讶。」千叶顿一下，接着道：「我也恨透本城，这正合我意。不过，你们要怎 么带他走？」

「我们没料到他身旁会有杂志社的人，只能先下手为强。」我坦言。「既然对方早知 我们来到饭店，撤退也无济于事。何况，要是本城躲得不见踪影，想逮他可就麻烦得多， 不如现在硬着头皮动手。」

我望向美树，她点点头。我们无路可退。

我按下房间的呼叫钮。

心脏剧烈跳动。我试着调整呼吸，不断安抚自己，提醒自己镇定下来。我默默等待脑 海中的风浪恢复平静。绝不能因为焦躁与性急，白白浪费这一年来承受的痛苦。保持冷 静，是最基本的条件。

房门打开，一名记者开口： 「请问是哪位？」从话声听得出，对方早就知道我的身 分。

「啊，山野边先生？」记者展颜欢笑。那是一种包含惊讶与成就感的喜悦。在看似慌 张的表情底下，隐隐流露岀演员般的冷静意识。他头发斑白、戴眼镜，嘴边满是胡殖，温 和沉着中，透着一股身经百战的狡稔，一看就知道是个猎人，狩猎手法高明的猎人。我不 禁心生怒火。这种人肯定会把「自己的功劳」，建立在过往种种案件及当事人的痛苦上， 并把自己撰写的报导当成勋章向世人炫耀。

「咦，山野边先生？」房间深处传来话声。

是那男人。

霎时，我感觉脑袋仿佛遭一股巨大力量捏碎，忍不住想冲进房里。我相当清楚，自己 的双眼一定充满血丝。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恢复理性，全多亏晚一步进来的千叶。他一派悠哉地询问： 「你们安排了摄影机？放在哪里？如果要摄影，是不是该到明亮点的地方？」说着，他便 走向房内。

「等等，你是谁？」记者似乎没想到会多一个人，急忙追上千叶。我和美树也跟着走 进去。

这间客房相当宽敞，有一套沙发桌椅，墙边摆着薄型电视。环顾四周，没看见床，或 许另有寝室。窗帘没拉上，眼前便是高楼层的壮观景色。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男人从沙发站起，掩嘴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个身材高跳、四 肢修长且五官端正的年轻人，正是本城崇。「别乱来，你想干什么？」他朝着千叶惊呼， 显然是在演戏。

我不敢回头确认美树的状况。假如她失去冷静，我也会受到影响，变得惊惶失措。我 竭力维持镇定，压抑情绪起伏，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城崇。

跟昨天在法院看到他时完全不同，一股炽烈的怒火在我胸口燃烧，就像一锅煮得滚烫 的热油，找不到方法降低温度。我试着移开视线，望向旁边的记者。那记者穿宽领衬衫， 罩着外套，打扮休闲。原以为他应该会拿着录音笔，仔细一瞧，他两手空空。转头望向桌 子，发现桌上搁着一台小型摄影机，我登时气血上冲，胸口的热油再度沸腾。摄影机与麦 克风，象征采访者的高高在上与无所不能，其拥有的强制力，几乎可与暴力画上等号，多 么令人发指。一看到麦克风，受访者旋即会感受到「必须说话」的压力。一遭摄影镜头捕 捉，受访者往往会吓得不敢轻举妄动。然而，采访者却永远躲在安全的角落，像是持枪的 猎人，摆出好整以暇的态度。他们总待在没有危险的地方，重复观察及捉弄人心的行径。

他们早设定好摄影机，等候我们到来。将来公开影像时，便能这么自圆其说：「使用 摄影机是为了独家专访本城先生，没想到凑巧拍下山野边夫妇闯入的过程。」

他们不会承认这是陷阱，会说是我擅自硬闯，幸好恶行全遭摄影机拍下。不仅如此， 他们想必会得意洋洋地公开影像。

他们深知如何立于不败之地，正面冲突不会有胜算。为了学会这个教训，我们不晓得 耗费多少时日。

「啊，这里有台摄影机。」

我望向声源处，只见千叶站在桌旁，拿起摄影机。

「喂，你干嘛！」记者指着千叶大喊。

「不能碰吗？」千叶关掉摄影机电源，摆回桌上。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

「你是律师吗？」本城问。

我一愣，不明白本城的意思，旋即恍悟他指的是千叶。他看千叶跟随在我们身旁，毫 不畏惧、昂首阔步地踏进房里，难免会起疑。我们与千叶的关系，本城肯定非常在意。仔 细想想，本城的推测确实合理。我不清楚律师是否常与客户一起行动，但毕竟不无可能。 当然，千叶不是律师。

或许我应该告诉本城：「千叶先生的弟弟不堪你的欺辱自杀身亡。他对你心怀怨恨， 所以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见你。」不过，我很清楚本城不会感到丝亳愧疚，何况我也不太相 信千叶真的是要替弟弟报仇。

「律师？」千叶有些困惑。

「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记者要求。

「这次没有。」

「这次？」

「曾经有过。当初还是用毛笔写的。」

「毛笔？」

「拿毛笔写在和纸（注：日本以传统工法制成的纸张，纸质较轻薄柔嫩，多用来作昼 或写书法。）上。可是，往昔的名片并非见面时交给对方，而是在登门拜访时，若不巧对 方不在，才请家人转交。」

「和纸？你在说哪个时代的事情？」记者粗声粗气地应道，显然心中的疑惑转化为愤 怒。我不禁想调侃对方，会慌张、动怒表示道行不够深，就跟去年我们夫妇一样。悲伤、 愤懑及困惑，导致情绪完全失控。我非常清楚，一旦陷入这种状况，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恕我失礼，为何你在室内戴手套？」本城崇若无其事地问。我原本不明白他 怎会在这种小地方钻牛角尖，转念一想，他或许是担心千叶打算使用暴力，才戴手套以免 留下指纹。本城实在机灵，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不禁感到佩服。

「手套最好别脱。」千叶望着双手。他没正面回答本城崇，记者立刻紧咬不放：

r『最好别脱』是什么意思？手套里是不是暗藏玄机？」

对拒绝发言或说话吞吞吐吐的人穷追猛打，是记者的拿手好戏。他们总是打着「你有 义务解释清楚」的口号，但我不由得怀疑，究竟谁有这种义务？而记者有什么权利提出这 种要求？

「请脱掉手套。」记者厉声道。

谁都有不想说、不想表达、不想被他人知道的一面。我实在无法理解，硬将这些事物 摊在阳光下，到底有何意义？如果千叶是戴手套遮掩巨大的烫伤痕迹，记者会有何反应？ 「强迫你取下手套，非常抱歉。」要是他诚心道歉，或许还算有救；「既然是这么回事， 你怎么不早讲？」要是他推卸责任，就无可救药了。这意味着他永远站在攻击的立场，不 允许对方反驳或反击。即使犯错，也会将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当初他们怀疑我们夫妇是凶 手时，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他们先是强迫我解释，接着又指责我的说法不合理，甚至认定 我是凶手。等确认我不是凶手，他们却改口： 「既然是清白的，干嘛不一开始就讲清楚。 J连菜摘死于具有麻痹效果的生物破毒素一事，也成为他们推托的借口。「山野边先生， 你在作品里提到相同的毒药，怀疑你是合情合理。」就像这样，他们说得仿佛一切都是我 的错。

「脱掉手套！」

「既然叫我脱，我只好脱下，但你可别后悔。」千叶轻描淡写地回应，耸耸肩，缓缓 脱下黑手套。

我仔细观察千叶的手掌，没发现任何异状，跟一般成年男子并无不同。千叶将手套塞 进后裤袋，举起双手，露出「这下你满意了吧」的表情。

记者松口气，嘴里咕哝几句，忽然朝千叶伸岀手，示意：「请退到一旁。」

「别碰！」房内响起尖锐的叫声。我第一次听千叶发出如此高亢的声音。

记者拽住千叶的右手。下一秒，他神情呆滞，浑身僵硬，微微摇晃着瘫倒在地毯上。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美树也一样，错愕得猛眨眼。

半晌后，千叶开口： 「抱歉，都是静电惹的祸。」

原来是静电。我刚这么想，旋即察觉不对劲，从未听过静电会电晕人。美树慌忙走上 前，蹲下触摸记者的身体，回报：「还有呼吸。」

「当然，他不会死得这么快。」千叶一脸若无其事，「不过，总有一天会停止呼吸。

「千叶先生，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些担心记者会直接断气。此刻，我脑海浮现

「箭毒」这个字眼。那是一种莘取自植物的毒素，具有麻痹的效果，严重时会导致肺机能 中止。千叶该不会在手里暗蔵毒针？

「当然，每个人迟早都得死。」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不然呢？」

「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该叫救护车？」美树问。

我点点头，刚要取出手机，千叶却泰然自若地阻止：「他只是被静电电晕。」

「可是......」

「等等就醒了。」

如今回想，我应该更谨慎处理这件事。当时根本没想太多，本城的口吻沉稳谦虚，甚 至流露几分安抚之意，我几乎要怀疑警方误把他当成嫌犯。

「看完邮件请跟我联络。」语毕，本城便挂断电话。

于是，我和美树打开电脑收信。邮件如雪片般涌来，堆积在收件夹内。最新的那封邮 件，寄件者正是本城。打开后，我读起内文：「经过我私下调查，找到可能有助于破案的 影像。或许有些模糊，请仔细看清楚。」

我播放邮件夹带的影片档。从邮件内容来看，本城似乎只是想提供情报，因此我没想 太多。其实，这也是那男人的诡计。他先卸下我们的心防，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给予 致命一击。

我无法正确回想起那影片的细节。一幕幕烙印在脑海的画面，早被如烈火般的激动情 绪烤得焦黑不清。

我只记得，一开始画面中出现注射针筒。针头插入菜摘的手臂，她怕得直发抖。「打 针是要预防感冒，别乱动。」本城这么欺哄，菜摘信以为真，一动也不敢动，咬牙忍耐着 露出「我很乖、我很听话」的自信表情。菜摘的乖巧，反倒加深我的不舍与哀恸。每每想 到这点，我全身便犹如遭受烈火焚烧般痛苦。

「好棒，你是乖孩子。」本城嘴里不断称赞。菜摘深信不疑，一直拼命强忍。

不一会儿，菜摘完全停止动作。接着，本城掐住菜摘的脖子。我不断告诉自己，菜摘 早就断气，本城只是做做样子，不愿相信亲眼目睹菜摘死亡的瞬间。真相到底如何，我并 不清楚。画面没有丝毫摇晃，显然摄影机是固定的。

画面角落有个白色大旅行袋。或许本城就是把菜摘装在里头，带到这个地方。一思及 此，我感觉脑神经无声无息地全部断裂。

体内仿佛有座帮浦，在菜摘死后停止运转，却在看过影片后突然剧烈转动，最后失去 控制爆炸。眼前一片血红，胸口像有把火在燃烧。倏然间，帮浦再度静止。我没有多余的 心力照顾美树的状况。过一会儿，我才望向美树。她跟我一样愣愣站着，嘴唇不断颤抖， 面无血色。半晌，她坐倒在地。

此时，手机再度收到来电。「如何？看完了吗？」本城的话声沉稳，我不禁怀疑刚刚 的影像是一场误会。

「这到底怎么回事？」身旁的美树大叫。这是菜摘离世后，她第一次发出如此高亢而 悲怆的哀号。那声音异常刺耳，仿佛足以贯穿天花板。

「我打算自首。」本城的语气相当认真。「这影片是重要证据，请妥善保存，千万不 要删除。我建议重播一次，确认没问题后，转存在电脑里。」

我丝毫没有起疑。当时，我们夫妇对「二十五分之一」的异常人种全无概念，被他轻 而易举地玩弄在掌心。在他的控制游戏里，我们是弱得亳无挑战性的对手。

我很快重播附加影片档，打算确认能正常播放后，便立刻按下停止键。然而，电脑的 反应跟刚刚截然不同，并未岀现画面。我有些狐疑，又按几下滑鼠，情况却愈来愈诡异。 有一段期间，我非常后悔当时没立即关闭电源。现下我明白，就算立即关闭电源，结果也 不会有任何改变。本城约莫是在影片档里置入执行程式。第一次启动会正常播放，第二次 启动却会删除电脑里所有相关档案，搞不好根本是伪装成影片档的程式执行档。平常我对 这种事相当谨慎，绝不会轻易开启电子邮件的附加档案，但那时我失去平常心，难以冷静 思考。

我察觉中计，忍不住发岀惊呼。一切为时己晚，刚刚的影片档从电脑里消失，连电子 邮件的收信纪录也没留下任何痕迹。

一开始，我无法理解本城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在本城遭逮捕后，我透过警察辗转得 知他的态度与言行，终于明白他的目的。

他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带给我们痛苦。

逼得我们在这场人生游戏中举手投降。

他想用之前提过的「荒唐无稽的悲剧」击垮我们。这样能够为他带来快乐，不，或许 他根本不明白何谓快乐。在他眼中，这跟下将棋、下围棋没什么不同。

本城刻意告诉我们，他就是凶手。他给我们证据，诱引我们亲眼目睹女儿的绝望模 样。接着，他设计我亲手删除证据。

他希望借由一次又一次的悔恨，逼得我厌恶自己，最后变得一蹶不振。

而他则故意落入警网，躲在我无法接近的地方。

我们束手无策，只能默默承受无处宣泄的怒火，及令人发狂的焦躁。这就是他的期 望。

我不曾尝试复原遭删除的影片档。凭本城的能耐，将资料清除得一干二净并不难。何 况，使用免费的软体工具，也能精准覆盖硬碟上的特定磁区。焦急尝试各种修复手法，对 手只会更洋洋得意。因此，我选择走向另一条道路。

证据不再重要。

我不再指望外力能制裁本城。

如今，本城就在眼前，说着：「我获判无罪。既然没有新证据，就算上诉也没用。」

「我不需要证据。」我竭力压抑情感，表现得沉着冷静。「容我先向你道贺，恭喜你 无罪开释。」

本城的表情没有太大改变，细微的变化却逃不过我的眼睛。那就像干涸的地面出现几 条裂缝。

当然，我并未满足。「你能获判无罪，我们夫妇真的打心底感到欣慰。」

本城变得相当谨慎，不再开口。他凝视着我，似乎想看穿我的企图。

「你获判无罪，是因审判过程中发生两件事。」我感觉自己的话声有些颤抖。「第 一，一个足不出户的男子为你出庭作证，提供证据画面。他架设的摄影机拍到你与菜摘走 在一起，证明你遭菜摘抓伤一事与案情无关。」

「只能说我很幸运。」本城微微摊开双手。

「没错，你很幸运。」我明白这不是单纯的幸运，但没与他争辩。「第二，证人老奶 奶突然丧失自信，更改证词。」

「山野边先生，难不成你想去找那个关在房里拍摄窗外景象的男子以及老奶奶理论？ 你想责备他们黑白不分，帮助我获判无罪？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但你不能乱诬赖人。另 外，我诚心希望你放过老奶奶。她年纪大，记性不好也是正常。山野边先生，你的处女作 不也是以此为题材吗？借由比较风景画家的作品与回忆中风景的差异，表现年老带给人的 悲伤与重要性......」

「不，老奶奶的记性非常好，她没搞错任何事情。」我以劈柴般的强硬气势打断本城 的话。

本城再度凝视着我。

「听好，你这家伙和菜摘走在河边的那一幕，老奶奶看得一清二楚。」我尽力维持冷 静，话声仍微微发颤。毕竟这一年来，我想像过这个场面无数次，此刻化为现实，不紧张 也难。但我拼命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必须沉住气。实际上，我的口气与平常完全不同。以 前我不曾称呼某人为「你这家伙」，我晓得自己在做极不拿手的事情。「老奶奶的记忆并 未出错，她却在法庭上翻供，你知道原因吗？」

「为什么？」

我望向美树，希望由她发岀第一波攻击。她立即明白我眼神代表的意义，开口：

「是我们拜托她的。」

本城没岀声，脸孔益发僵硬。我没有任何成就感，但至少攻势发挥了效果。就像以又 尖又细的长矛，穿透坚硬铠甲缝隙刺入对方躯体。

「什么意思？」

「你不憧吗？老奶奶翻供，是受到我们恳求。」

「为何要做这种事？」

「你指的是我们，还是老奶奶？若是老奶奶，我想是基于同情吧。没错，按社会的规 矩，老奶奶在法庭上必须说真话，我们不能向证人提出那种要求。但是......」

「但是我们不打算遵守规矩。」美树接过话。

「意思是，老奶奶做伪证？」本城的语气，仿佛在威胁「老奶奶将会遭受处罚」。

「不，搞不好她真的记不清楚，替她找个合理的借口一点也不难。我们在此对你说的 话，只是情绪激动的受害者家属在胡言乱语。总之，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我目 不转晴地看着本城。「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你无罪开释。」

「不是判有罪，而是判无罪。」美树继续道。

「很好，看来山野边夫妇也晓得我是清白的。」本城改变语气，露出淡淡笑容。不 过，那只是为了稳住气势，故作镇定。

本城不可能清白。足以证明他犯罪的证据，还是他本人提供的。那影片档里的可怕画 面骤然浮现，我急忙抹除，熄灭心头所有灯火。

「既然如此，你们到底打算做什么？」本城很快恢复冷静。我旋即从外套内袋取岀防 身喷雾，背后的美树也准备就绪。

我们分配好工作。我以防身喷雾袭击本城，令他动弹不得，美树立刻冲过去用电击棒 电晕他。我们在家里演练过无数次，能够配合得天衣无缝。

原想选择更温和的方式带走本城，例如老电影常用的手法，以三氯甲烷之类的药物捂 住他的口鼻，令他失去意识，或强迫他喝下安眠药。之后我才晓得，三氯甲烷根本不足以 弄昏人。至于安眠药，如何让不信任我们的本城喝下，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此外，我考虑过设法弄一把手枪或猎枪。尝试几次后，我决定放弃。不论我从任何管 道买枪，消息难保不会外泄。就算真的拿到枪，我仍担心会在开枪时铸下大错。所谓的 「铸下大错」，并非没打中本城，而是不慎打中要害，导致他提早丧命。若是发生这种失 误，我肯定会懊悔得捶胸顿足。

本城不能死得这么简单。

扣下扳机，在本城尚未搞清状况前夺走他的性命，实在难消我们心头之恨。

我比较各种品牌，挑选体积最小、效果最强、喷射范围最广的防身喷雾。我们需要的 不是针对小范围进行集中攻击的类型，使用防身喷雾的主要目的，是箝制对手的行动。

喷射的技巧，我在自家练习过无数次。至于美树，则是将使用电击棒的技巧练得滚瓜 烂熟。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如今，本城就在我眼前。我挡在本城的正前方，美树自我身后缓缓靠近本城。

我没料到发动攻击的地点会是饭店房间，也没料到本城身边有个周刊杂志记者。除此 之外，一切都在掌控中。

我举起右手的防身喷雾，将手指放在喷嘴上。

准备按下的瞬间，身旁忽然响起一声：「啊，找到音乐了！」脑袋来不及思考，视线 已往声源处移动。于是，我露出破绽。

本城采取了行动。

美树大喊我的名字，像在尖叫，又像斥责。听到呼唤，我立刻回神，但一转头，本城 已奔至客房内的小走廊。我的脑袋乱成一团，眼前的景象变得模模糊糊。没想到，我居然 会让那男人逃脱，焦躁感如暴风般席卷我的思绪。双腿酸软无力，我仍咬紧牙关，踉跄追 上，举起防身喷雾，按下喷嘴。

「别喷！」美树发出惊呼。

当我察觉不妥，一切为时己晚。狭窄的走廊弥漫着一层薄雾，阻挡我们的去路。

我退回原位，面对美树，想向她道歉。明明是绝佳的机会，却因我搞砸。为了今天， 我们不知练习过多少次，却全部变成徒劳。「我失手了，对不起。」我该鞠躬道歉，但一 回神，竟坐在地上发愣。承认疏失、低头道歉，对我们毫无意义。就在这一刻，我们失去 一切。菜摘离世后，向本城复仇的念头成为我们心中残存的火苗。而如烛火般微弱的希望 之光，也熄灭殆尽。看着美树手中的电击棒，我有股冲动想将那玩意抵在脸上，任凭电流 撕裂肉体，在剧痛中将脑袋炸得血肉模糊。

或许是察觉我的想法，美树迅速移开电击棒。我跟着抬起视线。

「站起来。」美树目光凌厉，勉强维持冷静，握着电击棒的手却抖个不停。本城逃走 了。我们一时无法接受，甚至不敢说破这个事实。

「本城逃走了。」千叶忽然开口。我猛然想起，刚刚会失手全是他在旁边搅局的缘 故。我顿时怒火中烧，来不及细想，便举起防身喷雾，对着他按下喷嘴。伴随气压喷射 声，液体在空气中扩散。

「啊！」我察觉不妙，发出惊呼。身旁的美树大喊「住手」，但为时己晚，千叶脸上

沾满液体。虽不到浑身湿透的程度，可是距离非常近，差不多就是『以防身喷雾洗脸」。

美树急忙取来桌上的毛巾，嘴里喊着「得赶快洗掉才行」。只是，浴室在小走廊另一 头，廊上残留大量液体，于是我提议：「用毛巾捂住脸就能过去。」

我们慌得像无头苍蝇，千叶依旧老神在在。他接过毛巾，随便抹两下说：「我没事。

J

「怎么可能没事，这效果很强。」

「啊，你这么一提，效果确实挺强，痛死我了。」千叶忽然掩面道。看起来像是配合 我们演戏，其实他根本不要紧。不一会儿，他突然拿起桌上的小型机器问：「这是用来听 音乐的吧？」

「千叶先生，现在不是讲这些的时候！」我勃然大怒。在这节骨眼，他的心思竟然放 在随身听上。「那家伙逃走啦！」

「是啊。」千叶放下随身听，装模作样地步向小走廊。看他的模样，防身喷雾似乎真 的没造成太大伤害。

「喷雾还没完全散掉。」美树提出警告。但千叶毫不在意，大步穿过走廊后折返，回 报：「大概没问题了，拿衣服稍微盖住脸就能出去。」

昏厥的记者仍未苏醒，一探鼻息，确实还有呼吸。我与美树默默交换眼神，快步离开 客房。

来到饭店外，本城当然早就消失踪影。或许是下着毛毛细雨，大门外并排好几辆计程 车。迎接宾客的服务生彬彬有礼，动作俐落敏捷，令人不禁佩服赞叹。看见他们干练的举 止，我内心一阵刺痛。对比他们的流畅迅速，我的表现实在笨拙得可笑。

「千叶先生，你一定要把他找岀来。」美树的语气近乎责备。见千叶悠哉站着，一副 亳无愧疚的样子，她想必颇为不满。

「这个嘛……」千叶环顾四周，走到一名皮肤光滑的服务生面前，询问：「有没有看 见一个男人逃走？」

「逃走的男人？没看见。」服务生的神色有些僵硬。接着，千叶接又认真地问：「那 没有逃走的男人呢？」服务生听不明白，思索片刻才回道：「没有逃走的男人，进进岀出 的很多。J

我心想，这句话简直是白问。

走在雨中的人行道，我没撑金。

本城不可能在附近逗留。仰起头，只见满天乌云，阴沉的黑影仿佛企图夺走我心中的 光明。雨滴打在水洼上，制造出涟漪。一圈圈波纹重复出现又消失，宛如呼应希望彻底破 灭的内心景色。

我望向千叶。他愣愣站着，但与「伫立不动」有些许差异。他仅仅像座石堆，亳无意 义地矗立在那里。从他的双眸中找不到一丝情感，恐怕就连雕像都比眼前这个人还有「人 味」。

「千叶先生。」我放声呼喊，确认他仍存在于我的眼前。

「啊，你想问我为何拿着这玩意，对吧？我认为应该派得上用场就带出来了。」千叶 举起右手。那是一台摄影机。

第三天

我进入深夜不打烽的CD唱片行，来到试听机前，看见一个戴耳机的女人。她原本一动 也不动，察觉我靠近后，转过头，嘴里「啊」了一声。

对方有着人类的外貌，却不是人类。她也是调查部的成员，是我的同事。我们每次进 行调查，都会依目标对象改变外貌，但同事之间还是能互相辨识。眼前的同事名叫「香 川」。

「什么时候开始的？」香川问。

我看一眼手表，确认超过十二点，才回答：「前天。」

「我早你两天，今天是第五天，差不多要结束了。」

「你根本没认真调查，整天都在这里听音乐吧？我猜你连调查对象也没见过几眼。J

「这次的对象有点麻烦，光说两句话都得费尽苦心，而且时机相当难掌握。千叶，你 那边状况如何？反正结论一定是「认可J吧。」

「调查还没结束，哪能知道结论。」

我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情报部会指定一个调查对象，接下来的七天，我必 须就目标对象进行调查，结束后向上级呈报结论。假如是「认可」，则在隔天，即调査开 始日算起的第八天，目标对象便会死亡。通常不会是病亡或自杀，多半是死于意外，或成 为杀人案的受害者。不论目标对象的死法为何，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既不关心，也不 会有任何感慨。死亡就是死亡，没太大差别。

相反地，假如我认定「这个人此时不该死」，便会呈报「放行」。说穿了，我们的工 作纯粹是花七天观察目标对象，做出「认可」或「放行」的结论，非常简单。虽然这么轻 松，还是有很多同事混水摸鱼。他们大多只与调查对象见上几面，随便闲聊几句，接着就 自由行动，最后呈报「认可」。香川刚刚会说「反正结论一定是「认可J」，正是因为绝 大部分的调查结果都一样。不管有没有认真跟在调査对象身边，都毫无影响。我不否认， 事实的确如此。至今为止，我每次呈报的也几乎全是「认可」。即使放着不理，人类总有 一天会死亡，我很难找出「放行」的正当理由。不过，我依然认为应该认真跟在目标对象 身边七天，仔细观察再呈报。所谓的工作，就是尽力完成上头的交代。当然，这样的努力 并不会反映在结果上。

见香川拿着折成一小叠的报纸，我问：「你在看什么？」仔细想想，在CD唱片行的试 听机前戴着耳机看报纸，在一般人眼里肯定十分诡异。但店内没其他客人，不必担心引起 侧目。

「你是指这个吗？」香川拿下耳机，「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调查一下。」

香川递给我报纸。接过来一看，上头的新闻标题是：

〈取缔标志错误二十六人无端受罚〉

「简单来说，就是交通标志出错，警察抓错人。」

「交通标志出错？」

「对，交通标志本身就是错的。」

我低头阅读，内容写着：「县警于十字路口设置错误标志，自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至今 年七月，至少有二十六名驾驶人无端受到处罚。此事于二十一日曝光，县警表示将修改标 志，并退还所有罚款。」

「你为何要调查此事？」

「这不是很有趣吗？现在人类开车得遵循交通标志，要是不遵守被警察抓到，就得缴 交罚金。」

「那又怎样？」

「但这篇报导告诉我们，原来标志可能是错的。在这个案例中，禁止通行的标志底下 原本还有一个r限大型车辆」的辅助标志，但某次更换新标志牌时，忘记装上辅助标志。

如此一来，不止大型车辆，连普通轿车和机车都变成取缔对象。」

「那真糟糕。」我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想着「与我无关」。

「更有趣的是，像这样的新闻还不少。」

「你会特地调查，一定跟工作有关吧？」我调侃道。

「你别调侃我，这确实跟工作有关。」香川微笑，「如何，惊讶吧？」

「难不成你这次的目标对象违反交通规则遭到取缔？」我问。

「不，跟这次的调查对象无关。我指的是，跟我们的业务有关。」香川解释。

「业务？你的意思是，跟我也有关？」

「没错。」

香川递给我另一份报纸。我一看，上头的日期与前一份不同，但报导内容大同小异, 标题是：

〈取缔标志错误十二人遭罚〉

「在这件案例里，原本一条可直行的道路，却竖立只能左右转的标志。而且这一错, 就错了十年以上。」

「十年都没人发现？不，或许该问 .....都错十年了，怎会有人发现？」

「据说是最近有个受罚的驾驶申诉『遵守那个标志，我根本无法回家』。警方一查, 才发现标志是错的。」

「确实挺有趣。」其实我不明白到底哪里有趣。「但跟我们的业务有何关系？」

「千叶，你没听说吗？情报部最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从没急过。就算该提供的情报没提供，他们也不当一回事。」

「最近受到「认可」评价的人类太多了。」

「我们的调查结果通常是『认可』，不是吗？」

「正确来说，是太多年轻人类遭评断为「认可』，搞得有些均衡失调。」

「你的意思是，早死的人类太多？不过，选择哪个人类当调査对象，是情报部的工 作。他们在决定人选时，就该考虑到年龄问题。即使造成均衡失调，也是他们的责任。」

「这正是我想说的，情报部搞不好闯了祸。」

「闯祸？」

「你晓得情报部选择调查对象的标准吗？ 一定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 他们有一套基准或规则。」

「例如抽选的方法？」

「换句话说，跟这些案例一样。」香川指着我手上的报纸。

「就像人类靠交通标志来选择谁该受罚？」

「没错。情报部选择对象的标准从未受到质疑，但那套标准很可能有漏洞。」

「这意味着，情报部让我们调查了不该调查的人类？」

「我只是说不无可能。」

「那是不是有谁也抗议『这套标准害我回不了家」？」我有些啼笑皆非。

「就刚刚报纸上那些案例，警方得知交通标志出错后，将收到的罚金全数退还，并且 消除驾驶的不良纪录。当然，仅限于查得出的范围。」

「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不见得对每件事都有效。」

「好比我们的工作，一旦出错就无法挽回。」

「一旦被选上就得死，我想被错选的人有充分的理由生气。」

「死人是不会生气的。总之，为了平衡现况，情报部似乎打算稍微延长人类的寿命。 J

「啊。」我恍然大悟，忍不住惊呼。

「难怪刚接下这次的工作时，他们莫名奇妙告诉我『如果希望他活久一点，不必顾 虑」。J

「对，就是这么回事。」

「跟一般的『放行」不同吗？」

「我们的职责范围不包含自杀或病故，就算呈报『放行」，那个人还是可能死于自杀 或疾病。」

「这我知道。」

「不过，这次是保证延长二十年。只要获得延长，就不会自杀或病故，保证能活二十 年。J

「绝对不会死？」

「遇上枪林弹雨也不会死。」

「我遇上的多半是普通的雨。」

「反正，情报部犯下错误，夺走太多人类的寿命，搞得不少人类年纪轻轻就送命。这 次大概是被监察部盯上，他们想把这些过多的寿命还给人类。」

「还给臺无关系的人，有什么意义？」

「至少能取得整体的平衡。」

「上次进行调查时，我看过某间披萨店的折价广告：『日币升值，成本回馈大方 送」。」

「听起来差不多。」

「情报部这招是从人类身上学来的？」

「所以，我才搜集这些『错误标志」的新闻，打算好好数落情报部一番。他们这么 搞，跟人类有什么不同？」

「我们调查部应该不会配合胡闹。这种急就章的制度，肯定会把问题愈搞愈大。」

香川颔首。「不是有个流传很久的传闻？某个同事拗不过人类的苦苦哀求，让对方的 儿子复活。」

「噢，我听过。」我点点头。不晓得那是真实事件，还是谁觉得好玩胡乱造谣。「到 头来，复活的儿子只是一具会走路的尸体。那个同事会不会是我们调查部的成员？」

「我们调查部没那么大的权限吧 .....等等，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勉强执行一套刚出炉的制度，往往会出纸漏。」

「千叶，你有何看法？这套新的「回馈大方送』制度，你想试试吗？」

「一点也不想。」我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会改变工作原则。」

「你还是这么一板一眼。我看雨下个不停，早猜到是你来了。」香川露出苦笑，掌心 朝上，仿佛在检查店内有没有漏雨。「啊，跟你说件不相关的事。南金刚町的后头不是有 条风化街？那里有间营业到凌晨的咖啡厅，随时放着音乐。」

我立即追问咖啡厅的详细位置。

将脚踏车停在公寓的机踏车停车格内，我望着遭雨水侵蚀得惨不忍睹的公寓白墙，走 向电梯。三十年前，这栋公寓也拥有雪白干净的外貌，如今失去光采，像是皱纹满面、步 履蹒跚的老人。

雨滴落在地面及围墙上，发岀叮咚声响。弹跳的雨水濡湿我的鞋子。

昨天本城逃得不知去向。严格来说，是我造成那样的结果。姑且不谈这一点，总之山 野边夫妇开着迷你箱形车离开藤泽金刚町的皇家大饭店，却没有回家，直接开到这栋位于 不同町的公寓。

他们既沮丧又焦虑。

理由我心知肚明。

为女儿报仇，是那对夫妇唯一的生存意义。他们暗藏防身喷雾及电击棒，前往饭店与 仇敌正面对决，最后以失败收场，想必感到无比懊悔和疲累。不过，就算他们再难过，也 与我无关。

这边的公寓似乎是山野边夫妇躲避警察及记者用的「避风港」。屋里只有最基本的几 样家具，显得简陋空旷。不过，小型置衣箱里备有几套换洗衣裤，洗衣机、冰箱、电视机 及冷气机等必要的家电一应俱全，显然早有长期藏身在此的打算。

昨晚骑脚踏车外出时，我曾询问情报部「知不知道关于那间公寓的事」，得到的回答 是「那是山野边辽在半年前以他人名义买下的屋子，原本的屋主是开音乐教室的单身女 子」。

听到「音乐」两字，我的精神一振。

「屋里共有三个房间，其中一间本来当成教室，经过隔音处理。原本的屋主健康不 佳，搬回老家疗养，将屋子卖给山野边夫妇。J

「既然有这些情报，为何没先告诉我？」

「情报太多，说也说不完。难不成连山野边的基因排列组合也得先告诉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山野边以他人名义买房子，这种事好歹该让我知道。是不是有其 他类似的情报？」

「没了。」对方顿一下，「顶多就是他们有另一辆车。」

又是个迟来的情报。「那也是山野边以他人名义买的吧？我昨天坐过。」

「不，还有一辆。」

看来，除了停在自家的车，山野边夫妇多准备两辆车。不知该说他们是作风严谨，抑 或吹毛求疵。

我走进门口，穿过走廊来到客厅。坐在墙边的美树说：「你简直变成落汤鸡。」

「你不提，我倒没注意。」每次进行调查时，天空总下着雨，差别只在雨势的大小。 我习以为常，老忘记撑金。即使淋湿，我也不会感到困扰。若要勉强举出一个困扰，顶多 就是在大雨中不撑伞，很容易招来侧目。「我骑脚踏车，没办法撑伞。」我接着解释。

「咦，千叶先生，你哪来的脚踏车？前天你到我家时，不是把脚踏车停在门口吗？」

「是啊，所以我先回你们家一趟。」我老实回答。「没有引起怀疑？」美树紧张地 问，脸上除了担忧还流露一股不满。她肯定暗暗在怪我擅自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吧，毕竟有 昨天饭店的前车之鉴。反倒是他们没气急败坏地骂我「妨碍复仇计划」，我有些意外。

「我家附近有记者吗？」山野边问。由于没有桌子，他们将面包、铝箔包饮料全放在 地上。看他们一点都不重视「吃」，我也乐得轻松。因为我不具备「食欲」，幸好他们对 吃没什么兴趣，混在其中不会太奇怪。

「没有记者。」我照实答复。

「千叶先生，幸好你回来了。我刚刚跟她打赌，猜你会不会回来。」山野边说。

「原来如此。」既然是打赌，表示美树认为我不会回来。「还没有向那男人报仇，我 不可能一走了之。」我随口胡谄。

「小时候，我曾和朋友的家人一起到游乐园玩。」山野边像轻轻吐出胸中涌现的气 泡，开口道。

我不禁想起，从前看过人类在浴室排水口上装设类似帮浦的器具，吸取淤积的污垢。 将附着管壁的污垢除去，排水才会顺畅。或许人类跟排水口一样，必须时时排出内部沉淀 物。

「那时我们去了鬼屋。」

「鬼屋......」

我晓得那是一项游乐设施。在我看来，生活在每年有三万人自杀的国家，和乱闯不知 出口在何方的鬼屋没太大不同。何况，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亡，光想到这一点就 会毛骨悚然，根本没必要进鬼屋。但我没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很清楚人类就是这种生 物。

「我怕得要命，根本不敢进去。朋友随父母进去，留下我一个人在入口哭哭啼啼。」

「我好像没听你提过。」美树出声。

「搞不好这是我第一次提起。」山野边向美树点点头。「当时父亲想拉我进去，但我 蹲在地上，怎么劝都不肯动。」

「这么恐怖吗？」美树笑着问。山野边先是点头，又摇摇头道：「其实，那只是很普 通的鬼屋，并未设计得特别可怕。不过，我就是不敢进去。」

美树眯着眼，「真是胆小鬼。」

「父亲也记得这件事。」

「这是连公公也难以忘怀的往事？」

「嗯，是啊。」山野边沉默片刻，似乎在思考自己究竟想表达什么，又像沉浸在回忆 中。半晌后，他再度开口： 「那时，父亲一脸无奈地说：「好吧，我去帮你探路，看到底 恐不恐怖。」」

「在那种情况下，公公也自由自在地单独行动。」美树忍俊不禁。

「他把我留在外面，独自走进去。一个高高瘦瘦的上班族，孤身踏进鬼屋实在有些滑 稽，但我没勇气跟上，只好乖乖等待。」

I■后来呢？」

「父亲一直没回来。」山野边露齿一笑，「我担心是不是鬼屋太恐怖，他丢下我落 跑。」

「真可怜。」

「实际上或许没那么久。」

「最后他回来了？」

「我枯等好一会儿，他终于平安生还。」山野边苦笑。「只不过是逛个鬼屋，理所当 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看到他出现，我真的松了口气。」

「为何突然提到这件事？」我问。

「千叶先生，你昨天外出打探消息时，我想起鬼屋的回忆，害怕你会一去不返。」

「我让你想起父亲？可是，你父亲最后不是回来了？」

山野边凝视我，好一会儿没动静。那双眼睛仿佛透过我看着后方的墙壁，我不禁怀疑 背后是不是出现异状。「你怎么啦？」

「啊，不。没错，爸爸回来了。」山野边加强语气，像在试图说服自己。

「什么意思？」美树也察觉山野边有些奇怪，I■公公回来了，哪里不对吗？」

「没有，他确实是回来了。」山野边点点头。

「你的口吻怎么充满感慨？」美树问。「不，没那种事。」山野边含糊其词。

「对了，千叶先生，你的调查有没有收获？」美树转头问我，流露要我将功赎罪的眼 神。

「为何这么问？」我应道。

「咦，你不是......」

她这么一问，我才豁然想起。昨晚山野边夫妇失去生存希望，陷入人类特有的忧郁状 态，既不睡觉也不做任何事，愣愣发呆。虽然陪着发呆不难，但反正他们不会有别的行 动，不如找个地方好好享受音乐，而我使用的借口，正是「今天让本城逃走全是我的错， 我心底有一些线索，想去调查看看」。当然，借口只是借口，说完我就忘得一干二净。

山野边美树问我「有没有收获」，想必是把我那借口当真。此时胡乱捏造理由，反而 会引来怀疑。事实上，我虽然声称「出去调查看看」，却根本没做任何调查工作。

我只是到山野边家门口取走脚踏车，前往位于国道旁的CD唱片行，用试听机欣赏音 乐。CD唱片行打烽后，我便到同事香川推荐的咖啡厅消磨时间。店里只有寥寥数个客人， 一有人点播音乐，服务生就会调大音量放出那张唱片或CD。我简直是如鱼得水，一眨眼就 待到早上。

「没查到重要的消息。」

他们并不特别失望，或许是从一开始就不抱期待吧。

「电视新闻有没有新的相关报导？」我望向电视。

「昨天那件事并未闹上台面。」山野边回答。

连网路新闻也没提及只字片语。社会大众还不晓得，获判无罪的本城崇与山野边夫妇 昨天见过面。

「刚刚箕轮打电话来，他很担心我们去饭店后是否平安。直到今天早上，我那支智慧 型手机才开电源，他不知打过多少通。」

「你怎么告诉他的？」

山野边严肃地瞪我一眼，回道：「我己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东西，还怕什么？」

「哦？」

「当时，我们夫妇只害怕一件事，就是这辈子无法报仇雪恨。」山野边握紧方向盘， 注视前方。「现在也一样。」

「但你们昨天让本城逃脱。」

「千叶先生，那是你的疏失，怎么讲得好像没你的事一样？」山野边噗哧一笑，一滴 口水喷到挡风玻璃上。

「也对。」

山野边吃吃笑道：「千叶先生，你真是个怪人。」

「我哪里怪？请你告诉我，以后我会注意。」

「就是这一点怪。」

山野边答得含糊，我也听得一头雾水。

「对了，本城的律师实在厉害，竟然能找到轰这个证人。J我随口说岀心中的疑惑。 「直到法院开庭前，连警方都不晓得有人每天躲在房内拍摄外头马路的情况，不是吗？」

「但那个律师就是找到了。」

「该不会有什么诀窍吧？」

山野边笑得浑身乱颤，「听你的口气，仿佛在询问抓昆虫的诀窍。」

「轰不是昆虫。」我想起跟人类孩童一块捉甲虫的经验。「要捉昆虫很简单，先在某 个地方涂上蜜水就行。」

山野边轻轻点头，「对，就是这么回事。那家伙预先涂上蜜水，才能顺利找到轰先 生。」

「轰喜欢喝树液？」

「或者该说，那家伙掌握冒出树液的位置。其实，他早知道有个人每天关在房间，兴 趣是拿摄影机偷拍路上行人。」

「在法院开庭前？」

「岂止是法院开庭前，他在犯案前就知道。」

山野边接着解释，轰刚开始偷拍时，会将影像上传到网路。「约莫是想发泄平日的闷 气，或想表现自我，大多数人都喜欢炫耀自己的收藏品，这一点也不奇怪。那是固定会员 制的影片投稿网站，一般人无法随意浏览。何况，轰先生认为他只是拍摄路上的景象，顶 多凑巧拍到情侣吵架，就算放在网路上也不会造成问题。」

然而，本城崇却得知这件事。

「不晓得他为何加入会员，但我猜他随时都在寻找猎物，那个网站只是刚好进入他的 搜寻范围。」

「寻找什么猎物？」

「像是他人的弱点，或利用他人的方法。本城不用工作，时间非常充裕。得知轰先生 每天偷拍住家附近的景象后，本城产生兴趣，于是尝试透过网路接触轰先生，逐渐进入轰 先生的生活圈。」

「本城也想要朋友？」

「若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山野边冷冷一笑，「那男人不需要朋友。他的脑袋里，只 想着要在控制游戏中成为赢家。」

I■或许吧。」

「他满脑子都在思索如何控制他人。之所以与轰先生接触，也是抱持利用的念头吧。 听说因为一场小意外，他与轰先生建立起友谊。」

「小意外？」

「轰先生的母亲在町内小巷子里遭脚踏车冲撞造成骨折，治疗费远超过预期。而且肇 事的男子不仅不认错，还把错推到轰先生母亲的头上，要求赔偿。」

轰仰赖失业保险金、一笔不算少的存款及母亲的年金过日子，虽然称不上穷困，却无 法应付突如其来的庞大支出。

「轰以为躲在房间就能无忧无虑过生活，没想到还是遇上人生的大危机。」

「是的，而且轰先生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危机。」

「他不是大人吗？」要是没记错，轰超过四十岁。不过，我转念一想，人类的判断力 不会因年龄产生变化。

「遭车祸肇事者反咬一口的状况，恐怕没人知道如何妥善处理。」

「是吗？」

「当然。那时本城在网路上与轰先生交谈过几次，他不仅热心提供建议，最后还爽快 借一大笔钱给轰先生。」

「本城为什么要借钱给轰？」

「岀于善意 .....」山野边故意停顿片刻，I■才怪。他大概很擅长借着施恩来控制对 手。借钱给轰先生，可抬高自己的影响力。当初轰先生到我家时，告诉我：『那个人真的 很亲切又值得信赖，想帮他一把。」换句话说，轰先生不知不觉对他唯命是从。一旦欠下 人情，就算是不合理的要求也难以拒绝，这就是人性。一般人要战胜没有良心的人，实在 太困难。」

「确实有道理。即使轰是『美国的良心」，也不是本城的对手。」

「我不清楚那男人构思犯案计划的先后顺序，但他肯定早就将『利用轰的影片」纳入 考量。J

「那影片是假造的吗？」

「不，如果是假的，马上会穿帮。轰先生拍摄的影像应该是真的。那一天，本城故意 带菜摘到轰先生设置摄影机的地点。」

「你指的是案发那一天？」

「菜摘抓伤他，八成只是意外。抢夺钥匙圈遭菜摘抓伤后，他才想岀利用这个状况的 点子。J

「这件事的内幕，轰到底知道多少？」

「轰先生只接到两个指示，都是在案发之前。第一个是「跟往常一样，继续拍摄相同 角度的街景」，另一个是『要是警察或律师找上门，就交出拍到的影像J。当时一片风平 浪静，轰先生很害怕，不明白他为何提到警察。」

「只有这两个指示？」

「没错。后来，那案子发生......」

山野边以『那案子」代称女儿遇害的惨剧，并且尽量避免说出本城的名字。在我看 来，这不过是白费力气。即使改变称呼，也无法改变事实或真相。

「在电视上看到新闻时，轰先生并未察觉与自己牵扯在内，纯粹有些同情住在附近的 作家女儿。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换成任何人，都只会当成发生在周遭的惨剧。然而，本城 后来遭到逮捕，轰先生大吃一惊。接着，律师真的找上门，跟当初的指示一模一样，轰先 生更是手足无措。或许是太过惊慌，脑袋一团混乱，轰先生才会完全照指示行动。不仅交 岀影像，还答应律师出庭作证。」

轰没有反抗，是找不到反抗的理由。我的脑海浮现一片落在河面的叶子，无法逆流而 上，只能漂往下游。同样的道理，一旦卷入巨大的洪流，人类将毫无抵抗力，只能抱着

「随遇而安」的心情任凭浪潮推向大海。

「轰先生来找我，恐怕是突然感到不安。希望我能告诉他，他到底做了什么。」

「这是哪门子问题？」我纳闷地偏着脑袋，「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问别人？而 且为何跑去找你，不是去找本城？」

「当时那男人遭到逮捕，关进看守所，轰先生大概想不出其他能解惑的人。何况，轰 先生认为他录到的影像对我也有帮助。」

据说，轰取出笔记型电脑播放那段影像，问山野边：「我己把录影档交给律师。你能 不能告诉我，律师在法庭上会怎么运用？」

「轰先生也是个少根筋的人。」山野边一脸无奈，「拿那种影片给受害者家属看，未 免太没神经。」

「你看过影片，有何感想？」

「我哭了。」

「哦？」

「因为我看到菜摘。」山野边的语气平淡，仿佛怒气与悔恨早蒸发殆尽，甚至感觉得 到化成水蒸气的情感迎面而来。「好久没看到活蹦乱跳的菜摘。」

此时，我忽然冒出一个疑问。负责调查山野边菜摘的是谁？她既然遭到杀害，肯定是 调查部的同事向上级呈报「认可」。在众多调查对象中，幼童处理起来特别棘手。若对象 是大人，可借工作名义接近，甚至能伪装成突然造访的业务员，或设法制造偶然相识的契 机。但想接近幼童，手法却极为有限。尽管调查幼童的机会较少，难免还是会遇上。总 之，调查幼童相当耗费心力，负责山野边菜摘的同事，恐怕是趁她放学回家时上前随便问 几句话，就置之不理吧。反正结果都是「认可」，何必自找麻烦？这是他们一贯的态度。

「山野边，你看完影像，马上发觉本城打算用来推翻检察官的指控？」

「不，我没想那么深。」山野边减速靠向路肩，似乎打算停车。「毕竟那男人已落 网，尽管知道菜摘指甲里残留的皮肤碎屑是重要证据，却没理解跟影片有何关联。不过， 我大致猜出，那男人会利用影片替自己脱罪。」

「那么，你怎么回答轰？」

「我叫他不用想太多，完全遵照那男人的吩咐。J

「你没阻止？」

「当然。」山野边停下车子，熄掉引擎。「我们希望他无罪开释。既然他有办法脱 罪，我们求之不得。那一天，我还跟轰先生交换手机号码及电子信箱。」

「难怪轰联络得上你。」

「他在信里写着『有事商量，希望在车里见一面」。」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便是轰所住的公寓。

或许是察觉车子不再晃动，睡在后座的美树倏地醒来。

「虽然你刚睡醒，但能不能在驾驶座等我们？」山野边辽开口。这里离家很近，搞不 好会撞上记者。一旦行踪曝光，就得立刻撤退，需要有人守在驾驶座，紧急时才能马上开 车。

下车后，我与山野边并肩走在路上。天空乌云密布，雨势不大，却下个不停。山野边 要帮我撑伞，我拒绝了。即使他说「会淋湿喔」，我也只能回答「无所谓」。

来到路口，不巧遇上红灯，我们停下等候。轰居住的公寓就在眼前。

「从前我常去那间店。」或许是想化解沉默的尴尬，山野边指向右侧。只见店门口装 饰着蓝、白、红三色组成的棒状旋转招牌。

「理发厅？」

「对，我都到那里剪头发。」

「门口怎么立着会旋转的三色棒子？」

「那是理发厅的标志，很早以前就在用了。」

不，以前没那玩意。古早的理发厅，是一群男客面对马路而坐，由店员修发梳髻。 「那三个颜色有特殊意义吗？」

「红色代表动脉，蓝色是静脉，白色是绷带。」

「这样啊。」

「从前的理发师兼具外科医师身分，除了理发，还能治疗牙齿、包扎伤口。」

「这个「从前』，跟你刚刚说常去剪头发的「从前J不同？」我试探地问。

「当然，这个『从前』指的是中世（注：约始于十二世纪末的鎌仓幕府，直到十六世 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山野边忍俊不禁，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对了，你听过

I■放血」吗？」

「放血？」

「一种借排出有害血液来恢复健康的疗法。故意使患者流血，让血沿着患者手里的棒 子流进盘子。从前的人相信放掉恶血，疾病就会自然痊愈。」

「啊，我看过。」原来那种疗法有名称。

山野边诧异地望着我。「店里的人将染红的棒子洗干净后，连绷带一起晾在门外。风 吹得绷带缠在棒子上的模样，就是理发厅招牌的起源。」

「那不就只有红白两色？蓝色怎么来的？」

「据说是外科医师与理发师分组工会时，为了便于区别，理发师在招牌上添加蓝色。 所以，至今红白仍是代表医疗的颜色。」

「改加黄色，就变成红绿灯（注：日文中的蓝色（青色）亦有绿色之意。）？」

「红绿灯与工会无关。」

此时，红绿灯刚好转为绿灯，我们迈步穿越斑马线。

我们踏进公寓，来到电梯前。电梯门不久便打开。

「千叶先生，你知道本城为何不一开始就拿出轰先生拍到的影像吗？这个证据一旦出 现，警方会变得没有把握，可能根本不会起诉本城。然而，本城却迟迟不利用这个能洗脱

罪嫌的证据，只向轰先生下达指示。」

「为什么？」虽然想说怎样都与我无关，我还是忍住。「你晓得他的用意吗？」

「原因之一，是想带给我们更大的打击。」山野边神情十分僵硬。他走进电梯，我跟 在后头。他按下五楼的按钮，电梯门旋即关闭。

「更大的打击？」

「那男人故意寄证据给我们，坦承自己是凶手。接着，他遭警方逮捕，差一点被判 刑，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这样的结局，他认为能将我们推入绝望深渊。」

「他大费周章，只是要夺走你们的希望？」

「在那男人眼中或许具有重要意义。」

电梯抵达五楼，山野边按住开门钮，于是我率先走岀。

「原因之二，则是利用法律上『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那是什么？」

「嫌犯一旦在法庭上获判无罪，就不会因同一个案子再次遭受审判。」

「哦？」

「所以，他故意落入警方手中，在法庭上获判无罪。如此一来，检察官便不能再以菜 摘的命案起诉他。这就是他的用意。」

「这也是想让你们更加绝望？」

「千叶先生，你终于懂了。」山野边走向最深处的一扇门，鞋声如秒针般规律。「不 过，他有个误算。」

「什么误算？」

「遇上任何状况，我们都不会再感到绝望。早在菜摘过世时，我们便坠入绝望的谷 底。不论情势怎么演变，都不可能变得更坏。落入谷底的人，不可能再落入谷底一次。」

「黑色不管混入什么颜色，最后还是黑色。」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山野边按下门铃，对讲机传来年长女人的回应。他口齿伶俐地说：I■敝姓山野边，有 事找轰先生。」

半晌，一个身材矮小、眉薄眼细的老妇打开门，瞥山野边一眼，又朝我望来，流露出 不悦的神色。虽然她不至于识破我的真实身分，但或许感受到不吉利的气息。凡是与我有 所接触的人，多多少少会意识到「死亡」。有些人会反常地聊起关于「死亡」的话题，有 些人则是会露出「感到阵阵寒意」的苦涩表情。

「阿贡不在。」

她就是轰的母亲吧。看起来老态龙钟，宛如干瘪的水果，却透着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这样的人类反而最能长命百岁。

「轰先生最近愿意外出了？」山野边讶异地问。

「不，今天是特例。早上他接到一通电话，突然说要岀门一趟。」

「去哪里？」

「我不知道，不过他带着车钥匙。」

「轰先生会开车？」山野边不是真的想问，只是找话题攀谈。

「当然，我家阿贡很了不起。别看他这样，以前他是在外跑业务的。」轰的母亲重重 叹口气。

接着，她目不转睛地上下打量我们，一脸狐疑地问：「不是你们吗？」

「咦？」

「不是你们打电话给阿贡？他岀门不是要去见你们？」

山野边问清楚轰的车子种类、颜色、车牌号码及停车地点，便道谢告辞。

由于不想等电梯，我们决定走楼梯下去。

「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他信上说在车里见面，我们到停车场瞧瞧吧。」

来到一楼后，山野边走向公寓后方，我也跟上。平面停车场紧邻公寓。此时，雨势渐 小，但驻足雨中，头发还是会淋湿，皮鞋也会改变颜色。但山野边没撑伞，直接迈步前 行。

以停车格数量来看，显然并非每一户都有车位。考量到附近房屋的密集程度，这栋公 寓拥有的停车场算是相当宽广。约莫一半的车位停着车子，另一半大概是屋主将车开走 了。每一格车位后方都贴着牌子，标明住户门牌号码。

山野边沿车位一格一格检查，忽然加快脚步，说道：「啊，车子还在。」

我对人类使用的汽车种类不特别感兴趣。就算那不是汽车而是上鞍的马，或是坐起来 极不舒服的轿子，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轰的车子就停在停车场内，上头罩着灰塑胶布。

我走向车子，伸手触摸塑胶布。这塑胶布的边缘有一圈橡皮，似乎是单纯用来罩住车 子，几乎没有灰尘，雨滴完全无法附着。此时，我想应该说点话，便随口道：「感觉满新 的。」

山野边也凑近细看，「嗯，似乎刚买不久。不晓得是谁买的。J

「还会是谁？ 一定是轰，不是吗？」

「一个茧居族会特地为汽车买防尘罩吗？这么爱惜车子，应该会定期开出去绕一绕。

J

「那么，是轰的母亲买的？」我伸手到保险杆下方，抓着防尘罩的边缘一掀。我没有 特别的用意或目的，只是觉得防尘罩有些碍眼。或许是我动作太快，山野边并未阻止。

一拉起防尘罩，积水四散，发出鸟儿展翅飞翔般的声响。

「唔 .....」我下意识发岀低吟。

山野边错愕地瞪大双眼。

驾驶座上坐着一名男子，嘴上绑着毛巾，背靠座椅呈微微后仰的姿态。

车子里坐着人不稀奇，但坐着人的车子外盖防尘罩倒是新鲜。男子满脸倦容，拼命眨 眼，不像要发动引擎。

隔着车窗看见我与山野边，他的情绪非常激动。

「轰先生 .....」山野边低喃。

原来如此，这个人就是轰。「他不当茧居族，改当茧车族吗？」

山野边惊慌地走近驾驶座，以车里几乎不可能听见的沙哑嗓音问：「轰先生，你在干 嘛？」

隔着玻璃，轰拼命想传达讯息，但绑在嘴上的毛巾绕到后脑勺打结，他半个字也说不 出口。

「轰先生！」山野边拍打着驾驶座的窗户。「你没事吧？」

「看来不像没事。」我忍不住提供意见。

轰的双眼睁得极大，布满血丝。他似乎察觉山野边在车外，但或许是动弹不得，既没 走出车子，也没发动引擎。

山野边试着拉扯车门把手，却只发岀喀嚓声响，无法打开。看来车门己上锁。

轰的神色变得更加惊恐。

「轰先生，你不要紧吧？」山野边说着低头望向脚下，忽然面露诧异，弯腰蹲在地 上。我正感到奇怪，又听到他发出「啊」一声惊呼。「怎么啦？」我询问，山野边没回 答，手径自伸入车身底下，接着站起，将捡到的东西举到我面前。「千叶先生，钥匙掉在 地上。」我定睛一瞧，果然是汽车钥匙。

原来如此。只要有钥匙，打开车门当然不成问题。

「我马上开门！」山野边哑着嗓子告诉轰。

我一时兴起，贴近车子，从副驾驶座望向轰。或许是不晓得我的来历，他明显流露惧 意，警戒地盯着我，不停摇头。我完全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仔细观察车门内侧，发现有 条黑线，像是电线。于是，我更靠近窗户，将鼻子贴在玻璃上，凝望驾驶座那一边的车 门。

轰蠕动身体，不停挣扎。

「请再忍耐一下，轰先生。」山野边也非常焦急。

我蹲下查看车子底盘。发现我突然消失，山野边不安地问：「千叶先生，哪里不对劲 吗？」

「不，没有。」我心想，反正不是什么大事。

不出所料，我在车子底盘找到预期的物体，于是站起身。

此时，山野边刚要插入钥匙。

只见轰铁青着脸，死命摇头，显得相当兴奋。

我交互观察两人的神情。

看到轰吓得魂飞天外的模样，山野边益发手忙脚乱。「我马上开！」他急得口沫横 飞。

我心想，随便你们胡搞吧。反正人类这种一意孤行的举动，我早见怪不怪。

考量到打开车门后的情况，我决定后退几步。

「千叶先生，你想逃走？」山野边敏锐地察觉我的移动。此时，他手中的钥匙滑落地 面。他惊呼一声，连忙弯腰捡起。

「倒也不算逃走......」

「那就快来帮忙救出轰先生，我立刻打开车门。」

「这个嘛，我想等爆炸结束后，一切恢复平静再来帮忙。」

「啊？」

「车门一打开，就会爆炸。」

「千叶先生，你说什么？」山野边愣在原地，钥匙己插入孔内。

「之前我遇过类似的状况。车子底盘装着炸弹，打开车门就会引爆。我刚刚从这边的 窗户看进去 .....」我指着副驾驶座，继续道：『发现驾驶座附近有导线。我猜一定是连到 底盘，只要打开车门，便会通电点燃火药。」

「咦？」山野边眨眨眼，I■那可不得了......」

「唔，我不晓得车子爆炸算不算不得了的事……」

「当然算！」

「你干嘛生气？」

「既然会爆炸，不是更应该赶紧救人？」

「原来如此。」我随口敷衍，心里却有不同看法。

一旦决定方针就无法接纳其他建议或劝告，这是人类的通病。

大约一百年前，我在进行调查时，发现目标对象整天活在恐惧中。我问他到底在害怕 什么，他脸色苍白地告诉我：「听说哈雷彗星的尾巴会扫到地球！」

「彗星有尾巴？」我对这个现象相当好奇，但他在意的似乎是另一件事。

「有个天文学家发现彗星的尾巴含有氣化物！」他告诉我，氤化物是一种毒性很强的 物质。除了我的调査对象，其余民众也陷入混乱与骚动。不仅争相抢购氧气筒，连所谓的 法王出面安抚也无效。

过一阵子，天文学家又宣布：「就算彗星尾巴真的扫过地球，其中的氤化物含量相当 低，不会造成任何危害。」

这下终于能放宽心，我单纯地想着。不料，我的调查对象的惊惶并未解消。其他人也 一样，甚至出现自杀的风潮，据说是认为「与其将来中毒身亡，不如先自我了断」。由于 自杀不在我们的负责范围内，我也不好多说。但在我看来，「因怕死而自杀」实在是匪夷 所思的行为。

我向调査对象说岀心中的疑惑：「当初宣布彗星尾巴含有氤化物的是天文学家，后来 宣布不会造成危害的也是天文学家，为何你们相信前者，却不相信后者？」

他这么回答：「当初宣布的肯定是真相，因为没必要说谎。之后是看世界陷入恐慌， 才急忙改口。」

「可是，当初发现的天文学家，只是声称彗星尾巴含有氤化物，并未提及任何危险 性。J

他完全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由此可见，人类一旦认定「事态危险」，便难以恢复平 常心。我从中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很多时候即使说破嘴，也是鸡同鸭讲」。

鉴于过往的经验，我才会认为就算告诉山野边「车子会爆炸」，他也不会相信。但以 结果来看，这只是我先入为主的想法。

「这样啊，我应该更积极地告诉你车底装有炸弹。」我反省道。

「现下...…该怎么办？」山野边像具人偶般僵立原地，害怕一动就会引爆。

「要是不希望爆炸......」

「当然不希望！」

「那就拔出钥匙，不开门便不会爆炸。」

实际上，在调查期间，目标对象绝不会死亡。换句话说，纵使爆炸，山野边也不会送 命。如果会死，必定是在我调查结束，向上级呈报「认可」后。但反过来想，既然山野边 此时绝不会命丧爆炸，或许意味着我注定要阻止他开门。

我经常思索这样的问题，却从未找出答案。调查结果与调査工作互相造成的影响，简 直像是无穷无尽的回圈。

因此，我告诉自己别想太多，乖乖进行调查就好。反正多想也只是多烦恼。

山野边昨天提到帕斯卡的名言：「人必须学会遗忘死亡。」同样的道理，我们对自己 想不透的事情也得学会遗忘。

我再度走近副驾驶座。轰面无血色，不停张望站在右侧的山野边，及站在左侧的我。 他肯定是一颗心七上八下，担心我们会打开车门吧。

隔着窗户，我重新确认炸弹的导线。那爆炸装置的结构似乎相当阳春，我从发愣的山 野边手中取过钥匙，插进驾驶座侧的车门钥匙孔转动。山野边与轰同时脸色大变。

「别担心，」我轻轻扬手，「不开驾驶座的车门就没事。」

此时，所有车门的锁都解除，我打开驾驶座后方的车门，确定后座没任何炸弹装置， 便钻进去。接着，我上半身前倾，双手越过驾驶座的椅背，替轰解开绳索，扯掉他嘴上的 毛巾。

「有炸弹……」轰仿佛要吐出胸腹中的氧气，流着口水，发岀意义不明的呻吟，显然 心情极度慌乱激动。「神啊，救救我 .....」他目光涣散地呢喃。

「被称为神，很困扰。」我回答。

「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返回开来的车上，山野边向美树说明来龙去脉。美树听得 瞠目结舌，脸色苍白，不停追问：「轰先生怎会遭遇那样的情况？」

山野边握着方向盘，发动车子。

「轰先生怎会惹上这种麻烦？」

「多亏千叶先生，他才能得救。」

「是啊，多亏有我。」

「究竟是谁干的？」美树激动地问。

「在这节骨眼，会想把轰先生连车子一起炸得粉碎的，恐怕只有一个人。」

「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刚把轰救岀车外时，他非常惊慌失措，我们花不少时间安抚他的情绪，或许是恐惧己 超过他所能承受的极限。脉搏遽增，四肢不听使唤，贺尔蒙大量分泌导致失调，这些都是 人类面临死亡时特有的反应。我们带他到停车场角落，山野边努力与他对话，他才恢复平 静。

好不容易能正常说话，他娓娓道岀始末。

「本城打电话给我，说有重要事情商量，希望能见面。」

「你没怀疑他的意图？」山野边问。「从没想过他会害我。」轰颤着唇回答，应该是 贺尔蒙分泌失调所致。

「至今轰先生仍相信那男人是清白的，以为那男人邀他出来是想亲口道谢。」山野边 解释，［■于是，轰先生依约外岀，却在停车场遭到埋伏。他说是受电击棒攻击，这一点有 些奇怪，电击棒要将人电晕并不容易。」

「不必电晕，只要痛得不能动就行。」

「对方把轰先生拖到停车场关进车里，抢走钥匙，并俐落捆起他。然后，故意拿炸弹 威胁他。」

「确定是本城吗？」

「对方戴着帽子和口罩，但应该没错。」

之后，那男人用轰的手机发简讯给山野边。

「接下来，轰先生就保持这种状态，直到我们出现。」

「发完简讯，那男人告诉轰先生：『我会将车子上锁，一旦车门打开就会爆炸。」接 着，那男人将钥匙放在地面，不再理会搞不清状况的轰先生，盖上车罩。」

「那是本城的声音吗？」

「轰先生说听不清楚。」

「为何要盖上车罩？」

「大概是怕被别人发现吧。假如在我打开车门前，有邻居发现轰先生嘴上绑着毛巾， 计划就失败了。在那男人的计划中，我必须与轰先生一起被炸死。另一个理由，则 是 .....」

「是什么？」

「盖上车罩，会加深轰先生的恐惧。」

美树一脸苦涩。「为何要设计这个圈套？难道是我们昨天冲进饭店，吓了他一跳，他 想以牙还牙，让我们尝尝苦头？」

「不，那男人是前天联络轰先生，不是昨天。」

本城与轰是在前天通话，而不是昨天，这一点山野边反复确认好几次。换句话说，本 城离开看守所，前往出版社准备的饭店客房时便联络过轰，与山野边夫妇昨天在饭店的行 动无关。

「可见那男人早有准备。要不要付诸行动是一回事，计划本身早己存在。」

「他不怕轰先生报警？」

「轰先生不会报警。」

刚刚在停车场角落，山野边劝恢复冷静的轰：「最好不要报警。一旦惊动警察，肯定 会被问东问西。轰先生，你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他的语气温和，但显然是在刻意诱导对 方的思绪。

「真的是本城干的？」轰仍不敢相信。

「轰先生，在你眼里，本城是怎样的人？」

「这个嘛，该怎么说 .....他帮我很多忙，虽然年纪比我小，却十分值得信赖。何况, 他根本没有理由做这种事 .....」轰低声咕哝。

听见轰对本城赞誉有加，山野边如遭重击，流露痛苦的神色。不过，他迅速压抑情 感，斩钉截铁地说：「也对。轰先生，把你关在车里的大概另有其人。」

或许山野边认为，让轰这么想比较好吧。

接着，山野边交给轰一个信封说：「轰先生，我建议你带着母亲离开东京一阵子。」 轰打开一瞧，塞了不少万圆纸钞，惊讶得胀红脸，赶紧收进口袋。山野边的车内置物箱放 有不少装满钞票的信封，显然为报仇耗尽家产也在所不惜。

「我真的能拿这笔钱吗？」藏妥信封后，轰确认道。假如山野边要求归还，不晓得他 会有何反应。不，恐怕正是担心这一点，才抢先收进口袋。

「当然。」山野边点头。而后，我听见山野边咕哝一句：「这是我们夫妇跟那男人之 间的问题，你可别来搅局。」

「话说回来，既然车子没爆炸，表示那男人的计划失败？」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梢稍 提高声调，「他怎么没想到，车子可能会没爆炸？」

「要不是千叶先生在场，车子早就爆炸了。说到这里，千叶先生，我实在佩服你能察 觉车子底下装着炸弹。」

「这么一提 .....」听到山野边的话，美树口气登时一转，望向待在后座的我。「千叶 先生，你是如何发现的？在那种状况下，一般人根本不会联想到炸弹。」

「没什么，只是碰巧。」我含糊应道。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是搬出一些煞有介事的借 口，反倒容易搞砸。

「千叶先生，当时你说曾遭遇类似的状况？」山野边盯着后视镜中的我，「难不成你 看过装着炸弹的车子？」

「怎么可能，我的意思是在电影里看过。」我立刻否认。其实，我曾目击两个调查对 象遭车子炸飞。

「但你不仅发现炸弹，还顺利拆除。」

「咦，真的吗？」美树问。

「我还在询问轰先生的状况，他突然钻进车底，若无其事地拆掉炸弹。」

「千叶先生，你怎会有这种本领？那是真正的炸弹啊！」

「这个嘛……」我没必要隐瞒，或者该说，想不到其他解释，只好老实回答：「一看 就知道。」那炸弹装置连着几条导线，我推测切断一部分就能阻止爆炸，于是凭直觉随便 选一条，电源立刻熄灭。过程仅仅如此，我根本不在乎做法是否正确，反正就算爆炸，我 也不痛不痒。

「千叶先生，一般人绝对无法拆除炸弹。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很不可思议吗？」我担心他们起疑，思索片刻，开口道：「告诉你们吧，我的老家 是开加油站的，所以我学生时期就取得处理危险物的执照。」

我想起认识的人拥有这种执照。不过，加油站和处理危险物有何关系，我也说不上 来。只要给得出理由就会受到接纳，这是人类的心理特征之一。或许是这样，他们不再追 问，但也可能是放弃深究。面对我的言行举止，人类似乎很容易感到疲累。

「对了，千叶先生，你怎么处理拆下来的装置？」

「你是指炸弹吗？」

r『炸弹」这个字眼，听起来像小孩子的玩具，一点真实感也没有。」

「我装进纸袋，送给轰当纪念。」

「咦？」山野边发出惊呼。

「你想问我，为何把这么重要的证据轻易交给他，对吧？我早猜到这一点。」其实， 我根本没猜到。当时我不认为哪里不妥，现下看见山野边的态度，才发觉有些不妙。「别

「这么说来，原先是本城向轰表达景仰之意？」我问。

「那是装出来的。」

「好了，现在怎么办？」美树出声。

「该怎么做才好 .....」山野边并未试图掩饰自己的无计可施，嘴里咕哝着：「还有十 二天 .....」

「这样啊 .....」我差点脱口说出「不，调查时间只剩四天」。一旦向上层呈报「认 可」，山野边的生命将在第五天终结。

「千叶先生，你不赶时间吗？」

车子在等红灯。我抬起头，透过后视镜与山野边四目相交，忍不住应道：「最好快点 行动。」你们所剰的时间真的不多。

「不，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其他事得处理？工作不要紧吗？」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暗暗想着，当然没说岀口。「不必担心。无论如何，我都要见本 城一面。」

「还有十二天 .....」山野边重复一遍。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指上诉的期限。

「如果只剩一周，你们会怎么做？」我问。

「咦？」

山野边没特别惊讶，似乎并未意识到我是指他的寿命。

r『倘若该奉献仅剩一周的生命，那么，一百年的寿命同样该奉献』。」山野边又念 岀像法律条文或契约内容的话语。

「哦？」

「这是谁的名言？」美树问。

「也是出自帕斯卡的《思想录》。」山野边苦笑着回答。

「看来，世上所有名言都是帕斯卡说的。j美树笑道：「不过，千叶先生，仅剩一周 的生命，却得奉献一百年的寿命，这是什么意思？」

山野边回到公寓后，打开厨房的冰箱。我站在一旁看着，他突然出声：「千叶先生， 你小时候听过「冰箱的门无法从内侧打开」吗？」

「好像听过。」我回答得模棱两可。

「那是错的。」

「哦，真令人吃惊。没想到冰箱的门居然能从内侧打开。」我试探性地应道。其实， 我根本不晓得哪一点值得吃惊。

「不过，从内侧打开得费一番功夫。冰箱的门是气密式的，很难靠蛮力推开。小时 候，听说有人躲在冰箱一直没被发现，我害怕得不得了，好一阵子连开冰箱都心惊胆跳。 J

「小时候学到的知识往往是错的。」我停顿一下，又补一句：「如果冰箱的门真的无 法从内侧打开，我倒想把本城塞进去。」我没特别的用意，只是希望说一些山野边认为我 「应该会说」的话。

山野边的反应比想像中激烈。他睁大双眼问：「为什么要把本城塞进冰箱？」

「当然是 .....」我迟疑一下，继续道：「让他尝尝天寒地冻的滋味。」

山野边无奈一笑。

「能不能放点音乐来听？」

山野边起身走进另一个房间，不久后，拎着一台迷你音响回来。他递给我数张CD,询 问：「想听什么？」

「对你们夫妇来说，音乐也是不可或缺的吗？」

「咦？」

「要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准备迷你音响？」这栋公寓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处，不需要 任何多余的家具，所以屋内十分冷清。但在生活基本用品中，竟包含音乐。

「因为...…」山野边吞吞吐吐，「我们原本打算抓到那男人后，在这里执行报复计 划。J

「哦？」

「被迫听刺耳的音乐，不也是一种痛苦？」

「啊，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以往，我曾多次目睹「刑求」，也就是人类对人类 使用暴力的场面。最近遇上的机会较少，但我并不感到陌生。陷入亢奋状态时，人类往往 会做出毁灭他人的暴力行径，而且手段五花八门。除了肉体上的折磨，我还见过妨碍睡眠 或制造震耳欲聋的噪音等方法。

「这确实是方法之一。」

「千叶先生，你不惊讶？」美树问：「你不担心我们是真的想刑求那个人，而不是开 玩笑？」

「这个嘛……」我含糊应答，然后耸耸肩。耸肩是非常好用的身体语言，在对方眼中 能代表各种意思。此时，我忽然想到，山野边刚刚是说「原本打算」，意思是已改变心 意？他们取消在这里的刑求计划？

不过，这些事一点也不重要。我兴冲冲地插上插头，随手挑一张CD放进迷你音响后， 按下播放钮。音响中传岀钢琴与萨克斯风的合奏，我顿时感到心旷神怡。

「你喜欢桑尼•罗林斯（注：Sonny Rollins （一九三。〜），美国五。至七。年代的著 名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山野边问。

我怕再次做岀错误反应，不敢岀声附和，只暧味地点点头。

「我也是。他有「爵士乐巨人J之称，相当名符其实。」

「大概几公尺？」

山野边噗哧一笑，似乎将我这句话当成无聊的玩笑。

「罗林斯的萨克斯风，就像巨人吹的一样气势磅礴。」

「是啊。」

「随兴、豪放，宛如在天空翱翔。」

「是啊。」

「但RCA时期（注：一九六。年代，罗林斯有一段时期与美国的RCA唱片公司签约。 ）的罗林斯普遍评价不佳，大家认为他失去自由自在的特色。」

「好像是这样。」我配合着答腔。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FRCA时期」，八成又 是某种分类吧。人类最喜欢依某种特别的定义来区隔、分割时间。

「坦白讲，我满喜欢RCA时期的罗林斯。这时期的他受到自由爵士乐风潮的刺激，尝 试许多新的挑战。不过，罗林斯的乐迷总是异口同声地说：「那不是罗林斯。」」

「那他是谁？」

「唔，罗林斯。」山野边皱着眉回答。美树噗哧一笑。

我再度做出「在对方眼中能代表各种意思」的好用动作，便沉浸在萨克斯风的悠扬旋 律中。原来如此，听起来确实像巨人哼的歌，豪迈又充满活力。

靠着墙壁听音乐，果然是种享受。共处一室的山野边夫妇或坐或躺，脸上各自带着倦 容。看着他们萎靡不振的模样，我没有太多感触。

山野边取来搁在墙角的摄影机，在我的前方把弄。不晓得他在做什么，我没特别理 会。直到CD播完，我才开口： 「终于轮到摄影机登场？」

山野边打开摄影机的盖子，在液晶荧幕上查看录影片段。相隔一晚，他好不容易鼓起 勇气进行确认。不知何时，美树在他身旁坐下，同样盯着画面。

「搞不好能从影片中找到一点线索。」

「线索啊……」

正要换一张CD,美树却说：「从头开始播放吧。千叶先生，你也一起来 我只好压下想听音乐的心情。

看。

我随口回应,  
J迫于无奈,

影片的开头，出现昨晚我们闯入的饭店客房。这台摄影机想必一直放在圆桌上。镜头 微仰，拍到坐在正前方的本城上半身。

画面外响起记者的话声：「或许该先跟您说声「辛苦了」。」

「谢谢贵社为我准备这间客房。」本城崇答得彬彬有礼。

接着，记者说明这次专访的主旨，不时穿插「恭喜您洗刷冤屈」、「您在看守所内想 必受过不少委屈」、「在看守所初次见面时，我就看出您是沉着冷静、坚毅刚强的人物」 等恭维的话语。此外，还提到两次「揭发真相能让世界更美好」，约莫是他的理念或主张 吧。

「请在这里好好休息，偶尔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就行。」

本城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环顾四周。

「好不容易获释，您一定想去外头大玩一场 .....」记者接着道。

「别担心，我会乖乖待在这里。」本城崇的态度比记者沉着。「小泽先生也提醒过 我，必须待在联络得上的地方。」

山野边或许是认为我会对「小泽」的身分感到好奇，主动告诉我：「律师。」

原来如此，小泽是本城崇的律师。

「等后天一切结束后，您会回府上吗？」记者以聊天般的语气问道，想营造岀闲话家 常的气氛，其实听起来极为别扭。

「不，我家附近恐怕会有媒体记者守着。」本城崇回答。

「对了……」记者微微拉高嗓音，「有个您认识的人托我传话。」

「我认识的人？」本城反问，话声中不带感情。

「对方是您的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本城歪着脑袋沉吟，仿佛根本没经历高中生活。

「原来他也有过高中生活。」山野边低喃。

忽然间，我脑海浮现刚刚听到的「RCA时期」。

「你和对方见过面？」画面里的本城崇面无表情地问。

此时，记者约莫是点了点头。「某天下班时，一名穿套装的女子向我搭话，问我是不 是记者。她似乎知道我跟您保持着联系，不晓得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我正感到狐疑，她 又说您获判无罪后，我会和您见面。她自称是占卜师，来历十分可疑，但她声称与您熟 识......」

「我的高中同学里没有这号人物。」本城的眼神如蛇一般犀利。

「那么，大概是骗子吧。她要我转交这个给您。」记者递出一张小纸片。

山野边目不转睛地瞪着画面，「那女的不晓得是谁。」

「就是啊。」

「若有必要，我会打电话联络她。」本城接下纸片，身体却突然停住。

原来是由野边按下暂停钮。

「有没有办法看岀纸片上的字？」美树凑近画面。

「在哪边？」我也仔细端详，但只分辨出是姓名和电话号码，看不清到底写些什么 字。「你们认为，本城会去见这个陌生女人？」

「也对，他不会冒这种险。」

「况且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或许我们能从这个女人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是吗？假如能看出电话号码，事情就好办了。继续播放吧。」

若出现不同角度或亮度的画面，或许凭我的眼力能辨识得岀。

山野边一按，液晶荧幕上的影像再度动起来。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画面。记者正要将纸 片递给本城，下一瞬间，我立刻明白没必要这么费力。

影片里的记者对本城说：「这位香川实夕子小姐，长得非常漂亮。」

「唔...…」我不禁发岀低吟。

香川是我的同事，昨晚我才在CD唱片行的试听机前碰到她。

「啊，千叶，原来你负责那个姓山野边的男人？」

特种行业林立的南金刚町一隅，有间地下咖啡厅。我一踏进店里，便找到香川的身 影。这间营业到深夜的音乐咖啡厅，就是她推荐给我的。

她独自坐在店内最深处的四人桌位。我走过去，在她面前坐下，直接问：「你的调查 对象是本城崇？」她瞪着眼回答：「是啊。」或许是不希望干扰旋律，她轻声细语，像只 动嘴没出声。

「你知道山野边的事情吗？」我当然也尽量压低嗓子，毕竟音乐比说话重要得多。

「多少知道一点，就像你知道本城的事一样。」

「你上次提过，是四天前开始调查？」

「但今天才联络上本城。」

「你是顾虑到审判还没结束？」这意味着，香川早我两天开始调査。「山野边想找本 城报仇。」

「好像是这样。对了，本城跟我提过，山野边到饭店找他时，身边带着一个既不像律 师又不像保镖的古怪男子 .....」香川指着我窃笑。

「方便问个问题吗？」我回想山野边夫妇的话，「听说在人类中，本城崇属于极度沉 着冷静，做事从不慌乱的类型？」

「就是人类口中的「无血无泪」吧。事实上，他当然有血也有泪。」

「既然如此，他刚离开看守所，还得提防山野边夫妇的纠缠，为何愿意和陌生人见 面？他应该相当冷静谨慎，你怎么卸除他的心防？」我问。

香川打了个呵欠。当然，那不过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人类的深呼吸。「很简单，跟你一 样。」

「跟我一样？」

「只是依情报部的指示去做。」香川耸耸肩。她的头发半长不短，稍微超过肩膀一 些。「我把联络方式写在纸条上，交给采访本城的记者。不久，他就打电话过来，大概也 想搞清楚我的来历吧。情报部还指示我，接到本城的电话时，就说一句话……」

「哪一句话？」

r『轰的车子没爆炸』。情报部告知，只要讲岀这句话就能吸引本城注意。」

「原来如此。」不晓得情报部对未来掌握到何种程度，当初轰的车子没爆炸，是因为 我发现炸弹。这么说来，难道情报部早料到我会告诉山野边「打开车门就会爆炸」？这中 间的因果关系，有点类似人类经常谈论的「鸡生蛋、蛋生鸡」问题，至今我仍没有结论。

「如同情报部所言，本城主动与我见面。当然，他依然十分提防我。」

根据香川的叙述，她和本城约在某摩天大楼的瞭望台，对他说：「电视上的你帅气十 足，我忍不住想帮你忙。我可以为你占卜。」这自然也是情报部指示的台词。

「帅气十足？」

「人类往往会对电视上岀现的犯罪者产生崇拜之心。或许是基于认同感或同情，衍生 出类似憧憬的心情吧。本城崇沉着冷酷，有些人类似乎把他当成偶像。」

「你假装是他的崇拜者？」

「这种轻浮又虚假的理由，有时比冠冕堂皇的借口更能取得人类的信任。」

「本城相信你？」

「很惊讶吧？不过，当我告诉他，我是靠占卜得知轰的车子一事时，他露出不屑的表 情。J

「想必他不会理睬这种可疑的说词。」

「但事实是，我知道轰的车子没爆炸。他肯定非常在意这一点。」

「原来如此，他大概认为你有利用价值。」

「我真搞不憧。」

「搞不憧什么？」

「他的眼神实在古怪。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我看得出他非常聪明，只把其他人类当

成道具。」

「他没有良心。据说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

「没有双亲？那他怎么岀生的？难不成他是复制人？」

「不是双亲，是「良善心灵」的良心。」我复述山野边的解释。「这种人被称为『精 神病态者』，完全不顾他人死活，而且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由于不在乎他人的感受，所以 能放手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确实会有这种人类。」香川附和，「像是绑架一个无辜女人，揍得她面目全非，还 笑嘻嘻地施加各式各样的凌虐手段。」

「本城也是这种人吧。」

「不过，我认为不在意他人、缺乏良知的人是最强的。」

「因为什么都办得到？」

「没错，而且这种人擅长找把柄，好陷害或利用别人。这么一想，最后能存活下来 的，多半是自私自利的人类，不是吗？」

「怎么说？」

「生物界的法则，不就是强者才能存活？记得有句成语......」

「弱肉强食？」

「物竟天择。」香川继续道：「奇怪的是，现在存活的人类不全是这种类型。」

「这样一想，确实有点奇怪。」我点头附和。

「为何不是只剩下自私的人类？」香川沉吟片刻，困惑地说：「难不成剩下的二十四 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理论上没错，不过真是如此吗？ 「你说的也对，按理世上应该只会剩下本城这种人。

J

「是吧？以进化的过程来看，这是必然的结果。」

接着，我们便不再交谈，专心欣赏音乐，偶尔拿起杯子啜饮一口。

一首漫长的曲子结束，店内忽然冷清许多。明明灯光依旧，我却有种周围变得昏暗的 错觉。真正的夜晚与黑暗，并不会造成我的困扰，但骤然止歇的音乐却会带来莫名的不 安。

此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那个人在哪里？」

「谁？」

「本城。你为他安排藏身地点，对吧？」

「嗯，是啊。我依情报部的指示，建议他躲在一幢没人住的透天厝，但是......」

「但是？」

「他拒绝了。看来，他一点也不相信我。对我提供的场所，他丝毫不感兴趣。」

「要是他欣然接受，这男人大概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 .....」香川接着道：「要是不清楚他躲在哪里，调查工作没办法进行。于是， 我尾随在后，查出他的栖身之处。」

「在哪里？」

「一座大宅邸。」

香川背出地址。位于猿塚町，属于高级住宅区，离昨天那间饭店不远。据香川描述， 那是占地宽广、门面气派的豪宅。

「那是本城的家吗？」

「好像不是。那里住着一个姓佐古的老人，本城跟他有交情，但不是亲戚。」

「佐古欠本城人情？」

「大概吧。」

「去问情报部应该能得到答案。」

「我不想对情报部低头，八成是本城握有佐古的把柄吧。千叶，你会告诉山野边，本 城躲在佐古家吗？」

「我干嘛这么做？」

「也许 .....对你的调查工作会有帮助？」

「那倒不见得。不过，遇上非提供线索不可的场合，我会拿岀来充数。你呢？打算怎 么进入佐古家？」

「上门造访太不自然，我想透过电话联络，或利用本城外出的机会。话说回来，其实 我己调查得差不多。」

「反正— “定是 『认可J。」

「千叶，你也是吧？」

香川望着杯中的水，忽然指着浮在上头的冰块。

「对了，你知道吗？冰块会浮在水上，是因为有浮力。」

「哦？」这么一提，我似乎听过这个字眼。

「物体进入水中，就会产生浮力。严格来说，就是水会产生往上推的力量。最有趣的 是，浮力大小与物体的重量无关。」

「什么意思？」

「既然是帮助物体浮起的力量，多数人会以为跟物体的重量有关。其实，跟浮力有关 的不是重量，而是体积。物体的体积愈大，产生的浮力愈强。」

「那又怎样？」

「假设在杯子里装满水，再放入冰块。」

「我可不会干那种事。」

「我知道。当冰块融化，杯里的水变多，不是应该会溢出杯外？实际上，水位不会改 变，更不会满溢流出。背后的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及的浮力。」

「你想告诉我，这就是浮力的职责？」

「没错。冰块虽然消失，整体的水量却没变化，你不认为跟人类的死亡有异曲同工之 妙吗？」

「不认为。」我实在想不透，她怎会把浮力和人类扯在一起。脑海冒出落水身亡的人 类，但似乎与她说的无关。

「一旦死亡，人类就会从世上消失，总量却不会减少。」

「原来如此。」死了一个人，既不会引起社会关注，也不会对整体人类造成影响，我 同意这一点。告诉香川后，她回答：「你的看法也没错，但我想表达的是，人类就算死去 也不会消失。」

「你指的是，人类拿来安慰自己的「幽灵」或『鬼魂J ?就算死亡，灵魂也会留下， 所以不会消失？」

香川笑道：「不是的，人类不是会记住死去的亲友吗？我只是在想，会不会是以这种 形式留在世上。」

「就像冰块融化后，会和水混合在一起？」

「没错，亡者会融入其他人的记忆，因此总量不会减少。」

「总觉得这种想法有些古怪。」我直率地说出感想。「不过，我对浮力颇有好感。」

「颇有好感？对浮力？」

「这家伙不是非常尽责吗？只要是脚踏实地认真工作，我一向都很欣赏。」

「若说那是浮力的工作，倒也没错。」香川意兴阑珊地低语。

回到山野边夫妇的公寓，美树忽然冲到我面前说：「千叶先生，你快进来准备，我们 马上出发。」

「出发？上哪去？」我在门口脱掉鞋子，穿过走廊。山野边站在冷清的屋内，笑着告 诉我：「终于逮到他的行踪。」

看来，还没说出香川给的情报，他们己知晓。但我并不失望，也不吃惊，只烦恼该摆 出怎样的表情。

「箕轮打电话来。」美树解释。跟昨天一样，她穿黑毛衣和黑长裤。

「啊，原来是箕轮。他又获得新消息？」前天告知他们本城躲在饭店里的，就是箕 轮。

山野边忙着整理手边的圖鼓形大袋子，在做岀发前的准备。往袋里一瞧，里头塞满小 型电流枪及电击棒。收拾完携带物品，他拉上拉链。

「这是流行吗？」我问。

「流行？」

「随身携带电击棒。轰不也是遭电击棒攻击？」

「唔，要让人失去抵抗能力，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有枪更好，对手会心生惧怕。

J

「那是自杀用的东西。」

「咦？」

「手上一旦有枪，可能还没杀死敌人，就先杀死自己。」

「什么意思？千叶先生，你对枪也有研究？杀死自己是怎么回事？」

我回想着同事的原话，回答：

「你知道在枪械合法的国家，民众为何要买枪吗？」

「是指美国吗？因为治安不好，随时会遇上强盗或色狼，需要枪自我防卫。」

「没错，但有件事你不晓得。」

「哪件事？」

「实际上，一旦持有枪械，自杀的风险会大幅上升。」

「自杀？」

「电视上每天报导骇人听闻的案件，民众当然会产生保护自己的念头。但手边有枪 后，比起遇上歹徒，发生意外或自杀的风险更高。」

「是吗？」

「我也是听说的。」根据我当时听到的内容，持枪率偏高地区的自杀率，比持枪率偏 低地区的自杀率要高得多。而禁止买卖枪械的地区，不仅自杀率极低，凶杀案也大幅减 少。由于我的工作与人类的死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类资讯我记得非常清楚。

「可是，日本并未开放民众持有枪械，每年仍有三万人自杀。」

「等开放持有枪械，这数字会攀得更高。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人类会对能掌控的事物感到安心。」

「安心？」

「枪在自己手上，何时使用是自己的自由。既然由自己决定，自然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在一般人心中，无法预期的恐怖暴力事件更可怕。正因如此，大伙 才会想拥有枪械。没人认为枪械会诱发自杀，大伙都认为自己能完全掌控手中的枪械。」

「难道不是吗？」

「任何人都会有突然想一了百了的时候，要是手边有枪，自杀的机率会骤升。」

「但是，这与枪械并无直接关联。即使手头没枪，还有很多方法自杀。」

「用枪的失败机率很低。」

「什么意思？」

「除非发生特殊状况，否则通常是当场死亡。采取其他自杀方法，还有可能挽回，用 枪根本毫无转圜余地。只要没枪，自杀率便会下降。」

「千叶先生，你怎会知道这些？」

「算是专业知识吧。」

「专业知识？」

「我老家是开加油站的。」

「或许你说的对，就像一般人都以为自己开车比搭飞机安全。」

「正是如此。」我指着山野边，「车祸事故一天到晚随时在发生，频繁的程度远超过 一般人的想像。相较之下，飞机却极少发生死亡事故。然而，大伙都认为开车比搭飞机安 全，你晓得其中原由吗？」

「因为能够自己掌控？」

我点点头，「这就是高估能力的下场。」

「高估能力？高估谁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这时代的人相对熟悉的香烟或麻药之类的成 瘾物上。吸食者总是太过信任自己，认为自己能控制用量，最后往往无法自拔。其实，人 类具备的不是控制自己的能力，而是为失控寻找借口，及在失败后变更目标的能力。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庆幸手头没有枪，还有另一个理由。」山野边喃喃道。

「哦？」

「假如我手上有枪，站在那男人面前时，我不敢保证能忍住不开枪。」

「开了枪，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吗？」

「让他死得太轻松，难消我心头之恨。」山野边咬牙切齿。

原来如此，山野边的报仇不是一颗子弹就能解决。

「你们在聊什么？我准备好了，快岀发吧。」美树不知何时来到一旁。

山野边站起身。「千叶先生，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当然。」虽然继续观察他们的复仇行动不会影响调查结果，我还是得尽量待在他们 身边。毕竟这是我的工作。

「那男人躲在律师安排的岀租公寓。」山野边告诉我。

「岀租公寓？不是独栋住宅？」

「对，是出租公寓。」

我没再答腔。山野边见我沉默，似乎会错意，自顾自道：「你放心，我们不会直接冲 进公寓。昨天刚发生饭店那件事，就算我们过去，他也不会乖乖开门。」

确实如此。第一次面对面时，本城己得知山野边夫妇打算对付他，接下来肯定会更谨 慎小心。

「箕轮说，那男人今天在公园有约。」

「公园？」

「滨离宫恩赐庭园，你听过吗？」

「庭园？」

「名为庭园，其实是座公园。从前是一座位于新桥、汐留一带的庭园，后来改建成公 园。今天，那男人会在园内的水上巴士停泊处和某人见面。」

「哦，对方是谁？」

「这就不清楚了。」

我陷入沉思，没再与山野边交谈。我需要一点时间整理互相矛盾的讯息。

山野边听到的消息，跟我听到的消息不同。

香川告诉我，本城躲在位于猿塚町的独栋豪宅，屋主是个姓佐古的老人。

箕轮却告诉山野边，本城躲在出租公寓。

我再怎么对人类的事情孤陋寡闻，也晓得独栋豪宅与出租公寓的不同。

香川不可能对我撒谎，她没有理由这么做。

由此可见，箕轮给山野边的消息是错的。背后有两种可能。

箕轮掌握的是错误情报。

不然，就是箕轮故意撒谎。

前者并不稀奇，因为人类经常犯错。后者也不稀奇，因为人类经常撒谎。

车子在壅塞的道路穿梭，我们的话渐渐变少。回荡车内的音乐，宛如以钢琴声包覆轻 快的歌声。我仿佛看见音乐在前座那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头发上弹跳。

我听着雨刷摩擦挡风玻璃的声响。 滴撞在玻璃上，碎裂四散。

雨势虽然不大，但丝臺没有止歇的迹象。一颗颗雨

「天空明亮了些，但雨就是不停。」山野边自言自语。

「没那么容易停。」对于这一点，我相当有自信。每次为工作来到人间，往往在下 雨。就算没下雨，也是乌云密布，空气中飘着眼睛瞧不见的雨雾。I■好想看一看太阳。」

「千叶先生，太阳总会露脸的。要是雨真的下个没完，后果不知会多么严重。」

「真的吗？」我怀疑自己根本没机会目睹太阳的出现。

「这么一提，我也有些不安。」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转头说：「我们认为明天早上太 阳一定会升起，但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没有证据。」

「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人迟早都会死亡。」

「千叶先生，你怎么老爱提这种让人难过的话题？」美树责备道。

「另外，还有一件能百分之百肯定的事。」

「哪件事？」

「每个人都活过。」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有生日°」

「那又怎样？」

「我只是觉得，既然要谈这个话题，不如想得乐观些。」

山野边的手机响起。山野边拿起手机一瞧，递给坐在副驾驶座的美 你接吧。J

约过二十分钟, 树。「箕轮打来的,

「喂？」美树按下通话键，手机另一端传来一句：「我是箕轮。」我全神贯注地观察 手机周围的空气，将手机的电波复原成声音。

「山野边在开车，我替他接电话。」美树的语气异常平淡。

「啊 .....好久不见 .....久疏问候 .....」箕轮似乎有些狼狈，吞吞吐吐道：「那时造成 不愉快，我感到相当抱歉 .....」

「不，是我太小题大作。」美树回答，大概是指女儿过世时箕轮的釆访行为吧。「我 们正赶往滨离宫恩赐庭园。由导航器看来，大概还需要 .....」

「十五分钟。」负责驾驶的山野边应道。

「大概还需要十五分钟。」

「噢，那很好 .....」

「那很好？箕轮，这是你提供的消息，怎么说得事不关己？」

「话是没错 .....」箕轮欲言又止。我试着分析他话中的种种情感，或许有点像人类喝 下葡萄酒后猜测产地。他并非「警戒」或「诧异」，比较接近「怀疑」或「迷惑」。

能够找到停车位，实在算是运气好。山野边原本开着车子在公园附近缓缓前进，遭后 头车辆按了两声喇叭。山野边吓一跳，赶紧左转，钻进一条小巷。这条巷子的右侧是一长 排围墙，不像一般道路。路面呈平缓的弯曲，仿佛永无止境，看不到终点。

「走到底恐怕是死胡同，」美树看着汽车导航系统的地图画面，「这似乎只是一条通 往市场的小径。」

「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吗？」山野边试探性地询问。

「不过路幅还算宽，就算路边停车，也不至于造成影响。」

听到美树的建议后，山野边点点头，靠边停车。

雨依旧下个不停，但小得看不见雨丝，像弥漫在空气中的雾水。下车后，山野边夫妇 并未撑伞。

我们步行回到大马路，美树指着前方。在一座小桥的另一头，有一大片宽广的空地， 那大概就是公园吧。我们走上桥往下望，河面虽然不宽，但停泊着几艘小船。山野边夫妇 的闲聊中提及，这条河是流向东京湾。

公园大得令人咋舌。付完入园费，踏进公园，放眼望去全是绿色植物，背后则是高速 公路的高架桥及一栋栋新建高楼大厦。前方是辽阔的庭园，后方却是典型的都市景色，受 这样的落差吸引，我不停交互观看。

「这里真辽阔。往昔似乎是德川家的庭园？」

「原本是贵族利用老鹰来狩猎的场所，大小相当于五座东京巨蛋。」

听到山野边这句话，我插嘴问：「你们为何喜欢拿东京巨蛋当衡量的标准？」

之前我从未听过这种说法，最近这个国家的人类总爱如此说明地方的大小。

山野边皱起眉，笑着回答：「以东京巨蛋来计算，比较容易想像。若改成迪士尼乐园 之类的，会有点摸不着头绪。」

「换成说五十万个烟盒，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美树眯起眼。

「原来如此。」我决定放弃理解这个现象。

山野边取出入园时拿到的地图，对照看着道：「依箕轮的情报，那男人会在水上巴士 停泊处和某人见面。」他指向前方，「就是那里吧？」

「可是 .....」美树突然有些紧张，压低音量：「我们会不会来得太草率？公园这么宽 广，我们马上会被发现。」

美树的担忧是正确的。姑且不论本城的来意，这座公园实在太大，本城偶然转个头， 很可能就会看见山野边夫妇。他昨天好不容易逃脱，此时见到他们，八成会拔腿就跑。

「我以为你们早就考量到这一点。」

「千叶先生，我们不像你这么冷静，根本没想太多。」山野边应道：「事到如今，只 能尽量保持低调，祈祷别被发现。」

「万一被发现，该怎么办？」美树问。山野边没作声，望向背在肩上的袋子，似乎里 头的电击棒就是答案。

接着，我们笔直前进。以方位来看，应该是朝向东南方。

地面潮湿泥泞，到处是积水。就算雨下得再细再小，时间一长地面还是会湿漉漉。因 此，即使是亳无存在感的爾，也会留下恼人的痕迹。

走了一会儿，左右两侧出现高度约至肩膀的树木。树枝弯曲盘绕，宛如人类的手腕， 举在半空不知想抓住什么东西。

「这排梅树看起来像模样古怪的活人。」美树开口。

「不知是在列队欢迎我们，还是在挑逗我们的邪恶心肠。」

「复仇算是邪恶心肠的表现吗？」我问。

山野边没料到我会冒出这一句，他愣一下，说道：「唔，在一般人眼中算是坏事。」

「但我们不这么想。」美树接过话。

山野边避开地面积水前行，我则直接踩过，任凭鞋子濡湿。美树在水洼之间跳来跳 去，边诧异地看着我的脚，大概是觉得我很奇怪。我不明白鞋子弄湿有何不妥，不知该怎 么反应。

「说起德川 .....」我刻意找了个话题，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反正他们刚刚提到此处原 本是德川家的庭园，我突然联想到这一点，应该不会太突兀。

「千叶先生，你又要炫耀历史知识？」山野边微微转向我。

「我上次不是提过报仇制度吗？」

「江户时代？」

「对，当时存在着合法报仇的制度。忘记是第几代德川，或许是初代，总之谣传有个 高高在上的人说出一句话......」

「什么话？」山野边问。雨势虽然不大，但雾水附着在他的发丝上，发型变得又塌又 扁，看起来年纪小了许多。

r『报仇既非勇敢的证明，亦非武士的荣誉」。」

「咦？」

「意思是，报仇既不勇敢，也不是件光荣的事？」

「某个高高在上的人说的。」

「那个人是谁？德川将军吗？」

「头衔不重要吧？」

「不过，这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走在我身旁的美树问。

「提醒大伙不要拘泥于「勇敢」或「光明正大』吧。只要能成功报仇，借助女人的力 量也无所谓。」

「借助女人的力量也无所谓？」山野边一笑，「也就是说，不要管面子或名声？」

「报仇的重点在于速战速决，不必拘泥非得亲自动手不可，就算找人帮忙也不会被当 成卑鄙小人。」

山野边与美树互看一眼。这对夫妇经常不发一语，以眼神进行沟通。此时，他们同时 眯起眼，一个说「真是爽快俐落，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另一个则说「真佩服这种豁出一 切的精神」。

事实上，我也有同感。过去我曾目睹不少企图报仇却饮恨失败的例子。这些人多半是 在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的瞬间，突然下不了手，内心产生罪恶感，导致功亏一簧。他们的 失败不太会影响我的工作，所以我并不失望，也没任何感慨。然而，有时我会忍不住想， 既然决定要报仇，为何不能一鼓作气，还要犹豫老半天？

「千叶先生，你的话让我受益良深。」

山野边的口气有些轻挑，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不惜使用任何手 段。」他又信誓旦旦补上一句，我才明白他是认真的。

「没错，而且要速战速决。」

我们在泥泞的地面上不断前进，放眼望去，随处可见引导标志，其中不乏指示水上巴

士方向的箭头。

「本城很可能在那里，不如我先去探探状况？你们贸然行动，搞不好马上会被发现。 J我提议道。

山野边一听，神情突然僵住。

「怎么啦？」我问。

「我又想起上次提过的那件关于家父的事 .....当时他也说要先探探状况，便走进鬼 屋 .....」

「再也没回来？」

「不，最后他回来了。」

仔细想想，这确实跟我刚刚的提议有几分相似。

「请问 .....」

我们又走了一会儿，突然冒出虚弱的呼唤声。转头一瞧，一个年轻外国女人不知何时 来到我们身边。这外国女人穿粉红衬衫搭牛仔裤，撑着透明雨伞，显然是观光客。

「方便帮个忙吗？」她以生涩的日语说道。

「帮忙？」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山野边夫妇有些错愕，口气却相当温和。

「请跟我来 .....」外国女人说着简单的日语，指向左方一隅。那边种满深绿及明亮的 黄绿树木，简直像野生的树丛，跟庭园中央经过整齐规画的景色完全不同。那些环绕公园 外围的茂密树丛，或许发挥了围墙的效果。

树丛后头就是河川，河面上想必停泊着小船。

「发生什么事？」山野边问。那名脸孔修长的金发外国女人指着左侧树丛说：「倒在 地上。」她的日语虽然别扭，但不难听懂。

「是不是有人身体不舒服？」美树问，女人点点头走过去。虽然是树丛，其实范围很 窄，树木间看得到示意公园边缘的绳索。

金发年轻女人转头说「这边」，继续往前走，山野边跟在后头。

女人紧绷着脸，山野边夫妇以为她遇上突发状况太过焦虑，亳不犹疑地尾随，走进隐 密的树丛中。虽然树丛的范围只有短短数公尺，却大大偏离山野边夫妇原本的路线。

这女人要是不怀好意，不知山野边打算如何应对？

依箕轮提供的情报，本城在公园某处。此时此刻，突然冒出一个陌生人前来搭讪，八 成是本城的同伙。即使称不上同伙，至少是受本城指示采取行动。当然，两者可能亳无关 联，但我的怀疑合情合理。

为何山野边会臺无防备，我实在无法理解。

外国女人逃走了。她踏进树丛，确认山野边夫妇和我都跟上后，突然拔腿就跑。我想 应该要追过去，便跟着往前跑。但我察觉周围有其他人类的气息，立刻停下脚步。

很显然地，外国女人只负责将山野边夫妇引入树丛。她神情畏缩，甚至不敢与我们视 线相交，恐怕是受到威胁，例如「把那三人带到这里，不然你男友就会没命」之类的吧。

就像轮班制一样，女人离开后，深绿树木的阴暗处走出两个男人。

两个都是年轻人，覆着头巾，分别穿材质光滑的红、蓝雨衣。

今天阴雨绵绵，雨衣一点都不显得突兀。原以为他们是观光客，我却突然听见劈啪声 响。

两个男人拿着比手机稍大的机器，前端不断冒出火花。

穿蓝雨衣的男人凑近美树，举起电击棒。他戴着墨镜和口罩。

穿红雨衣的男人走到山野边面前，同样因墨镜和口罩而看不出表情。他身材魁梧、体 格壮硕，手中的电击棒不断发出闪光及震动空气的声响，我不禁联想到烧得正旺的营火。

山野边明显流露惧意。他像遭受惊吓的野兽般浑身僵硬，一步步后退。或许这是动物 的本能。面对电击爆裂声及火花，山野边感受到危险。

「你们是谁？」山野边战战兢兢地问。

「那男人的同伴吗？」美树也相当紧张。

「是本城派你们来的？」我向眼前穿红雨衣的男人问。

「本城？我们确实是受到委托，但不晓得对方的名字。」年轻人回答。他的嗓音颇 尖，残留着一股稚气。

「哦，是怎样的委托？」我问。

山野边忽然靠近美树，试图以身体当盾牌，保护妻子。他刚要移动，却突然放声大 叫。那确实是山野边的声音，但与平常的说话声不同，更接近动物的嘶吼。

电击棒抵着山野边的腰，他痛得蹲在地上。

「很痛吧？怕痛就乖乖别动。」穿红雨衣的男人走上前，迅速取岀胶带，封住山野边 的嘴。他手脚俐落，非常熟练。山野边并未昏厥，但受到电击发不岀声，只能乖乖就范。

美树想冲过去救他，穿蓝雨衣的男人却挡在眼前。

对方的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别出声」，另一手中的电击棒又发出闪光。天空下着 细雨，似乎并未影响这具武器的性能。

「大庭广众下，你们想干嘛？」美树咬牙切齿。穿红雨衣的男人亳不理会，持续捆绑 山野边。

「没错，门口有管理员，你们怎么把人带出去？」我不禁好奇。门口管理处的建筑物 不大，管理员数量应该不多，但强行将人带出公园，容易引来侧目。

雨衣双人组望着我，仿佛现在才发现我。「别动，电击棒往身上招呼不是闹着玩的。 J穿红雨衣的男人警告。美树梢稍强硬地说：「是啊，虽然不像电影演的那样能电昏人， 但会痛得无法动弹。」

「你对电击棒有研究？」

「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电击棒。」美树显然是在逞强，但不愿屈服于恐惧的态度 引起对方的戒心，穿蓝雨衣的男人拿胶带往她嘴上贴时，格外谨慎小心。

「没有黄色吗？」我问。既然有红、蓝雨衣，当然得有个黄色，才能组成红绿灯。

两个男人再次望向我。穿蓝雨衣的男人取出脚镣之类的东西，扣在美树的腿上。那玩 意挂着链条，不时发出叮当声响。虽不晓得原本的用途，但拿来束缚人类手脚相当合适。

1^—\*-E-图&『春>底夺#成期w。

*ss^3^sso ^as* ylsms- *^sssss^s-s 聲 s^s^s?*

漾澆『尹*§sssso*

口昌回*s^.*淫期米陇湖依吕渤枢。Ta，*^s^sss^sss.* 力海薄郝 f 勢。*^s^ssssf^s. ^s^s.*涂\*—s『K 海曲毋«。

*-ss^s*瀟漆曲引»【写一」*s^sk^^s.* 5\*#siss- *^sssss^o*朗泗喜剧A—恭『建雌M灘« 口te。

*^ss^isfis. n^sas^o ssfis^* 翔s魄-1。

「fi……」sis- *^sss.s.* 」 *^.s^ssss.* TIE 海背歸n?lll旧•<) s-」w*ssss^ifis*- f適薄TJF\*。

「sksm近冷昆7」蹈留E&口〉*^sso*a-T郊泮尚除岷諭呻3読7。喜帝醐压 *sso*効户隔—蘸。ffi源浏血—湖『EM丝m苗。

「藏診S」。

险B间第〉弗沸丈灘漸汁M呆。©S3- *ss^sss^.*沼帯海 *ss£o*

瀰启冲

*s^.£. ^ssss^. sss,^s* 法。額湧海nr\*。弟\*—s「肄温m—亲滞沖3尊滩Hr。*s. ^sl$^s» sso ssf ^^ssso*

*^—ss. ls^o s—^.*窘醐ka雌—家泊岛。

s^i° slsr *is £sso*

*ass^. ^ssso*44浏〉*ss* s- *s^s.*

*sso*

*ssl^s.* n° *ss\*xo* 留華 JF 弱3H5 s^is- 3 *^sso*fi—盼 Ju^ *s^ss.*呻兴»" *-ss^ss. ^xs* 畫2」

，浏®片窯尚曲渉。与争任5s』-H-e\*Jl8皿渝皿朝由漆®。

「汁蒲海『套發®落囱」*snso ss^s^ss.*

SMSA弱-B-，陡善泊岛半f禁成。蹈萍回\*p 」

「附f冷祂屮凍用蛍溥泽•<)*^s^sssssff.*3吏泮溜屮凛。」

「他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美树问。她不是畏怯，话声中充满遭比赛对手先驰得点 般的愤怒。

此时门突然打开，看来隔壁还有房间。

两个男人走进来，一个穿蓝雨衣，一个穿白雨衣。昨天以电击棒攻击我们的就是这两 人。或许是他们在室内穿雨衣的缘故，看起来犹如幻觉，亳无真实感。接着，我又发现他 们都穿长靴。不仅如此，还戴着雨帽、防风镜，口罩及橡皮手套。

简直是全副武装。不管是天花板漏雨或地板渗水，他们似乎都不会感到困扰。

「对了，千叶先生呢？」美树忽然问道。确实，房里找不到千叶的身影。我不禁怀 疑，打一开始千叶就不存在。正因是幻觉，言行举止才会那么古怪。如此一想，一切都说 得通。这几天来，即使站在千叶身旁，我仍有种「我们并非呼吸相同空气」的错觉，就像 我们昨天造访的那座位于汐留的巨大庭园。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竟与苍翠的广阔庭园比 邻，形成一幅不该岀现在现实中的景色。千叶也散发着相同的气息，给人难以捉摸、与周 遭格格不入的印象。

美树望向我，微微偏着脑袋，眼神仿佛在询问：「真的有千叶这个人吗？」

「原本跟着你们的那个人在隔壁房间。」站在左侧的白雨衣男人拉起口罩说：「他是 你们的律师吧？」

当下，我百分之百确定，这次的绑架监禁是本城的指示。知道千叶与我们一起行动的 人不多，而且千叶只有前天在饭店里被误认为律师。

「请随我们到隔壁房间。」穿白雨衣的男人继续道：「对了，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随身配备刀子、手枪等各种武器，你们却戴着笨重的脚镣，抵抗绝对没有好处。」

「你们想干嘛？」美树问得亳不客气。这是非常正确的应对方式，礼貌是无用之物。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夫妇受过太多来自他人，或者该说来自整个外界的无礼对待。既然如 此，我们还守什么礼？

简直跟工地没两样。

这是我踏进隔壁房间的第一个想法。

地板铺着一层塑胶垫，我仿佛进入施工现场。

穿蓝雨衣的矮小男人比手势要我们坐下。门旁的墙边靠着一张小桌子，还摆有两张圆 凳，像是用来欣赏房内景致的观众席。

我依吩咐坐下。为何如此听话，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或许是男人手中的尖锐刀子，让 我的身体选择服从。所谓的恐惧，不是发自意识，而是发自肉体。

美树也坐在椅子上，愣愣看着室内。她的现实感正一点一滴消失吧，跟我一样。

穿白雨衣的男人走到房间中央。我随着他的身影移动视线，一张附靠背的椅子出现。

接着，我看见千叶。

他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双腿捆在椅脚上，双手则绑在椅背上。

用的不是脚镣手铐之类戒具，而是胶带。

另一个穿红雨衣的男人站在他旁边。昨天全身动弹不得时，我隐约听见千叶提到「理 发厅招牌」。这三个男人的雨衣颜色确实和理发厅招牌一样，不过，在那么危急的情况 下，亏千叶能悠哉发表感想，真不知该敬佩还是错愕。

「请仔细看着，这位律师先生接下来会受一点皮肉伤。」站在千叶身旁的红雨衣男, 语气仿佛在指导做菜。三个男人中，他的体格最魁梧，简直是虎背熊腰。他握着一根细长 的工具。

「千叶先生跟这件事无关。」我不明白他们的意图，只能勉强挤出这句话。

原来他们铺塑胶垫，是不希望弄脏地板。换句话说，他们接下来的行为可能会弄脏地 板。

坐在房间中央椅子上的千叶，像是等待治疗牙齿的患者。

「这位律师先生当然跟这件事有关。」站在椅子旁的红雨衣男反驳。他也戴着防风 镜。为什么要戴防风镜？难道会有水溅到他脸上吗？算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即将溅到 他脸上的多半不是水，而是血。

「他是你们的律师，怎么可能没关系。」

「我不懂，你们为何要这么做？」我意外地冷静。不，与其说是冷静，不如说是尚未 进入状况。把人绑起来严刑拷打，这是电影、小说等虚构作品里的惯用桥段，只能以了无 新意形容。我甚至不禁怀疑，眼前其实设有荧幕或投影布幕。蓦地，我想到一件事。以电 击棒攻击轰，并将轰关在车子里的，会不会也是这几个人？根据轰的证词，当时只有一个 男人在场，但搞不好其余两人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红雨衣男举起右手。

只见他手里亮光一闪，直接击向千叶的膝盖。千叶嘴上贴着胶带，发出模糊不清的声 音。

男人使用的刑具，不是尖锐的钻子，就是刺针。

坐在墙边的我理解状况后，浑身不住颤抖。刚想站起，脚下的锁链发出叮咚声响，引 得身旁的蓝雨衣男侧目。他不过是瞥一眼，我就像听话的乖孩子，重新将屁股贴回椅子 上。身旁的美树以手掌捂住嘴。

脑海一隅隐隐发亮，令人难以承受的景象就要浮现。眼前的暴力画面刺激我的记忆， 我差点想起那男人寄来的影片内容。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想起菜摘遭注射毒药的画面。于 是，我立刻抹除思绪，将哀号硬吞下肚。

白雨衣男站在椅背旁。他按着千叶的肩膀，以防千叶挣扎。

「痛吗？」手持刑具的红雨衣男蹲在千叶身旁，大声宣告：「接下来会更痛。」

刑具拔起瞬间，似乎有液体喷岀。男人将拔起的钻子再度插进千叶的大腿。我仿佛听 见尖锐的钻子刺破皮肤、勾动肌肉的声响。塑胶垫也溅上不少液体。

美树吓得动弹不得。这一年来，在各种恶意行径的折磨下，我们的情感几乎完全麻 痹。即使如此，目睹眼前的景象，她仍无法掩饰心中的惊骇。事实上，我也一样。

然而，我们心中的惊骇，并非来自这残酷的刑求。

当然，原本毫无瓜葛的千叶，莫名承受这种可怕的暴力，我非常震惊。但明明「这本 该是我们施加给对方的惩罚」，才是我激动得快发狂的理由。

为了报仇，我们夫妇绞尽脑汁，想让那男人尝遍世上所有痛苦和恐惧。当然，即使顺 利成功，还是无法消除我们的心头之恨，因为菜摘永远不会再醒来。可是，至少要让那男 人吃尽苦头。

然而，如今立场完全对调，我们成为受到监禁、欺凌的一方，恐怕没有比这更令人无 法接受的事。

我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为不公义的遭遇受尽煎熬的我们，为何还得承受这种折磨？

世上真的有天理吗？这样与只能防守、不能进攻的棒球赛有何不同？

看着穿雨衣的三个年轻男人，脑中浮现「没有良心的人」这个字眼。直觉告诉我，他 们都是「精神病态者」。

根据统计，通常二十五人中会有一名精神病态者。倘若房间里的六人中，就有三个精 神病态者，比例未免太高。

仔细观察后，我发现这三人与「二十五分之一的人格特质」有些不同。很类似，但不 太一样。

所谓的精神病态者，把人生当成一场控制游戏，是种冷酷无情的人。但眼前三人的所 作所为，实在看不出控制他人的企图。

不过，他们显然与一般认知的「正常」人也有所不同。

那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人格特质？

我联想到为太精神医师维克多•弗兰克（ViktorE.Frankl）的《夜与雾》（注：译自日 文书名《夜占霧》，原书名为 <...trotzdem JaZum LebenSagen: Ein Psychologe ert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这本书主要是叙述作者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经验，但并非单 纯的历史纪录。因为作者使用大量丰富的辞藻，足以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每一次阅 读，我都会再次惊愕于人心的脆弱与丑恶。集中营内的种种痛苦折磨，令作者的生命有如 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没错，在犹太人大屠杀的现场，人命形同蜡烛的火光般渺小孱 弱。单单想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得面对多少不安与恐惧，我便感到毛骨悚然。

在集中营里，犹太人根本不被当人看。他们受尽各式各样残酷、不人道的对待。于 是，我不禁产生疑问：

「那些集中营的卫兵为何狠得下心？难道他们没有人性吗？」

《夜与雾》里也谈及同样的问题。作者维克多•弗兰克提出以下的看法。

以严格的临床定义而言，有些集中营卫兵确实是虐待狂（sadist）。

所谓的虐待狂，目睹他人痛苦的神情会进入性兴奋状态。

换句话说，他们虐待犹太人非但不会有罪恶感，反而乐在其中。

这真是世上最令人绝望的状况。

在集中营里遭受虐待的人，不管是恳求「请帮帮我们」，或呼吁「请拿出同情心」， 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他人的痛苦与恐惧，在虐待狂眼中都会化成快乐与喜悦。

纳粹挑选虐待狂当集中营卫兵，实在是高明的点子。每次我阅读《夜与雾》，总是为 此佩服不已。当然，卫兵里不乏正常人，也可能承受着良心的呵责，但毕竟是少数。

眼前的三名年轻人，恐怕与纳粹集中营卫兵有着相同的特质，也就是最残暴的虐待 狂。

拿钻子刺千叶腿的男人，神情有些陶醉。

或许他们正是「临床定义上的残暴虐待狂」，借由凌虐他人获取快乐。

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的「精神病态者」，凡事只想到自己，根本不在意他人死活。 这种人对他人的情感毫不关心，分辨不出「爱情」与「椅子」两个字眼有何不同。

但眼前的三人，应该能感受到他人的情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从虐待行为中获得兴 奋。这话虽然有语病，不过，比起精神病态者，虐待狂多少还算有人性。

我震慑于目睹的景象，脑海盘绕着种种思绪。期间，红雨衣男一次又一次挥下钻子。

千叶的嘴巴与四肢都失去自由，只能不停扭动身体。

双手好痛。我用力握紧拳头，指甲仿佛会戳破掌心。

脑袋里仿佛塞了块滚烫的巨石，发岀滋滋声响。一切思绪蒸发殆尽。唯一残存的理 性，像贴在岩石上的小虫，随时可能消失无踪。

我怒火中烧，忍不住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若是平常，妻子美树一定会在旁边安抚我的情绪。然而，此刻她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 遭受荼毒的千叶。

制止我站起来的，反倒是身旁穿蓝雨衣的男人。

当然，他负责监视我们，不准我们乱动是他的职责。奇怪的是，他的举止轻柔，像是 刻意保持低调。

他察觉我的疑惑，以食指抵着嘴巴，示意「别出声」，接着朝我伸岀另一只手。我不 禁想起背着其他大人，偷偷塞零用钱给我的祖母。男人手中之物轻触我的胸口，但那不是 零用钱，而是一把枪。我起先以为是块黑色大石头，仔细一瞧，竟是裹着布的枪。

蓝雨衣男泰然自若地望着房间中央，仿佛只是继续执行监视任务，唯独一只手违背他 的立场。

我深吸口气，战战兢兢抓住枪。原本害怕男人会趁机施暴，却什么也没发生。见我握 着枪，他立即恢复若无其事的模样，努努下巴，要我看前面。

红雨衣男朝椅子一挥，钻子再度刺在千叶的膝上。明明己血肉模糊，他仍执拗攻击相 同的部位。

我忍不住想大喊，快停止这种掠夺行为！别再夺走他人的财产、自尊心、生活，及重 要事物！

「就这么冷眼旁观好吗？」

一行字映入眼帘。身旁的蓝雨衣男不知从哪里拿出智慧型手机，将荧幕递到我面前。 他以记事本功能打出「就这么冷眼旁观好吗」，像是瞒着同伙向我传讯。

难道他想帮助我们？

他交给我足以扭转局面的手枪。

不过，我相当冷静。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直到刚才，愤怒与憎恨犹如滚烫的岩浆，还在我亢奋的脑海里翻腾。我握着枪，反倒 镇定下来，仔细观察目前的状况。绝不能搞砸这个机会，好不容易结束守备，换我们进 攻，而且轮到第四棒上场打击。能够以棒球思考处境，代表我已恢复理智。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实际上，我的脑袋仍处于不听使唤的状态。该思考的环节都还亳无头绪。

枪有没有装子弹？前方有两名敌人，朝其中一名开枪，接下来怎么办？不，比这些更 值得深思的是，蓝雨衣男为何要给我枪？假如他真的想帮助我们，为何会选在这个节骨眼 上？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在背后操控一切的本城，又有什么企图？

这些我完全没想到答案。

视野摇摇晃晃，双腿亳无知觉。回过神，我己从椅子上站起。

我看着手里的枪。这玩意不像道具，而是沉重的石头。或许是明白接下来的行动多么 严重，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继续坐视不管，所有人都会被杀。」

蓝雨衣男又递来智慧型手机，显示着这行字。下一瞬间，他迅速夺走枪。我吓一跳， 差点喊出声。

全怪我犹豫不决，枪才会被夺走！我暗骂自己。

男人双手覆住枪身，不知在做什么。下一秒，枪又回到我手上，原来他扳下击锤。

智慧型手机再度出现，荧幕显示着：「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不动手，你知道会有什 么下场吗？」等我读完讯息，男人往画面一点，送出下一行字：「就算没杀死你们，也会 戳瞎你们的双眼，以免遭到指认。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这男人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我受够这种工作，想改过自新。」这行字接着出现。

「戳瞎双眼」这几个字宛如隐形的烙铁，在我的脑袋留下深刻的痕迹。

我望向房间中央。

千叶被绑在椅子上。红雨衣男抓着钻子，站在旁边。

蓝雨衣男悄悄闪到一旁，似乎在暗示我「快动手」。红灯停，绿灯行。

地板在摇晃。我没意识到其实是双腿在发抖，只是觉得难走，内心一阵焦躁。

站在椅子旁的两个雨衣男一愣，显然是看到我手中的枪。不料，他们很快恢复冷静。 白雨衣男指着我。不，那不是手指，而是枪口。他也握着枪。「你怎么会有那玩意？哪里 弄来的？」

红雨衣男迅速蹲下，揪住千叶的后颈，拿钻子抵着千叶的脸，威胁道：「立刻放下 枪，不然我就刺瞎律师的眼睛。」

刹那之间，我找回理性，激动的情绪骤然消退。

红雨衣男仿佛随时会下手。他一施力，钻子便会贯穿千叶的眼球。

如果我扣下扳机，红雨衣男一定会采取行动。

更何况，白雨衣男的枪口正瞄准我。

脑袋顿时凝固，像是灌入大量沙土，塞得密不通风，没留下一点思考的缝隙。我手足 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放下枪。」持枪的白雨衣男命令道。

红雨衣男好整以暇，随时会刺下钻子。

他们显然很习惯应付这样的场面。

我摊开左手，举到胸前，表示「我会照做，你们别乱来」。接着，我弯下腰，右手把 枪放在塑胶垫边缘。松开手的瞬间，蓝雨衣男的讯息浮现脑海：「就算没杀死你们，也会 戳瞎你们的双眼。」

此时放下枪，将会落得何种下场？

我们看见他们的模样，绝不可能臺发无伤地离开。

即使愿意饶过我们的性命，也会夺走我们的视力。

我重新握紧枪站起。既然无法全身而退，不如赌一把。

「你不放下枪？」白雨衣男把枪口瞄准我问道。除了疑惑，还带着强烈的不耐烦。

「就算放下枪，也是死路一条。」与其乖乖就范，不如豁出性命对抗。运气好也许能 杀死其中一人，我内心浮现野蛮的期待。

「想清楚，我一刺，律师就再也看不见。你有没有想过当瞎子的感觉？」红雨衣男撕 开千叶嘴上的胶布，对千叶说：「快劝他放下枪，不然你的眼珠子不保。」

千叶面无表情地望着我，平板地吐出一句：「山野边，放下枪。J

「千叶先生，你不要紧吧？」话一岀口，我立刻惊觉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一般来 说，「不要紧吧？」只是问候语，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对方通常会回答「不要紧」。此 时千叶的处境，无疑是特殊状况。

出乎意料，千叶沉稳地回答：「不要紧。」

拿着钻子的男人大笑。「腿上的肉都稀巴烂了，怎么可能不要紧？接下来换刺眼珠， 往后的人生你将会在黑暗中度过，很恐怖喔。搞不好死了还比较痛快。」

「不，生和死完全是两回事。」千叶不假思索地反驳。他的话声不带感情，非常沉 着。「眼睛看不见跟死亡扯不上关系。」

千叶的话像是看不见的手指，猛然往我额头一弹。我忍不住想大喊：「千叶先生，你 说得真好。」

菜摘离世后，相同的念头不断在我脑中徘徊。不管是怎样的状态，希望菜摘至少能保 住性命。人一死，就再也无法挽回。死亡的瞬间，一切便宣告终结。

「赶紧放下枪，我的耐心快用光了。」握着钻子的红雨衣男催促。

千叶的四肢绑在椅子上，后颈又被制住，动弹不得，只能看着尖锐的钻子。

我的手指放上扳机。对方显然真的打算刺瞎千叶的眼睛，此时不开枪，我肯定会懊悔 一辈子。

「啊，对了 .....」千叶突然岀声，仿佛面前的尖锐凶器、即将遭刺穿的眼球，都与他 毫无关系。「本城跑去哪里？」

一时之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光听到那男人的名字，我便一阵激动。不知千叶为何 提及这个名字，我错愕地应一声：「咦？」

「本城刚刚不是在你旁边吗？」千叶说得云淡风轻。

「我旁边？」我和身旁的美树面面相觑。

「他穿蓝雨衣。在公园遇上时，我没立刻察觉，但仔细一瞧，那不就是本城吗？不管 从哪个角度看，肯定是本城没错。」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猛眨双眼。「可是，不管我从哪个角度看，都只看见穿雨 衣的陌生人。」

不过，穿蓝雨衣的男人确实消失无踪。

那就是本城？

回想刚刚在我身旁的男人，他静静站着，借智慧型手机向我传递讯息。他就是本城？

果真如此，这代表我恨之入骨、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打倒的敌人，就待在我身旁，而我 却毫无所觉。对方特地给我武器，我竟没想过要反制他。

见我哑口无言，红雨衣男火大地说：「你还没搞清楚状况？我要刺他的眼睛喽。」

「要刺就刺吧。」千叶一脸无所谓。

「千叶先生 .....」我忍不住喊道。千叶望着我，耸耸肩应道：「刚刚不是说过？我只

是坐在这里，不要紧。」

「但你的腿......」

「啊，差点忘记。没错，我的腿受伤，不过没什么大不了。J

「听好，刺完眼睛，我会刺耳朵，接着是鼻子、舌头 .....」红雨衣男握着钻子恐吓千 叶：「毁掉所有感官，只保留触觉，看你怎么活下去。」

红雨衣男说着，神情益发恍惚。恐怕他曾以这种方式伤害他人，此刻正陶醉在回忆 中。

「咦，耳朵也要刺？」千叶的语气有些不同，说是第一次流露惊讶也不为过。

「没错，你会有好一阵子听不见任何声音。」

「任何声音？」

「对，任何声音。」

「包括音乐？」

「岂止是音乐，连鸟叫声也听不见。不过，还是刺眼睛比较惨。鼓膜受损的恢复机率 意外地高。」

「那可不行！」千叶难得大叫。

我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千叶腿上鲜血淋漓，现下才迸岀这句话，似乎有些太迟。

手持钻子的男人也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但不愧是虐待狂，一发现对方的弱点，立刻 移动位置。「看来你更怕听不见？」

「别刺耳朵！」千叶倏地举起手，挡在钻子与耳朵之间。

「咦？」看着这一幕，我感到有些奇怪，却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下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千叶的双手明明被绑在椅子上，怎么能够做出保护耳朵的动 作？

持枪的男人一脸迷惘。

「啊，这个吗？」千叶瞥向手上的胶带，「我用力一扯就断了。」

那胶带怎么看都不像扯得断。

千叶弯下腰，轻轻松松扯断双脚的胶带。绕了好几圈的厚质胶带，千叶竟然随手撕 开，仿佛毫不费力。

手持钻子的男人反应不过来，只能愣愣看着。

「刺眼睛还无所谓，但听不见我会很困扰。」千叶站起身。裤子的右膝部位破了个 洞，鲜血汩汩流出，他却毫不在意。

站在一旁的白雨衣男急忙将枪口对准千叶。千叶若无其事地走上前，像抓虫子一样夺 下手枪，扔向远方。接着，他唤一声：「山野边。」

「啊？」

「虽然有些扫他们的兴，不过我们离开这里吧。」

白雨衣男冲过去想捡回手枪，我举枪瞄准他，大喊「不准动」。

「你是怎么办到的？」红雨衣男结结巴巴地问：「那个胶带 .....你是怎么办到的？」

千叶纳闷地望着我，一副搞不清对方在讲什么的表情。那模样简直像没察觉自己失 言，反而以眼神向秘书询问「我刚刚说错话了吗」的政府高官。

「你怎么弄断胶带的？」我也不禁好奇。

「啊，原来是这件事 .....」千叶恍然大悟，像小孩子般辩解道：「撕胶带有诀窍，电 视节目教过。」

背后传来「噗哧」一声，美树忍不住偷笑。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恢复冷静。无处可 逃的绝望、被关在刑场内的压迫感，顿时烟消云散。我终于能够相信，人生还没结束，至 少不会在这里结束。

见千叶轻而易举地挣脱束缚，毫不在乎身上的伤势，红雨衣和白雨衣男都吓得目瞪口 呆。我举着枪牵制他们的行动。

千叶走向后门，途中转头说：「山野边，我们走吧。」

「啊，好。」我急忙跟上，脚镣发出叮当声响。踩着又滑又黏的塑胶垫，我感觉一切 犹如梦境。「千叶先生，那个人真的是他？」我忍不住问。这是我唯一关心的事。

「那个人？啊，你说本城吗？不晓得他跑去哪里。」

「真的是他？」美树也半信半疑，语气十分焦急。

「他在你们旁边，我以为你们早就发现，所以一直没戳破。」千叶说得轻描淡写，不 带一丝恶意。

「怎么可能。」我忍不住大喊。要是知道那男人是本城，我一定会想出各种对付的手 段。「话说回来，他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

「想要我们的命？」

我摇摇头。「我们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我猜，八成是想制造恐惧。」

「既然如此，为何要给你枪？」

我看着手中的枪。那个穿蓝雨衣的男人先是危言耸听，接着把枪交到我手上。「他在 玩弄我们。他知道就算我手上有枪，还是无法脱身。」

我回想起两天前，我们夫妇闯进饭店向本城宣战。

当时，我明确告诉本城，我们夫妇会亲手报仇。这样的行动，或许激发本城的竞争意 识。那男人一向在控制游戏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他的眼中，我们夫妇就像不知天高地厚的 外行人。

遇上无礼的外行人，该如何应对？

不外乎是让外行人吃尽苦头，明白实力的差距，俯首称降。

所以，他带领那些危险的年轻人，将我们监禁起来，想证明谁才是真正的高手。

「你们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我问愣在原地的两个雨衣男。

「那个人？」

「看来，你们不是同伙。」我向朝美树使个眼色，示意「我们走吧」。我踏岀一步， 脚链再度发出声响。

「你们以为逃得掉吗？」白雨衣男岀声，手持钻子的红雨衣男接着说：「不要搞错， 我们接到的指令是，只要你们抵抗，就算杀死也没关系。」两人都是一身细皮嫩肉，但防 风镜深处的眼眸黯淡无光，实在看不出年纪。

「你干什么？」红雨衣男惊声大叫。

我转头一看，千叶不知何时走近红雨衣男，往他身上乱摸。千叶的手在红雨衣男的衣 服上游移，像在检查是否携带危险物品。「脚镰的钥匙在哪里？不解开那玩意，岀去不太 好行动。」

接着，千叶竟解开雨衣钮扣，伸进衣服的口袋摸索。

「去你的！」男人忍不住爆粗口，显然己失去冷静。他举起钻子，狠狠刺向千叶的肩 头。霎时，皮开肉绽、鲜血泉涌的感觉袭来，我不禁闭上双眼。

原以为会听到千叶的哀号，却是一片安静。

我重新睁开双眼，只见红雨衣男激动地挥舞钻子。千叶蹲着探进男人的牛仔裤袋。钻 子一次又一次插在千叶的肩膀及后背，但他丝毫不以为意。

我还来不及开口，千叶抢先一步高喊：「找到钥匙了。」他抛来一样东西，虽然错愕 不己，我仍伸手接住。仔细一瞧，那确实是把钥匙。我无暇细想，赶紧依言用钥匙解开脚 镣。接着，我也为身后的美树解开脚镣。

「走吧。J千叶说。

「呃，好。」

「千叶先生……你……不痛吗？」美树迷惘地指着红雨衣男。

「什么痛不痛？」千叶皱着眉，往旁边一瞥，红雨衣男正忙着拿钻子猛戳他的肩头。 「哦，是指这个？」

「不然会是指哪个？你的大腿和肩膀伤得这么严重，怎么还不当一回事？」即使隔着 衣服也看得出千叶的伤口相当深。

「是挺严重 .....啊，不过没外表那么严重。J

「真的吗？」

「更何况，这不是正好？」

「正好？」

「我们上次不是聊过，理发师帮客人抽掉生病部位血液的疗法......」

我一愣，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过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不禁脱口问：「你该不会是 在说......放血？」

「对，就是放血。」

「你在开玩笑吧？」

「像这样把血放出来，我反倒觉得神清气爽。」

「呃......」

「你在讲什么蠢话？」红雨衣男一脸焦虑。他拿钻子拼命刺对方，对手却不痛不痒， 还大谈「放血」理论，要他不焦虑也难。

能让虐待狂产生快感的，并非伤害他人的行为，而是他人受伤害时的痛苦神情。拿钻 子戳亳无反应的千叶，跟戳石墙没两样，只是白费功夫。

红雨衣男的呼吸变得急促，脸上充满困惑与疲惫。他气急败坏地喊一声「站住」，抓 起千叶的手。下一秒，他居然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千叶无奈地西觑红雨衣男一眼，转向错愕的我，耸耸肩抱怨：「又是静电搞得鬼，真 是讨厌。」

此时，另一个方向传来声响。白雨衣男大喊：「不准动！」他不知何时捡回手枪，将 枪口对准千叶。

「别闹了。」千叶亳不畏惧，朝白雨衣男伸出手，仿佛一只手就能挡下子弹。

不知是因同伴倒地心生惧意，还是根本没开过枪，千叶一句话，就让白雨衣男愣在原 地。

「山野边，你能走吗？」千叶无视于枪口，转头望着我。

「嗯，多亏你的帮忙，解开了脚镰。」

于是，我们走出房门。外头是一条长廊，看来这里不是建设中的大楼，就是建设到一 半遭弃置的大楼。

「幸好耳朵没事。」千叶气定神闲，简直像在电影散场后抒发感想。

「岂止是耳朵，光能保住性命就是奇迹。」我说。

一想到刚刚可能送命，我便感觉一股寒意自体内往外窜。我心头一慌，连忙压抑汹涌 而来的恐惧。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会带来寂寞与悲伤，却不是件可怕的事。我不断如此默 念。

「还有什么事吗？」千叶突然问道。我转头一看，白雨衣男站在我们刚离开的门口。

我并未多想，迈步上前。他的右手仍握着枪。

「你还不死心？」我忍不住开口，而后随手扯掉对方的头巾，把防风镜拉到额头。那 是一张白净的年轻圆脸，嘴边只有细毛，看不到胡须。眼睛细小，面无表情。

「虐待他人时，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质问道。

「没怎么想 .....」白雨衣男咕哝。那模样简直像小学生挨骂后，为了保全面子，勉强 摆出高傲态度。

「反正痛的不是自己？」

「可以这么说。」

这个回答在意料中，我并不生气。其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心态。骇人听闻的社会案 件、遥远国家的干旱、从未到过的地方的公害问题 .....就算是同一社区内发生的凶杀案， 只要认定与自己无关，就不会在乎。换句话说，不论大小案件，世人关注的焦点总是「会 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忽然间，我的脑海浮现父亲的话：「我决定过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

人生只有一次，要是有想做的事情却忍着不做，活着有什么意义？父亲曾在病床上对 我告白。他想通这一点的契机，正是身为儿子的我。

虽然工作忙碌，父亲并不感到痛苦。在父亲眼中，开发新技术十分有趣，值得全心投 入。研究须要付出庞大的时间与精力，于是他舍弃家庭。

他的动机为何？希望功成名就，或是家人过更优渥的生活？不，都不是。工作本身就 是他的动机。

得知寿命将尽后，父亲选择离开医院，在家接受治疗。所谓的治疗，其实仅仅是按时 吃药。那一天，他推荐我读渡边一夫的书：「凡人能做的，只有努力摘取每一天，努力在 生活中获得快乐。这也是凡人唯一该做的事，因为 .....」

因为人总有一天会死，父亲接着道。

「你们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我问白雨衣男。

「那个人？」

「本城。」每当吐岀这个名字，总有种念出可怕的禁忌咒语的感觉。如果能够，我真 的不想再提及这个名字。

「本城是谁？」白雨衣男反问。看他的反应，不像在装傻。此时，他己放下枪，不时 偷瞄千叶的膝盖及肩膀上的伤口，流露出明显的胆怯与自我保护意图。

「你们跟刚刚那个穿蓝雨衣的男人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当初是他接下这个工作，邀我们加入，还事先支付酬劳。」白雨衣男 不情不愿地回答，犹如遭到教师盘问的中学生。

「这是穿蓝雨衣的男人接下的委托？」

「对，我们只是收到他的邀约。」

「他究竟跑去哪里？」美树环顾四周后，凝神注视走廊彼端。

「搞不好，那个穿蓝雨衣的男人背叛你们。不，他打一开始就欺骗你们。」我说了句 多余的话。大概是想借着取笑和讥讽，来消除心中的怒气吧。

听到这句话，白雨衣男的眸中隐隐燃起火焰。

「山野边，我们走吧。」千叶转过身，沿着走廊大步前进。

白雨衣男既没有开枪，也没追赶我们，眼睁睁看着我们笔直走向电梯。

「千叶先生，那男人究竟去哪里？」我操纵着方向盘开口。明知这么问毫无意义，我 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直到现在我仍心有余悸，说起话结结巴巴。

「这个嘛 .....」千叶靠着后座椅背，看起来根本不像伤患。伤口周围的布料破破烂 烂，但沾在上头的鲜血已干涸。美树检查过伤势，发现比预期的轻微许多，更是啧啧称 奇。

蓦地，一股强烈的懊悔涌上心头。我不禁紧握双拳，几乎要将方向盘捏碎。当时那男 人就在我身边，我竟白白错过大好机会。

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八成在嘲笑我吧。仇人近在身旁，我却只是发愣，甚至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乖乖接下 手枪。他一定在笑我这个敌手实在太不中用、太无能吧。

忽然间，车内响起「砰」一声。

手掌传来剧痛。

原来我不自觉地捶打方向盘。

或许是理解我的心情，美树并未多问，改提起另一件事：

「话说回来，箕轮为何要撒谎？」

「箕轮撒谎？」我听得一愣，不明白美树的意思。

「当初是箕轮告诉我们那男人在公园，之后，我们一进公园就被那三人逮个正着。这 不会是偶然吧？」

「箕轮骗了你们吗？」

「不，箕轮没骗我们。」我反射性地为箕轮辩护。「那男人确实在公园，而且......」

欺骗我们，箕轮没有任何好处。

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望着我。

「会不会是箕轮接到假情报？这种可能性较高。」我推测道。

「假情报？」

「啊，原来这才是答案。」千叶的语气仿佛在二选一。

「没错，箕轮大概是听到那男人将前往滨离宫恩赐庭园的风声。或许这个风声是那男 人放岀来的，箕轮却不知情。他转告我们此事，是出于一片好心。」

「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对，箕轮绝不可能陷害我们。」与其说是「绝不可能」，其实是我心里如此期盼。 但我就是无法不替箕轮辩解。「藤泽金刚町的饭店那次也一样，箕轮只是不知不觉遭到利 用。」事后证明，本城早在饭店等我们上钩，那完全是个陷阱。

「你这么相信箕轮？」

「是啊。」箕轮与我之间有着极深厚的信赖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连箕轮也不相 信，甚至与他断绝关系，恐怕我会遭强烈的孤独与绝望彻底击垮。「我想起跟箕轮共事时 聊过的一个话题。」

「跟箕轮共事？」

「嗯，起初我们常约在出版社附近的咖啡厅讨论工作。有一次，箕轮提到《福翁自 传》。」

「那是怎样的书？」美树问。

「福泽谕吉的自传。」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啊，确实有这号人物。」千叶的口气像谈起一个活在相同时代的棒球选手，只差没 问「不晓得他现下在做什么」。

「这本自传里写着一段有趣的插曲。」

「哦？」

「当时是江户时代末期，社会动荡不安。有个人告诉福泽谕吉，他找到一种很有意思 的扇子。」

「很有意思的扇子？」美树问。我这才察觉，原来我没和她提过这段插曲。

「没错，那扇子外表普通，却能从中抽岀一把短剑。」

「简单地说，就是制作成扇子模样的武器？」千叶归纳道。

「真有意思。」

「但福泽谕吉丝毫不觉得有意思，大骂对方愚蠢。」我想起箕轮在叙述这件事时，兴 奋得像个孩子，不禁笑出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

「福泽谕吉认为，做成扇子模样的短剑一点也不新奇,

但若反过来，倒是值得赞扬。

「反过来？」

「看起来像把短剑，其实是扇子。福泽谕吉的想法是, 不适合做出「扇子中暗藏短剑」之类助长杀气的东西。」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实在

确实欢乐得多。」

I■啊，原来如此。」美树眯起眼，「短剑里暗藏扇子,

「对吧？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创造岀危险的东西，实在无趣。既然要做，干脆做出完全 相反的东西。箕轮似乎非常认同福泽谕吉的意见，我很少看到他那么激动。」

当时，我反问：「你的建议是，我该写些陈腐又天真的温馨故事？」箕轮回答：

「不，我想说的是，灰暗无助的绝望故事其实跟天真烂漫的温馨故事一样陈腐，却容易让 人误以为意境深远。愈是苦涩的作品，愈会发生评价过高的现象。」

「但世上的文学杰作，不多是灰暗无助的故事吗？」我反驳。

「真正有才华的人来写，当然是杰作。然而，绝大部分的作家只是在装腔作势。既然 是装腔作势，与其使用黑色颜料在黑纸上画图，不如使用其他颜色。」

听到这里，美树开口： 「使用黑色颜料在黑纸上画图，指的是在绝望的时期发生绝望 的事？」

「没错，箕轮认为把原本黑的东西染得更黑，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千叶问。

「这意味着箕轮既然抱持这种想法，绝不会做出『背叛」这种令人绝望的事。」那就 像把原本黑暗的社会抹得更黑。

「搞不好，箕轮认为这是两码子事。」

「千叶先生，别再说这种令人绝望的话了。」

我们回到公寓。直到半年前，这里还是某个未婚老妇人开设的音乐教室。我们原封不 动买下，卖掉大部分家具，并进行改建。如今连一张餐桌也没有。

我们背靠着墙坐在地上。瞥向手表，时间接近中午。还这么早，我有些惊讶。从进入 滨离宫恩赐庭园，到遭人戴上脚镣监禁在房里，并目睹千叶受到凌虐，这一连串事情简直 像遥远过去的回忆。

「对了，手枪呢？」美树问。

我指着搁在墙角的袋子。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曾握着手枪，差一点扣下扳 机。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岀错，我就会成为杀人凶手。假如我真的杀了人，此刻会是怎样的 心情？因罪恶感浑身颤抖，还是认为那是逼不得己，丝毫不放在心上？

是没举枪瞄准那男人。不过，内心的另一道声音告诉我，其实 要是我开枪射杀他，就这么结束一切，过去的苦心等于全部付

我最耿耿于怀的一点, 不必懊悔，反而应该庆幸。 诸流水。

时间接近中午，我却一点也不饿。或许是历经监禁与目睹刑求过程，身体维持着紧绷 状态。我不禁想起一件往事。某座火山因有喷发之虞，周围居民纷纷避难。我受电视台委 托，前往采访避难居民，他们告诉我：「大伙都没有食欲，而且无法入睡。或许身体知道 发生紧急状况吧。」显然陷入异常状况时，人体会自动减少能量消耗，以便应付各种危 机。

虽然不饿，我还是啃着甜面包。不勉强吃点东西，危急时会没体力应变。

我无法忍受沉默，随手打开电视。荧幕上出现的景象似乎是外国的公园，不，或许是 私人庭院吧。画面中有座大水池，四周围着栅栏。我暗暗纳闷，为何要围起水池？看了一 会儿才明白，原来池里养着鳄鱼。

「庭院与鳄鱼 .....」千叶低喃，「我憧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庭院里有两只鳄鱼」 （注：原文为j ,是日语中有名的绕口令。*）*?」

听千叶提起这种无聊的文字游戏，我忍不住隐隐发火。他前几天在饭店里搞砸我们的 行动，今天又没提早告知「那男人就在我身边」。连续搞出这些乌龙，他怎么还能摆出满 不在乎的悠哉态度？ 「千叶先生，请帮忙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的语气近乎挑衅。

从千叶的表情，分辨不出他是否受到影响。不过，他说着「对了，我有一条线索」， 站起身。

「线索？」这句话来得唐突，我有些错愕。还没想到怎么回应，千叶己在整理黑西装 外套领口，似乎打算外岀。

「我刚接到一通电话。坦白告诉你们吧，我托人调查本城的去向。」

「托人调查？对方是谁？」

「熟识的征信业者。严格来说，是朋友的朋友。」

我大为诧异。千叶几时接到电话的？既然委托调查那男人的下落，为何没事先告诉我 们？不过，我决定别去想这些细节。自从认识千叶，他带给我们太多惊奇，根本无法逐一 厘清。

「我想去找那个征信业者谈谈，可以吗？」千叶走出客厅。

「怎么不在这里谈？」我追问，但千叶似乎没听见。

客厅剩下我和美树，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千叶先生真的有线索吗？」美树疑惑地 偏着头，「搞不烯他脑袋在想什么。」

不仅如此，我们对千叶的底细根本一无所知。我早就不相信他是幼稚园同学，不过， 他说是为了替亲人报仇才追踪那男人，应该不是谎言。他不是记者，也不是我的书迷，与 我亳无恩怨。我实在想不出他必须跟我们一起行动的理由。

「我认为，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脱口道。没错，他不是敌人。我自顾自地点点 头。虽然是充满疑点的神秘人物，但不是我们的敌人。

「就算不是敌人，你怎能确定他是我们的伙伴？」

这么说也没错。千叶既像往来多年的知己，又像从未交谈过的陌生人。不是朋友，不 是家人，不是敌人，也不是伙伴。

电视画面中，一个十几岁的金发少女在喂食数尾鳄鱼。那些鳄鱼的体型比想像中巨 大，而且行动敏捷。

「那天千叶先生按下我们家门铃时......」我开口。

「不过是三天前，却觉得好遥远。」

「是啊。当时不知怎么搞的，明明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我却有种迟早会跟这个人见 面的错觉。」

「因为他是你的幼稚园同学？」美树并非真的相信，只是在调侃我。

「就像遇上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名人。」

「但你不知道他是谁。」

「还散发一股诡异气息。」

「这听起来倒像是 .....」美树从厨房取来几个袋子。当初买下这房子，是打算当成复 仇行动的基地。由于无法确定会在何种时机过来，厨房里储备不少防灾用的紧急食品。

美树递给我一块干面包。虽然硬又无味，但咀嚼后会逐渐产生甜味。

「倒像是神一样。」她接着说。

「神？」

「打岀生起就跟在身旁，却不曾见面，神不都是这样吗？」

「哪种宗教的神？」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

我们夫妇并未信仰特定神明，对宗教也不感兴趣。去年菜摘离世后，我们益发不相信 神的存在。我们没有坚强到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也是具有意义的磨练」。倘若世 上真有神明，我无法原谅祂对菜摘见死不救。

「不过，千叶先生那种接近鸡同鸭讲的沟通方式，及对历史事件的了解，确实跟神有 几分相似。」

「我也这么觉得。」

「不管怎样，只有一点能肯定......」

「哪一点？」

「千叶先生的岀现带来些许欢乐。」

我想起吉米•罕醉克斯的曲子。「我没办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明天。我在今天找 不到任何乐趣。」这段歌词仿佛是我们夫妇的最佳写照，但千叶岀现后，我们「多少」感 受到一点乐趣。

我的脑海浮现父亲晚年的模样。「努力在生活中获得快乐，是唯一该做的事。」当时 他说得轻描淡写，眼神中却流露出落寞与寂寥。

千叶无声无息地岀现在门边。一看见他，一股寒意窜上我的背脊，仿佛有道冰凉的风 拂过脖子。面对冷酷的杀人魔，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那个房间是做什么的？」千叶微微转向走廊，指着玄关的方向。

「啊，那一间吗？」我吞下干面包，来到走廊，领着千叶走过去。「这里原本是音乐 教室，有隔音设计。」

「我能进去看看吗？」千叶说着，擅自打开房门。这扇隔音门相当沉重，一般人得蹲 着马步，用力推开。然而，千叶却轻轻松松，好似在拉开纸门。

约五坪大的房间里冷冷清清，四周像是未经粉刷的混凝土壁面。由于原本是教授各种 乐器的音乐教室，刚购入时还摆着全套鼓组、扩音器等杂物。我几乎全处理掉了，只留下 一座直立式钢琴。

「音乐！」千叶忽然大喊一声，步向钢琴。他显得兴奋又陶醉，只差没将脸颊贴在钢 琴上磨蹭。「能不能弹点什么来听？」

「我和美树都不会弹，你呢？」

千叶像在回忆似地开口： 「以前接过那一类案子，但这次我不会弹。」

我无法理解「接过那一类案子」的意思，「这次不会弹」更听得我一头雾水。

「那是什么？」千叶指着房间深处。

「冰箱。」那是一座跟我差不多高的白冰箱，默默守护着空空荡荡的隔音室，宛如现 代版地藏菩萨。

千叶不知何时走到冰箱前，打开一看，说道：「里头有东西。」

「随便开别人家的冰箱，真是没礼貌。」美树开了个玩笑。

那冰箱里放的主要是能够长期保存的食物，还有大量的提神饮料、携带型口粮及维他 命。

「啊，我憧了。」千叶忽然拉高嗓音，「我以前看过类似的场所。发生灾难时，只要 躲在这里就能活下去。」

他大概是想到核灾避难所之类的设施吧。

「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我应道。

「可以说差不多，也可以说差很多。」美树接着解释，「我们准备这个房间，并不是 为了存活。」

「不然呢？」

「是为了等待死亡。」我回答。

「等待死亡？」千叶疑惑地偏着头。

「对。J

「如果只是等待死亡，任何房间不都一样吗？」

「话是没错。」我露出苦笑，「其实，我和美树打算利用这个房间......」

「监禁本城？」千叶轻而易举地猜到答案，我有些错愕。美树噗哧一笑。自千叶出现

「。好十 K孳赃KaJ無咪M」。愚鄰「。地W枣+ -K。钿®率S丽領目右嚴合冊」

*^Ifisss ^sss ^ssss* ogf^smiii rii§

o 。nJ® KE o8g^®BU *^3SS^£* 0^2\*1 *sis ^ss^* ofel^ss *^iss^ss*』米折—泅 issss^^s 回怒氏祥。蒙<7切盹运回萸«与

OTis«「。&»枣昌規旧」

*-^.isss* ^8S 。亠坐军KE系沏Y醐原。®«規IKW火§\*艰Y醐謝製o\*sf ”区—Y」

「善」

「。卩底災型郡。収淬史」

「*^ss! SSTS^* 「。岷—wwnK-弟®tt<wK哦 48—\*^- osssf *^$ss^* 。「fes思」*f* 回歸w。回我ffiKfio?^ - 01^8^8

「。米与K-菸章w«宓 *^isss^s^* “#単与茎粗翻契«「……yer^^mk-^w^」

02 *msss . ^sss^* ss^s 。髄叵牛款枳其』e *s*「諷煥3澎腫豈长w#®-s」。如扃SK-长瓯*^susss* 宣\*技 osg£§^ *^usi^ .sss^ssss*

「。任勵囹贖成□<iss』N^」 。送回SS^5H?^ -

「o^wsi^。骤/上」

-^sw®insn- 「。gtgLJBf®溫K-成与检ffl*^sfs* 拥q安赠^\*sl。3SCB水樂衲矣«樂爰思代^sss-

「Z留四赛。叵應<-洛粗我賛持国」

「。照 ^,-swsws ”相枠囈相买無W鄰H<e onlss蜗團K」

。t屮裾器翅tt郡-OHS«ES。帐牝污炬叔図」 「z!m一聴<■谄热\*W里四赛-買长際B險野亦ss-&e舟丘戾Mto-W-瓯胃垣」

-05-

「。国辑与 KM*^—^ss^fss^*

*-osss^l* .st-

O^8IS^s\*f 翌 w 郡成照 “Y^K-eKe*oss^s^f^s*。四

「鳄鱼的节目还没结束吗？」千叶望着电视。

画面中，一个强壮的男人拿着长棍。鳄鱼咬住长棍一端，被男人拖着走。水池对面站 着手持长柄刷的小女孩及成年女子。

「对了 .....」千叶近似叹息地说道：「之前你提过关于鳄鱼的事吧。」

「鳄鱼？」

「案发前几天，菜摘不是在回家途中遇到一名男子，跟她聊起蛇还是鳄鱼？」

我先是一愣，才反应过来。菜摘遇害不久，警方尚未找出凶手时，曾怀疑这个在菜摘 放学回家途中向她攀谈的男子。

「他只是在街上贴警告标语。当时，东京都内某户人家饲养的爬虫类逃走，引起不小 的话题。他向我女儿搭讪时，莫名奇妙地问『你知道鳄鱼的寿命有多长吗」，因而招致怀 疑。不过，事后证明他跟此案毫无关系。」真正的凶手是本城。

「原来如此，应该就是那家伙吧。」千叶咕哝。

「那家伙？」

「应该就是那家伙负责你女儿。」

负责我女儿？什么意思？我听得一头雾水，千叶又自顾自叹气，嘟嚷着：「看来他是 随便搭讪两句就交差了事。」

我想弄个明白，千叶却失去兴致，指着电视问：「这是在干嘛？」

「大概是要打扫水池，先把鳄鱼拉岀来吧。长棍的前端八成插着食物。」我推测道。

男人手中的长棍前端似乎有块沾着血的东西，不知是大鱼，还是某种动物的肉。

「利用食物引开鳄鱼，以便清洗水池。」

「这就是传说中的以血洗血？」

千叶又在胡言乱语。

我将千叶念出的地址输入汽车导航系统，确实搜寻到那栋建筑。我们并未起疑，立即 开车前往。

还没抵达目的地，夕阳己逐渐西下。天空一片昏暗，我试着把手伸出车窗，几滴雨落 入掌心。真不晓得雨何时才会停。

车子驶进一个老旧住宅区。一路上既没塞车，也没迷路。美树几乎不曾开口说话，我 则是一遇上红灯，便拿出手机确认有没有来自箕轮的消息。至于千叶，一直凝视窗外，像 是相当陶醉于车内的音乐。

雨刷在玻璃上来回，我不自主地随着摇摆，雨水仿佛包围了我们的车子。

那栋建筑相当好认，按千叶说的地址寻找，很快便抵达。那是独栋建筑，有着广大的 庭院及极高的围墙，门牌上以优美的字体印着「佐古」。我看着门牌，开车通过屋前。

「简直像鬼屋一样。」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回望道。透过后视镜，看得见围墙上延伸 出柳树的枝叶，似乎许久没修整。「整座屋子包在高得吓人的围墙里。」

「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围墙愈高愈危险。」外头的人完全瞧不见里面的状况，侵入 者反倒安心，之前我看电视上的居家安全特别节目介绍过。「佐古家是典型的老房子，围 墙高得几乎能挡住所有目光。」

「这么说来，以前的房子确实都有很高的围墙。」千叶岀声。

「千叶先生，我猜你指的是城墙。」美树抢着说。

「哦？」

「我渐渐掌握你开玩笑的手法了。」

绕来绕去找不到停车位，我只好将车子停在路边。眼前就是禁止停车的标志，我不禁 感有些良心不安。

「别想太多，交通标志不见得是正确的。」千叶说。

「什么意思？」

「标志也会出错，不是吗？」

「是吗？」

「甚至有过警察取缔十几年，才发现标志出错的例子。」

「居然有这种事？」我大吃一惊，「警察取缔违规，不是以标志为准吗？标志本身怎 么会错？」

「就是会错。」

「那该怎么处理？」

「归还所有罚款。这种案例其实不少。」

「真不晓得到底还能相信什么。」美树笑道。

「所以，不必太在意这个标志。」

「千叶先生，假如遇上警察开红单，麻烦你也跟警察这么说。」我熄掉引擎。

「那男人真的躲在那屋子里？」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问。

「确认一下就知道。J

「你打算怎么确认？」坐在后座的千叶问。他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似乎对我关掉汽 车音响的举动有些不满。

「难不成要按门铃，直接问那男人在不在？」美树苦笑着调侃。「千叶先生，你有没 有什么主意？」

「如果佐古是迫于无奈才收留本城，这么做多半没用。本城一定早就提醒过他不准说 出去。」

「而且，那男人一旦得知我们发现这里，或许会马上逃到其他地方。」

美树点点头，「虽然我难以想像那男人逃走的模样。」

没错，本城在控制游戏中永远是赢家。在他的字典里，恐怕根本没有「逃走」一词。 如同下棋，就算将棋子往后移也不算「逃走」，而是「战略」。在那男人眼中，连「逃 走」都是获得最终胜利的手段之一。

不管怎样，我们得先查清楚佐古屋内的状况。

三个人走在路上实在太显眼，我们决定只派一人前往查探。但是，该派谁去？我们的 外貌，那男人都见过，其中他最熟悉的应该是我吧。而且我上过电视，恐怕连附近邻居也 会发现。「那个人不就是常上电视的作家吗？」「他就是那个女儿遭杀害的可怜作家！」 路人一看到我，想必会窃窃私语。

至于千叶，则是在饭店里表现得太抢眼。那男人若躲在屋内，很可能立刻认出千叶。

于是，我们决定派美树前往。那男人虽然认得美树，但她弄乱头发，以刘海盖住额 头，再戴上平常开车用的圆框眼镜，形象便完全不同。

「我去瞧瞧。」美树跃跃欲试，兴冲冲地下车。

「这次只是查探情况，绝对不要擅自行动。」我再三叮嘱。

「我明白，往佐古家里看两眼就回来。」

我有点担心，万一美树瞥见那男人，一时怒上心头，搞不好会自暴自弃地莽撞攻击。 这并非不可能，不过，我只能相信美树不会乱来，毕竟美树也不希望再失败一次。

我和千叶留在车内，几乎没交谈。虽然保持沉默，但不特别尴尬。同样待在车内，我 们之间仿佛隔了层薄膜，感觉就像他并非坐在车内发呆，而是坐在车外的引擎盖或后车箱 盖上一样。明明身处相同地点，却存在于不同世界。

「山野边，你对死亡有什么想法？」千叶突然冒出一句。霎时，我以为是自己内心的 声音。我感到心中的浮标隐隐晃动。过往的人生中，心底的鱼儿不知拉扯过浮标多少次， 提醒我「别忘记你总有一天会死」。每当浮标开始摇摆，我总是装作不知道。

「问我有什么想法......」

「你怕死吗？」

我望向后视镜，发现千叶直盯着我。不像故意抛出复杂抽象的问题来为难或调侃我， 他的眼神相当认真，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

「怎么可能不怕？ 一旦死掉，就什么都没了。」嘴上说得轻松，其实我一直有种无法 逃避的恐惧。一旦死掉，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死亡很可怕。若要表达我心中的感受，只是 这么简单。但这样一句话，根本无法传达「死掉就什么都没了」的真正可怕之处。好比 「太阳在燃烧，所以很烫」一样，虽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法传达究竟有多烫。

「不过，也可说我不怕。」我继续道。

「哦？」

「对，我不怕死。」

我感觉后座的千叶歪着脑袋。「那么，到底是怕还是不怕？」

「两者都对。不过，硬要选一边……」

「我没有硬要你选一边。」

「我选不怕。」

「你还是选了。」千叶没发笑，罕见地佩服道：「你不怕死啊。」

「是的。」

「哦？」

「我不是提过，家父是工作机器，完全不管家人？」

「嗯，你父亲几乎不曾休假。」

「在我眼里，他是个每天只顾做喜欢的研究，毫不关心家人的父亲。我感到很无奈， 父亲怎会如此不负责任。但我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错的。」

「这种事有对或错吗？」

「十一年前，父亲临终之前，我和他聊过几句。那时我才察觉，我们的想法完全不

同。」我抚摸着方向盘，望向侧视镜。美树还没回来。

当时我二十四岁，刚开始执笔写小说，比起大人其实更接近孩子，却自信己是成熟的 大人。较之于现在这个深知自身不成熟的我，足见多么幼稚。

父亲住院时我会陪在旁边，纯粹是母亲打来说：「你爸要住院，能不能帮忙载行李？ 我当天有事没办法去」，我只好答应，或许是身为独子的使命感吧。不，这全是为了母 亲。由于父亲极少在家，母亲不仅扛起家务、关心我的学校生活，甚至独自面对与社会接 触的大小琐事。我非常感激母亲，也非常心疼她，从小就尽量顺从她的心意。

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检查出癌症，所剰时日不多。而父亲也清楚自身的病况。

坦白讲，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当然，说丝臺不震惊是骗人的，但在 我眼中，父亲是个只顾工作不管家庭的人，于是当下只想着：「这个人待完公司换待医 院，就是不肯待在家里」。

「关于病情及手术方式，我自己知道就好，诊疗时你不必陪在我身边。」父亲语气自 然，并非刻意逞强。我应一声「随你高兴」，专心搬行李，咽下来到嘴边的一句「反正你 一向只做自己高兴的事」。

如今回想，母亲约莫是假装忙碌，故意不同行。那是父亲第一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 住院。照理说，没有什么比陪伴来日无多的丈夫更重要，之后我才渐渐明白，借着不帮忙 处理入院事宜，发泄长年郁积的怨气，或许是母亲的一种反抗。

大概是在母亲心肌梗塞逝世，忙着准备丧礼时，我想通这一点。入院当天避不出现， 确实是很像母亲作风的小小复仇。

然而，当时我懵懵懂慌前往医院，根本没想太多。

「抱歉，我不是个好父亲。」

待我把行李放到病房，听完护士的简单说明后，父亲突然冒出一句。他将右手伸进病 房准备的血压计。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嘀咕着母亲怎么还不打电话来。我不想坐下，直 挺挺站着不动。

「是啊，你很少待在家里。」假如我还是十几岁的年纪，语气恐怕会更冲。

「在你心目中，我是个怎样的人？」父亲问。

「这是对人生极有自信的人才能问的问题。」我不禁苦笑。「假如对挥棒没自信，绝 不会问别人『我挥棒的动作漂不漂亮J。J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只是拿挥棒来比喻。」

「不愧是作家，连比喻也与众不同。」父亲眯起眼。原以为他在讥讽我，但他笑得十 分开心，不像话中有刺。

「不过，你非常努力工作，赚钱维持一家生计，在这方面，你是好父亲。」

跟凡事只想到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又经常口出恶言的人比起来，父亲好相处得多。 光听到我常上电视，有人便会露出贼兮兮的笑容，计算我究竟赚多少钱。实际上，那个人 就是我叔叔。父亲对我的工作没太大兴趣，我反倒轻松自在。

「有几句话，我想告诉你。」父亲眼神中带着几分自嘲。「我热爱工作，虽然辛苦， 却乐在其中。听起来像梦话，但这是事实。那是值得全心投入的工作，我也拿出成果。」

我自认早明白这一点，不过，是否真的明白，自己也说不上来。我默默思索，这到底 算好事还是坏事？若父亲根本不爱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咬牙苦撑，我和母亲会感到比 较安慰吗？或者，父亲像这样把工作视为人生意义，因而疏于照顾家庭，我们的寂寞才算 有回报？

「一般当父亲的，应该尽量挪出时间陪伴家人，不能满脑子想着工作，但我就

是 .....」父亲并未看着我，手臂伸进血压计，嘴里喃喃道：「害怕。」

「害怕什么？」

「怕死。」父亲的头发斑白，额头皱纹极深，比我想像中老得多。不知是年事已高， 抑或受癌症折磨的缘故。我漫不经心地想着，听说吃抗癌药会掉头发，不晓得是不是真 的。

见父亲羞愧地低下头，我完全无法理解。怕死是人之常情，何况他罹患不治之症，说 出这种话一点也不奇怪，更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但不知为何，父亲流露心虚的神情。

「一旦死掉，就什么都没了。」父亲笑道。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人一死，一切就结束了。」

「那一瞬间，人生种种都会消失，就像突然关掉电灯一样，我害怕得不得了。我无法 理解何谓『消失」，你相信「自己』会消失吗？什么都没有。就像被丢进什么都没有的虚 无世界。连想着「我死了』都不能，一切化为虚无。」

「这不是青春期少年的烦恼吗？」十几岁时，我也曾为「终究得死，为何要岀生」的 疑问苦恼。跟麻疹一样，每个年轻人都得经历一次。

「是啊。不过，有一天我冒出一个想法 .....既然注定会死，为何不尽情做想做的事？ 就算成为备受称赞的人，死亡仍会一分一秒逼近，那有什么意义？假如只能活到明天，今 天却还在忍着做不想做的事，又有什么好处？」

「若是这么想，不是该敷衍工作，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吗？」

「工作就是我的欲望。」

「比起陪伴家人，你更珍惜工作？」我有些激动。

父亲没应声，但沉默是再明显不过的答案。或许我始终对父亲怀抱不满与愤怒，只是 自己没察觉。于是，我忍不住指责父亲外遇，告诉他母亲并不知情，可是我握有证据，想 借此宣示立场的优势。

父亲相当震惊。

「你外遇也是基于相同理由？因为怕死，想趁死前多做一点想做的事？」

「嗯，是啊。我知道这理由很可笑。」

「是很可笑。」

父亲好一阵子没答话，我疑惑地抬头。只见他凝视伸进血压计的右手，忽然说：「量 血压时，你会不会担心仪器紧紧扣住手，永远抽不出来？」我哼一声，应道：「不会。」

「你不害怕手抽不出来，得一辈子戴着血压计过日子？」

「不割白。」

「我不是在找借口，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心情。向你坦白，并非希望获得你的谅解。只 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好怕死。」

「你不止怕死，还怕血压计。」我皱起眉。「从古至今，哪个人不怕死？任何时代、 任何人都一样。宗教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为了逃避对死亡的恐惧吗？既然你这么怕死，怎 么不找个宗教来信？」

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不过是证明当时的我还没体悟死亡的可怕。

「如果办得到，不知该有多好，可惜那不符合我的性格。」

「每个人都怕死，却依然努力活着，不是吗？」

「我也曾认真面对过人生。」

「何时放弃的？」

「你出生不久。」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在那之前，我一直循规蹈矩，老实地尽本 分。跟其他人一样，虽然怕死，但我告诉自己多想也没用 .....」此时，血压计发出哗哗 声，送出检测纪录。父亲撕下那张纸，抽出右手。「后来，我发现更可怕的事。」

「比死更可怕？」

父亲点点头。我错愕地望着父亲，难以相信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那就是你。」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我？什么意思？」突然听父亲提到自己，我一头雾水。

「你总有一天也会死。」

父亲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一时摸不着头绪。

「想到这一点，我的心登时凉了半截。世上没有一个父母，能从容面对深爱的儿女死 亡。J

听到父亲的话，我有点诧异，甚至怀疑病痛导致他的心智退回幼儿时期。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光想到自己会死便恐惧不已，教我怎么接受你也会死？」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不屑道。

「尽管如此，我仍怕得要命。记得你小学时，有天晚上我看着你入睡......」

「难得你会在家。」我语带嘲讽。

「当时我经常待在家里，是尽职的好爸爸。」

「这就像听到『古人也会制作陶器」一样。」

「这么突兀吗？」父亲笑道。「总之，想到如此努力长大的孩子终有一天也会死，心 里好害怕。我愈来愈恐惧死亡，而且没办法原谅自己的无能，心中充满绝望。」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连我都这么怕死，稚嫩的孩子如何承受得住？」

「你怎么晓得我承受不住？」

「世上没人能承受对死亡的恐惧。人一死，灵魂也就消失。说穿了，所谓的灵魂或精 神，不过是身体内的一些化学作用。听着，我再强调一次。我怕死，怕得不得了。而领悟 你会死，无疑加深我的恐惧，我才......」

「才怎样？」

「我才选择逃避。我害怕生活，更惧怕死亡，什么都不愿多想。」

此时，父亲将手边的一本书递给我说：「或许你读过。」那是渡边一夫的书，我还没 读过。「这本书我读了好几次。」父亲继续道。我晓得他没撒谎，因为纸张皱巴巴，显然 经常翻阅，而且折痕不少。我接过书，翻开封面，很快找到父亲最常读的一页。

「我们既然活着，迟早得面对死亡。」

这行字映入我的眼帘。

「渡边老师的叙述方式非常温柔，我总是能从中得到平静。」父亲说。

我翻过一页，继续往下看。书中的用字遗词温和，同时交杂着悲观与乐观。

「我们的人生时时刻刻都朝着死亡迈进。即使是凡夫俗子，也该将这不幸随时铭记在 心。J

「渡边老师接着引用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言。」我从书本上抬起头，父亲望着我说： 「及时行乐。」

「及时行乐？」

「对，原文似乎是「努力摘取每一天」。」

「什么意思？」

「终究会死，不如享受当下。」

「噢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的人生是遵循这个原则。

见我已明白，父亲继续道：「既然如此，我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吃惊地不停眨眼，有些怀疑父亲在开玩笑。「你抛下家庭不管，只是为了这种理 由？你认为合理吗？」

父亲一脸苦涩。「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我刚刚提过，不奢望你的原谅。仅仅想告 诉你，我是多么懦弱胆小 .....」

「接着，家父聊起一件往事。」虽然不确定千叶有没有在听，我仍继续倾诉。不，正 因如此，我才能侃侃而谈。这种感觉有点像对着墙壁练习投球。

「或许你不记得 .....」父亲以这句话起头。其实，我依稀有印象。

当时我就读国小低年级。每天一入夜，天色渐暗，我就不由得心生恐惧。或许是儿童 节目结束，睡意又让脑袋昏昏沉沉吧。不止是我，大部分孩童想必都会遇到相同状况。

「想到死掉后，不晓得会变成怎样，突然好害怕。」我边说边哭，眼泪流个不停。

我钻出被窝，打开纸拉门，向坐在客厅的父亲倾吐。母亲似乎是生病，睡在另一个房 间，更加深我的恐惧。

父亲走过来，将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我抱起。「哦，想到死掉不晓得会怎样，突 然害怕啦？嗯，是啊，那确实很可怕。」

父亲苦笑中带着惊惶，再也想不出合适的话安慰我。

我年幼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数年前逝世的祖母、电视新闻的事故画面，还是动作片里 殉职的刑警？

听到我哭哭啼啼地问「死后会变怎样」，父亲颇为狼狈。如今回想，他一定也在自 问：死后会变怎样？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别担心，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父亲勉强挤出一句。

或许是漫长的岁月扭曲记忆，我从未见过父亲那样惶恐，不禁怀疑他也在流泪。

当下，父亲领悟「这孩子总有一天也会死」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实。

于是，他接纳死亡的存在，却故意视而不见。如同帕斯卡所说，遮住自己的视线，继 续朝着死亡迈进。

突然间，副驾驶座的车门打开，中断我的回忆。

美树坐进车内，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却看不出一丝兴奋。「跟千叶先生聊得愉快吗？ 是不是对彼此多了些认识？」她似乎还有余力开玩笑。

「还不错。」我应道。「看样子，你有好消息？」

「不，称不上好消息。」美树皱起眉。

「有没有看到屋内的情况？」

「佐古家十分气派，庭院宽广，围墙颇高，但草木长得乱七八糟。」

「没人整理？」

「大概吧。从围墙外看不清楚，我烦恼着不知该怎么办，恰巧出现一个送货员。」

「实在佩服送货员。」我不是在调侃或讥讽，而是真心话。我每天关在冷气房面对电 脑，每次看见送货员，总十分钦佩他们顶着太阳挥汗工作。

「我猜佐古会出来收货，便躲在外头偷看。」

美树接着叙述，那送货员没按电铃，光明正大地直接开门进去,

放下东西就出来。

于是，美树鼓起勇气，上前向送货员攀谈。她假装刚搬到附近，想拿传阅板（注：原 文为「回覽板」，日本的一种社区制度，在板内夹带各种公告事项，由社区居民互相传 阅，以确保每一户居民都收到消息。）给佐古先生，却因佐古先生总是不在家，不知如何 是好。她故意说得含糊，想设法从送货员口中套出一些讯息。

「对方没起疑？」

「应该没有。」

「这确实有些麻烦。」送货员听到美树的话，显得相当热心。「佐古先生年纪大，耳 朵有些重听。就算我按电铃，他也不见得会出来应门。不过，他告诉我，只要将东西放在 玄关就行。」

「所以，自行开门进去没关系吗？」美树问。

「只是递送传阅板，应该不要紧吧。你不妨先按电铃，再开门。不过，里头有摄影 机，有些毛毛的。」送货员解释。

「摄影机？」听着美树的转述，我忍不住高声反问。

「是啊，佐古不久前整修房子，装设不少防盗摄影机。」

「那庭院里的草木怎么乱七八糟？」既然整修过房子，不是该顺便整顿一下庭院吗?

「是啊，他整修房子，却完全不管庭院。既然注重居家安全，怎么不把围墙改低 点？实在古怪。」

「恐怕是......」

「恐怕是本城的主意。」千叶也抱持相同看法。

美树敛起下巴，点点头。

「可见我收到的消息没错，本城确实在这里。」

「此外，有一点要留意。如果随便靠近，可能会被监视摄影器拍到。」美树补充道。

「的确。」

「我缩在墙边与送货员交谈，应该没被拍到，换成开门走进去，多半是躲不了。这不

就是装监视摄影器的目的？那男人一定在屋里盯着影像。」

「这下怎么办？」如果那男人在屋里，我们去按门铃，肯定会被发现。到时，他可能 会逃之夭夭。「千叶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怎么办啊 .....」千叶应声，似乎怕我不满，又补一句：「真是棘手。」

「像这种冷酷无情的人，一个就能把我们耍得团团转。」我叹口气，「佐古想必也遭 到控制。」我暗想，就跟轰一样。

「剩下的二十四人不知在做什么？」

「咦？」

「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爱玩控制游戏。反过来说，等于有二十四人站在我们这边， 不是吗？」

「唔 .....」我点点头，明白千叶想表达的意思。既然是一对二十四，应该是二十四这 边较占优势。「很可惜，问题没那么简单。书上说，依数据来看，我们要获胜并不容易。 J

「明明是二十四人对抗一人，却难以获胜？」

「听过『米尔格伦实验」吗？」

「啊 .....你是指证明人会听从权威的实验？」美树点点头。她会知道并不奇怪，这实 验的结果实在太令人错愕，许多书籍都曾提及。

「大致上，这个定义没错。」

实验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权威学者要求某人启动仪器。一旦启动，另一人就会遭 受电击。目睹遭电击者露出痛苦神情后，启动者往往会迟疑，接着，学者会再要求「增加 电击强度」。确实按照指示增加电击强度的人，约占六成。

这就是米尔格伦实验。事实上，遭受电击者并未真的遭受电击，他们痛苦的表情是假 装的。不过，实验证明两件事，第一是「即使认为不妥，仍会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遵循权 威的命令」，第二是「违反命令的人往往怀有罪恶感」。

「那本介绍精神病态者的书里，也提及这个实验。假设每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是精 神病态者。而剩下的二十四人中有六成，也就是十四人拥有「服从命令」的特质。」

「再加上精神病态者本身，就是十五比十？」

「没错，那本书上还写着：『拥有良心之人的获胜机率虽不是零，但相当渺茫。」」

「原来如此。」

「接着是我的想像。在十五比十的阶段，十的这边属于弱势，肯定会有人因恐惧不安 倒戈。说穿了，就是一些懂得见风转舵的人。假设这种人占半数，就变成二十比五。」

尽管是我个人的推测，却是合情合理。即使变成二十三比二，也不奇怪。

「原来如此。」千叶说：「不过，前阵子我跟朋友聊到类似话题，不禁产生一个疑 问。」

「什么疑问？」

「本城那么神通广大，为何世上没充满像他这样的人？」

「咦？」

「假如控制游戏里只有强者才能存活，弱者不是应该会死光？」

「也对。」我思索着这个问题，不经意瞥向后视镜，发现千叶直盯窗外。

他在看什么？

我忍不住好奇，往右侧车窗望去。一辆小箱形车缓缓驶过眼前，车身印着「配送服 务」。

「那是餐点配送车。」我不等千叶发问，先一步回答。

[■要送去哪里？」

我还没开口，美树便回答：「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似乎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 服务。独居老人没办法自行料理三餐，业者便将经过营养设计的餐点配送到府，这也算是 一种看护方式。」

「世界真是愈来愈方便。」

「对了，佐古好像也是老人。」我说。

第五天

「佐古真的申请那项服务？听起来挺顺利的。」

坐在我面前的香川说道。此时，我们在播放着音乐的咖啡厅。午夜十二点过后，见山 野边夫妇熟睡，我无事可做，便窝来这间店。原以为山野边夫妇会因过度疲劳与亢奋，一 直清醒到早上，但十二点过后，他们很快闭上双眼，发出鼾声。

就这点而言，他们与我以往见过的人类并无不同。不管处于何种状况，人类总是需要 睡眠。

推开店门，香川己坐在里面。我忍不住想问「你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最后没开 口。她的「认真」在我眼里多半称不上「认真」，何必多此一举。

「没错，佐古也订购餐点配送服务，而且附近只有他这么一个客户。」

「据说是个顽固老头，从不和邻居往来。」

「配送餐点营养均衡且经济实惠，最适合单独生活的老人。」

「这是业者的宣传口号？」

「没错。」

昨天美树看见箱形车缓缓开过，催促负责驾驶的山野边：「快跟上去。」

「跟上去干嘛？」我刚问岀口，山野边己轻轻踩下油门。

「或许能乔装成配送员，到佐古家登门拜访。」

「原来如此。」

那箱形车转弯后，又开一会儿，最后停在佐古家门旁。

「山野边美树下车走近配送员，看准他步出佐古家的时机，上前跟他攀谈。」我向香 川解释：「她想向配送员打听消息。」

美树表现得很感兴趣，随口提几个一般人会问的问题，顺利套出话。原来每天傍晚， 配送员都会送餐点到佐古家。

「哦，你们打算怎么做？」

「明天傍晚 .....不，应该说是今天傍晚，山野边夫妇会乔装成配送员，潜入佐古家。

回到公寓后，山野边夫妇上网将餐点配送公司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

「怎么乔装？」跟我一样，香川一口咖啡也没喝。这种称不上好喝或难喝的液体，引 不起我们的兴趣。

「细节似乎还没确定。大概是在佐古家附近挡下配送公司的箱形车，接着软硬兼施， 拜托配送员让他们代送。不然就是......」

「就是什么？」

「溜进店里偷制服。山野边夫妇认为，穿配送员的制服登门拜访，应该不会遭受怀 疑。J

「即使搞定制服，没有配送的餐点也不行吧？」

「只要成功进门，接下来就见机行事，总有办法逮住本城。」

「这么草率的计划真的行得通吗？」香川十分怀疑。

「我也不知道。本城还在佐古家吗？」

「一直侍在那里。他依然不肯跟我联络，我只好三更半夜潜进去。屋里真不得了，到 处都是监视摄影器。」

「八成是本城的要求吧。任何人靠近大门，就会被拍到吗？」

「岂止是大门，就算是从二楼或屋子侧边闯入，一样会被拍下来。连庭院也拉有电 线，装设监视器。影像全会传输到二楼房间的电脑。千叶，你有没有做过管理电梯的工 作？」

「没有。」

「是吗？跟那情况有点像，本城同时监控数个画面。关在看守所时，本城就利用他人 传话，要求佐古安排妥当。对了，我已査出本城与佐古的关系。」

「本城与佐古的关系？」

「我听见他们的交谈。你猜猜，佐古老爷爷为何会对本城唯命是从？」

「想必是本城的手段比较高明，抓住佐古的把柄？」

「大致上没错，不过这件事有个契机。」

「哦？」

「本城似乎很会用毒。」

「毒？」

「他常常在朋友或同学的食物里下药。」

「下药？」

「毒可当药，药也能成为毒。总之，他偷偷让别人吃下药。」

「药不是对身体有益？」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不久前，山野边述说本城的事时，提 过类似的话。

「要看使用的方法。我去过药局，不少药上头标示『未满十五岁请勿服用」，而且往 往会多加一句r切勿服用过量j。」

人下毒身亡。「原来那男人就是本城崇。」

「什么意思？」

「当初是我负责那个牙医助理。」

「哦，真巧。」香川嘴上这么说，但并不特别惊讶。

「回想起来，前去确认死亡时，我遇到下手的男人。他一点也不慌张，还主动向我搭 话。」我说到这里，又忆起更多往事。「对了，他也对我下过药。」

原来那个人就是本城。

「那可真巧。」香川笑道。「这么说来，你们算是久别重逢？」

「他看到我，也认不出我是谁。」负责的案子不同，我们的相貌会跟着改变。「至于 我，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人类。」

「也对。」香川说。

「对了，本城关在房里，你没机会与他接触，调查起来相当困难吧？」这句话并非体 恤香川的辛劳，而是暗讽『反正你一定没认真调查，太不把工作当回事了」。话中带刺是 人类的惯用手法，只是，这个手法没对香川发挥效果，不知该说是她太不了解人类，还是 该说她工作太随便。「谢谢你的体恤。」她诚挚地道谢，「等天一亮，我会继续尝试与他 接触。J

「尝试不被摄影机拍到？」

「这次就算被拍到也没关系。本城看见我出现，或许会放心不下，主动跟我联络。」

「但本城十分机警，直觉又敏锐，恐怕不会轻易见你。」

「不然我就从二楼闯进去。人类似乎很吃这一套，说是叫「浪漫」。」

「搞不好会被当成非法入侵。」

「可是，蒙泰基奥（注：Montecchio,原本是义大利的地名。）那一次，不也是如 此？」

香川提起同事的名字，我立刻明白她的意思。蒙泰基奥是我们的同事，在十六世纪对 某个女人心生情愫。这桩风波后来与神话重叠，被人类写成《罗密欧与茱丽叶》。其实， 那只是调查部同事捅出的娄子。

故事中，男主角名为「罗密欧•蒙太古」。不过，那是讹传，他真正的姓氏并不是「蒙 太古」，而是「蒙泰基奥」。执行任务时，我们使用的代号多半取自都市或社区名称。总 之，蒙泰基奥工作认真，为了调查那女人，想尽各种办法，不惜冒险闯进她家。不料，他 投入太多感情，甚至违背规定，呈报「认可」后，又让她复活。

于是，饮毒身亡的女人重获新生。

因着这个缘故，蒙泰基奥遭上级调往其他单位。我与蒙泰基奥没见过几次面，但至今 仍时常与同事聊起这个「与人类太过亲近的调査员」的故事。

「目前正值「回馈大方送』活动期间，蒙泰基奥的事换成今日，搞不好不会遭受惩 处。」香丿I耸耸肩。

「真是愚蠢的活动。」

「对了，你和山野边夫妇的事情，我能告诉本城吗？要是向他透露你们打算乔装成餐 点配送员潜入佐古家，或许能引起他的兴趣。J

「嗯，或许吧。」我应道。

「不过，这样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造成我的困扰？怎样的困扰？」我皱起眉。

「本城事先知情，你们的复仇计划很可能会以失败收场。」香川的表情丝毫未变。

「就算失败，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本城和山野边都不会在今天死亡。」

在七天的调查期间内，我们的调查对象绝不会死亡。不管他们今天的遭遇多么惊险危 急，都不会送命。当然，他们可能会受伤，但不会伤重致死。

「啊，也对。不过，我的调查工作只到今天为止。今天之内，我会呈报调查结果。」

我差点说出「反正一定是认可」，好不容易吞回肚里。

走出店外，手机旋即响起，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刻。天空依然阴雨绵绵，虽然是黑夜， 仍看得出乌云密布。

打电话来的，是负责统管调查部的监察部同事。

「调查期间还没结束吧？」我说。

「我当然知道，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可能早点呈报结果？」

或许香川的推断没错，就像搞错交通标志一样，监察部也急着掩盖缺失。

「你希望我呈报「放行」吧？」

「没那回事。」对方死鸭子嘴硬，「我只是提醒你，没必要勉强。」

「勉强？」

「若你认为目标对象不该死，可延长二十年寿命。」

「有话直说，何必拐弯抹角？」我气得想挂断，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于是不管三七二 十一地问：「对了，我是不是见过本城？」

「什么意思？」监察部同事冷淡地反问。听得出并非故意卖关子，也不是在装傻，而 是并未掌握这种琐碎细节。

「我负责调查过一个担任牙医助理的女人，毒杀她的应该就是本城。」

「这我不清楚，得査一査。不过，这种事有查的价值吗？」

我没生气。确实没必要特地调查，我直接挂断电话代替回答。

接着，我跨上脚踏车，朝山野边夫妇的公寓前进。数颗雨滴打在我的脸上。

「2、2、7、9O J我从后座往前探，报出一串数字。

「咦？」山野边夫妇相当惊讶。「你在念什么？」

「还会是什么？当然是那个人按的数字。2279,八成是开门的密码。」

此时将近中午十二点。

太阳或许己来到头顶上，但天空挤满乌云，根本看不见。绵绵细雨依然下个不停，真 是阴魂不散。虽然早就不奢望亲眼拜见太阳，仍难免有些无奈。

我们的车子停在路旁。雨水打在挡风玻璃上，制造岀一道道波纹。水滴以规律的节奏 在玻璃表面画出扭曲的图案。山野边终于沉不住气，启动雨刷。

这是一条双向单车道。对面有间店，招牌上印着r Kitchen BoxJ ,还写有一些宣传标 语，例如「适合高龄者的餐点配送服务」、「提供均衡饮食」、「一人份也OK」等等，但 外观一点也不起眼，像是装潢朴素的办公室。

「商品内容写得不清不楚，便当卖得出去吗？」我直率地问。「他们做的是宅配生 意，客人不会来店里。」山野边解释。

「而且这是分店，不是总公司。餐点都是在工厂大致调理完成，才送到加盟店，由店 员加热或盛装。」

上午美树打电话到FKitchenBoxJ总公司，以「学校老师岀作业，要孩子调查各种行 业的运作方式」为借口，将作业流程打听得一清二楚。

山野边夫妇计划先取得制服和名牌。昨天，美树向走出佐古家的配送员攀谈时，假装 在考虑申请餐点配送服务，问了一句：「安全上有没有疑虑？」对方回答：「我们会出示 名牌，就像警员出示警察手册一样，好让客人安心。」

倘若本城随时监视着荧幕，没有名牌恐怕会引起怀疑。因此，山野边夫妇打算潜入店 里盗取名牌。

山野边利用汽车导航系统，轻轻松松查岀加盟店的位置。他将车子停在门口附近，周 围只有两辆箱形配送车及一辆机车，几乎无人进出。美树提议到后门瞧瞧，于是山野边再 度发动车子，绕到店的后方。

山野边刚在路旁停车，对面便走来一名穿制服、撑着雨氽的女人。那女人抵达后门， 将伞开阖数次，甩掉雨水后收起。接着，她背对我们，操作起墙上的仪器。那仪器的按钮 不少，有点像计算机或银行的ATM。

「那门似乎装有密码锁。」山野边腹部抵着方向盘，凑近挡风玻璃。「要是看得见密 码就好了。」

「可惜距离太远。」

于是，我从后座往前探，挤到驾驶座与副驾驶座之间，凝神细看。女人按下「2、2、 7、9J四个数字，我依序念出。

「千叶先生，你怎么看得见？」

「不管千叶先生再做出什么事，我都不会惊讶。你一定会说自己视力好，对吧？」美 树开口。

「总之，我溜进去瞧瞧。」山野边说。

「那间店不大，溜进去八成会被发现，要偷出制服恐怕不容易。」美树忧心忡忡。

「店员就算起疑，也不至于报警。遇上恭谨有礼的陌生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过于提 防。J

「若能把所有店员引到外头，偷制服就容易得多。」我岀声。

「这不是废话吗？」美树笑道，「千叶先生，你有没有好点子？」

我大可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但如此一来，我会被当成碍手碍脚的累赘，难以进 行调查工作。此时，我忽然想起电视节目中，饲主为了清扫水池利用食物引走鳄鱼的画 面，于是随口胡谄：「用对付鳄鱼那一套如何？拿食物引岀店员，我们就能进去打扫。」

山野边望着我。由于我上半身往前凑，山野边一转头，我们几乎是脸碰脸。我亳不在 意，但山野边似乎觉得不妥，拉开距离才开口： 「千叶先生，鳄鱼和人不能相提并论。」

「难不成要弄一根绑着食物的长棍？」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苦笑。

「这点子行不通吗？」我转向另一边，这次差点和美树的脸碰在一起。「即使不用食 物，也可找借口引开店员或吸引他们注意，办起事就容易得多。」

「确实有道理。」美树沉吟片刻，「走过去大喊『我丈夫突然身体不舒服，快来帮帮 忙」，如何？或许能引出几个店员。」

「嗯，听起来不错。」我跟着附和。「山野边在一旁假装肚子痛，应该能引起大部分 店员的注意。」

「你们想得太简单。」山野边皱眉，「突然听见陌生人说出这种话，谁都会心生警 戒，这才是人性。」

「那倒不见得。」我断言。这一点，我颇有自信。「其实，一般人很容易相信陌生人 的话，前天的遭遇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前天？」

「在汐留的大公园，那个外国女人不是对你们使出同一招？」

「滨离宫恩赐庭园？」

「啊，你指的是那件事？」

那个外国女人只用「请帮帮忙」、「倒在地上」、「请跟我来」几句暧味不清的话 语，便成功诱导山野边夫妇踏进树丛。否则，他们也不会遭穿雨衣的男人强行带走。

山野边想起当时的情景，苦笑着解释：「我以为对方不太会讲日语。」

「不论理由为何，总之，你们轻易上了敌人的当。你们的警戒心没有想像中强，这才 是人性。」

数分钟后，我走向FKitchenBoxJ后门，按下F2279J四个数字。由于我没特意牢 记，竟然忘记最后一个数字。仔细一看，按键盘「9」的表面磨损严重，显然经常受到按 压。

为何我要负责偷制服？山野边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千叶先生，要你假装肚子痛不太可能，就算装了，也无法吸引店员的目光。既然如 此，只好委屈你趁我们绊住店员时，偷偷溜进后门。」

我并未反对。

后门一开，我竖起耳朵聆听里头的动静，却只听见美树在店面另一头的话声。她按照 计划，告诉店员：「我丈夫突然蹲在地上，似乎身体不舒服，拜托你们帮帮忙。」

一名原本在处理店内事务的男店员，走出去关心山野边夫妇。依交谈声、脚步声及动 作的声响研判，店里共有两男两女。

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仔细想想，无声无息地潜入对我根本不是难事。门后是个狭小 的房间，摆满置物柜，似乎是员工的私人物品放置间。我稍一张望，便看到置物柜旁的瓦 楞纸箱里有不少折叠整齐的制服。那箱上贴着一张纸，标明「清洗完毕」。

制服以略带茶色的白色为底，印着一些红纹路。我拿起三件，塞进纸袋。接下来，只 剩证明员工身分的名牌，但我根本不晓得那玩意长什么样子。美树形容有点像驾照，但我 根本没找到类似的东西。我翻遍置物柜，查看纸箱，依然一无所获。

此时，背后的门忽然打开，走进一名年轻男子。

他微低着头，说着「工作辛苦了」，似乎把我误认为前辈。他拍去头发和衣服上的雨 水，但没溅起任何水滴。

「名牌在哪里？」我转头问。

「咦？」年轻男子抬头看着我，皱着眉问：「什么名牌？等等，你是哪位？」虽然外 表年轻，但他应该是三十岁左右，不是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头发短得几近光头，身穿制 服，似乎是刚配送完餐点。

「我是千叶。」

「千叶 .....？是新的约聘职员吗？」

「对，上头叫我来拿名牌，配送餐点时要给客人看的。」

「噢，是这个吧。」年轻男子往胸口名牌弹一下。上头贴着照片，确实有点像驾照。

「太好了。」我想取下那张名牌，年轻男子抓住我的手。我心头一惊，以为他会昏 厥，仔细一瞧，他抓的是袖口，没碰到皮肤。我暗松口气，他没昏厥，对他是好事，对我 也是好事。

「这是我的，你不能拿走。你的大概要过一阵子才会做好。」年轻男子奋力守护名 牌，推开我的手。

「我不在乎用你的名牌。」

「我在乎。」

直到此刻，年轻男子依然没怀疑我是非法入侵，只当我是脑袋不灵光的新进员工。正 当我思索该不该强行夺取时，外头忽然传来喧闹声。

店门口传来一声「快报警」。那话声相当细微，隔着这样的距离一般人肯定听不见， 但我并不是一般人。

我清楚听见门外的男人惊惶地低呼「快报警」。

显然山野边夫妇遭到怀疑。我赶紧打开后门，走向前门。「发生什么事？」年轻男子 问一声，似乎也察觉不对劲，慢吞吞地跟在我后头。

我走到店门口，看见山野边夫妇及穿制服的店员，登时明白状况。

「你误会了、你误会了。」山野边夫妇神情僵硬，低声下气地解释，不断挥舞双手。

雨势稍微减弱。天空依然乌云密布，但雨滴仅仅像以画笔描绘的细线。

那店员是个魁梧的中年男人，握着手机，眼神游移。他看看山野边夫妇、看看地面， 瞥见我来到身边，又望着我，吓得全身一颤。

一把枪掉落在地。看来，这就是原因。

事情经过多半是这样的。美树依照计划，谎称「丈夫身体不舒服」，将店员骗出店 外。山野边捧着腹部，假装肚子痛。店员走到山野边身旁关切，却发现山野边带着枪。不 然就是山野边动作太大，枪不慎滑出来。

总之，就是店员发现枪，引起一阵骚动。

真是严重的疏失。不过，毕竟山野边不是故意的。我想起以前曾因工作造访一间软体 设计公司，该公司的男职员说过这么一句：「严惩恶意、宽容粗心。」

他是我负责调查的女人的同事，职务是检查系统故障原因，兴趣却是参加合唱团，让 我印象深刻。他说过不少耐人寻味的话，其中又以「粗心大意不可能杜绝」最新奇。他告 诉我，即使千叮咛、万交代，仍无法完全防范粗心之过。明明稍微留心就不会犯错，但错 误依旧频频发生，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这点我深有同感，毕竟连提醒驾驶小心的交通 标志，都会因粗心摆错位置。不仅是人类，我们也会犯错，否则情报部不会搞出「回馈大 方送」活动。他的结论是「重点不在于防范粗心，而是如何将粗心造成的损害降到最 低」，我颇为认同。

山野边不慎露出携带的枪，责备他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收拾残局。

看着田中微跛着走到店里，小木沼喊一声：「田中哥，下次请你吃饭。」田中回答： 「那就今天吧。」

山野边夫妇不知所措，只能愣愣站着。危机似乎己化解，但能不能安心，还是个疑 问。「拿去。」小木沼递出枪，山野边说声「谢谢」，却不晓得该讲什么。他大概在烦恼 是否该直接离开，当一切是运气好。

「你们在拍电影？」我出声。

「唔 .....山野边先生，这个人也是你的朋友？」小木沼说。

「咦？」山野边吃惊地瞥我一眼，似乎很惊讶小木沼认得他。

小木沼眯着眼呵呵笑。I■你忘记了？我跟你要过签名。」

「啊 .....你是我的书迷？」山野边疑惑地回想。

「是啊，我从山野边先生的作品中学到词汇的意义。」小木沼应道。

「难不成是 .....」美树瞪大眼，「那个『破釜沉舟J的书迷？」

下午三点多，我们坐上车，再度来到猿塚町。同样停在佐古家附近，这条马路比昨天 那条宽广。雨水同样在车窗玻璃留下阵阵涟漪。

「山野边，那个书迷信得过吗？」我问。

「信得过。」负责驾驶的山野边信心十足，又补一句：「但愿。」

中午发生手枪事件后，那个身兼山野边书迷、未来电影导演及配送员三种身分的小木 沼，忽然与山野边握手，从容地说：「能够再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然后，他指着制 服上的名牌，「你们想要这个员工证？」

山野边仔细观察小木沼的表情，坦承道：「我们想借用工作证，进入一栋屋子。那屋 子的主人是你们每天配送餐点的对象之一。」山野边没使用任何谈判技巧或谎言，抛弃拐 弯抹角的说明及虚伪的借口，率直说出真相。

「你的意思是，你们想乔装成配送员混进那栋屋子？」小木沼理解得很快，但从他脸 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或许该说，他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该表现岀怎样的情绪。

「这有点难以启齿，不过我们确实有此打算。」山野边坦言：「我们以为弄到制服和 名牌，就能解决问题。」

「你们的目标是哪一户？」

山野边报出「佐古」这个姓氏，刚要描述地址，小木沼抢先开口： 「啊，原来是佐古 家。」

「你知道？」美树问。

「嗯，那屋子不得了，到处是监视器。」小木沼比手画脚，仿佛眼前堆满监视器。

「哦？」看来佐古家的名气不小。

「以前还没那么夸张，屋主只是个孤僻的老爷爷，这阵子突然变得疑神疑鬼，不晓得 是不是受到惊吓。最近更是变本加厉，连客人登门拜访也无法踏进屋里一步。」

「八成是本城的指示。」我推测道。听到这个名字，山野边夫妇浑身一髄。

小木沼似乎并未察觉，应道：「好，我明白了。」

「咦？」

「我会设法调整今天的排班表，改由我送餐点到佐古家。」小木沼搔搔鼻头，茫然望 着空中的雨丝。那对双眼皮的眼睛似乎流露老谋深算的锋芒，又给人一种鲁莽浅薄的印 象。「随便找个借口，更动排班表并不困难。我们约在佐古家附近会合，送餐点到佐古家 时，你们就跟在我身后。」

「这样好吗？」

「一点小事，没什么大不了。」小木沼说得泰然自若，或许属于大而化之的性格。我 曾在工作上认识一个流氓，气质与小木沼不太一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保护仰慕的 大哥，那个流氓不断做出各种鲁莽的天真行径，没有半点城府。当时，我的调査对象是他 的大哥藤田，也是颇有意思的人物。我记得名字的人类不多，可见藤田在我心中留下颇深 的印象。当然，我并不怀念藤田，但偶尔会忆起他与敌人打得天翻地覆的画面。当时他的 动作仿佛在演奏一首激昂的音乐。

「这样真的好吗？」山野边再次确认。

「别担心。对了，到时我会带几件制服。」

「制服这里有。」我举起纸袋。

「噢，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小木沼点点头。「看来制服的问题顺利解决。」

接着，小木沼取岀智慧型手机，叫岀地图。「佐古家在这一带，我们就约在此处碰面 吧。」他指着画面，「至于碰面的时间，等我査过排班表，确定佐古家的送餐时间再决 定。」

小木沼说完，转身走进店里。

「啊，等等！」山野边喊住小木沼。

「别担心，我真的只是进去查阅排班表，绝不会报警。」小木沼回头。

「我不是那个意思。」山野边摇摇头，「只是想问你，关于从前你来参加签名会时的 事。」

「哪件事？」小木沼有些诧异。

「剩下的一半，你看完了吗？」

小木沼露出幼儿般灿烂的笑容，回答：「老实说，我还是没看完。」

美树发出孩子般轻快的笑声。

此刻我坐在车里，问山野边：「一个根本没看完你著作的读者，你凭什么相信他？」

山野边与读者的相遇完全是巧合。人类往往认为巧合具有重大意义，这点我能理解。 但一个没办法看完他作品的读者，真的能信任吗？

「他说得这么老实，不就证明是可信任的人？」美树应道。这不像她的真心话，而是 自暴自弃的说词。

负竇驾驶的山野边频频看表。「预定四点前往佐古家，所以我们约三点五十分吧。请 先换好衣服，一碰面就能马上出发。」当时小木沼这么说，还和山野边握手。

然而，小木沼迟迟没出现。

我偷瞄山野边的手表，再过两分钟就是三点五十分。

山野边变得沉默寡言，美树则不停左顾右盼。车外是条大马路，视野极佳，由于面对 住宅区，眼前排列着一栋栋公寓。虽然不晓得小木沼会从哪个方向来，至少直到这一刻， 依然看不见人影。

「如果他没来……」美树还没说完，山野边摇摇头制止。他的表情，似乎写着「别把 事情往坏的方向想」。

我看着映照在右侧视镜上的景色，发现后方驶来一辆漆成黑白两色的警车。「原来如 此，他搭警车过来。」

「咦？」负责驾驶的山野边浑身发颤，转过头。

「那个小木沼是警察？」我问。

「难不成 .....」美树缓缓闭眼，又缓缓张开，吁出一口气。「他报警了？」不知该说 是鼓起勇气，还是放弃希望，总之，她似乎放松了全身力气。

「你指的『他」，是小木沼吗？」事实上，这就像只有一个选项的选择题。「警察出 现又怎样？有什么好怕的？」。

「枪。」美树答得言简意赅。

「原来如此，小木沼告诉警察枪的事？」

「遭读者背叛，也算罪有应得。」山野边搔搔头。「不过，心里甘不甘愿，又是另一 回事。」

驾驶座的窗外闪过一道人影，玻璃上传来敲打声。

警车停下，转眼间警察己来到车外。人类陷入困境时，倒霉事往往会接踵而来，这就 叫祸不单行。望向窗外，看得见警察的制服。山野边按下开窗钮，车外的雨声顿时涌入车 内。警车就停在我们后头。

山野边的手偷偷伸向身后，打算掏枪，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他或许会遭警察逮捕，人生宣告终结。

美树佯装平静，迅速扫过四周，目光最后停在手煞车和引擎启动钮上。一旦情况不 妙，她准备立刻发动车子逃走。

这显然也不是明智之举。

我坐在后座，靠着椅背，愣愣注视这一幕。此时，我只感到好奇，不晓得事态会如何 发展。窗外的警察上下打量着山野边。

车内一片死寂，仿佛有双无形的手勒住空气。

山野边紧张得浑身僵硬，美树也一样。

「有什么事吗？」山野边战战兢兢地问。

「这里不准停车。」

「咦？」

「立刻把车移开。」警察指示。

「啊，是。」山野边的话声相当仓皇，根本没料到警察丢出的会是这句话。事实上， 连我都感到有些意外。美树立刻眯起眼，勉强挤出生涩的笑容，应道：「没问题，我们马 上走。J

警察似乎不喜欢淋雨，交代完便快步回到警车上。「看来这个标志是正确的。」我望 着路旁的禁止停车标志。

山野边刚松口气，又响起轻叩玻璃声，他吓得跳起来。

小木沼撑着塑胶雨伞，站在微开的车窗外说：「我来晚了，对不起。」

「啊，你真的来了。」山野边的话声既别扭又有些亢奋。

「我当然会来。」小木沼眯起眼，「不是约好了吗？」

至今，我见过许多为了遵守难以达到的承诺而遭逢巨祸的人类。事实上，「守信」与 「幸福」往往不能画上等号，但小木沼还是遵守承诺。

或许是一度以为遭到背叛，看到小木沼时，山野边真的喜出望外。那眉开眼笑的模 样，简直像是以为小木沼现身，一切都能迎刃而解。当然，小木沼遵守诺言与事情能否迎 刃而解，完全是两码子事。山野边的反应，显然只能以「空欢喜」与「盲目」形容。

小木沼将公司的箱形车停在一条小巷内。山野边发动引擎，将车子开到箱形车旁。下 车后，小木沼取出装餐点的木盒。我们一行围在小木沼旁边，讨论计划的细节。雨势渐 小，山野边似乎把这个现象当成好兆头。

「人数太多，毕竟不合理。」看着我们穿上制服后，小木沼说道。听起来是就事论 事，并非取笑。「佐古家只有一份餐点，每次都由一人配送。若超过一人，肯定会遭到怀 疑。」

「既然如此，我跟你去吧。」山野边举手道。

美树并未表达赞成或反对，她很清楚别无选择。小木沼原本是山野边的书迷，既然要 搭档行动，当然是与山野边本人。更何况，枪是由山野边保管。

「美树和千叶先生，请在佐古家附近监视。尤其是后门，一定要牢牢盯住。」山野边 吩咐。

我试着想像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

山野边随小木沼前往佐古家送餐时，会有怎样的举动？

首先，两人走进佐古家。

佐古缓缓现身，山野边迅速掏岀枪，威胁佐古不许声张。山野边肯定不会脱鞋子，他 会直接踩进屋内，穿过走廊，登上二楼。接着，他会在二楼某个房间找到本城，然后瞄准 本城，扣下扳机。

大概会这么发展吧。

只要奇袭成功，山野边瞬间便能实现报仇的心愿。虽然如此草率的报仇方式有违山野 边夫妇的期许，总好过饮恨失败。

不过，本城也可能逃走。他拥有敏锐的直觉及与生俱来的好运，或许能在千钧一发之 际察觉危机，从后门逃脱。为了防范这种情况，山野边要我们在屋外监视，是相当明智的 判断。倘若香川将我们的袭击计划告知本城，本城很可能顺利脱逃。

「山野边先生，你到底想与佐古先生谈什么事？」

小木沼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

「你还是别知道详情比较好。」山野边回答。

「没错。」美树从旁插嘴：「事情结束后，你可以坚称什么也不知道。」

「我明白你很担心，但你只能相信我们。」山野边安抚道。

「我一点也不担心，不过 .....」小木沼意外地冷静。

「不过？」

「我想问一个问题。J

「我尽量回答。」

「山野边先生，这件事跟你女儿有关吗？」

山野边没立刻答复，但并非语塞或迟疑，而是女儿菜摘的回忆再度涌上心头，一时不 能自抑。他咽下口水才点点头，应一声「嗯」。

「既然如此，我不会再问任何问题。」小木沼一脸严肃，「不管你们想怎么做，我都 全力配合。」

山野边顿时说不出话。望向美树，发现她的眼眶也泛红。

「这就叫破釜沉舟。」

山野边与小木沼几乎同时迸出这句话。

我在佐古家对面的电线杆旁，目送山野边与小木沼按下电铃，走进佐古家的庭院。我 愣愣站着，任凭雨水不断濡湿头发，并未感到丝毫不快。

等一下佐古家恐怕会传出枪响。山野边或许会往佐古脑门开一枪。任何阻碍复仇行动 的人物，都会成为排除的对象。

假如佐古将遭到杀害，负责调查佐古的同事应该己来到附近，准备亲眼见证调查对象 死亡。

即将死亡的人愈多，聚集在附近的同事自然愈多。不过，每个同事见证死亡的时机及 地点不尽相同，就算负责佐古的同事早就来到附近，还是无法预期会在何时遇上。我只晓 得一点，若佐古将死于枪击，负贵的同事肯定会现身。

蓦地，我忽然想起本城目前还在调査阶段。香川的调查工作直到今天才结束，代表本 城绝不可能在今天死亡。换句话说，复仇行动不可能在今天了结。

紧接着，我又忆起当初与本城相遇的来龙去脉。

记不得是几年前，当然，如果想知道确切的时间，可向情报部询问。总之，我只记得 调查完牙医女助理，呈报「认可」后，为了见证死亡前往她居住的公寓。

她倒在地上，因无法呼吸而痛苦挣扎。旁边的小桌上有瓶矿泉水，及药局的小袋子。 假如死因是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并非病死，而是意外死亡，确实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

确认死亡后，我走出公寓。其实，我可以选择立刻消失，但公寓对面有间咖啡厅总是 大声播放音乐，我决定去坐坐。

回忆一旦起了头，连原本遗忘的部分也会源源不绝涌现。

当时我坐在双人座，专心享受音乐。店内流倘的旋律似曾相识，我却想不起曲名。瞥 见眼前的小瓶子装着茶褐方糖，我暗想「原来这就是久闻大名的茶色砂糖」。

而后，我察觉附近坐着一个在看书的男人。不，正确来说，我对那男人毫不在意，是 他阖起书本，主动走近。

「你是千叶先生吧？」男人开口。我这才想起，那个牙医女助理有个年纪比她小的男 友，两人刚交往不久。没错，就是眼前的男人。调查期间，她向我介绍过一次。

「我能坐下吗？」男人问。

「不行。」我老实回答。调查工作结束，现在是我尽情享受音乐的时间，我不想受到 打扰。

但他面露苦笑，还是坐了下来，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吧。如今回想，这个人就是本 城。

「多喝一点看看。」

于是，我喝光整杯水。

本城愣愣看着我，低语：「只要一点药，身体就会起变化。千叶先生，你不觉得很不 可思议吗？」

「不可思议？」

「例如，我刚刚在水里掺的药，能让你在数分钟内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

「哦？」我恍然大悟，原来他趁我离开时在水里下药。「想睡觉是好事，睡觉对人类 很重要。」

「接着，你的身体会逐渐麻痹，变得动弹不得。」

「这就是所谓的「睡得跟死人一样J ?」

「不，是真的变成死人。」

「每个人体质不同，多少有些差异。」我先找好借口，以免他待会儿太过失望。

「就算有差异，绝大多数还是能收到效果。」

「总是会遇上收不到效果的人，劝你看开点。」

本城不再说话，似乎在等待药效发作。既然他不开口，我便安心地继续享受音乐。本 城的双眼炯炯有神，仿佛也陶醉在音乐中。

不知过了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一首曲子播完，我不经意抬起头，发现他错愕地盯着 我。

「抱歉，药对我无效。」我忍不住安慰道。「不过，你别担心，我马上会从你的眼前 消失，以后不会再见。」

我不记得当时本城的表情。

如今与本城再度相逢，意味着我当初那句话并未实现。幸好我的外貌及年龄大不相 同，他就算见到我，也不会知道我是谁。

我在佐古家门外静静等候，但我的预测落空。屋里没传岀枪响，甚至没半点喧闹声。 过一会儿，山野边与小木沼并肩走出，简直像刚送完餐点的正牌配送员。我心想，或许山 野边放弃报仇，选择尽职完成配送工作。

一行人回到车里，山野边才开口： 「我们等等还得再去一趟。」

美树坐在副驾驶座，我与小木沼坐在后座。

山野边说明起佐古家内发生的状况，小木沼在一旁不时附和。依两人的描述，当时的 情形是这样的......

「我们是Kitchen Box,来送餐点了。」

佐古打开大门，小木沼精神奕奕地打招呼。山野边站在小木沼身后，将帽缘压得极 低，默默向佐古鞠躬。

佐古是个矮小老人，但眉心皱纹极深，给人一种顽固、严苛的印象。

小木沼不是以往负责配送的员工，但佐古并未起疑。或许在他眼中，每个穿制服的员 工都一样，也或许负责配送的员工原本就经常调换。

小木沼递上餐点后，若无其事地抽出一张［KitchenBoxJ的广告单，询问：「不知您 手边是否有这张广告单？」

其实，这是山野边事先准备的道具。广告单背面以麦克笔写着：「佐古先生，我们明 白你的处境，也晓得到处都有监视摄影器。那男人在这里吧？请保持自然，当什么事也没 发生。J

佐古一看见这行字，身体微微一颤。对山野边而言，这也是一场吉凶难测的赌注。要 是佐古突然大吵大闹，或是做出不自然的举动，事情会变得相当棘手。就像投掷一枚硬 币，谁也无法知道落地时会是正面还是背面。到底会怎么发展，只能听天由命。

然而丄佐古的反应完全符合山野边的期待。他以只有山野边和小木沼才看得到的细微 动作，表示同意。

于是，山野边脱掉鞋子，摸着藏在背后的枪，准备冲进屋内。

不料，佐古的下一个举动打消山野边的念头。

他取出签字笔，说着：「我留电话给你们。」小木沼与山野边倏地停步，一时不知该 如何是好。佐古在广告单上写下：

「现在不行，两小时后再来。」

那是一排横字，写得歪七扭八，像是一团团丝线。山野边十分讶异，仍以帽缘遮住 脸，不敢做岀太大的动作。小木沼也明白不能有任何不自然的表现，赶紧说：「谢谢，这 张广告单我就带回去。」他折了数折，塞进制服口袋，将配送的餐点逐一取出后站起身。

「谢谢惠顾，打扰了。」小木沼低头鞠躬，山野边也有样学样。

以上就是整个行动的经过。

「佐古或许有什么打算吧。」山野边在车内叙述完来龙去脉，说岀自己的看法。「在 那样的情况下，只好暂时撤退。」

听起来像是变更计划的借口，但依情势判断，拒绝佐古的指示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没帮上忙，非常抱歉。J小木沼取下帽子，连连鞠躬。

「不要这么说，你帮了我们大忙。」美树应道。

「还得等两小时 .....」山野边瞥一眼手表，对小木沼说：「不如你先回去吧。」

「咦，可是……」此时的小木沼好比没能完全燃烧的木炭，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

「你为我们做的己足够，真的非常谢谢你。」山野边道谢。

「别这么客气 .....」小木沼依然带着尚未完全燃烧的神情，语气一变：「对了，你们 晓得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最大的差别？」

「多得数不完吧？」美树偏着头思索。

「答案是『互助合作」。」

「哦，互助合作？」

「你想表达的是，人与人应该互相帮助之类的道德观念？」山野边问。他的语气不带 戏谑，却也不表赞同。

「例如黑猩猩，并不会积极帮助其他黑猩猩。如果受到要求，黑猩猩也会分享拥有之 物。但在一般情况下，黑猩猩只会想到自己。然而，人却不一样，会积极帮助他人，看到 他人遭遇危难会想伸岀援手，甚至未雨绸缪，事先排除障碍。有人认为，这就是人类的本 质。」

「本质？」

「没错，人类原本就是适合群居的动物，习惯互助合作的生活。这背后有许多理由， 但最重要的理由，据说就是那个。」

「那个是指哪个？」山野边苦笑。

「生产。」

「生产？」

「据说除了人类，没有其他动物在生产时需要同伴的帮助。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 J小木沼语气轻佻。

「既然你也不清楚，怎么说得跟真的一样。」美树淡淡一笑。「不过，生产确实挺累 人的。J

美树说完，紧闭双唇，似乎在努力压抑感情。

「你的意思是，人类知道生产时需要他人帮助，平常才积极帮助他人？」

「生产只是一个例子。其实，人类出生后，漫长人生中的大部分事物都无法独自完 成。比方，双亲必须一直照顾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动物中并不 多见。不管是搜集食物，或寻找居住场所，人类都必须在分工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实行。 啊，对了，还有以物易物及表达感谢之意，也是人类特有的行为。」

「这些是谁教你的？」

「全是从NHK学来的。」小木沼一脸认真地摇头晃脑。「那个节目真的很有意思。」

「互助合作听起来确实很美好，但人类的行径并非都是这么美好。」山野边降低音 量，语气也变得沉重。

「啊，节目上也提到这一点。」

「咦？」

「人类会互助合作，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遭到团体排挤。人类非常在意名声。不分享 资源，名声就会变差。多多帮助他人，才能被认定为同伴。」

「原来如此。」山野边应道。

「群体中有人不遵守游戏规则，其他人就会给他盖布袋。」

「盖布袋？ NHK会使用这么低俗的字眼？」

FNHK说的不是盖布袋，好像是类似惩罚、处罚吧。总之，人类拥有互相帮助的特 质，因此，对不肯尽一己之力的人也会给予严厉的制裁。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我们看到 电视新闻报导逮到犯案凶手的消息时，总是会想『一定要让这家伙吃足苦头』，不是吗？ 就算不到犯案的地步，光是违反纪律也会遭受严厉批评。」

「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愈来愈偏激的趋势。」山野边一脸苦涩，「社会大众似乎都当 自己是铲奸除恶的正义英雄。」

「不过，这或许是人类的本质。衍生出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群体的和平。」

「人类能使用语言，也是重要因素。」美树开口： 「想批评他人，便得使用语言。更 何况，人类拥有丰富的表情。」

「啊，没错，这也不可或缺。据说，人类只要看见他人的笑容，就会感到安心。」

FNHK知道的事情真多。」

「就像帕斯卡一样？」我插嘴问。山野边与美树都露岀困惑的微笑。

「不是故意找NHK的俺，不过，我认为人类的天性并非仅有互助合作。难道战争与暴 力也算是一种互助合作吗？」

「那不是互助合作，而是互助合作的另一面。」

「另一面？」

「正因人类会在意或帮助他人，所以也会嫉妒或憎恨他人。」

「在『介意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上，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没错，其他动物基本上不太会关心同伴，脑袋通常只想着「自己」与『现在J o J

「现在？」

「对，其他动物没有时间概念，不会『为了将来J或『为了今晚」预做准备，脑袋里 永远只想着「现在的自己J。」

「这么一提，确实是这样。」

「不仅如此，人类的暴力行为也是相当奇特的天性。在动物界里，极少有动物会攻击 同类直到死亡。此外，人类还有一项特征，就是对自己人温柔，对外人残酷。」

「没错，我也有同感。」山野边附和。「正因如此，才会发生战争或屠杀惨剧。人类 为了保护自己的集团，往往会做出不择手段的疯狂行径。」

「难道没有解决的办法吗？」美树叹口气，FNHK的节目有没有说岀什么能带来希望 的结论？」

「我没看到最后。」小木沼满不在乎地答道。

「不加以约束，人类势必会产生争端。」山野边开口。

「又是帕斯卡？」美树猜道。

「不，这次是康德。」

「那是谁？」

「从前的一个哲学家。他主张人类是借由斗争达到进化的目的，因此，对人类而言， 斗争是较容易适应的状态。只要不加以约束，人与人就会发生斗争。相较之下，维持和平 相当困难，必须克制想要斗争的念头。你们听过『和平苦、战乱乐』这句话吗？」

「这次是帕斯卡了吧？」

「不，是渡边老师。」山野边笑道。

每句话似乎都是某个人的名言，我不禁有种奇妙的感慨。「原来有那么多人留下各式 各样的名言。」事实上，我无法判断哪个人说的哪句话有资格成为名言。有时某个人说出 的某句话不为世人接受，甚至遭到批评，两百年后却突然受到重视，大家会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口口声声称赞「古人说得真好」。

「意思是，战争永远不会消失？」小木沼的语气像是在隔岸观火。

「是啊。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大伙只能想尽办法阻止。在大伙的努力出现效果时，才 有所谓的和平。有人认为和平会让人变得浑浑噩噩，然而，和平其实是无数人共同努力才 得以维持的现象。渡边老师的书里写着，浑浑噩噩的人想维持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战争有结束的一天，和平也有结束的一天，历史不断重复。」

「千叶先生，你这么认为吗？」

山野边一问，我才察觉说这句话的是自己。于是，我竖起手指，像钟摆一样左右摇 晃。

「当社会和平时，人类会追求战争：当战争发生时，人类会追求和平。战争与和平不 断循环。从以前到现在，不会出现静止在两者之间的『最佳状态」。」我刚说完，怕遭到 询问，赶紧补一句：「这是我的名言。」

山野边等人做出轻微振动空气的举动。我仔细观察，似乎是一种笑声。

「世人原本应该努力维持和平，却总不由自主往较轻松的战争偏移。」山野边咕哝。

「因为这是人类的本质？」

「是啊，不过套句刚刚提到的话，『人类在自己的集团里能互助合作，对待其他集团 却会展现出残酷的一面」。既然如此，把r集团」的规模尽量拉大，或许是个好办法。现 今，网路将整个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假如能够彻底打破国家观念，让整个地球变成唯一 的集团，或许就不会再发生战争。」

「不，根据资料统计，集团愈大愈容易发生战争。」小木沼耸耸肩。

「NHK真是什么都知道。」美树笑道。

过一会儿，小木沼留下一句「很高兴再见到你」，离开车子。

山野边下车送他。

我望向窗外，看见他们双手交握。

小木沼虽然是个态度轻浮的年轻人，但紧紧握着山野边的手时，他的表情相当严肃。

他转过身，又忽然回头，对山野边说两句话。

山野边愣在原地，直到小木沼的身影完全消失，才回到车内。

「他说什么？」美树问。

「咦？」

「小木沼最后说什么？」

「噢 .....」山野边调整坐姿，「他答应我，会好好看完我的书。」

「不晓得他到底是个性认真，还是玩世不恭。」美树不禁莞尔。

我忍不住想揭穿山野边的谎言。事实上，小木沼说的根本不是这句话。我坐在车里, 将小木沼的嘴型看得一清二楚。他说的是「山野边先生，千万别死」。

山野边哑口无言，小木沼又补一句：「我期待着你的新作品。」

我心想，要一个人别死，简直是强人所难。世上没人能达成这样的请求。

「佐古为何要我们等两小时？」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看一眼手表。「算起来，我们得 过六点才能行动。」

美树普通地说着话，却明显带着疲惫。

我想起刚见到他们那天的状况。

自从女儿在一年前死亡后，这对夫妇既没选择面对，也没选择逃避。他们只是每天玩 着数字游戏，填满方框，也填满时间。当时他们面色惨澹、满脸倦容，似乎连讲一句话都

其实，本城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随口吐出心中的疑惑，眼 看话题迟迟无法结束，反倒有些不耐烦。我不禁自问，干嘛没事找事做，搞得好像很想跟 人类交谈？

「那还用说，当然是为了折磨我们 .....不是吗？」山野边有些心虚。「千叶先生，可 惜最后遭殃的是你。」

「要不是千叶先生，我们的下场肯定是惨不忍睹。」美树附和。

「或许他们原本打算在折磨完千叶先生后，就对我们下手。」

「本城到底是几时拟定这个计划的？」

「哪个计划？」

「全部。」

「全部？」

杀害山野边菜摘，按理也在本城的计划中。他下手杀人，绝非一时冲动或感情用事。

「还有，本城究竟是何时安排这几天的行动？」

「这个嘛 .....」

「是在犯案后，还是 .....」

「你认为他在对菜摘下手前，就准备好一切？」

「不无可能。好比下围棋或西洋棋，不是要先盘算数步之后的局势吗？」

「这不是在下围棋或西洋棋。」

「对你们来说不是，但在本城眼中或许没多大差异。他不是故意让自己遭到逮捕，然 后在法庭上获判无罪吗？山野边，你上次提过，那叫什么原则？只要获判无罪一次，以后 就不用担心遭起诉 .....」

「一事不再理原则。不过，那是指无罪定識的情况。」

「这也是他的预谋，足以让你们彻底绝望。」

「或许吧。」

「不过，你们不觉得他的计划实在有点 .....」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话语，不由得伸出 手指在空中乱抓。［ .....走一步算一步？」

「怎么说？」

「他试图炸死轰和你，又找来两个人企图折磨你，但这些都只是单纯的攻击行为。」

「单纯的攻击行为，哪里不对吗？」

「唔，是没什么不对 .....」

「他企图置我们于死地，还把轰先生关在车里，正常人不会干这种事。」

「但后来本城不是穿蓝雨衣出现在你们身旁？当时他想杀死你们，应该不难。」

山野边发岀细微的呻吟，仿佛喘着气，努力想解开纠结在一起的内脏。约莫是忆起当 时的状况，悔恨再度涌上心头吧。本城崇就在他身边，何况他手上有枪，竟然亳无行动。

「他当时为何要故意恫吓你，还把枪交到你手上？」

「八成是想戏弄我们吧。」山野边忿忿道：「为了让我们尝到无助感。」

「要不然，就是为了确保计划成功。」美树点点头。

「哦，什么意思？」

「假设穿蓝雨衣的真是他。其他两人就算有异常癖好，一旦要动手杀害我们，或许会 下不了手。毕竟虐待与杀人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那又怎样？」山野边问。

「如果拿枪指着他们，他们感到危险，下手就会凶狠许多。」

「这就是本城的目的？」

比起攻击一个毫无防备的人，当然是攻击想伤害自己的人，动手时较无顾忌。「不是 你死就是我亡」的想法，往往会造成过度的攻击行为。这论点确实合情合理。「换句话 说，本城是为了确保你们一定会被杀，才把枪交给你们？」

「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跟杀一个握有武器的人，当然是后者更理直气壮。」

我同意美树的想法。不过，我对这个话题感到有些厌烦，只想早点结束。把美树的想 法当成结论，也没什么不好。但我就是有些无法释怀。本城的目的，真的只是想「确实杀 死山野边夫妇」吗？

「刚刚提过，」我回想自己说过的话，「那男人故意遭到逮捕并获判无罪，是为了让 你们彻底绝望。」

「没错，故意让我们期待落空。」

「既然如此，其他行为是否也是基于相同理由？」我推测道。这么想似乎合理许多。

「相同理由？」

「就是让你们彻底绝望。这么问吧，如果他真的杀死你们，你们会感到彻底绝望 吗？」

「那当然 .....」山野边还没说完，想法己改变。「不，或许称不上彻底绝望。尽管报 仇失败，我们一定会非常懊悔。」

「可能不到绝望的地步。一旦死掉，什么都一了百了，搞不好反而会松口气。」美树 抬头窥望山野边，大概是担心说岀真正的想法会引起丈夫不快，甚至因「松口气」这句话 被认定为背叛者。

山野边保持沉默。好一会儿后，他忽然轻呼一声「啊」°

「你想到什么？」

隔着后视镜，我在山野边的双眸中看见的不是想通道理的雀跃，而是痛苦与无奈。

「或许如千叶先生所言，那男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凌虐或杀死我们。」

「要不然？」

「嘲笑。」

「嘲笑？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那男人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是我最不愿看见的景象。」

「嗯。J

「倘若这件事成真，而我无法走在街上，我一定会又气又恨。J

「你无法走在街上？」

「一旦我进了监牢，当然无法走在街上。」

「咦，怎么可能？」

「原来如此。」我佩服地点点头，「要是你们被关进监狱，本城却逍遥法外，你们受 到的打击一定相当大。」

「没错，如果是为报仇雪恨坐牢，我们甘愿承受。但若是遭到陷害坐牢，我们就算死 也不会瞑目。」

「这么说来，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遭警察逮捕？」

「所以，他才想尽办法把罪行推到我们头上。」

「既然如此 .....」美树静静开口： 「他把轰先生关在车里并装上炸弹，也是为了这个 目的？」

「没错，一开车门，轰先生肯定会被炸死。我或许也会被炸死，或许能保住一条命。 不管我是死是活，恐怕都会被认定为凶手。他想必早备妥各种状况证据，何况我不缺动 机。」

「不缺动机？」

「没错，那男人获判无罪，全仰赖轰先生提供的影像。自从他拿岀这个证据后，整个 审判的气氛骤变，就算我对轰先生怀恨在心也不奇怪。大伙一定会认为我满脑子只相信本 城是真凶，刻意忽视真相，甚至迁怒提出不利证物的轰先生，将他炸死。这样的情节十分 吸引人，不是吗？」

「那些周刊杂志的记者肯定又会包围我们家，热闹得像举办宴会一样。」

「以这样的观点，同样可为雨衣男事件做出合理解释。」山野边仿佛不是在对我或美 树说话，而是自言自语。「蓝雨衣男把枪交给我，是真的希望我开枪。」

「他希望你开枪......J

「将那两个人杀死。」

「他把枪交到我手上，接着危言耸听，制造恐慌。在那种状况下，我根本不可能保持 冷静，更不可能压抑得住怒火及恐惧。他告诉我，那两个人会戳瞎我们的双眼，我们便无 法指认他们。当时我真的非常害怕，眼前什么也看不见，脑袋一片空白。要是再继续下 去，我极有可能开枪。若不是千叶先生，肯定有人会因此送命。」

「山野边，一旦演变成那种情况，恐怕你会遭警察逮捕。」

「没错，当我恢复冷静时，搞不好已坐在警局的侦讯室。」

「这就是那男人的企图？」

「听起来相当合理，确实像「二十五分之一」的人会想岀的诡计。」我点头同意。

「在千叶先生提出疑问前，我不曾仔细想过这些。没错，单纯地伤害他人，并不符合 那男人的作风。伤害后还要加以陷害，才是他的惯用伎俩。」

「例如，践踏死人的尊严？」

「没错。」

「为何要压低话声？」

「因为我实在太愤怒。」山野边全身紧绷，说得非常缓慢。「我怕一松懈，情绪就会 爆发。J

撞击挡风玻璃的雨珠愈来愈大，声音愈来愈响，间隔也愈来愈短。转眼间，倾盆大雨 直落，像在庆祝山野边夫妇终于找出本城的真正企图，又像在对他们的遭遇表达同情。答 答雨声宛如在诉说：「啊啊、好可怜 .....啊啊、好可怜 .....」绵绵不绝的雨水，仿佛是他 们即将流下的眼泪，天气或许比我更能体会人类的感情。气势磅砖的大雨不断刷洗车身， 完全淹没窗外的景象。

「千叶先生，关于小木沼刚刚的话 .....」山野边开口。

「你指的是互助合作？」美树问。

「还有惩罚违规者及坏人那一段。听起来确实有点道理，却无法套用在那男人身上。 他没受到制裁，依然过得逍遥自在。千叶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没特别的想法。」

「请再仔细想一想。」山野边大概是情绪太激动，提出强人所难的要求。

「山野边，你昨天不是分析过，像本城那样的人虽然只是二十五分之一，却能控制超 过半数的人。因此，不是二十四对一，是五对二十。没受到控制的这边，反倒处于不利的 局面，这不就是答案吗？」

「但人类原本是习惯群体生活，会互助合作的生物，不是吗？」

「总有例外吧。尽管是微小的例外，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就是这么回事？」实际 上，从以前到现在，我遇过绝大部分「没有良心」的人类都是功成名就，无须接受制裁。

「不过，借着刚刚小木沼那番话，我想通一点。」

「哦？」

「他不是说，其他动物只会想着『现在的自己』？」

「是啊，但人类不一样。由于人类懂得未雨绸缪，才能领悟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套一句陈腐的说法，人类拥有时间观念。」

「意即，人类明白何谓死亡。」听到我的话，山野边惊愕得仿佛肚子挨一拳。「人类 能够理解死亡的意义。你上次提到，人类总是尽量不去思考死亡，但毕竟人类与动物不 同，明白f死亡」是什么。」

「是啊。」

「或许正因如此，人类才会时而互助合作，时而露岀残酷的一面。」

「人类是唯一理解死亡的动物。」山野边开口。

「这该不会也是 .....」美树语带调侃。

「帕斯卡的名言。」

雨滴拍打着车身。

在我看来，本城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相较之下，天上那些降下骤雨、让景色变得阴 沉暗淡、整个世界充满水滴的乌云，才是超乎想像的神奇。

「本城希望别人记住他名字的欲望，说穿了，也是源自对「死亡J的恐惧。」我接过 话。以前遇到本城时，他曾说「无论如何要将自己的名字刻画在别人心中」。当然，如果 告诉山野边夫妇「这是本城亲口告诉我的想法」，肯定会招致怀疑，因此我声称从前在某 篇访谈报导上看过。「他心里有这种欲望，便是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死。」

「什么意思？」

「本城害怕死后遭到遗忘。或者该说，他认为那是一种屈辱。本城最无法忍受的，就 是别人问他『你是谁」。J

「你是谁？」

「本城希望所有人永远记得他是谁。简单来讲，就是在历史上留名。」

「为了这种目的，做出如此残酷的行径？」山野边的语气充满苦涩与不屑。

「接下来他会采取何种行动？」美树问。

「接下来？」

「千叶先生，你不是提过，他绝不会冲动行事吗？」

「搞不好「两小时后再来』是本城的主意。」虽然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些细节，但稍微 一想，佐古要瞒着本城行动应该非常困难。将佐古的一举一动全当成本城的指示，反倒合 理得多。

雨水落在车上发出劈啪声响。强而有力的雨珠仿佛想撞破车身饭金，将山野边夫妇淋 成落汤鸡。这些雨珠一颗颗坠地后，逐渐蓄积成水洼，不久又蒸发得无影无踪。

我一直觉得，「蒸发」对人类其实相当重要。这种自然现象可让水从液体变成气体， 离开原本所在的位置。多亏此一自然法则，全世界的土地才能维持如今的面貌。要是水不 再「蒸发」，水洼将永远不会消失，房屋及阳台永远都湿淋淋，晒在外头的衣服永远不会 干，土壤则会一天比一天泥泞。届时人类想除去水分，只能大费周章拿干布擦拭，或以水 管吸水。至于空中的湿气，更是会永远残留。

如此想来，「蒸发」这个自然力量实在太伟大。

我凝视雨水濡湿的窗户，想分享这个想法，但还没开口，山野边抢先道：「照我们刚 刚的推论，这会不会也是本城诬陷我们的手段？」

我再不谙世事，也明白此刻不适合大谈「蒸发的恩惠」。

美树接着低喃：「例如 .....让佐古先生死在我们手上？」

山野边听到这个推测，浑身紧绷，却似乎并不惊讶。或许在美树说出口前，他心里也 有相同的想法。

「但他要怎么做？我一点也没有杀害佐古先生的意图。千叶先生，你说对吧？」

大概是我太过一板一眼，总认为有人提问就该给个答案。「或许又是使用炸弹吧。」

山野边陷入沉默。不晓得他是想起装设在轰的车底的炸弹，还是在想像佐古家遭本城 装上炸弹的画面。

「但我有何动机杀佐古先生？」

「因为他将那男人藏在家里。」美树旋即应道。

没错，社会舆论一定会说「山野边因本城获判无罪气得失去理性」。不管山野边做出 任何事，都能用这句话解释。大家想必会认为「山野边决定将帮助本城的人杀个精光」。

「不过，炸掉佐古家似乎有些异想天开。我们可不是专门制作炸弹的行家。」美树拘 泥起细节。

「我只是平凡的小说家。」山野边叹口气。「千叶先生，你认为呢？」

「认为什么？」

「你有什么看法？」

我有些无奈，不明白他询问我有何意义。但我对工作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再怎么没 意义，遇上问题还是想给个答案。「你在小说里有没有写过关于炸弹的情节？」

「我从不写那种吓人的东西。」

「你只会写平凡画家的生涯。」美树出声。

「顶多是描述画家企图以花的毒素杀死收藏家的短篇小说。」

「对了，你写过毒。这点你确实提过。」

「我对以毒杀人有点兴趣。」山野边呢喃。原本减弱的雨势，此时又增强了些。

「哦？」

「遭毒杀的人既没生病，也没外伤。不过是某种物质进入体内，生命现象就无法正常 维持。你不认为很可怕吗？」

「不认为。」

「对不起，是我问错对象。」山野边笑道。「以退烧药当例子，如果只吃一、两颗， 不仅能消除发烧症状，还能减缓疼痛。磨成药粉吃一点，可治疗过敏。同样的道理，想引 发过敏也不困难。」

我想起关于本城的往事。香川说，本城曾悄悄让周遭的人吞下市售药物，或他暗中取 得的植物毒素。他曾毒杀牙医女助理，甚至想毒死我。

「本城似乎也对毒感兴趣。」我脱口道。

「咦，是吗？」山野边转头望着我。下一瞬间，他的表情变得极为凝重，约莫想起女 儿遭本城注射毒药的景象。

「对了，他也读过 .....」美树出声。

「啊？」

「那篇写到关于植物毒素的小说，他不是也读过吗？」

「没错，初次见面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山野边点点头。

「既然如此 .....搞不好就是毒。」美树的话声回荡在车内。

「咦？」

「这次的诬陷手法可能不是炸弹，而是毒。」

「哦？」

「什么意思？」山野边反问，但想必已猜岀端倪。

「那男人恐怕会将现场伪装成我们毒杀佐古先生的样子，嫁祸给我们。」

「要怎么伪装？」山野边问完，猛然一惊。他摊开掌心，似乎想起刚刚拿在手里的东 西。「在我们送去的餐点里下毒？」

佐古倒在客厅里，山野边僵立在他身旁。「果然不岀所料。」我喊道。原以为山野边 是猜中结果感动得发抖，仔细一瞧，似乎并非如此。

「快叫救护车！」美树环顾屋内说道。犹豫半晌，我们决定脱下鞋子，走进佐古家。 毕竟庭院里早有我们的足迹，监视器也拍下我们的模样，偷偷摸摸无济于事。我本来打算 直接踩进屋内，但山野边夫妇不同意。他们似乎认为登堂入室不脱鞋是不对的，与会不会 留下证据无关。

佐古的身体弯成〈字形，双眼瞪得很大，皮肤惨白，不住微微颤抖。「他还没死。」 我的话没特别的深意，跟描述天气没两样。山野边却一脸严肃地问：「你说『还没J是什 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还没死，但迟早会死。」

「千叶先生，你在讲哪门子傻话？现在救人还来得及！」山野边扯起嗓门。「是不是 来得及？ 一定来得及，对吧？」

山野边连珠炮似地追问，仿佛拼命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看样子，他非常希望佐古 能活下来。

「他迟早会死。」我忍不住开口。「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山野边大喊。我暗想，要 是说出佐古曾为了争夺遗产杀害侄女，不知他会有何反应？他仍会拯救佐古吗？他依旧会 同情佐古，认为伸出援手是理所当然的吗？人类判断价值的标准，永远是矛盾且朝三暮四 的。

这段时间里，美树早拿起客厅的电话拨号，迅速告诉对方：「有人倒在家里。」

她比山野边沉着冷静，不仅叫了救护车，并且快速报出佐古的症状及住家地址。她一 面说，一面望着山野边。山野边朝她点点头。我不晓得他们以眼神进行怎样的沟通，但山 野边立刻转头呼唤：「千叶先生，救护车和警车马上就到，我们得赶紧离开。」

我没反对。

然而，山野边还是放心不下。即使佐古失去意识，山野边仍不断呼喊他的名字。最 后，山野边问：「千叶先生，现在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得帮他催吐。」山野边慌张又焦急。「那就让他吐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接 着，我抱起佐古，按住不断抽搐的身体，将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从前我也曾像这样帮助人 类呕吐，懂得一些诀窍。我以手指刺激喉头，佐古的肩膀开始上下起伏。

「千叶先生，还是别做了吧。」美树注意到我的举动，忍不住劝阻。此时，呕吐物从 佐古口中倾泻而出。我非常小心，没沾上呕吐物，等佐古几乎吐光胃里所有东西后，才站 起来。

「别做比较好？」

「我怕你也中毒。」美树瞪大眼，显得极为胆怯。

山野边脸色一变，发出惊呼。

「别担心。」我走进浴室洗手，再回到客厅。

山野边一脸僵硬。「千叶先生，你真的不要紧吗？」

「都洗掉了。何况，我的身体耐得住毒，算是做这工作的最佳人选。」

「耐得住毒？什么意思？」

「我拥有处理危险物的专业执照。」我懒得多说明，接着道：「对了，我们不是得赶 快离开？救护车是不是很快就到？」

「啊，对！」山野边与美树几乎同时应声。按理，我们该在屋里査探一番，寻找本城 逃脱的线索，但根本没时间，况且凭本城的能耐，想必不会留下蛛丝马迹。

佐古喘着气扭动身体，像是稍微恢复意识。看见他的模样，山野边忧心忡忡地问： 「真的能把他放在这里不管吗？」

「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说得斩钉截铁。既然没同事前来「确认死亡」，佐古 绝不可能断气。

当我们回到公寓，打开电视一看，每一台都在播报山野边夫妇的新闻。傍晚六点，应 该是新闻节目的时间。山野边辽伙同其妻及一名神秘男子，在东京都内某独居老人的食物 中下毒后逃逸，动机不明。然而，没有一台提到本城的名字。

「我们这下出名了。」

山野边夫妇将车子留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特价商店停车场，搭上计程车，来到一处放 眼望去尽是仓库的场所。他们租下一座车库，里头备着另一辆车。我暗忖，前几天情报部 提及的，约莫就是这辆车。「最近到处都装有监视器，车牌号码也搜寻得到。」山野边解 释。我实在无法估计他们到底花费多少钱。为了报仇，他们恐怕赌上全部财产。

电视画面上不时出现山野边的住处，播报员不断重复「目前下落不明」。

透过电视新闻，我们得知佐古送往医院后保住性命。山野边夫妇松口气，还获得小小 的成就感。

「要是我们真的依佐古先生的吩咐，两小时后才回去他家，不晓得现下会是怎样的局 面。」山野边出声。

「佐古先生恐怕早就毒发身亡。」美树应道。

这我也给不了答案。但我知道，只要没有同事对佐古进行调查并呈报「认可」，无论 我们何时去他家，他都不会死。

「到时我们可就成为人人喊打的凶犯。」

「接下来你们有何打算？」我问。如果他们没有特别的计划，我准备提议暂时待在家 里听音乐。

「揪出那家伙。」

「你晓得他在哪里？」

山野边的目光游移，显得相当气馁。「不晓得。」

那语气简直像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败北。

「他看到新闻，得知佐古先生保住性命，一定会很生气吧？」美树的语气坚定，犹如 紧紧拉住即将倾倒的心灵支柱的绳索。「计谋没得逞，心情一定很差。」

「啊，没错。」山野边精神一振。「千叶先生，你知道吗？精神病态者的头脑大多极 为优秀，却有着顽固的一面，即使计划失败也不肯轻易改变方针。」

「什么意思？」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这种事有必要告诉我吗？

「根据实验结果，一般人察觉游戏己无胜算时，通常会选择投降或改变策略。然而， 精神病态者绝不投降，大概是他们的情感较迟钝，对失败的恐惧也较轻微。」

「哦？」

「所以，那男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的控制游戏会继续下去。」

「倘若佐古先生恢复意识，就能帮我们做证。」美树开口。

佐古入院后一直处于神智不清的状态，连警方都无法问话。

不过，即使佐古恢复意识，也不见得会全盘托岀。本城替佐古毒杀牙医女助理，佐古 若不希望这件事曝光，或许会隐瞒真相。

我站起来。

「千叶先生，你要去哪里？」

「去查一点事情。」这当然是谎言。依此时的气氛，不可能在屋里听音乐，我只好像 上次一样到外头寻觅能听音乐的地方。

「你想到什么线索？」

「什么线索也没有。但电视新闻不断秀出你们的脸，而我几乎没出现在任何影像上， 只能由我出门打探消息。」

如今电视新闻节目轮流播放两段影片。其中一段，是山野边跟着餐点配送公司

rKitchen BoxJ职员小木沼，自庭院走向佐古家大门的影像。小木沼的脸部打上马赛克。 看来他们已查出小木沼的身分，有些电视台甚至称他是「遭嫌犯山野边威胁的职员」。至 于山野边，因为是嫌犯，亳不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另一段影片，则是山野边再度入侵佐古家。画面拍到山野边与美树察觉佐古中毒倒地 后采取的行动。由于是黑白影像，山野边看完的感想是「仿佛在看与自己毫无瓜葛的案 件」。但对我而言，人类的每件事基本上都跟我臺无瓜葛。

新闻节目不断发送各种消息。「佐古先生非常注重居家安全」、「屋内设有监视 器」、「监视器拍下嫌犯山野边的模样」、「另一名女性为嫌犯山野边的妻子」、「尚有 一名身分不明的男性，警方目前调査中」 .....

「千叶先生，你躲得真好，都没拍到脸。」美树指着电视。

影片中岀现奔过走廊的山野边，我跟在后面，脸庞背对摄影镜头。实际上，就算监视 器记录我的长相，也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困扰，但我还是看清监视器的位置，尽量别过脸。

「对了，千叶先生！」我离开房间时，山野边追上来，「如果你在外头遭警察逮 捕……」

「预先设想最坏的情况吗？万一我遭到逮捕，你希望我怎么说？」

「怎么说都没关系，不管是受我们牵累，或坦言因弟弟的事对本城心怀怨愤。不过， 基本上你可以将罪行全推到我们夫妇头上。」

「哦？」我心里产生一个单纯的疑惑，于是问道：「把错推到你们头上，对我有何好 处？」

「可以减轻罪责。」

「减轻罪贵又有何好处？」

山野边与美树面面相觑。半晌，山野边笑道：「或许能稍微保住你的人生。」美树接 过话：「不过，千叶先生似乎对人生没太大兴趣。」

没错，我确实对人生没多大兴趣。我跟随人类行动，只是基于工作需求。人类的生涯 在我眼中不过是「调查对象」，好比牙医助理眼中的牙周病、理发师眼中的头发。

我走出公寓时，手机响起，简直像算准时机。

「情况如何？」监察部同事冷冷地问。

「调查中。后天才结束，不是吗？」

「差不多该决定方向了吧？」

我想不出任何必须隐藏不满的理由，于是故意重重叹口气，回道：

「大概是『认可」吧。」

为了让对方失望，我难得在调査尚未结束便吐露心中的抉择。因为对方希望延长人类 寿命。

「我明白了。但如果你希望 .....」监察部的同事再度试图对我洗脑。他那种「一切都 是为了你破例」的态度，害我怒到最高点。要是他恳求「为了弥补过失，请延长人类寿 命」，答不答应是另一回事，好歹我心里会舒坦些。遗憾的是，对方使用的却是这种高高 在上的说话方式，我无论如何都无法释怀。

「我知道你们正暗中发起回馈活动，香川都告诉我了。」言下之意，当然是我早摸透 你们的底细，不必再故弄玄虚。

「对了，香川已呈报调査结果。」对方应道。

「这么一提，今天确实是香川调查工作的最后一天。反正一定是「认可』吧？」我话 一岀口，登时感受到电话另一头夸耀胜利的情绪。「难道不是吗？」我忍不住问。

「本城崇不会死。」

「难道是『放行」？」我有些惊讶。

「寿命延长二十年。」

「真受不了你们。」我忍不住咕哝。

特种行业林立的小巷子里，到处是招揽生意的皮条客。「我这里有好女孩。你喜欢怎 样的类型？」其中一个皮条客向我搭话，我回答：「有没有坏女孩？」对方一愣，呵呵笑 两声：「你当这是『生剥』（注：流传于日本秋田县的民间习俗。每年除夕夜 时，男人会戴上鬼面具，手持菜刀，挨家挨户喊：「有没有坏孩子？」）祭典吗？」我知 道生剥祭典，却想不出两者的关联。我不再理会他，走下一条通往地下室的阶梯，踏进咖 啡厅。环顾店内，一个坐在后头双人座的女人朝我挥挥手。那女人正是香川。

「你让本城活下来？」我在香川对面坐下，劈头便问。

「难得举办『回馈大方送』活动，我也想玩玩。」

「现在不玩，以后恐怕没机会。」我讽刺道。

「没错、没错。」香川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志得意满地点点头。「不过，毕竟不是给 予永恒的生命。你不认为f永恒的生命」听起来很愚蠢吗？简直像是漫画的剧情。」

「你的意思是，这活动比允许某个人类的儿子死而复活好得多？」

「是啊，我只是保证他二十年内绝不会死。」

「本城晓得吗？」我刚问岀口，又喃喃自语：「应该不晓得吧。」

我们没必要将调查工作的制度及细节告知人类，想必香川不会主动向本城提及。我会 这么问，多少是认为这个人类有些特别，搞不好己察觉我们的真实身分。

「他不晓得。啊，我要向你道谢。上次那件情报帮了我大忙。」

「哪件情报？」

「你不是把山野边的计划告诉我吗？我告诉本城，山野边要假扮成餐点配送员混进佐 古家，成功引起他的兴趣。」

「他对佐古下毒？」

「这似乎是在我告诉他情报前，他就盘算好的。」

「难怪佐古会在纸上写下『两小时后再来』。J这多半是本城的指示。

「预先想好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并安排各种因应对策。真不知该说他视野宽广，还 是心胸狭小。脑筋聪明，个性却阴狠固执。」

「大概满脑子只想着如何在游戏中获胜吧。」事实上，我遇过不少类似的人类。好几 个拥有高超的统帅能力，在战场上无往不利。打倒对手带给他们的不是单纯的成就感，而 是更加原始的恍惚快感。

「我想起来了，上次我负责调查一个外科医生。那是个挺优秀的医生，不论再困难的 手术都能冷静处理，而且双手灵巧。但是以人类的标准来看，性格相当冷酷。他想尽办法 在医院里建立地位，就算背叛、利用他人也在所不惜，每个人都对他畏惧三分。」

「多亏交通标志，警察才能发现？」

「没错，但那交通标志其实摆错地方。」

「哦？」

「我向情报部确认过，那标志不应该设置在那里。指定标志摆放位置的，是个叫「公 安委员会』的单位，但那标志原本应该放在下一个路口。」

「受处罚的人类一定相当生气吧？」

「目前没有人类察觉这个错误。」

「啊，是吗？」

「只有我注意到这个错误，人类尚未发现。那标志可能会摆上好几年。」

多亏那个摆错位置的交通标志，警方才能发现形迹可疑的车辆。若套用人类的谚语， 是不是「失败为成功之母」？抑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对谚语的认知，往往与人 类的认知有些偏差。

「听到我接下来的话，你恐怕会更吃惊。千叶，那辆车里的人，你也见过。」

「你指的是开车的人，还是死人？」

「都是。」

「开车的人就是死人？」

「我不是那意思。」香川继续道：「总之，你前天跟他们见过面，一直相处到昨天早 上。J

我听得一头雾水，思索片刻，脑袋浮现「理发厅招牌」，不禁脱口： 「啊，那三个雨 衣男？」

「没错。其中一个死亡，另一个开车载运尸体。」

假如穿蓝雨衣的男人真的是本城崇，负责调查的香川不可能不知情。但仔细回想，我 完全没发觉香川在附近。我向香川提出质疑，得到的回答竟是「老跟在他身边实在很 闷」，我顿时有些火大，她到底把工作当成什么。

「怎么会死掉一个？」我问。

「八成是起内哄，怀疑对方背叛自己。」

蓝雨衣男失去踪影，他们想必会更疑神疑鬼。

「既然如此，应当会有调查部同事负责调查那个死亡的雨衣男。」

只要是死于他杀的人类，肯定事先经过调查。但我与那几个男人相遇，被他们塞进睡 袋，搬到那栋公寓，又受钻子折磨，期间我丝亳没感觉到周围有同事。

「想必是调查完了吧。」

「八成是随便敷衍，就向上呈报『认可」吧。」

「总之，那个男人......」

「白的或红的。」

「就这么死掉，剩下的......」

「另一个是白的或红的。」

「颜色不重要。他在搬运尸体时，被警察发现。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除了『原来如此」，我找不到第二句感想。

「千叶，你有何打算？」

「没什么打算，顶多就是坐在这里听音乐。」

「我的意思是，你打算呈报怎样的决定？是「认可」？「放行」？还是......」

「绝不会是回馈大方送。我不想跟那种活动扯上关系。目前看来，大概是「认可」 吧。J

「真没创意。」香川调侃。

「本城到底躲去哪里？」

一问岀口，我才想起香川早完成调査工作，也向上级呈报完毕。既然不必再跟着本 城，便不会晓得本城的下落。一般而言，假如呈报「认可」，必须亲眼确认目标对象死 亡。但本城不会在明天死亡，确认工作自然不用执行。不，应该说是延到二十年后执行。

果然，香川给我的回答是「谁知道」。

第六天

醒来时，才发现自己不小心睡着。我尝过无数次这种感觉。或者应该说，这一年来大 部分时间，我都这样度过。

睡梦中，我回到从前的老家。

父亲出院回家后的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岀院的理由并非疾病痊愈。事实上，找岀 病因时，医生便判断「为时已晚」。当医生斟酌着接下来该采取何种治疗方式，父亲提出 「我想回家」的要求。我不清楚医生与父亲之间经过怎样的沟通。医生是打一开始就没反 对，还是受到父亲再三恳求才勉强答应？搞不好父亲提早出院，医生求之不得。

总之，父亲决定在家接受治疗。

父亲刚回家时，我竟然对「父亲在家过正常生活」的情况有些无法适应。他穿的不是 睡衣或医院的病人袍，而是一般的宽松衣服。他看着电视，发出呵呵笑声。

「以前几乎不肯待在家里，现在怎么反而急着想回家？」我话中带酸。

「人生的最后还是想在家里好好度过。」父亲一副认输的口吻。

当然，他的病情一点也没好转。负责协助在家治疗的医师只是开给他一些吗啡、氧可 酮等鸦片类止痛药，减缓他的痛楚，让他的日子好过一些。「没想到活到这个年纪，竟然 染上麻药。」父亲曾笑着这么说。

我再度踏进家门后，发现气氛比想像中开朗，母亲流露疲倦之色，但表情十分柔和。 「生重病才想到家人，真受不了他的任性。」母亲嘴上感慨，语气中却不带一丝憎恨。

有个从事医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家治疗有两个好处。第一，能避免「治疗到死」 的悲哀，病患可选择如何安详度过余生。第二，能减少长期住院对医疗制度造成的负担。 正因如此，国家才会大力推动在家治疗。严格说来，在家治疗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优 点也有遭到美化的缺点。要怎么选择，全凭病患本人及家属的判断。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在我眼中，父亲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些会带来痛苦的治疗，同时 逃避现实。回到舒适的家中，抱着「搞不好疾病会自行痊愈」的天真想法。我实在看不惯 这样的鸵鸟心态，于是有一天，我故意直截了当地丢出一句：「这么做，病是不会好的。

父亲笑了。他一脸平常地回应：「病会不会好不重要。人终究会死，只是迟早的问 题。」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我语带不屑。父亲竟露岀由衷感到欣慰的神情，点点头，接 着说：「每个人都会死，死法却大不相同。有的死于意外，有的死于天灾，有的死于战 争。相较之下，我算幸运得多。」

「你这种讲法，对罹患相同疾病的人未免太失礼。不，对死于其他原因的人同样失 礼。」

「也对，就当是我个人的感想。不过，我真的认为生这一场病很幸运。」

「怎么说？」

「多亏这场病，我才能拥有这段时光，不是吗？」

我无法理解父亲的意思。既然是生病，身体状况自然很差。我时常见他痛苦得五官皱 成一团、呼吸急促，怎么看都不像过着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住在老家附近，偶尔会抽空回去。但我没三不五时便往老家跑，因为父亲原本 弃我们于不顾，如今才想与我们重温天伦之乐，总觉得不能就这么便宜他。我不希望他认 为这样就能弥补一切。

父亲病入膏肓，住在家里的时日不长。这段期间里，美树怀孕了，几乎没随我回老家 探望父亲。不，正确地说，是我以怀孕为借口，劝她待在家里。

听到美树怀孕的消息，父亲激动得哭起来。「啊啊，是吗？」他含着眼泪低喃。不晓 得他是开心终于要当爷爷，还是难过没机会见孙子一面。除此之外，我不曾见他流泪，甚 至不曾听他吐露任何悲观的话语。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父亲那天突然冒出这一句，「接下来，我会一天比一天虚 弱，直到完全断气。就像音乐演奏到最后，愈来愈小声。」

「所以呢？」

「我希望你别见我奄奄一息就手足无措。」父亲露齿一笑。「那只是代表我寿命己 尽，顺利走完人生。」

我暗骂，老家伙到这种时候还想逞强。站在一旁的母亲则缩起肩膀，嘟嘴抱怨：「一 辈子对家里不闻不问，临终前才摆出架子，真伤脑筋。」

父亲确实在逞强。但他逞强的理由，不是虚荣或自尊心。我直到后来才理解这一点。 他选择在家治疗，犹如一首即将结束的曲子般日渐虚弱，却还想教导我一些事。

此时，记忆的轮廓逐渐融解的声响传遍全身，我睁开双眼。

原来我在公寓的客厅睡着了。不知何处传来音乐，我不禁纳闷，转头一瞧，只见千叶 正经八百地坐在门边，与一台搁在地上的迷你音响面对面，像在进行一场会议。

我站起身拉开窗帘。深灰乌云覆盖天空，小雨依然下个不停，仿佛非要把我的内心完 全濡湿才肯罢休。

「千叶先生，有没有査到任何消息？」我问。千叶专心聆听音乐，对我不理不睬。以 为他没听见，我又问一次，但他依然亳无反应。

这公寓只是临时的避难所，不，或许该说是关那个人的监牢，因此没有购置桌椅。美 树在稍远处，同样席地而坐。我们吃的是便利商店的甜面包、小包装营养食品及瓶装饮 料，我却一点也不饿。自从去年菜摘离世，我的食欲便大幅减退，这几天更几乎完全消 失。果然，一旦面临重大危机，生物就会降低能量的消耗。

电视没关，新闻节目不断大肆报导关于我们的事，但似乎没新消息。

「老公，箕轮传来讯息。」

我抬头一看，美树拿着智慧型手机站在眼前。她曾戏称这支手机是我与箕轮的「热 线」，事实上，的确也是唯一用途。

但我很庆幸当初办这支手机。我平常惯用的手机，多半正遭到警方追踪。

手机里出现一封来自箕轮的邮件。打开一看，内文写着「这是记者朋友提供的影像， 或许能找出关于本城下落的蛛丝马迹」，末尾附上网址。

我实在太大意。因为这支手机的号码只有箕轮知道，加上邮件来自箕轮，我一点也没 起疑。

我点开网址，播放影片档。美树走到我身边，问道：「箕轮写些什么？」

直到手上的液晶荧幕出现箕轮遭到捆绑的画面，我才不禁后悔太不谨慎。

那是完全陌生的房间。箕轮坐在正中央一张红色高脚椅上，身体缠着茶褐色的带状 物，不知是胶带还是皮带。

他嘴上贴着胶带，双耳戴着一副大耳机。「幸好眼睛没事。」我不晓得这么说有何意 义，但就是无法忍住。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一旁的美树惊呼。她也凑近手机荧幕。

这段影片似乎是以数位相机拍下的。

那男人走到镜头前。我的脑袋还没掌握情况，身体己出现反应。巨大的紧张感袭来， 胸口仿佛遭到重压，内脏变得异常沉重，全身像开了个大洞。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是他去年以电子邮件寄给我的影片。在那影片里，菜摘遭他施 打药物，逐渐不再动弹。那个毁了菜摘一生的男人，居然亳无悔改之心，还刻意将影片寄 来给我们夫妇。

我绝对无法原谅这个人。

为了抛开恐惧与愤怒，我甩甩头。

手中的液晶荧幕上，本城走到绑在高脚椅上的箕轮前面，取岀一本素描簿。他朝镜头 打开素描本，上头有一排以粗麦克笔写成的横向黑字：

「早上九点半，这张椅子下的炸弹将会爆炸。」

我急忙瞥向手表，此刻是早上七点半。

本城翻开下一页，上头写着：

「在白萩养麦面店会合，我会带你们到这个房间。」

霎时，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小小的画面里不断有人影晃动，却无法理 解其中的意义。眼前仿佛罩着一层白纱。

我将音量开到最大。几乎听不见声音，不晓得是影片的声音太小，抑或耳朵己麻痹。

美树似乎还维持冷静。我听见她抄笔记的声响。

本城往身后的箕轮看一眼，翻开下一页。

「我现在要告诉他椅子底下装有炸弹。得知死期将近，他会露出怎样的表情，真令人 期待。」

我终于彻底理解本城的用意。那是一种以控制他人、玩弄他人为乐的傲慢。画面里, 本城阖上素描簿，转身面对箕轮，像刚刚一样一页页翻开。

箕轮看到纸上的字，激动得用力摇晃身体。

然而，愈是挣扎，愈是突显出他的无力与悲哀。巨大的力量几乎快扯倒高脚椅，那代 表的，是即使失去自由也不愿放弃希望的求生意志。

箕轮大概没注意到本城装有摄影机，毫不掩饰地展现最悲惨的一面。我巴不得转头不 看，但我强迫自己看下去，美树也凑过来。高脚椅终于被箕轮扯倒，发出撞击声。

可是，箕轮并未挣脱束缚。

本城不疾不徐地将素描簿内页一张张撕下，取出打火机烧掉，直到纸张燃烧殆尽。火 舌要烧到手指的前一秒，本城才放开，表情毫无变化。火熄后，他作势踩灰烬，或许穿着 鞋子。

「好了，山野边先生，快点行动吧。要是你来得太迟，他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男人 最后凑向镜头，轻声低语。

影片到此结束。

我一时说不岀话，愤怒犹如沸腾的血液在全身流窜，脑袋不断发岀泡沫破裂的声响。 但我心里明白，鲁莽行动只会把事情搞砸。于是，我努力压抑情绪，像试图安抚一群蜂拥 而来的暴民。

我巴不得冲进液晶荧幕内，揪住那男人，撕裂他的脖子。

「那是箕轮？」听到千叶的话，我猛然回神。「对。」我应道。

「他被绑在椅子上，跟我上次一样。」千叶站在我身后，从我和美树之间望着手机画 面。「那是不是也有个名堂？」他接着问。

「名堂？」

「我上次提过，［desk］既是桌子也是杂志社主管，那椅子是不是也代表一种职 位？」

我早习惯千叶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说话方式，但多少还是有些「你又来了」的不耐 烦。

「你们晓得「白萩养麦面店」在哪里吗？」美树念出刚抄下的店名。我打开智慧型手 机里的浏览器，输入「白萩养麦面店」进行搜寻。「有了，就在国道四一一号沿线上，多 摩川的右边。」

「面对哪个方向的右边？」美树在小细节上十分谨慎。

「由都心往西，途中会经过青梅线的御岳车站，车程恐怕得花两小时。」我旋即站 起。倘若遇上塞车，恐怕来不及。

「看来时间非常紧迫，不是抵达面店就行，还得赶往箕轮所在的地方。」太过疲惫与 沮丧，美树看起来像干枯的树木。

「及时抵达面店，不代表解决问题。J我提醒。那男人绝非只想举办一场竞速比赛。 就算我们达到要求，他也不会称赞我们，更不会乖乖领着我们去救箕轮。「在他眼中，这 也是……」

「一场控制游戏。不过，我想问个问题。J千叶意兴阑珊地开口。

「什么问题？」

「为何不以这段影像为证据，向警察报案？」

「这影片不久就会消失吧。」我推测道。当初菜摘的影片就是这样。本城利用一些小 伎俩，删除电脑里的影片档。这次他只是将影片上传网路，删除更是轻而易举。当然，不 论他删除档案的手法多高明，严格来说一定能找到档案存在的痕迹。不过，那可能需要相 当繁琐的步骤。

「我们倒是能再播放一次，拍下或录下影像。J美树提议。即使手边只有智慧型手 机，没有其他工具，也可使用另一支智慧型手机的摄影功能留下证据。美树嘴上这么讲， 却没实际动手的意思。

对我们来说，有没有证据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早不奢望警察机关、法院或法律条文 能为我们伸张正义。那男人或许算准我们根本不想保留证据，也或许早安排某种推翻这段 影像的证据效力的诡计。要不然就是他如今骑虎难下，顾不得那么多。

「对了 .....」美树问：「有没有办法从影像中研究岀箕轮到底在哪里？比方建筑物的

特微之类的......」

我立即重新播放影像，液晶荧幕的画面再次动起来。

再看一次箕轮遭戏弄的过程，实在是心理上的一大负担。我数度想闭上眼睛，但我告 诫自己，一定要仔细瞧清楚。想战胜敌人，首先得了解敌人。闭上眼没办法躲过敌人的拳

头，畏畏缩缩没办法与敌人正面对决。

「那窗帘是红的，应该很醒目。」美树指出。箕轮待的房间几乎空无一物，但左侧有 扇窗户，挂着深红窗帘。

「单靠红窗帘，没办法锁定目标。」我岀声。除非是像「比萨斜塔」一样稀奇的建筑 物，才可能锁定地点。否则，别说是红窗帘，就算整栋屋子都是红色，恐怕还是能找到许 多相同特征的屋子。

「既然约在养麦面店会合，应该就在那家店附近。不然怎么来得及救人？」美树推测 道。

「或许他根本不打算让我们救人。」我开口。那男人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事到如 今 .....」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美树皱起眉。

「既然如此，那就岀发吧。」背后的千叶说道。我转头一看，他走向迷你音响，瞧也 不瞧我们一眼。见他似乎想播放CD,我忍不住加重语气：「千叶先生，这种节骨眼上，你 还想干嘛？」

「嗯，也是。」千叶应一声，却不肯离开迷你音响。

「你不是说要出发了吗？」

「也对°」

「千叶先生，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唔，多少想一些事情。」

「该怎么做才能救出箕轮？刚刚的影片，你有没有认真看？」我继续质问。

「看了，问我的感想嘛 .....」千叶面无表情地应道：「美味又好吃。」

「美味又好吃？你在讲哪门子笑话？」

原以为千叶又在玩最擅长的文字游戏，像外国人一样鸡同鸭讲。但他接下来的话，却 听得我目瞪口呆。

「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千叶缓缓唱岀。

「咦？」美树先是感到诧异，接着露出仿佛心灵完全蒸发的表情。

「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千叶接着唱。

「千叶先生，这首歌 .....」美树一脸错愕，「菜摘的糕饼 .....似乎在哪里听过 .....」

这一瞬间，回忆涌上我的心头。「对了，那个拿糕饼砸窗户的记者，不也唱过这首 歌？」

「啊，没错。」

「千叶先生，你怎会知道这首歌？」

更匪夷所思的是，千叶怎会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唱出来？

「我不知道，是在影片里听到的。」

「刚刚的影片？」

「在影片里听到？」

我与美树发出惊呼。

千叶指着我手中的智慧型手机。我举起手机，再次确认：「你是说刚刚的影片？」

「或许就在箕轮待的那栋建筑物附近，歌声像是从外头传进来的。『美味又好吃，菜 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大概是播放事先录好的宣传歌。」

我再度操作手机，播放网址的影片。第三次观看影片，冲击与真实感降低许多，仿佛 看的不是真实事件，而是虚构作品的重新诠释或二次创作。我与美树并未凝视画面，而是 将耳朵贴在扩音器上。原以为影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如今仔细倾听，才发现其实同时录 下声音。我听见本城的走路声、素描本的翻页声、箕轮在椅子上的挣扎声。可是，不管我 怎么听，都听不见千叶说的来自屋外的歌声。我将音量转至最大，重新播放。「好像真的 有歌声 .....」美树不太肯定，显然怀疑自己是先入为主产生幻听。

「你们真的听不见吗？难道是我耳力太好？」依千叶的口气，似乎认为有问题的不是 他，是我和美树。

我知道世上有许多「记忆力过人」或「计算能力过人」的天才，但眼前的情况能否以 「听力过人」解释，我不禁抱持怀疑态度。

「话说回来，糕饼的名字竟然和你女儿一样，实在有意思。山野边，你们跟这间糕饼 店是不是有交情？」

「交情是没有，但从前不是有记者拿这家的糕饼朝我们家的窗户扔 .....」说到这里， 我想起千叶根本不晓得这件事。去年我家遭媒体记者包围时，曾有记者投掷糕饼。我并未 告诉千叶详情，只约略提过梗概，当时他还一脸认真地问：「是不是那个『糕饼好可怕J 的落语段子？」

换句话说，千叶突然提到糕饼，肯定是从影片中听到歌声。

「那间店在哪里？」美树问。没错，现在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立即用智慧型手机 上网搜寻。原以为大部分的资讯都能从网路上取得，这一次却徒劳无功。虽然搜寻到几个 提及「菜摘糕饼」的网页，却没有一个网页标明糕饼店的地址。在某年轻女子的杂记里， 提到「菜摘糕饼」让她怀念起故乡，并介绍经营糕饼店的是一对老夫妇，一大早就开店做 生意。不仅如此，她还记下宣传歌的歌词，偏偏没写出具体地点。由于网页好几年未更 新，要找到作者恐怕不容易。

「看来不是全国知名的糕饼店。」美树瞄过搜寻结果，不禁叹气。

如今我能采取的手段相当有限。于是，我取出平常惯用的手机，开启电源，进入拒绝 往来号码名单。其他号码我都能置之不理，唯独一个号码，当时非封锁不可。查到该号码 后，我以联络箕轮用的智慧型手机拨打。美树疑惑地看着我，不明白我在做什么。

由于我设定为不显示号码，对方可能不接电话。基于工作性质，他大概乐于接听任何 来历不明的电话。但若他警戒心很重，或许会选择拒听。

电话另一头传来粗鲁的话声，对方报出姓名。

「我是山野边辽，记得吗？我想知道你去年给的糕饼在哪间店买的。」 我尽量放慢说话速度。

对方沉默不语。其实我记不得这名记者的长相，不过，当初守在家门外的记者群中， 他的体格特别壮硕。上小学时，班上有个同学专爱挑个性懦弱的人欺负，这名记者应该也 是相同类型。就算受害者苦苦哀求，他都不为所动，将对方欺负得体无完肤。电话另一头 依旧沉默，却听得见阵阵雨声，对方似乎在户外。

「我想知道那间店在哪里，请告诉我地址。」

「你在何处？」记者问。

不晓得他还是不是记者，但佐古家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多半也传入他耳中。

「请告诉我那间店在哪里。」我强硬地重复一遍，接着深深吐口气。

对方继续保持沉默。

美树应该己察觉我打给谁。她静静守在一旁，一句话也没说。

我正想继续追问「是不是在你的老家附近」，记者忽然低声道：「多摩。」

「咦？」

「有没有纸笔？」记者刻意压低嗓音，似乎不想让周围的人听见。

我望向美树，以右手做岀拿笔书写的动作，她点点头。

对方报岀一串地址，我复诵一遍，美树抄在纸上。「这是哪里的地址？」我问。

「我的老家。在同一个区里，有栋矮小老旧的深褐色三层楼公寓。那糕饼店就在公寓 的一楼。顾店的是对老夫妇，店名就是「菜摘J。」

我无法想像对方此刻的表情。当他说出「菜摘」两字，话声微微颤抖。他知道这是我 女儿的名字。但我无法判断他是惊惶，还是罪恶感作祟。

「谢谢。」我隔着电话低头鞠躬。原本打算挂断电话，忽然觉得不安，又将手机拿回 耳边，喊了对方的名字，拜托道：「这件事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很可能会通知警方， 甚至联络其他记者到糕饼店附近围堵。虽然我只是询问糕饼店的位置，还是不免会引起轩 然大波。我望美树一眼，补上一句：「算了，要不要泄漏出去，你自己决定吧。」

记者一语不发，但我相信他听得十分明白。雨声滴答作响，仿佛在代替他回复。

他的工作理念及人生态度，我无权干涉。何况，我并不想对他低声下气。

「希望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在明天之前，只要你不透露这通电话 .....」我原本要接着 说「就答应接受你的采访，你爱采访多久都无所谓」，对方突然冒出一句：「我不会泄密 的。」语气干脆爽快，就像将无用的废纸揉成一团随手扔掉。

「咦？」

「我不会泄密的。」

起初，我以为对方在戏弄我，接着怀疑是对方的策略，好让我不设防。不料，他又解 释：「我不擅言词，想必带给你不小的困扰。去年我扔糕饼只是开个玩笑，并无恶意。」

我一听，差点没笑出声。当初他投掷糕饼，还在门外大呼小叫，算哪门子玩笑？可 是，他的口气不像撒谎，或许真的不擅沟通。

「我知道错了。」

听他这么表白，我一时不晓得如何回答，只好随口应两声，草草挂断电话。而后，我

抹去眼角的泪水，向美树转述刚刚的对话。

「我们走吧。」千叶大步走向门口。

「他把那种行为当玩笑？真不晓得他的神经是什么做的。」美树口中骂着，嘴角却微 微上扬，粗鲁地以袖子拭泪。

「神经是什么做的？人类的神经不都一样？」千叶伸出手指，在空中画出类似树枝分 岔的线条。我认岀那是书中常提到的「神经突触」，不禁苦笑。

两根雨刷极有规律地重复躺下、站起。我一边看着，一边操纵方向盘，踩下油门。

路面到处是积水，窗外一片迷蒙，却看不见雨滴。唯有玻璃上残留一些雨的痕迹。

我心中焦急，仍不断提醒自己别加速过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如果本城没撒 谎，箕轮身边的炸弹将在九点半爆炸。现下还不到九点，但考量到搜救的时间，能不能赶 得上很难说。

究竟是何时进入高速公路，我毫无印象。猜想约莫经由永福交流道，但脑袋里竟不记 得是否通过收费站，也不记得何时开上主道。

高速公路的绿色标志映入眼帘。

「太近了。」见我逐渐逼近前头的车辆，美树出声提醒。我赶紧放开油门。幸好高速 公路上没塞车，但我心急如焚，总觉得这条路永无止境，不管怎么踩油门都无法抵达终 点。

我看到国立府中的标志牌，汽车导航系统告知必须在那里下高速公路。

接近收费站时，前方出现排队的长龙。「我恨透塞车。」千叶一脸无奈。不管遇上什 么事都处之泰然的千叶，竟然会流露如此明显的厌恶，我感到十分新奇。

「千叶先生，这种程度的壅塞跟「参勤交代」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吧？」坐在副 驾驶座的美树转头开了个玩笑。

回想起来，我们与千叶的相遇恍若陈年往事，其实相隔不到一星期。当初我透过对讲 机，听他在外头对记者们谈起「参勤交代」。这么无聊的玩笑话，他却讲得煞有其事。真 不晓得我怎么会信任这样一个男人。

「我们接下来要开的青梅街道，从前是否也有『参勤交代J的队伍通过？」我跟着瞎 起哄。

「我怎么知道？」

「也对。」

「我的经历以东北路线为主。」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叹口气，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不过心情轻松不少。

「从仙台藩出发，有时超过三千人。以人数而言，那算是最多、最杂乱的吧。」

「怎么说？」美树其实是想问「这个玩笑的笑点在哪里」，但千叶会错意。

「你指的是「参勤交代」的意义吗？像那样由大名率众远行，具有军事游行的意义。 大名可借此向世人展现军势阵容多么庞大。此外，我之前提过，幕府企图借由这样的规 定，削弱各大名的实力。不过，就算不考虑这些，我认为「参勤交代」还是有许多好处。

「是吗？」

「人类聚集在一起，就会想展现自己的强大。即使根本没必要，依旧会产生这种冲

动。而且集团一旦稳定，还会发生那个现象。」

「那个现象？」

「缺乏乐子。」

「缺乏乐子？」

「人类无法维持长期的安定生活，集团里会渐渐产生『好无聊、好想找点乐子」的想 法。」

「是吗？」我不禁想起，渡边老师的书里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人类虽然爱好和平、安 宁及循规蹈矩的环境，久而久之却会厌烦，感到忧郁及倦怠。明明爱好和平，又无法忍受 和平的无趣。

「绝大部分的战争，都是这么引发的。」

「是吗？」这真是大胆的结论。

「安稳的日子实在太无趣，而这股无趣的感觉会衍生『维持现状真的好吗？」的不 安。表面相安无事，集团却会逐渐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中，或冒出「日子太枯燥」的念头。 最后，当然就是爆发争执或战争。」

「争执或战争结束，又会回归和平稳定？」

「没错，人类就是不断在这样的循环中兜圈子。」

「这么悲哀的事情出自千叶先生口中，听起来也像黑色幽默。」我暗暗想着，发生战 争的理由恐怕不会这么单纯。

r『参勤交代j就像是代替斗争的一种仪式。靠仪式发泄暴力欲望，是一种相当聪明 的策略。」

「运动不也是吗？」

「还有祭典。概观人类的历史，这样的例子很多。」

车子终于能够前进，通过ETC专用道时，我非常怕被警察逮个正着。要是我们的行动 已在警方的监控下，闸门便不会升起。我紧张得胃几乎纠结在一起，幸好车子顺利通过收 费站。

前头的车子开过水洼，溅起无数水花。

开着开着，汽车导航系统进入另一张地图。

r『参勤交代」的队伍中，其实真正隶属该藩的武士不多。」千叶继续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以现在的术语解释，队伍里的人多半来自人才派遣公司。说穿了，就像临时演员一 样。他们只是受到雇用，依指示排成队伍前进。」

「原来如此。」我有些吃惊。

「千叶先生，你接着是不是要说，你也干过那工作？」美树笑着问。

「算是吧。」千叶给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不禁失笑。「总之，『参勤交代」还有 一个好处，就是提供工作机会。这制度实在不错，今后有没有打算继续执行？」

「这个嘛 .....目前我没听说哪个政党开岀恢复『参勤交代」的政治支票。」我应道。

借着确认后视镜的机会，我偷偷觑美树一眼。她凝视着窗上的雨滴，脸上带着笑意。 那股笑意多半来自与千叶的有趣对话。我们从未想到居然会遇上一个自称亲眼目睹「参勤 交代」的人。

自上星期遇见千叶以来，我们笑的次数远远超过一年的总和。千叶总板着扑克脸，似 乎并非刻意逗我们发笑，却好几次将我们从即将灭顶的悲伤泥沼中救出。

我们不再沉浸于过去的悔恨与悲伤，也不再盘算看不见的未来，只是努力「摘取」每 一天。

蓦然，我想起千叶在滨离宫恩赐庭园提到的话。「报仇既非勇敢的证明，亦非武士的 荣誉」，虽不清楚这是否真的出自德川将军之口，但「即使豁出一切也要报仇雪恨」的思 想，带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勇气。

我按照导航系统的指示操纵方向盘、踩踏油门，与前车的距离再度拉近。驶过多摩动 物公园的标示牌前，我还能保持冷静。尽管焦虑又紧张，多少维持着理性。或说我至少拥 有「知道自己在焦急」的思考能力。然而，经过多摩动物公园的标示牌后，仅剰的沉着荡 然无存。

车上时钟指着九点五分。我心急如焚，全身寒毛直竖，满脑子想着「肯定来不及」。 感觉就像体内有一面网子，虽然使尽吃奶的力气压住，仍不断弹开，郁积在底下的焦躁感 喷发而出。

我脑中浮现遭捆绑的箕轮不断挣扎的画面。

我想像着箕轮遭爆炸的火焰吞噬的景象。「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创造出危险的东西，实 在没意思。山野边，与其做一把能抽岀短剑的扇子，不如做一把能抽出扇子的短剑。」我 回想着当年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态。

如今箕轮即将失去他的人生，我又想起他那些我见过数次面的家人。思及他的孩子就 要失去父亲，我难过得心如刀割。

我踩下油门，变换车道。不知哪个方向传来喇叭声，我甚至不清楚刚刚是不是有惊无 险地逃过一场车祸。

又开十分钟左右，导航系统发出左转指示。但我开错路，钻进一条单行道。我慌得脑 袋一片空白，直骂自己愚蠢，为何在攸关箕轮性命的紧要关头出错。

对自己的愤怒蔓延全身，心跳愈来愈急促。雨势似乎也增强了。

雨刷的动作，益发勾起心中的焦躁。

绕一大圈，终于回到原本的道路上。我暗暗大喊：「该死！来不及了！」整个身体仿 佛成为一具不断发出红光及噪音的机械。美树及千叶不断跟我说话，但我根本听不进去。 视野愈来愈窄，看得见的范围愈来愈小。雨刷不断横过我的眼前，阻碍视线。

每隔十秒钟，我就看一眼时间。一颗心七上八下，忧虑不知是否为时己晚，不知何时 会听见爆炸。连握住方向盘的手也酸软无力。完蛋、没救、来不及了，我的内心不断发出 哀号。

「冷静点。」美树安抚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我知道。」我不是在敷衍。虽然很清楚保持冷静的重要性，但冷不冷静根本不是自 己能够控制。

「即将抵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系统发岀声音。我羡慕那声音的平静，并对暧昧不明 的指示感到愤怒。

忽然间，我想起「所谓的景仰就是做麻烦事」这句帕斯卡的名言。为什么导航系统没 有使用更谦卑、更拗口、更讲究的话语？我莫名其妙地迁怒导航系统。

「不是在时间内抵达就行！完蛋！太迟了！」我勉强挤出声。

「时间很充裕。」美树从旁纠正。

「别胡扯！」

「真的，你坚强点！」美树的一声斥骂宛如在我脸上打一巴掌。幸好她的语气不带轻 蔑，否则我恐怕会更加无地自容。

「你看！ J

「看什么？」我问。

「快红灯了！」

仔细一瞧，前方的灯号确实变成黄灯。可是，现下不是乖乖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这 个路口不宽，加上时间紧迫，我不想理会灯号，直接硬闯。就在我更用力踩下油门，打算 冲过去的瞬间，美树忽然慢条斯理地开口： 「小学生看着呢。」

我一转头，瞥见灯号的下方站着几个背书包的小女孩。眼前是斑马线，她们等着过马 路。

于是，我踩下煞车，深深吸气，缓缓吐岀。灯号转为红灯，小女孩穿越马路。她们背 着红书包，不晓得几年级的学生。

此时，一个穿红运动外套的男学生，从那几个女学生的身旁飞奔而过。

「那孩子跟卓司好像。」美树说。

我愣一下，没想到美树冒出这句话。一旦回想起关于菜摘的记忆，往往会压抑不住情 感，泪流不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总会故意避开前后部分。不当这些回忆有连贯而漫 长的剧情，不理会结局是好是坏，只专注于其中某个画面。我相信美树也使用相同的方 法。

「卓司是谁？」我开朗回应。

「从幼稚园就跟菜摘同班的男孩。他总穿红衣服。」

「啊，我想起来了。」我见过那孩子。「确实有点像。不过，会不会只是因为都穿红 衣服？」

「菜摘很喜欢卓司。」

「哦？」我察觉自己露岀微笑。

「菜摘问过我，妈妈和爸爸为什么会结婚，我便告诉她拉链咬死的事。」

「这样啊。」

行人号志开始闪烁，我的脚从煞车上移开，准备踩油门。

「有一天，我看完牙医正要回家，发现菜摘站在通学的路上。」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暗中观察孩子，总有种奇妙的感觉。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的时 间并不会停止。菜摘有自己一套面对社会的方式。这同时带给我些许的放心与不安。

「我不明白她想做什么，仔细一看，她努力拉扯着拉链。」

「拉链咬死了？」我正想接一句「有其母必有其女」，美树继续道：「因为卓司就快 出现。J

「咦？」

「她算准卓司走到那里的时间，假装拉链咬死。」

「有这种事？」

美树宛如对空气搔痒般轻轻吁口气。我的嘴角跟着上扬，再次望向美树，发现她的脸 颊濡湿，泪水不知何时溢出眼眶。接着，我察觉前方的景色变得朦朦胧胧。但我没伸手遮 掩，任凭泪水流下。千叶什么话也没说。

绿灯亮起，我踩下油门。原本沸腾滚烫的内心稍微降低温度。虽然称不上恢复冷静， 却从异常的焦虑中解脱。随着眼泪的宣泄，胸口的暴风爾逐渐减弱。

接下来一路平顺，没有塞车。原本恼人的导航系统仿佛变得亲切又热心。

车子开进住宅区不久，美树忽然指向某处说：「那边。」

雨刷忙碌翻转，企图遮挡我的视线。从缝隙之间，我瞥见一间小小的店面。

那栋建筑物位于双岔路口。记者的老家在更远处，我们先看到糕饼店，省去不少麻 烦。

我很想直接冲岀去，将车子扔在路旁。只是这条路太窄，会阻碍交通。在这种节骨眼 还介意交通规则实在有些可笑，不过我就是无法将车子弃置不管。

「我来开车，你们先去找箕轮，我找地方停。」坐在副驾驶座的美树凑过来。

没时间犹豫。我一看手表，剩十分钟九点半。眼前一阵天旋地转，我忍不住想跪倒。

「走吧。」千叶若无其事地下车，我跟着走出车外。

天空下着绵绵细雨，但不到淋湿衣服的程度，幸好雨势不大。美树迅速移向驾驶座开 走车子。

「山野边，影片中的房间在哪里？」千叶挺起背脊左右张望。他问得兴致索然且好整 以暇，却仿佛在我脸上打一巴掌。没错，我们的目的不是找出糕饼店就好。我抬起手表一 瞧，雨滴沾湿镜面，指针看起来弯弯曲曲。

「剩不到十分钟。」

「就会爆炸？」

「对。」

「我无所谓。」

「好不容易找到糕饼店，恐怕还是来不及。」我忍不住朝那栋三层楼的公寓走去，糕 饼店就在正前方。

「影片里听得见宣传歌，应该距离不远。」

「可是，要找岀来恐怕 .....」我正要说出「难如登天」，脚下一个踉跄，跪倒在地。 我以双手及双膝撑着地面，模样相当狼狈。我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自己这么没用。膝头 及双手全都濡湿，我勉强站起，呻吟般呼喊箕轮的名字。

站直的瞬间，我的目光扫过公寓侧面的一扇窗户。

「啊 .....」糕饼店那栋公寓的三楼侧面墙壁上，有一面挂着鲜红窗帘的窗户。「千叶 先生 .....」我拍去牛仔裤上的泥沙，呼唤道。没错，一定在那里。影片中的房间就在那 里。

「怎么？」千叶问。

「你听过「跌倒的经验，千金也买不到」吗？」

「哦？」千叶摇摇头。

我猜到千叶接下来会说什么。他一定会问，既然千金也买不到，那要花多少钱才买得 到？

「那要多少钱？」

我暗暗喊一句「我就知道」。这道声音化成一股气息拂过地面。我踩着这股气息，将 地面奋力往后踢，撞开雨滴，奔向公寓。

如果三楼那户的门上也设置炸弹，此刻我己粉身碎骨。我用力一撞，连接在门板上的 金属片扭曲变形，再一撞，身体便随门板倒进室内。想到撞坏门的冲击力可能引爆炸弹， 我就寒毛直竖。幸好这危险的抉择以平安无事收场。千叶依然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甚至 毫不在乎激烈撞门的疼痛。「这里能穿鞋子进去吗？」他一脸悠哉地问。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与他对话上。强忍着撞门的疼痛，穿鞋子直接踏进室内。

我终于见到箕轮。

屋内共两间房，位于里头的一间铺着地毯，正中央有张高脚椅。如同影片一样，箕轮 被绑在椅上。他瞪大双眼，仿佛要用眼皮把我们擒住。他一定非常惊讶，不明白我怎么会 岀现。

我决定暂时不将箕轮嘴上的胶布撕开。

绕到高脚椅的后方一瞧，椅背上以胶带贴着一块铅笔盒大小的白色物体，上头连接附 电流夹的导线，导线另一端接到地毯上一台造型简单的机器。计时器一秒一秒地倒数。

剰余时间映入双眼，却无法进入大脑。我的体内充满恐惧，想到随时可能被炸得尸骨 无存，体温便迅速下降。

「拆掉这个，应该就能阻止爆炸吧。」千叶嘴里咕哝。我心中纳闷，朝他望去，发现 他也凝视着椅背上的白色物体。

「你说拆掉这个？」

「这是塑胶炸药吧。」

「塑胶？」我听过这个名词，但眼前的白色物体看起来像黏土，一点也不像塑胶。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懂一些相关知识。塑胶炸药的『塑胶」，其实是『可任意塑 形」的意思。」

千叶没再说出「因为我家开加油站」这种借口，但他刚刚的说明听起来煞有其事。

「只要拆掉这条线就不会爆炸。」千叶理所当然地说完，理所当然地伸出手，理所当 然地抓住导线尾端的夹头，理所当然地拆掉导线。

「啊，原来如此 .....」我听千叶说得理所当然，脑袋一时转不过来，只能含糊回应。

「同样的道理，只要再接回去，炸药就会爆炸。」千叶再度理所当然地伸出手，理所 当然地要将夹头接回白色物体上。我心头一惊，急忙扑过去阻挡，喊道：「干嘛接回 去？」

「不用接回去？」

「废话！ J

接着，我粗鲁地撕开箕轮嘴上的胶布，不经意摸到自己的头顶，发现头发是湿的。我 大感错愕，不明白头发在屋内怎么会湿掉。其实是刚刚在外头淋到雨，但我慌张到连仅剩 的判断力都失去。

我将箕轮从高脚椅上解开，他随即趴倒在地，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知是过于害怕， 还是遭捆绑而呼吸困难，口水、鼻水及泪水自他的下巴一滴滴滑落。

我静静等待他恢复冷静。独自被绑在这里，身旁还有一颗炸弹，我实在无法想像这是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看着他痛苦不堪的模样，我甚至不忍心跟他说话。

我想向他道歉却开不了口。

过一会儿，箕轮翻身，缓缓弯曲双腿，改蹲在地上。他往脸上一抹，呼吸平缓许多。

而后，他抬头看看站在一旁的我，又看看千叶，仿佛想确定自己还活着般僵硬地吐一 口长气，才呼唤：「山野边 .....」

「嗯 .....」我应一声。

箕轮鼓起脸颊，垂头丧气道：「这下应该能申请职业伤害补助金吧？」

这可能是他人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遑强，我不禁扬起嘴角。

「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但不知从哪一件说起。」箕轮气喘吁吁。

「不用急，慢慢来。」我安抚道。

但箕轮摇摇头，尖着嗓子道：「不，事情相当紧急。」

「那你就快讲吧。」

箕轮的肩膀隐隐颤动，我仔细观察才发现他在笑。

「本城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千叶问。

箕轮疑惑地望着千叶。

「他叫千叶 .....」我想向箕轮介绍千叶，却不知从何介绍起，最后只好说：「他是炸 弹处理专家。」

箕轮眯起双眼。他摇摇摆摆想站起，双腿却使不出力气，于是又蹲下。「本城打了通 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采访他。」

「一定是陷阱吧？」我应道。

「没错，我也这么怀疑，最后却被他说服。」

本城一定是将我搬岀来，当成说服箕轮的借口，像是「为了山野边先生着想，我想公 开一些消息，刊载在箕轮先生的杂志上，不晓得方不方便？」。

「正如你的猜测。不过，我并不相信。他承诺提供独家消息给我，但我晓得己有其他 杂志社在饭店里采访过他。」箕轮的口齿愈来愈清晰。「没想到，他又搬出一个我完全没 预料到的话题。」

「怎样的话题？」

「山野边，我不是跟你提过，某镀金工厂发生的氧化钾遭窃的案子？」

他突然提起这件案子，我心头一震。「记得是栃木县的工厂，被偷走十瓶氧化钾？」

「是群马县，被偷走二十瓶。」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本城自称是那案子的幕后黑手。他唆使某人偷走氤化钾，再加以收购。」箕轮咬住 嘴唇，皱着脸。「真是高招。我完全没想到你跟本城之间的事情，竟然会牵涉到近来引起 话题的案子。听到惊人的内幕，我按耐不住，便上了钩。」

「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咦？」

「他最擅长挑衅或诱惑他人，或找岀他人渴望的东西。像这类勾心斗角的事情是他的 看家本领。」

「反正，我决定与本城见一面，把话问清楚，就这么上了当。」

「你不必自责，毕竟他在这方面是天才。」我嘴上安慰箕轮，同时暗暗告诉自己：没 错，那男人在控制游戏上天赋异禀。好比将棋初学者与下一辈子棋的行家，以相同条件较 量，获胜的机率是微乎其微。

想当然耳，箕轮输得一败涂地。明明早有提防，仍遭本城捆绑，囚禁在这里。

「对了，山野边，你怎会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嘛 .....」我瞥千叶一眼，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跟着问：「是啊，你怎么找 来的？」

「那男人拍摄过这里的状况，对吧？」

「嗯，太可怕了。」

「本城太可怕？」千叶问。

「不，是摄影机。」

「摄影机可怕？」

「我向来觉得，面对人比面对机械轻松得多。机械没有感情，更容易让人彻底绝望。 不管是『晓以大义」或『唤醒良心」，对机械都不管用。所以，摄影镜头不可能同情人 类。要是有人开发出实用性的机械士兵，世界大概会完蛋。」

「你太夸张了。」我不禁苦笑。「不过，渡边老师也有类似的言论。」

「渡边一夫吗？」箕轮很清楚我是渡边老师的忠实读者。

「渡边老师认为，『对抗不宽容的人，就像对抗丛林里的猛兽。唯一的差别，仅在于 人可能被说服。』」

书上接着写道：「我们不可能说服猛兽，却有一丝机会说服不宽容的人。这为我们留 下些许希望之光。」

「确实，要说服摄影机或机器人，恐怕比说服猛兽困难。」

「总之，我们看完那段影片，注意到一楼糕饼店传来的歌声。」

「歌声？」

「我应该提过，有间糕饼店的店名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啊，你是指记者扔糕饼的事？」

「对，我们听见那间糕饼店的宣传歌。」我竖起耳朵却没听见任何歌声。回想起来， 刚找到糕饼店时，也忘记确认店内有没有播放宣传歌。

「这么一提，我隐约也听见歌声 .....」箕轮点点头，又面露狐疑。「但歌声非常细 微，你们真的听见了？」

我不时觑向千叶。多亏他留意到歌声，我们才能找到这里救出箕轮。这不仅是他的功 劳，更是他导出的结果。然而，他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懒散模样，害我不晓得该摆岀怎样的 态度。我不禁想问，这不是你导出的结果吗？

「那男人原本要我们前往位于国道上的养麦面店。」

「啊，我有印象。」在那段影像中，箕轮也看过素描本的内容。

「只要我去那间店，那男人便答应带我来找你。箕轮，你觉得他有何用意？」

「这个地方不太好找，他想为你带路？」箕轮一脸苦涩。

「绝不可能。」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也是，不晓得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嗯。」

「不过，我思考过理由。J箕轮恨恨瞪向倒地的高脚椅。「我一个人被关在这里，刚 好没事做。」

听起来颇令人同情，我却差点没笑出来。箕轮竟然把「被绑在装有炸弹的椅子上」这 种可怕的经验当成自嘲的题材，内心实在坚强。

「我试着想像，若事态完全按本城的计划发展，会是怎样的结局。」

「究竟会怎样呢？」

「首先，你们会前往那间养麦面店，而本城也在等着你们。」

箕轮此时的语气就像在跟我讨论小说的情节发展。

「我大概会催促他『快带我们去找箕轮」。」

「嗯，但以时间来看，多半来不及。」

「没错。然后，那男人会丢出一句：『真可惜，在你们赶来的路上，箕轮己被炸死。 J J

将无助感与罪恶感深深植入他人心中，彻底摧毁他人的人生，是本城最大的欲望。

「是啊。不过或许没那么简单。」箕轮说。

「没那么简单？」

「最后应该是这样的结局，但在那之前，他可能会答应带你们过来，并以此为由要你 们坐上车子。」

「要我们乖乖听话，恐怕不容易。」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着，恐怕我们真的会乖 乖听话。

这时，我察觉千叶站在墙边，背对我们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东西。「你在干嘛？」我 忍不住问。「我想找找有没有能听音乐的器材。」听到他的回答，我颇为困惑，甚至有些 生气。「千叶先生，你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

千叶默默走回我们身旁，依旧一语不发。

「那男人让我们搭上车子又是为何？难道要带我们来爆炸的现场？」我问箕轮。

「事实上，我也想过这一点。」箕轮又觑高脚椅一眼。「说起来有点害臊，我觉得自 己好似成为安乐椅神探（注：指不必四处奔波，只要坐在家中安乐椅上研究别人送来的线 索，就能查明案情的侦探。）。」

「这张椅子坐起来恐怕不太安乐。」我不禁脱口而岀。不如称「塑胶炸药椅神探」更 贴切。

箕轮微微颤抖，像是心有余悸。「不过，多亏被绑在椅子上，我想通不少事。」

「你猜到那男人真正的目的？」

约莫是无事可做，千叶扶起高脚椅。

「大概 .....」箕轮开口，却没下文。

「大概什么？」

「昨天千叶先生提过，那家伙诬陷我们，让我们蒙上不白之冤，其实是要我们绝望。

「啊 .....」美树点点头，旋转方向盘、再转回来。「这次要陷害我们成为下毒的凶 手？」

「大概吧。而且，跟菜摘也有关系。」

美树望着我。车子偏离行进方向，她立刻修正。「跟菜摘有关？」

我告诉她，本城也知道菜摘绘制的《新喀嚓喀嚓山》。

「在那故事里，狸猫被兔子摆一道，不是企图在水坝里下毒吗？」

「是啊。」

「那男人想依样画葫芦。」

失去爱女的我精神崩溃，最后自暴自弃，企图按女儿画的故事在水坝倒入氤化钾一 这就是本城误导大众的剧本。

箕轮如此推测。「山野边，外国有部著名的推理小说，真凶不也是孩童？孩童模仿父 亲写的推理小说犯案......」

那部小说我当然读过。

「目前的状况恰恰相反，变成双亲依孩童绘制的图画故事书犯案。这恐怕也在本城的 算计中。」箕轮低喃。「什么意思？」我问。「山野边，你是作家，将名作的内容加以变 化运用也不奇怪。」

听来合理，而且可能性相当高，大多数人想必会相信这套剧情。「煽情又贴近现实」 的故事，正是世人的最爱。

不光我们夫妇，那男人想害菜摘也背上罪名。

暂且不管会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假如我们夫妇真的模仿菜摘的故事在水坝里下毒，不 论有没有成功，世人看待我们一家的眼光都将彻底改变。社会大众不会再给予同情，反而 会大加挞伐与唾弃。

「氤化钾溶于水吗？」美树问。

「推理小说里，经常出现将氤化钾加入水中毒杀某人的剧情，其实不容易办到。虽然 少量就能致死，但要溶解所需的量不少，何况氤化钾会发出强烈异味，马上会被察觉。」

「倒进水坝里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美树忧心忡忡地问：「会不会发岀异味？水坝 的水那么多，氤化钾真的能毒死人吗？」

「我也不知道。或许那男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事。」

「不在乎？」

「只要把在水坝里下毒的罪嫌安在我们头上就行，最后会怎样根本不是重点。即使氤 化钾稀释后毒不死人，仍得进行精密的自来水检测，给社会大众添麻烦。如此一来......」

「社会大众就会厌恶我们？」

「他想让我们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挫败，这就是那男人的本性。」

人与人发生争执的原因，百分之九十是金钱。剩下的百分之十中，愤怒与憎恨占大多 数。然而，那男人从不将敛财、强夺、谋杀、脱罪等简单易懂的动机放在眼里，只想着如 何羞辱他人，不在乎利益得失。

雨刷规律地拨开雨水，重复单调枯燥的动作。

「话说回来，千叶先生的耳力真好，竟然能听岀糕饼店的宣传歌。」美树梢稍加快车 速。由导航系统看来，多摩川就在左手边，与我们前进方向平行。

「只是碰巧。」千叶的态度，像是只管射门却对得分亳无兴趣的王牌前锋。

「不过，我们能找到箕轮，也因为他被关在那间店附近，算是他运气好。」美树点点 头。

「不，跟运气无关。」

「什么意思？」

「那男人想把炸死箕轮一事也推到我们头上。假如那公寓真的爆炸，社会大众发现一 楼糕饼店卖的是与菜摘同名的糕饼，会有何想法？」

「原来如此，大多数人会认为我们迁怒那间糕饼店。」

「相信这套说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山野边辽精神失常，先炸死编辑，又在水坝里下 毒。像这样一个疯子，就算因名字相同迁怒糕饼店似乎也不奇怪。」

「岂止不奇怪，根本合情合理。」

「这大概就是那男人设计好的剧情，所以选择那间糕饼店的楼上。」

「他唯一的误算 .....」美树透过后视镜，觑着后座的千叶。

没错，本城唯一的误算，就是千叶的听力。不，是千叶的存在。

只不过，千叶依旧一脸悠哉地问：「差不多该放点音乐来听听了吧？」

现在哪是听音乐的时候，但我懒得多费唇舌，直接打开收音机。喇叭传岀音乐。

「终于等到这一天。」美树说。导航系统指示在前方路口左转后度过一座桥。「终于 有机会再遇上他。」

「我想死他了，等不及要跟他见面。」我故意开玩笑，缓和紧张气氛。当然，其实我 有些害怕。「不过，总觉得到头来还是逃不出他的掌控。」

本城在法院宣判后五天内对我们发动数次攻击。他首先串通记者，在饭店里准备摄影 机等我们上钩。接着，企图将杀害轰的罪名推到我头上。下一步，派岀数名雨衣男绑架、 教训我们，然后故意把枪交到我手上，诱使我为了自保开枪。这一计没成功，他又企图毒 杀佐古。

「我们似乎听见好几次「将军J。」

「从那男人口中？」

「没错。那男人一喊『将军」，我们就四处逃窜。他或许想等我们无处可逃，再给我 们最后一击。」我愈想愈觉得可能性很大。他想以杀伤力最强大的一击打倒我们，之前的 行动都是前置作业。

「我不这么想。」美树否定我的推测。

「咦？」

「我们一次又一次逃出陷阱，他才一次又一次设计出新的阴谋。事情发展成这个局 面，并非他一开始就预料到。当初我们在饭店遇上他时，听到我们故意让他获判无罪，他 的表情有些惊讶。何况，轰先生那次没爆炸，完全是托千叶先生的福。」

「也对。J我点点头。

「搞不好我们占上风。」美树嘴上说得乐观，但从紧绷的表情看得出她心里一点也不 乐观。

忽然，身旁冒出一道影子，我吓得差点跳起，原来是千叶凑近。开车的美树也吓得浑 身一颤，导致车头偏移，轮胎擦撞路肩。幸好美树立刻拉回车头，但我寒毛直竖，仿佛体 内热量蒸发殆尽。「怎么？」

「没有，我只是听到收音机说『接下来为您播放一首名曲」。」

此时，导航系统提示「即将抵达目的地附近」。

沿外侧护栏望去，左侧岀现一栋建筑物。以豪华程度来看，显然不是一般民宅。路旁 竖着一面长条型招牌，虽然受到树木枝叶遮掩，但依稀可见「白萩养麦面」几个大字，上 头公告今日不营业。

美树打了方向灯。护栏另一头是宽广的碎石地停车场，里头停着一辆黑色小箱形车。 旁边是架设遮雨棚的休憩处，像是屋外吸烟区，只见一个穿外套的男人朝我们挥手。对方 面带笑容，露出白齿，好似迎接迟到的友人。

就是这男人。

美树踩下油门，轮胎激起水花，车身猛然向前冲。看到这男人，她再也按耐不住情 绪。坐在一旁的我也有同感。

这一年来，我们提醒自己无数次，绝不能感情用事毁坏复仇计划。可惜，强烈的感情 轻易攻占大脑，强烈的恨意背叛理性。

车子不断加速，压在雨水濡湿的碎石上，以惊人的气势冲向本城。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撞死他！

美树肯定也是如此。连车子也与我们化为一体，产生将男人撞得粉身碎骨的意志。这 不知该称为愿望还是欲望的念头不断膨胀，脑袋一阵发热。

没撞死本城，并非美树手下留情或突然恢复理智。

纯粹是本城轻巧避开笔直冲向他的车子。他移动到自己的休旅车旁。

我们的车子因碎石打滑而偏离方向，也是原因之一。

车子停下后，美树紧握方向盘，咬牙切齿地说「对不起」。不知她是为差点撞死本 城，还为没能撞死本城道歉。

我解开安全带。

「我在车上等。」美树岀声。「他一定会以带你们见箕轮为借口要你们上车。等他的 车子开动，我跟在后面。」

看来，美树比我冷静得多。

「好，千叶先生，我们下车。」

「原来我也得下车？」千叶面无表情地问。

「我以为你们不来了。」本城拿起智慧型手机，看一眼时间。多半是装模作样，他心 里对时间应该是了如指掌。

本城理着短发，表情柔和，但看不岀任何情绪。虽然貌似亲切，却感受不到一丝温 度。

「快带我们找箕轮。」为了不被识破谎言，我故意说得焦躁紧张。每一次鞋子踏在碎 石上总渗出一些雨水。

「时间过了。」

我实在无法理解，他怎能若无其事地站在我们面前？为何他能一派轻松地跟我们打招 呼？就算他没有反省之心，难道连半点畏惧或愧疚也没有吗？为什么他能一副臺无罪恶感 的模样？

「你在这里等我们，表示还来得及，不是吗？」

「我原打算时间一到就走，但担心你们塞车或迷路，加上是雨天，假如因此无法阻止 爆炸，实在可怜。坦白告诉两位，离爆炸还有一点时间。」

他在撒谎。他根本不在乎箕轮是否被炸死。他等在这里，只是要带我前往水坝。可 是，他说得煞有其事，看不出半点虚假。

「走吧，上我的车。」本城指着后方的黑色箱形休旅车。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城。明明早救出箕轮，还是忍不住想相信他，我既痛苦又恐惧。 这男人撒谎的语气太自然，看不出一丝i匡骗的意图，似乎不认为自己在撒谎。

我想起关于因纽特人（注：Inuit,北美原住民之一，分布于加拿大地区，邻近北极， 为爱斯基摩人的分支。）的典故。几乎每一本讨论精神病态者的书籍都会提及。

某个人类学家从因纽特人口中听到「昆兰戈塔」一词。询问后，才晓得这是指「亳不 羞耻地撒谎、窃盗、与众多女人发生关系、遭到责骂亦不悔改、经常受到长老处罚的 人」。

本城不正是典型的「昆兰戈塔」吗？

「请快坐上副驾驶座，还来得及阻止爆炸。」本城气定神闲，迈步走向箱形车。他按 下遥控器，四扇车门发出解锁声。

「山野边，现在怎么办？」身旁的千叶问。

我拿不定主意。想到车上某处藏有准备撒入水坝的氤化钾，就有种想离得愈远愈好的 冲动。

「山野边，我想听刚刚的音乐。」千叶在这节骨眼上还在胡言乱语。我懒得再跟他好 好沟通，只想破口大骂。但转念一想，千叶或许想借此安抚我的情绪，于是我冷冷回答：

「等事情了结。」

「快上车吧。」本城跨进车内。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不给深思熟虑的时间，大多数人 就会傻傻上钩。

此时，我脑中掠过一个疑问。他怎么不担心我在车上攻击他？我一心报仇，极可能克 制不住，不管三七二~•一取岀凶器施暴。

难道他认为有箕轮当人质，我就会乖乖听话？

本城等我坐进副驾驶座，立刻关上他那侧的车门，车身一震。

「请关门，我要开车了。」他说。

他发动引擎。我感觉他的计划不断向前推进。我踏出一步，他就踏岀两步：我踏岀两 步，他就踏出第三步。

「箕轮没事吗？」

「现在没事，我们快岀发吧。」本城表情毫无变化。

我不经意瞥向后座。箱形车的座位配置有点类似小型巴士，驾驶座后方共有三排座 位，前两排都是两张单人座椅，最后一排则是一大张长椅。最后面的长椅上，搁着一个大 袋子，以安全带巧妙绑住，不必担心掉落。看来是旅行用的行李袋，印着运动品牌的标 志，袋身极大，足可容纳一个娇小的孩童。我暗付里头装的大概就是氤化钾。如此大剌剌 搁在座位上，我不寒而栗，赶紧憋口气，腹部绷紧，才没流露恐惧。

「里头只是一些杂物。」本城察觉我的视线后解释。接着，他忽然想起似地「啊」一

声，双眉上扬，眯着眼笑起来。

那若有深意的笑容，明显带着嘲弄与轻蔑。

我先一愣，不明白他想到什么。下一秒，我感觉脑袋里仿佛有东西无声无息炸开。

一年前，本城诱使我看菜摘临死前的影片。在惨绝人寰的影像里也有一模一样的袋 子。

想到这里，我察觉袋子边缘挂着黑色小布偶，连着链条，是钥匙圈。

那是菜摘的钥匙圈。

那一天，这男人与菜摘并肩走在路上，半开玩笑地互抢钥匙圈。

怎会出现在此？脑袋变得火烫，完全无法思考。但我猜得到这一定也在本城的计划 中。

现场留下布偶钥匙圈，更能证明是我模仿菜摘画的故事在水坝中下毒。众人会认为， 我故意将女儿的遗物连同毒药扔进水坝。

务必保持冷静，我不断告诫自己。为了遏止倾泄的情绪，我努力将心中的栓子栓紧。 但不管我栓得再紧，情绪还是从缝隙汩汩流出。光是这些情绪，心中的水位便迅速攀升， 转眼淹没理性。

「箕轮早就得救。」回过神，我察觉自己丢岀这句话。

明明还不到摊牌的时机，我却无法继续装聋作哑。

我想夺走本城的信心，想摧毁他永远居于优势、掌握主导权的态度。那串布偶钥匙圈 打破我的冷静。

「什么意思？」

「我们在爆炸前就找到箕轮，将他救出来。你不必再说愚蠢的谎言。」

我在「愚蠢」这个字眼上加重语气。

本城默默凝视我，思忖我说的究竟是真话，抑或虚张声势。

「他被关在那栋楼下开糕饼店的公寓。」为了证明我并非信口胡谄，我刻意点岀箕轮 遭监禁的地点。

本城终于有反应。他的双眸深处隐隐流露不快。他没岀声，像在揣测我的意图。好一 会儿，本城才开口：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箕轮吗？当然有。」

「比如？」

「他很担心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职灾补助金。J

本城没回应，只耸耸肩。

「我知道你接下来的计划。」我继续道。

「冷静点，没必要这么激动。」

「你从不会这么取笑我，是不是有点紧张？」我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

只见本城的鼻孔微微撑大。接着，我将藏在心中的话狠狠砸在他脸上。

「你想在水坝里倒入氤化钾，对吧？」

为了一吐怨气，我故意说得铿锵有力。下一瞬间，我的身体猛然倾倒，支撑在地的单

脚滑动。原来是本城用力踩下油门。

我听见吸饱雨水而变得沉重的碎石在轮胎底下的摩擦声。本城迅速回转方向盘倒车， 由于力道过猛，副驾驶座的车门大开。

接着，本城踩煞车换档。

千钧一发之际，我从副驾驶座跳出车外。无论如何，得拿到放在后座的那袋毒药。 不，事实上，在我还没想通前，身体就采取行动。我跳出车外，拉开后座的水平式拉门。 下一瞬间，传来上锁声。本城察觉我的企图，急忙锁车门，但我抢先一步打开。

我跳进车内，正想跑向放在最后头的袋子，车子倏然往前冲。

我一只脚踏在车里，但失去平衡，又跌出车外摔在石地上。牛仔裤湿一大片。我身上 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今天不知重复多少次。由于一脚踏进水洼，溅起不少污泥， 沾在脸上。

我伸手抹去污泥，忽然传来车子急速发动的尖锐声响，紧接着是沉重的轰隆巨响及物 体摔落地面的撞击声。

抬头一看，美树驾驶的车子与本城的箱形车撞个正着。

大概是美树看见本城开车，心中一急，赶紧发动车子，但起速过猛，整辆车撞上箱形 车左侧未关的后座车门上。经这么一撞，车门全毁无法关上，车内一览无遗。

那男人亳不理会毁损的车门，猛力踩下油门。看他负伤逃走的模样，我联想到一头满 身疮痍却极尽凶残之能事的异形猛兽，朝着西方仓皇奔逃，身影逐渐缩小。

我赶紧奔向驾驶座上的美树。

车子的保险杆及引擎盖凹陷，安全气囊从方向盘内弹岀。美树茫然凝视着白色气囊。

「车子不动了。」美树坐在驾驶座上，双眉因哀伤垂成八字形。在愤怒与焦躁的驱策 下，她的右脚不断上下踩动油门。或许太过烦躁，她想将安全气囊拨向一旁，却一直没成 功。「这下该怎么办？」

我望向道路彼端，本城的车子不见踪影，恐怕在前往水坝的路上。

我甚至不晓得该找一辆计程车，还是先胡乱拦下一辆车再打算。

一切都完了。结束了。我头晕脑胀，天旋地转。

有液体沾上我的脸颊。原以为天气再度恶化，雨势增强。片刻后，我才发现是眼泪。 压抑的泪水终于喷发，跟前两天在车里听见〈雪莉〉一样，泪水泉涌而出。不同的是，这 次流下的是无助与绝望的泪水。

美树握着方向盘，焦急得不知所措。见我怔怔流泪，她板起脸，咬紧牙根，用力挤出 声：「一定得想办法阻止。」

她下车踹引擎盖一脚，大喊：「快动啊！」她接着绕到车后，双手撑在后行李箱上， 推起车子。我赶紧抹去泪水走到她身边，跟她一起推车。车子微微移动，但地面太过泥 泞，难以使力。

「现在认输还太早。」身旁的美树推着车子，严肃地说：「我们绝不能输给他，死了 可没脸见菜摘。」

我想应一声「嗯」，喉咙却发不岀声。一定得想办法阻止。心里明白，却不知怎么 办，只能做最后的挣扎。

「山野边。」

背后传来呼唤，我赫然想起刚刚完全忘记千叶。一转头，千叶不知何时跑到养麦面店 附近，跨上一辆来历不明的脚踏车。那是一辆平凡的红色淑女车，前方装有菜篮，与千叶 当初骑到我家的差不多。

千叶抓着车头，腰杆打得笔直，朝我们骑来，嘴里咕哝着：「没办法，等事情了结才 能听音乐。」

他骑到我面前停下，说道：「上车吧。」

本城的车子早不见踪影，凭千叶的淑女车绝不可能追上。何况雨势虽不强，却下个不 停。

只要冷静想想就知道这举动多荒唐可笑，但我失去理智。待我跨出脚，臀部碰触到后 座，看到千叶的背影时才终于回神，心知不过是白费力气。

如果是高速竞赛用的特殊自行车，或许有一丝希望。然而，这是辆普通的淑女车，千 叶也不是自行车选手。

我刚要说「追不上」时身体忽然仰倒，于是赶紧伸出手揪住千叶。为了维持平衡，我 整个身体贴在千叶背上，不知不觉不再流泪。

脚踏车冲了出去。

千叶的背部笔直挺拔，简直像粗壮的柱子。他的肌肉比想像中结实，身材壮硕。

踏板转动声传来，千叶规律地踩踏。

我弯着膝盖，将鞋子搁在后轮的框架上。

「一辆脚踏车载两个人，不太可能追上。」我刚吐出这句话，脚踏车开始加速。千叶 的身体左右摇摆，一对膝盖上下翻飞，猛力踩动踏板。轮胎、踏板及链条仿佛没有重量， 简直像风车在转动。

忽然，千叶的鞋子因雨水滑开，踩了空。千叶的身体一歪，脚踏车几乎翻倒。我心跳 漏一拍，犹如目睹珍贵的瓷器从架上坠落。但千叶立刻坐正，重新踩起踏板。脚踏车的轮 胎在雨天的路面能产生多大摩擦力，颇令人担忧。我忐忑不安，担心脚踏车随时会打滑翻 覆。

千叶的臀部没离开座垫，身体没剧烈摇晃。他维持相同姿势，两条腿上下翻转。看起 来平凡无奇，却堪称是惊人的特技。

周围景色不断向后流逝，雨丝也变成斜线。

经过凹凸不平的路面时，车身骤然一抖，完全偏向一边。我吓得直打哆嗦，仿佛全身 的寒毛倒竖。这种感觉有点像乘坐游乐园的云霄飞车，差别只在没安全带或安全杆。我只 能紧抓千叶，贴着他的背部。

千叶迎面承受雨水撞击，丝亳不以为意，反而再度加速。脚踏车到底能骑多快？原则 上，踏板踩得快，车速就会增加。小时候为了赢过朋友，我曾拼命踩脚踏车。可惜马路上 危险多，障碍物多，来来往往的汽车都造成阻碍。

果不其然，车身又因地面高低落差弹跳。我以为这次一定摔车，但千叶右脚往地面一 踢，脚踏车冲进汽车专用道，却没翻覆。

背后响起喇叭声。

一辆汽车在我们正后方。

我吓一跳，差点松开双手。

下一瞬间，一辆白色轿车超越我们，出现在脚踏车前方。从那行径看来，驾驶相当暴 躁。

没想到千叶踩一会儿踏板便追上那辆车，我目瞪口呆。

汽车与脚踏车并行。

我一转头就瞥见白色汽车的车窗。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孩童。这条虽是国道，路幅却 不宽，上下行各只有一条车道，并肩前进实在是险象环生。

白色汽车忽然引擎声大作，加速冲刺，消失在道路远方。

我心想，恐怕追不上了。水坝应该是建在台地上，何况，不管千叶再怎么拼命，一旦 体力耗尽便不得不放慢速度。目前为止的「疯狂追赶」，快到难以置信，但不可能保持下 去。

出乎意料，脚踏车又加速，我心头一惊。千叶的踩踏不仅规律，而且快得非比寻常， 仿佛汽车引擎的活塞。更不可思议的是，千叶的上半身几乎没有多余的晃动。

白色汽车再次出现在道路前方。此时，我才察觉路面是斜的。国道进入明显的上坡路 段，我感觉身体的重心移向后方。

上坡路还能骑这么快，根本是违背常理。然而，千叶的姿势不变，脚部动作也没太大 不同。不，为了抵抗向后拉扯的重力，他的双腿动得更剧烈快速。

一辆黑色汽车通过对向车道，风压差点将我震飞，我赶紧抱住千叶。

心慌意乱中，脑海浮现一个疑问。为何他能骑这么快？

千叶的臀部没离开座垫，也没起身踩踏板，速度却愈来愈快。轮胎不断将雨滴压碎、 弹飞。

当我们的脚踏车再度与白色汽车并行时，副驾驶座上的孩童开心得拍手叫好。坐在驾 驶座的是个女人，似乎是孩童的母亲，她瞅我们一眼，脸上肌肉微微抽搐。

「叔叔，你骑得好快！好厉害！」孩童打开车窗，开心大喊。母亲出声斥骂：「快关 上窗，雨会飘进来。」

我连张嘴都很难，更别提回应，却听见千叶说：「不是我厉害，是脚踏车厉害。」我 几乎不敢相信，在激烈的行进中，千叶竟呼吸如常。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强大的风压下， 他应该无法开口。我不禁怀疑他根本没说话，是我听错。

小男孩指着千叶笑道：「你的脸都湿了。」接着，小男孩关上窗，白色汽车减慢速 度，向左一弯，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小男孩不停向千叶挥手，直到完全看不见。

千叶继续骑脚踏车。

遇上水洼或小坑洞，脚踏车就会剧烈弹跳。

每一次我都提心吊胆，害怕被甩出去。

此时，脚踏车的速度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另一方面，我仍抱持不可能追上的态度。毕竟我们在那男人开着箱形车离去好一会 儿，才骑车追赶。起步的时间差太多，那男人恐怕离我们相当遥远。

千叶骑脚踏车的速度确实很快，快得非比寻常。然而，脚踏车毕竟是脚踏车，再快也 不可能大幅拉近与汽车的距离。

「山野边，本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千叶的话声传来。

「应该是在水坝里下毒吧。」

「即使你不在也没关系？」

「是啊。」事实上，我不清楚本城的详细计划，但我猜测他打算让车子连同氤化钾一 起冲进水里，再设法将我卷入其中。例如，利用袋上系的布偶钥匙圈，把罪名推到我头 上，或在水坝旁守株待兔，等我自动出现。无论他怎么做，我都必须尽快追上他的箱形 车。

脚踏车通过下一个路口时，我心中涌起希望。那是个设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但左右 两旁歪歪斜斜地停着数辆车，显然是紧急煞车造成的现象。

我暗暗猜想，八成是那男人想闯红灯，造成横向车流差点发生冲撞，这些车子才会紧 急煞车，堵住道路。

地上残留弧状的轮胎痕迹。由此可见，为了闪避堵在路上的车辆，本城的箱形车先停 下，倒退一段距离，才拐个大圈子绕过车阵。

倘若他真的停下车子，而我们的脚踏车全力冲刺，双方的距离应该缩短不少。

「绝不能输。」我回想起美树说这句话的语气，仿佛看见她紧握的拳头。没错，现在 认输还太早。

脚踏车以惊人气势爬上坡道。我转头望向远方，满天尽是乌云。坡度逐渐平缓，前方 出现一处大弯。水坝不知在何处。左侧就是多摩川，自上游蜿蜒而下。

「喂，山野边。」我几乎没注意到千叶的呼唤。

「什么事？」

「那不是本城的车吗？」

我偏着脖子望去。此时，风压与雨滴迎面袭来，我忍不住闭上眼。接着，我半开半阖 地勉强确认前方。车道蜿蜒盘踞，宛如蛇背上一排沥青。在遥远的尽头，我看见箱形车的 车尾。

我们与本城的车子大约相距数百公尺。在这之间，还有一辆蓝色迷你箱形车。那车子 兼具箱形车的方块特征及流线美感，相当气派。我们一靠近，蓝色迷你箱形车就加速，或 许驾驶认为遭脚踏车超车是种耻辱。但不知是驾驶一时心急犯错，还是轮胎因水洼打滑， 蓝车竟猛然改变车头角度，车身横向滑动。

那车子一面翻转一面紧急煞车，停下时挡在车道上，宛如巨大屏障。我忍不住闭上双 眼，脑海浮现剧烈撞击的画面。

但千叶并未减速。

为了闪避蓝车，他骑着脚踏车跨越中线，进入对向车道。正面迎来的汽车发岀的喇叭 声，气势比洒水器的水柱还惊人。对方速度也快，想必跟我一样吓得魂飞魄散。

此时，我脑海又浮现撞得粉碎的脚踏车及两具尸体的画面，顿时寒毛倒竖，手脚酸软 无力。原来我会死在这里。默默想着时，我发现自己活得好好的。

千钧一发之际，千叶精准调转车头，再次加速。脚踏车与汽车擦身而过。转眼间，可 怕的喇叭声己落在后方。

我紧抓着千叶低语：「还以为死定了。」

「山野边，你不是不怕死？」

「对，我不怕死。」我甚至无法判断自己口齿是否清晰。「有点怕，又不太怕。」

我想起父亲躺在家中床上的模样。父亲在家疗养的期间，我回去探望。他躺在被窝 里，空气中飘着汗臭及灰尘。他骨瘦如柴，脸上血色尽失，但一看到我还是露出虚弱的笑 容。

「药一吃，疼痛就不会太难熬。缺点是会嗜睡，搞得我大半天都在睡觉，你能遇上我 醒着挺幸运的。」父亲讲得好像他醒着是对我的恩赐。但他目光涣散，露出棉被外的脚踝 瘦得像皮包骨，我心中有些彷徨。想到他接下来的人生只剩等死一途，心脏仿佛被绳索紧 紧缠住。「临死前当然是这副德性，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几时见过身心健康的垂死病 患？」从父亲的语气，听得出他并非逞强或故意讲冷笑话。他只是淡淡说出认定「理所当 然」的事情，我也坦然接受。

聊一会儿后，我问：「有没有想做的事？比方想吃的食物、想看的节目，虽然能实现 的不多......」

「你也知道，我一辈子自由自在。」父亲的语气异常谦卑，「没什么想做的事。唯一 的遗憾就是没善尽父亲的责任。」

「没那 .....」说到一半，心中涌起对父亲不照顾家庭的怒气，我忍不住改口： 「倒也 没错。」平心而论，这样的父亲总比一辈子任性妄为，给周遭亲友添麻烦的父亲好得多。

「坦白讲，到底怎样才算尽父亲的责任，我也搞不太清楚。」

「最近我常想起一件往事。」父亲望着窗户继续道。窗外是庭院，但窗帘拉上，看不 见外头景色。『从前我们不是去过游乐园？」

「小学那一次？」

「当时你……」

「你是指鬼屋那件事？」

「没错、没错，原来你记得。」父亲转过头，双眸中多了些神采。

「我记得，但我以为你早忘了。」

「当时你不敢进鬼屋，吓得蹲在门口。」

「我哪有蹲在门口。」我才反驳，脑中就出现当时的画面。朋友一个个进鬼屋，只有 我直喊「好可怕」，蹲在门口不敢动。

「我拿你没办法，只好先进去。」

当时父亲说：「好吧，我先进去帮你探路，看看到底可不可怕。」

「怎么忽然提这个？」我问。

「就跟那时候一样。」父亲一脸温柔。

「一样？跟什么一样？」

「一点也不可怕，你根本没必要害怕。」

「咦？」

「所以......」

「所以？」

「我先去帮你探探路。」

我心中纳闷，不明白父亲想表达的意思，但他没多做解释。

那天后，父亲多活了半个月左右。我回家探望他，常遇上他在睡觉，不过清醒的时候 也不少。他要出声一天比一天困难，我向他搭话，他有时回答，有时只是点点头。

我与他最后一次交谈，是他过世的前两天。那日天气不错，阳光自窗外洒落，照得房 间异常明亮。「我帮你把窗帘拉上。」我边说边站起，却听父亲低喃：「不用怕。」

我转头望着他，不确定他是否认得我是谁，甚至不敢肯定他是醒着还是在做梦。「那 不是可怕的地方。」他接着道。当时他的语气仿佛自己不是躺在房间，而是站在某个梦幻 的舞台上，对另一名演员喊话。

「啊，嗯。J

「没错，一点也不可怕。别担心，我先去帮你探路。」

「嗯。」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继续含糊应对，最后补上一句：「那我就放心了。

J

「那天早上我醒来，他己没有呼吸。」母亲如此描述父亲逝世的状况。她的脸上带着 泪痕，但情绪相当平静。我赶回家中，望着那停止呼吸，不能称为『物体」也不能称为

「生物」的父亲遗体，忽然万分惆怅。回顾他在家里的平凡日子，及他逐渐变得虚弱的神 态，我忍不住告诉母亲：『不知为何，有种不再害怕死亡的感觉。」

「他吗？」

「不，是我。」

「你不是最胆小？」

「虽然胆小，但我似乎想通了。死亡终究会来临，但没什么特别，只是自然现象，一 点也不可怕。」

「唉，你爸真了不起。」母亲叹口气，流露无奈与钦佩。

「咦？」

「父母总希望儿女平安长大。」母亲身材娇小，说这句话时却挺直腰杆，俯视着我。 或许我在她眼中又变回孩子。「儿女活得顺遂，一辈子不要遇上困难或可怕的事情，是所 有父母的心愿。就算孩子成为知名作家，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的确，在父亲眼中，我只是他的孩子，不是作家。「不过，要一辈子活得平安并不容 易。J

「是啊，所谓的人生，就是要尝遍各种困境与恐惧的滋味。但其中最可怕的，莫过于 死亡。J

「最可怕？」

「没错，死亡最可怕，偏偏每个人都得经历一遍。你想想，这不可怕吗？」

任何人都会死，这是绝对无法逃避的「规则」。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孩子，都有迎 接死亡的一天。不管度过怎样的人生，不管成功或失败，这个「最可怕的事情」都将降临 到自己身上。

「你爸尽力了。」

「尽力？尽什么力？」

「尽力让你明白死亡终究降临，但绝不可怕。」

我感觉快被甩出去，赶紧坐正。「我从那天后不再害怕死亡。不，其实我还是害怕， 可是 .....」我每说一句话，气息就喷在千叶的西装外套上。

「可是？」

「我不想辜负他们的教诲。」

给予我教诲的人，并非只有父亲，后来母亲也静静离开，非常自然地从世上消失。实 际上，母亲的死带给我的意义甚至大过父亲。母亲在父亲病逝后过得安详恬适，努力「摘 取」每一天，走得相当平淡。

「哦？」

「没错，千叶先生，直到现在，有时我依然会想，父亲与母亲只是早一步到另一个世 界探路。」

「另一个世界？」

当他们回来，一定会告诉我：「果然一点也不可怕。」

「所以，我猜根本没什么好怕。」

「哦？」千叶应一声。半晌，他忽然严肃地喊：「喂，山野边。」

「干嘛？」

「我们快追上了。」

黑色箱形车离我们剩十公尺，雨势减弱不少。

我看见箱形车的后车窗。

隔着濡湿的后车窗，我甚至窥见驾驶座的椅背及开车的本城脑袋。不知他此刻是什么 表情。

两个男人骑脚踏车从后头追赶，就算是本城也会大吃一惊吧。我光想到这点就愉快。

脚踏车浮上空中。终于结束上坡，路面变得平坦，脚踏车因角度改变微微弹起。前后 轮完全离开地面，接着重回地面，溅起不少水花。我感觉脚底一滑，两脚登时悬空，赶紧 重新将鞋子抵在横框上。

「千叶先生，请骑到箱形车侧边，车门损坏，我可以尝试跳进车里。啊，对了，建议 你上半身前倾，或许会骑得更快。」

我暗忖，这么做应该能减少一点空气阻力。

真不知该不该说是个性耿直，千叶竟然立刻弯下腰，下巴几乎贴在车头。一瞬间，视 野豁然开朗，但雨滴一颗颗坠击，我差点跌下车，连忙用力倒向另一侧，重新趴回千叶背 上。

此时，脚踏车钻入箱形车与路肩的缝隙。

终于追上了。

箱形车的后车门敞开，车内一览无遗，仿佛部分区块化为半透明的模型。我望向车 内，旅行袋好端端地放在后座。

「得把那袋子弄到手。」为了躲避强大的风压，我只能贴着千叶的背说话，借由震动 传递声音。

「没错，快跳上去，把那玩意弄下来。」千叶粗鲁地大声附和，听得出他只是想早早 结束这档麻烦事。不管毒药、水坝，还是我们与那男人的恩怨，在千叶心中都是不足挂齿 的琐事。

我转向右侧，看着驾驶座。

那男人也看着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如此严肃的神情。道路弯弯曲曲，加上雨 刷不时阻挡视线，他须随时盯紧前方道路的状况，又须在百忙中抽空观察我们的动静。

我弓起双腿弯下腰，往下方一瞧，路面像失控的带状输送机，不断向后飞逝，不时夹 带水花。

能不能掌握跳进车内的时机、能不能顺利跳进车内，我对此毫无信心。

「放心跳吧。」千叶说。这时，黑色箱形车突然挤过来冲撞我们。脚踏车要是遭汽车

alsi- *Jssso s£^sn*

*^SSSHO*」

f 兼aiM 冲亠-+0KN 痢鬲〉*SSSIX.*g湖尚尚BH-训合 HK韓器 SB& 流，*ss^o*

*sn^ss.*半沸簿庄公季。

*s$£.* TB肄菜在兵遂⑤啓&册。屮海洋涕汚。 *^sss*回\*醫期—頰『*ss^ss. ssss&si*

*s$sso*

「令革。」肄#湖描虽。*9S3SSS.*

「法洵N刮瞟……」

囲隨苹>口壬辱「即邱汙読」—回。ssssio

「即休汙読」淫海屛$国壽弟明*&.^sssffss^o* 「矣m沛xJJrK恭KA訟序7」*$^fso* 回哂“

*^^ss.*恭苗宙>度苴是兼。」

汩涸E&渣—->»荐溢掰雄)\*ssnswr 3 冊温节-*&s^so*

肄 mswgK海 iEsMJ。*s^ss^ui^—. a* +W-舛曲爐宠出潍n+。囲幫苹AK善痒海)*sisilss^*

肄xaffi曲—芯琦)*ssss^. sfis.*「湖婚3A\*T期三皿口- *8H^SSO ^s^sssss.* TKP尝半#国沁快咨，As外驟N滩片HfflaAs酗読。

润沼药。「湖端」*S.S*「T浏婚」冲出冊涼肝齢。虫\*「闽朝」*SSS* 「豪源」湘「皿翊间戒」。©湖。「滞电」宝或筋尝受瀏「m滞婚」S廿删。「一滞也」

*§sss^s§^ sss*

*§s£^ssss^o \** s-期F甘薄&雌君员蘇Kffl海iEss。 回威—密L翔溫nb皿口痒f丝。

*ss^lso*」

8- *ssla^s.*，議皿翊间成3溷A。 85^>-「潞前」STH目草。

5 -舀毗—->»、斯。

*$s»!sl.* THnl「A滩」*¥資*祂「B埠薛渕」*沛-密。*员海—-» 汩嗣44期，*sss^so s^s.*恐期m莎部。

-邮席\*疝以炫snnsffi淳。*s^lss^fo*

湖泊仿佛在吸引我，我忍不住向外眺望。由于没有车门，宛如汪洋大海般的宽广湖泊 近在眼前。

一座巨大的湖静静伫立前方，任凭雨滴洒出点点斑纹，看上去就像一面映照出天空的 镜子。

这座湖仿佛拥有无穷无尽的包容力，足以吸纳所有声音、欲望，及情感。我看到的是 一个沉默而威严肃穆的生命。顿时，我察觉自己多么卑微、龌龊。

湖的另一头，山峦连绵。白茫茫一片，朦朦胧胧，不知是雨还是雾气。

随着车子的移动，巨大湖泊逐渐改变角度，山峦的方向随之变化。道路左侧岀现停车 场，旋即消失在道路后方。我痴痴望着眼前的景色，久久不能自己。

道路环绕在湖的周围。我抓住旅行袋，本城立刻察觉。他此时的选择不多，一是停车 另作打算，二是让我跟着车子摔进湖内。

我无法判断跳下疾驰的车子多危险。除了受伤，我还担心袋内的瓶子破裂，造成氤化 钾外流。

瞬间，我的脑海浮现一句话：「人类从岀生就须互助合作。」没错，人类在成年之 前，光靠自己的力量活不下去。

如今我能岀现在这个地方，可说是美树、菜摘、美树的双亲及祖父母、我的母亲等所 有亲人互助合作的成果。

我在众人的帮助下来到此地，没必要太害怕。

于是，我自后座探出车外。护栏另一侧是一大片草皮。

就在我算准时机，准备跳岀去之际，车外传来声响。

抬头一看，骑脚踏车追赶的千叶出现不寻常的变化。他的姿势没有任何改变，脚踏车 却开始抖动，不停上下左右摇摆。若不是爆胎，就是某个零件脱落。路面因下雨积水，脚 踏车随时可能翻覆。

看来，那辆脚踏车再也无法负荷。

本城忽然左转方向盘。绝不是要靠边停车，而是要冲撞千叶。

为了阻挠本城，我没细想就抓住系在旅行袋上的布偶，用力一拉，扯断链条。接着， 我把布偶掷向本城。

本城头一偏，躲过布偶。他噗哧一笑，讽刺道：「这可是菜摘的遗物。」

听到这句话，我怒火直冒，顿时失去理智，扑向驾驶座。

此时，本城发出惊呼。我第一次听他发出这样的叫声。

定睛一瞧，本城焦急地晃动双脚。

我上前观察，发现布偶卡在煞车踏板底下，本城无法踩动煞车。

「你现在知道菜摘的厉害了。」

本城透过后视镜瞪我一眼。

「对了，我一直想问你。」我不给本城喘息的机会。「你是谁？」

本城似乎想转头看我，却没这么做。

「你叫什么名字？」我追问。

隔着后视镜，我似乎在本城的双眸中窥见动摇的情感。

紧接着我闭上眼，往地板一蹬，带着旅行袋跳车。我越过护栏，两手在地上一撑，任 凭身体在草地上翻滚。我分不清天南地北，湿润的草叶不断拂过全身。

我感到强烈的震动，然后听见撞击声。我知道本城的车子撞上护栏。

我倒在草地上，睁开双眼，望向湖面。

蓦地，一片鸦雀无声，眼前的景象仿佛以慢动作播放。

黑色箱形车即将落入湖中。脚踏车或许是遭撞击的关系，竟跟着摔下去。

千叶从座垫上弹起，画出一道抛物线，往水面落下。那简直像一枚小型火箭，实在不 像是人力办得到的事。但湖面激起的水花，又充满真实感。

我说不出半个字，挣扎着起身。

湖面裂开一个大孔，吞噬汽车、脚踏车及千叶后再度回归平静，好似什么事也没发 生。我拖着伤腿缓缓前进，走到车子撞断的护栏旁，湖面己无声无息，只剰无数雨滴弹跳 的痕迹。

湖面就像冷酷的哲学家，试图开导我：「放弃吧。」

一切都结束了。

我淡淡想着，心中没特别的感触。

愣愣望着静寂的湖面。

片刻，我默默想着「没什么好怕的」，以心中的一双手温柔包覆从心灵深处萌生的念 头。起初像是微弱的火苗，后来逐渐膨胀，最后转化为语言。

我察觉湖水隐隐颤动，像布一样出现波纹。

回来吧。

我的心情化成言语。

快回来吧。我再次深深祈祷，快回来吧。

湖面溅起水花，岀现不起眼的裂痕。

水花中，冒出千叶的恼袋。

「啊啊......」我发岀惊叹。

千叶左右张望，以奇妙的姿势游向岸边。他的头发湿透，衣裤吸饱水，此外表情一如 往常，连呼吸速度都没变。

千叶朝排列着一颗颗浮标的方向游一会儿便抵达岸边，接着爬上阶梯到水坝外侧。

千叶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走回来，像是刚离开泳池的游泳选手。

我步向千叶，肩膀疼痛不巳，但关节还能动。头顶传来阵阵抽痛，伸手一摸才发现肿 了大包。回想起来，跳向箱形车时确实撞了一下。

「山野边，原来你在这里。不要紧吧？」千叶问。水滴不断从他头上滑落，濡湿地 面。他抹抹脸，将头发往后拨，顿时水花飞溅。

「千叶先生，我才想问你要不要紧。」其实，我心中有着无数疑惑，却不知从何问 起。何况，我根本无法保持冷静，只能天真地为自湖心生还的千叶欣慰不己。「没想到你

竟然能平安回来。」

「事实上 .....我什么也没做。」千叶有些无奈，仿佛我刚刚说的只是琐事。他的认真 与严肃中带着三分不耐烦。

「没那回事，你做得真是太好了。」

「那叫什么来着 .....变轻多少只看我的体积，而不是重量 .....」

千叶嘴里嘀嘀咕咕，又讲起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我皱眉略一思索，很快猜到答案： 「你指的是浮力？」

「啊，对。我什么也没做，是浮力尽了职责。」

我强忍笑意，只想赶快把这段插曲告诉妻子。不知为何，身体轻飘飘的，像是终于卸 下一直绑在身上的重石。

「对了，哪里有收音机？」千叶问。

第七天

天一亮，山野边就起床了。我一整晚都待在窗边用智慧型手机听音乐，但一见到他， 我立刻揉揉眼睛，装岀睡眼惺怆的样子。

要是他知道我一夜未眠，又会把我当成怪人。

如今我们住在一间小旅馆内，位于奥多摩湖往东京方向移动一小段路程的青梅街道 旁。事实上，我搞不清楚这里该称为饭店、旅馆还是民宿，只知道这是一栋矮小的建筑 物，有两间相连的和式房间，还算宽敞舒适。

这是箕轮为我们安排的住处。

昨天历经水坝事件后，我与山野边沿着原路折返，但「那个」愈来愈强。所谓的「那 个」，自然是指一天到晚缠着我，只能以阴魂不散形容的雨。当时忽然转为滂沱大雨，仿 佛天上的乌云将吸饱的水分全挤出来，瞬间把我们淋成落汤鸡。「湖内湖外倒也没什么分 别。」我这么对山野边说，他笑了起来。

不久，美树赶来与我们会合。

迎面驶来的车子有点眼熟，仔细一瞧，开车的正是美树。从方向盘弹岀的那个防止意 外的白汽球，她似乎以剪刀之类的工具处理掉。然后，她在车身上乱踢一阵，一转钥匙， 引擎竟然发动。我无法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不过山野边很开心，直说终于不用再淋雨。

此时，箕轮打来关心：「事情处理得顺利吗？」

山野边坐在副驾驶座上，将我们在养麦面店遇到本城后的遭遇原原本本叙述一遍。开 车的美树听山野边说出「那男人摔进湖里淹死」时，似乎相当惊讶，差点没跳起。她直到 这时才晓得本城的下场。

我原本想反驳「是生是死还是未知数」，最后没开口。

山野边一脸倦意地说完，告诉箕轮：「如你所料，那男人的车里确实有个塞满瓶子的 旅行袋，里头装的恐怕就是氤化钾。」

「山野边，你现在有何打算？」

「一切都结束了，还能有什么打算？我想上警察局说明一切，一定很多人在找我们。

没错，自从佐古家事件后，不仅警方，连新闻媒体都在搜寻山野边夫妇的下落。

「我认为你应该先休息一阵子，不必急于一时。」

「咦？」

「山野边，你们并没有犯罪，不必急着露脸。不如由我代为说明。」

「向谁？」

「向世人。你们今天好好休息吧。那附近有间口风很紧的旅馆，我不久前为了采访工 作才住过一次。」

「可是 .....这样不会招来非议吗？」山野边不安地问。

「招来谁的非议？」电话另一头的箕轮笑着问。

「呃 .....世人。」山野边说到这里，不禁笑岀来，似乎认为眼下还在意世人目光有些 愚蠢。

「没什么好担心的。山野边，你们做的事情，只是救了我的性命，还有阻止本城在水 坝里下毒。」

「也对 .....啊，不过 .....」

「难道你们做过犯法的事？」

「偷过一辆脚踏车。」山野边故意转向另一边，不想让我听见。

箕轮愣愣应一句「喔」。我不明白他为何出现这种反应，也无法分辨这种反应是松口 气还是提高戒心。「总之，脚踏车的事情要好好道歉。不过，既然是要阻止坏人在水里下 毒，也算情有可原。」

「啊！」山野边忽然惊呼，而后望向我。那表情简直像害怕遭父母责骂的孩子。

「怎么？」我问。

「千叶先生，我忘记取回那个袋子。」

「本城那个袋子吗？」我转向后方的玻璃，但雨势太大，什么也看不见。「要回去拿 吗？」

「山野边，这件事也交给我处理吧。」箕轮斩钉截铁地说。「与其由你们拿着到处 走，不如放在现场等警察处理，反而安全。」

「这样妥当吗？」

「山野边，雨下得这么大，今天不可能进行搜索或调查，你不必心急。」

箕轮相当镇定。他虽然遭到本城监禁，尝到生死交关的恐惧，却很努力善后。

然而，山野边放心不下，认为应该赶紧到警察局说明案情。「箕轮，我不是不让你采 访。」他对箕轮声明。

我看着前方的挡风玻璃。雨刷急速翻转，不停抹除玻璃上的雨滴。

「你要是去警局，接下来可有得忙。虽然你受到冤枉，但媒体不会轻易放过你。所 以，你听我的话……」

「先休息一阵子？这么做好像在逃避问题，我觉得压力很大。」

山野边说完，车子前进不到一百公尺，他忽然改口： 「算了，我休息一天吧。」理由 很简单，他发现开车的美树不太对劲。伸手往美树的额头一摸，他惊呼：「好烫！」

美树也察觉身体出问题，却只是淡淡说道：「八成是太累。」

于是，山野边决定接受箕轮的提议，到旅馆住一晚。「箕轮，接下来的事情麻烦你。

「没问题，我会在一天之内漂白世人对你们的印象，让你知道我的能耐。」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要是你这么有能耐，为什么不在当我的责编时发挥一下？」

听山野边这么说，箕轮呵呵笑。

我们很快找到旅馆。约莫是箕轮事先联络过，老板二话不说就答应让我们入住。看到 柜台上歪歪斜斜地搁着一台随身听，我忍不住问：「这是谁的？」老板回答：「那是很久 以前客人忘记带走的东西。」于是，我向老板商借，老板爽快答应。那一刻起，这间旅馆 成为我眼中第一流的住宿设施。

「我打算找箕轮商量，等美树病情好转，就去警局。」刚起床的山野边不等我发问， 就主动谈起今天的计划。「如今新闻媒体不知怎么看待我们夫妇。搞不好箕轮说服失败， 我们都会被当成罪魁祸首。」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千叶先生，怎么讲得好像没你的事一样。」山野边的表情十分开朗。过 去这一星期来，他从未如此轻松自在。

我不禁暗想，若告诉他「本城仍活着」，不晓得他有何反应？这不是谎言。事实上， 本城的确还没死。

昨天，我随脚踏车一起坠入湖中，看见本城拼命想从车里挣脱。由于后座的门大开， 湖水立刻灌入车内，浮力根本派不上用场，整辆车转眼沉没。本城不断挣扎，想逃出车 外。

大部分人类遇上存活希望渺茫的灾难时，都会认为再挣扎也是死路一条。我不禁对本 城强韧的求生意志及克服万难的判断力有些佩服。

然而，就在本城从后座之间探出上半身时，车子剧烈摇晃，重量加快下沉速度。本城 脸色大变。

本城不断被车身往下拉。他几乎吐岀所有憋住的空气，身体在水里翻半圈，变成俯视 湖底的姿势。此时，某样东西从本城的腰际漂出，是块透明的碎片。仔细一瞧，原来是块 碎玻璃。想必是车子撞断护栏时，某扇窗户破裂。那块碎片相当大，在本城的腰部割出一 道极深的伤口。

本城不断下沉。速度之快，我不禁怀疑湖底有一只手，或一根藤要，不停将本城往下 拖。

随后我回到湖面。本城是死是活，我并未亲眼证实。

然而，数小时前，我得知本城活着。因为香川来到旅馆的窗外。我的房间位于一楼， 听见传来轻敲玻璃的声响，打开隔板一瞧，香川站在雨中。山野边夫妇早己熟睡，而我原 本正在听音乐。于是，我轻轻拉开窗户，香川无声无息钻进来。「千叶，你说得没错。忽 然改变规则，往往会出问题。」香川耸耸肩。

「你指的是回馈大方送活动？」

「本城多了二十年寿命，却卡在湖底动弹不得。」

「他后来怎样？」我先说明目击本城想逃出车外，却随车子沉入湖底。

「就维持那个状态。」

「维持那个状态？」

「湖底有条生锈的锁链，不知是垃圾还是水坝的配备，紧紧缠住本城。此外，他的腰 遭玻璃碎片切断将近一半。还有，他的车子和你的脚踏车相撞坠入湖里时，手因撞击力道 太猛骨折。所以完全动弹不得，只能维持那个状态。」

「这样还没死掉？」

「二十年内死不了，这是规定好的事情。」

「难道不会痛？」

「大概会吧。」

「大概会？」我听香川说得理所当然，忍不住反问：「他成为不死之身，还是会 痛？」

「条文里只写二十年内保证存活，没写不会受伤或不会感到疼痛。」

「哪来的条文？ J

「回馈大方送的活动细则。」香川答道，但多半是在开玩笑。「总之，这活动好像失 去原本的意义。」

「所以我打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做法。」

「活动会中止吧。高层大概会主动宣布『回馈大方送活动停止』。真受不了这些家 伙，擅自修改规则，又擅自恢复原状。就像制作交通标志又拆掉重做，而且没事先告知。 一査之下，才知道标志的位置根本是错的。」

「要是人类搜索湖底，发现本城那副德性，恐怕有点不妙吧？」我有些疑虑。有人在 遭受致命伤且无法呼吸的情况下存活，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就算闹得再大，也 与我无关。」

「本城不会被找到。」

「你凭什么这么断定？」

「鳄鱼不也没被找到吗？」

「鳄鱼？」我愣一下，不明白跟鳄鱼有何关系。

「不久前有条鳄鱼从饲主身边逃走。」

「这我好像听过。那条鳄鱼逃进湖里？」

「这是同事告诉我的传闻。既然鳄鱼没被找到，本城应该也不会被找到。何况，上层 知道不能让人类发现本城，一定会将他藏在隐密的地方。」

「上层做得到这种事？」

「事关他们的威严，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岀来的？」香川笑道。

「跟人类没两样。」我叹口气。

「对了，千叶。既然湖里有鳄鱼......」

「怎么？」

「会不会一直被咬？」

「你说本城吗？」

「你晓得野生鳄鱼的寿命有多长吗？」

「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据说是二十到三十年。听听，这是不是很巧？」

我不知道香川的「很巧」是什么意思，但我试着想像本城的肉体遭巨大爬虫类啃食的 景象。

「花二十年被慢慢吃掉，听起来就毛骨悚然。」

「鳄鱼吃东西应该不会这么斯文。」

「怎么咬都不会死，本城一定想不到吧。」

「想不到？」

「想不到日子这么难熬。」

我对这话题毫无兴趣，淡淡回答：「这我就不清楚了。」

此时，香川看见我身旁的随身听，伸手想抢夺，被我一把拨开。

「对了，千叶。你还是会呈报『认可」吗？」香川临走前问道。

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没错。」

「这么说来，山野边明天就会死？」

「大概吧，反正几时死都一样。」

「喔。」香川应一声，我听不出那是尊重，还是揶揄的语气。

「千叶先生。」山野边喊道。他背后有道白色纸拉门，整个人宛如泛着白光。

「今天也是雨天。」不用看也知道。我不清楚雨势是否转弱，但从声响判断，至少比 昨晚小了些。

「我想谈的不是天气。」

「不然你想谈什么？」

「我想跟你道谢。昨天若不是你，我无法阻止本城的诡计。」

「不是昨天，而是整个星期。」另一头传来话声，我转头一瞧，发现美树也在。她的 气色好很多，看来睡一觉后，高烧己退。「这一星期，千叶先生帮我们太多忙。」

「没错。」山野边抚摸嘴巴周围，眯起眼笑着说：「而且带来不少乐趣。」

「发生那么多要命的事情，你还觉得有趣？」美树取笑道。

「正因太过要命，脑袋无法好好判断。总觉得多亏千叶先生，我这几天过得很快乐。 J

「千叶先生，你呢？这几天快乐吗？」美树望着我。

这星期随着他们一起行动，只是我的工作。问我快不快乐，实在有些困扰。「我也说 不上来。」我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对了，千叶先生。你昨天骑脚踏车真厉害，我没想到你追得上。」美树赞叹。

「很厉害吗？那不过是辆普通的脚踏车。」

「普通的脚踏车怎能骑得那么快？我到现在仍不敢相信。」山野边摇摇头。

「别信不就得了？」

「就是你这种说话方式，更让我摸不着头绪。」

回想起来，我昨天只是碰巧看见旁边有辆脚踏车。载着山野边追赶本城，只是想尽快 了结事情，好回来听收音机。「虽然确实有些麻烦......」

我正想接「不过工作就是这么回事」，美树却指着我，转头看着山野边，惊呼道： 「这不是帕斯卡的名言吗？」

我跟着回想，前几天山野边确实提过类似的名言。那句话怎么说？

转头一看，山野边对着我眉开眼笑。

「你在笑什么？」我问。

「千叶先生，你为我们做了麻烦事，我们心满意足。」山野边轻轻点头。

美树跟着眯起双眼，点点头。

Epilogue

站起来了。虽然没从驾驶座回头看，我仍晓得身后的山野边站起身，算是职业病吧。 这三年来，我每天生活在孩童的话声及轻微的喧哗声中，变得对声音及他人举动相当敏 感。

我将巴士停在公寓附近，打开侧面的车门，看见一排站在人行道上的幼稚园孩童。

这是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但每次的状况都不尽相同。天气不一样，道路壅塞程度不 一样，连乘坐的孩童人数也会因感冒是否流行而増减。当然，每个孩童的表情也不一样。

三年前，经由伯父的介绍，我接下幼稚园巴士司机的工作。当时我年近三十，辞掉前 一份工作，处于失业。伯父问我愿不愿意当司机，我根本无法拒绝。原本我有些鄙视这份 工作，认为开车载幼稚园小鬼实在窝囊。不过，现在我心里多了些责任感，对园童也渐渐 有了感情。

「牧田老师早。」园童向我打招呼，腼腆回一句「我不是老师」，有种飘飘然的感 觉。

「早安！」大班的义信开朗地呼喊，爬上阶梯，走进车内。这孩子读小班时是个爱哭 鬼，如今己像个小大人。

「来，直哉，上去吧。」车门外传来精神奕奕的话声。

我透过后视镜观察车门，看见人行道上有个孩童说什么也不肯放开母亲。那是最近刚 搬来附近的小班园童，他紧紧抱住娇小的母亲。

母亲努力想拉开孩子，表情充满无奈。没办法迅速送孩子上车令她难堪，但勉强孩子 做不想做的事又感到心痛。这三年来，我见过无数次类似的场面。

我常想，自己小时候是否也是这样？

「上来吧，直哉。」山野边张开双臂。

山野边年约五十五，做这份工作超过十年，比现任园长资深。平常负责打扫园区，还 要为各种活动做事前准备，一手包办大小杂事。她为人处世向来低调，却很得家长信赖， 更深受园童喜爱。哭闹不休的孩童给山野边一哄一抱，马上变得乖巧听话，像这样的例子 屡见不鲜。

「牧田，我们出发吧。」背后传来山野边的话声。

转头一看，直哉坐在座位上，不安地向窗外的母亲挥手道别。我甚至不晓得他何时安

静下来。

「山野边女士，你是不是会散发什么东西？」我在幼稚园停车场停好巴士，下车后和 山野边攀谈。我一边问，一边忙着调整挂在制服口袋上的名牌。

「散发什么东西？」山野边错愕地反问。

「像是让孩童感到安心的费洛蒙之类的。不然孩童怎么遇上你就不哭？」

「哎，大概看我是没什么危险性的欧巴桑，才卸下心防吧。牧田，我不像你，长得有 点凶。」

「别小看我，我可是拥有粉丝团。」我苦笑着，与山野边并肩走向幼稚园的园舍。

「粉丝团？孩子们组的吗？」

「没错，目前的成员是两个大班女生。」我担心遭误会有恋童癖，赶紧补一句：「山 野边女士，你也可以加入。」

「哎哟 .....」山野边眯起双眼，笑道：「我一加入，可能会大幅提高粉丝团的平均年 龄。」

据说山野边的丈夫是个作家，如今己不在人世。此外，山野边还曾失去一个女儿。这 都是两年前从毕业园童的母亲口中听到的传闻。「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母亲说。

回想起来，我确实对作家山野边辽女儿遭杀害一案有所耳闻。新闻上还报导，那个凶 手在水坝闹岀一些事情。但那就跟非洲人粮食不足或欧洲人食物中毒一样，离我实在太过 遥远，一点也不觉得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没多久便忘得一干二净。

「山野边女士真的很了不起。」那个母亲爱嚼舌根，接着聊起一大串不知真假的八 卦，简直像不把电影剧情从头到尾说完不肯罢休。「牧田，你真应该接纳她，跟她结婚才 对。」那母亲以如此荒唐的结论收尾。听到「接纳她」这句话，我差点没笑出来。

山野边风韵犹存，一点也不像超过五十岁，但她的年纪足以当我的母亲，何况我有个 交往四年的女友。除了「这可能有点困难」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回答。山野边本人 似乎也没有再婚的打算，我猜她甚至没想过一个人生活有什么不对。

山野边的丈夫死于车祸。一个孩童骑脚踏车在斑马线上摔倒，他扑上去救人却送了 命。刚听到这则传闻，我不由得啧啧称奇，感叹：「没想到真有这种事。」

「真有这种事？什么意思？」

「听起来像是电影或连续剧的桥段。」

「是啊，但真的在现实生活里发生。」

山野边平常并未表现得格外开朗，亦不曾露岀阴郁神情，只是和其他人一样尽本分。 她对孩童不特别关爱，也不刻意拉近距离。例如在巴士里，孩童经常抛出一些天马行空的 话，这边嚷嚷「山野边老师听我讲」，那边喊一句「我昨天遇到有趣的事」，山野边往往 笑嘻嘻地回答：「我听不太憧，不要急，好好说清楚吧。」语气中带点好奇心，又带点不 耐烦。或许是这种自然的态度，孩童相处起来没压力吧。

唯有那么一次，我目睹山野边流下眼泪。当天是毕业典礼，一群母亲组成合唱团，在 台上表演。四名盛装打扮的母亲以轻快高亢的歌声演唱〈雪莉〉，实在有些滑稽。但她们 歌喉不错，不止是孩童，连大人也赞不绝口。看到她们扯起嗓子高歌FSherry Baby...... J 时，我忍不住笑岀来，不经意回头，竟发现山野边脸上挂着两行泪水。她带着笑意，挤出 不少皱纹，双眸却泛着泪光，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与山野边并肩踏进职员休息室，副园长忽然走近。这个人长得虎背熊腰，理着平 头，看起来威风八面。他告诉我：「牧田，门口掉了一个塑胶袋，你去捡起来。」

「塑胶袋？」

「要是孩童套在头上玩，可能会出意外。J

我不认为孩童会做那么愚蠢的事，但想不出拒绝的理由，只好重新穿上鞋子，回到幼 稚园门口，捡起掉落在人行道上的塑胶袋，放进垃圾袋。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挺适合这种 单纯的劳动工作。

「抱歉，我想问个路。」耳边传来话声。我抬头一瞧，眼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子。 对方一头短发，眉毛很浓，双唇紧闭。看不出年纪多大，但应该跟我差不多。

「问路？」

「这附近有没有空手道馆？」

「你想学空手道？」

「不，只是处理公务。J

「喔。J

对方忽然望向我的手。看他默默盯着我的手，担心他误会我是形迹可疑的人物，不等 他发问，我赶紧解释：「我在捡垃圾。把这个垃圾塑胶袋，放进这个塑胶垃圾袋。」

「把塑胶袋放进塑胶袋？」

「或许你觉得很没意义，但这就是我的工作。」

「没错，工作就是要认真做好。」男子深深点头。

「嗯，是啊。」我瞥见掉落路旁的烟蒂，走过去舍起放进垃圾袋。弯下腰的瞬间，放 在西装内袋的书掉出来，我连忙捡起。此时，我发现地面是湿的，抬头一看，天空布满乌 云，还飘着细雨。这一分心，害我差点将书塞进垃圾袋，幸好及时回神。我惊呼一声，手 一缩，一个没抓稳，书又掉在地上。

这次是男子弯下腰，替我捡起书。还给我时，他有意无意地瞥封面一眼。倏地，他停 止动作。

「怎么？」我问。

「这个作者 .....」他将书还给我。

「你听过？」

「现在想起来了。」

「这作家果然有点名气。」

认识山野边算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前往平常从不涉足的书店，买了一本山野边辽的著 作。刚开始，我上小书店找，竟然没找到。后来改去位于都心的大型书店，终于买到一 本。不同于架上其他作家，山野边辽的书几乎没有库存。原以为这种卖不出去的书内容不 怎么样，没想到挺有意思。我打算读完后，告诉山野边感想。

「他有不有名，我不清楚，不过他曾是我负责的对象。」

「原来你是个编辑？」我忍不住惊呼。

我暗暗想，这个人寻找空手道馆，也是要为编辑工作进行采访吧。转念一想，又觉得 不太对劲。假如是山野边辽的编辑，年纪应该相当大，眼前的男子却颇年轻。

「这本书有趣吗？」

「啊，这本吗？」眼前的男子曾与山野边辽共事，或许是在测试我的文学素养，我慌 忙解释：「这个嘛 .....我才读一半……」

「原来如此。」男子面无表情地应道。我一颗心七上八下，深怕讲错话。

忽然间，身后有人呼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山野边走出幼稚园，缓步靠近。大概是 副园长交代其他杂务，她负责来传达命令吧。此时下着雨，她撑一把塑胶伞。

我想起有句话很好用，赶紧说道：「初期的作品比较有趣。」

山野边当初确实是这么告诉我的。

「啊，似乎是这样。」男子仿佛沉浸在回忆中，多半在缅怀与山野边辽一同创作的时 光吧。于是，我束起垃圾袋，静静等着他开口。半晌，他迸出一句「不过......」。

「不过什么？」我问。

「晚年也不差。」

「咦？」

转头一看，穿西装的男子面无表情地凝视走来的山野边。